

冷血十八（新穎脱俗俠情故事）司馬翎・著

人世上人生中往往有很多事情及遭遇，使人分不清是愛是恨？尤其是身爲職業殺手的人生，眞有如一團霧，如果有朝一日你竟然墮入如此或是相似情況，你又如何呢？

$3.50

1040

編者話

本刊由今期起增加篇幅至129頁，對於本刊的內容也加以充實，在今期裏，我們開始刊登港台兩地最暢銷，最受歡迎之小說家古龍先生的最新著作「楚留香故事——玉劍傳奇」，古龍的著作，遐邇知名，文筆流暢，情節豪放，尤其是在其筆下的這位楚盜帥——楚留香，寫來更為傳神，更為活現。彷彿是他自己的寫照，大有「放胆文章拚命酒」之概，幸勿錯過！

＊＊　　＊＊　　＊＊

今期的巨型小說「冷血十八」是司馬翎先生所著，是篇題材新穎，內容曲折，亦俠亦艷，人物突出的故事，描述一個出名的殺手，被人們稱為「冷血十八」，但他的所作所為，有時却使人覺得他並非一個冷血的人，他有他的矛盾，有他的不幸遭遇，心中更有一個無人知曉的小秘密，他的人生正如一團霧……故事結局如何？請拭目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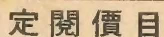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推出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之「銅鼓鐵箭天尊令」，是篇情節離奇曲折，鬥智場面詭幻，打鬥激烈熱鬧，特介紹給各位讀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4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情節奇幻迷離詭譎故事

冷血十八

司馬翎・著
海虹・圖

包藏秘密計　胸中伏殺機

李十八坐在馬背居然顯得十分蕭索落寞。

但他絕對不屬於「蕭索」「落寞」年華，因爲他只有廿五歲，額上一條橫刀疤和鬍鬚仍然擋不住天生英銳挺秀氣質，如果漂亮女孩子可以驅去寂寞使他感到充實的話，他一定不必發愁煩心，至少巳有七個美女可以陪伴他並且順從他一切想法和做法。

然而李十八從來不找她們，甚至躲避她們。是不是李十八身有殘疾？例如少一隻手缺一條腿？

答案也不是。李十八不但身體全無殘疾，而且身材頎長結實，手掌和十隻手指像用白玉雕琢而成，極爲美觀。此外只要他美觀好看的十指（意即左右手一樣）碰到劍柄，一定有人濺血倒斃。即使是聲名極盛的武林高手亦無例外。

古道兩邊都有樹林以及遠遠伸延高聳的山巒，這一段路很奇怪竟然是連綿的楓林。正是秋風送爽時節，所以楓葉把天邊都染紅了。

——看那楓紅層層，楓紅裏有我的夢……霜葉紅於二月花，廿五歲只應是織夢年華，至少亦「希望在明年此時，編織幅美麗的夢。」

但他何以蕭索落寞？劍在腰畔，巨萬銀子在囊中。青春之火炬剛剛點燃，有誰知道他的心事麼？

他忽然敞開衣襟，迎着含有寒意的秋風，但是秋風却吹不散心中之熾熱，當然更吹不散心中的人影——還有那小小的秘密。

小小秘密？對，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小秘密，上至王侯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一樣，你只不過忘記失落而已，絕對不會「沒有」！

他看見卅餘丈外路邊繫着一匹馬，由馬鞍以至這匹馬全都熟悉之至。

李十八不禁嘆口氣，何以永遠都躲不開這一類的人和事情？

他索性閉目不看仰天而唱：「……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因爲小生中有無數「偶然」。其中當然有很值得回味留戀甚至終生難忘的。

例如「偶然」碰到災難（登山迷路），一對青年男女躲在山洞裏互相安慰勉勵，漫漫長夜中傾訴平生的心事，他們都是那麼純潔可愛無邪。「這一夜」的偶然遭遇彼此在心靈創下不能磨滅的痕跡，所以「這一夜」變成他們的小秘密。（據說『偶然』此首歌詞便是如此作成，雖然未悉其詳，但寒夜悲風無盡深山，一對顫慄的靈魂執手相看，自有震撼人心的純情淒迷之美殆無疑義。）

那匹馬何以繫在寂寂無人的路邊？此馬主人年紀輕得叫人不易忘記，只有二十歲左右，一表斯文却佩着長刀。

但兩天來至少碰見他十二次之多，在路上在飯館在旅舍等等，李十八雖不想注意他，却也看得出他那年輕高傲未經風霜的臉上，不時流露出驚懼懷疑神色。

這種人一定替人帶來煩惱，所以李十八連多一眼都不願看。

但此馬何故繫於此處？路靜人稀滿眼霜紅，正是攔途刧殺的最好所在。莫非那小伙子遇上麻煩？

他絕對不想知道那小伙子任何事。但却巳知道他姓名是袁初，又知道袁初和他一樣前赴距此數百里遠的襄陽，而袁初故鄉却是河北鉅鹿，離襄陽好幾千里路，他爲什麼要離鄉別井前赴襄陽？當然有很可怕很不得巳的原因。

繼而，林內簌簌而響，跟着袁初走出來。

他見了李十八怔一下，接着拱手爲禮，因爲他們終究路上常常相見，彼此眼熟得很。

袁初拉拉衣服的小動作就使李十八明白他到樹林裏做什麼。李十八不覺釋然一笑，任由坐騎不快不慢掠過袁初，不過片刻間袁初巳追上來。

李十八回想起第一次見到袁初，他那對眼睛宛如驚兔，骨碌碌不斷瞧過來。李十八曾經牢牢記住三百個面譜，任何喜怒哀樂疑懼等最細微的表情都有。所以任何表情他巳經一望而知根本不必經過大腦。

袁初無疑自知處身在危險中，所以眼角皺紋特別深，尤其肚餓吃飯時仍然有點心不在焉的樣子，袁初固然很可憐，但李十八任務在身，實在不便多管閒事，所以後來瞧也不瞧袁初一眼。

袁初巳超前一段路，轉個彎身影被一



片楓林遮住。李十八這時却跳下馬，搖搖頭把坐騎繫在路邊一株樹上。

樹叢後閃出五條人影攔在路中，袁初因此不得不勒住馬。

五條人影四個是蒙面黑衣大漢，還有一個却是個美貌窈窕女孩子，雖是很年輕，看來却十分成熟豐滿，她眼中含着淚水，拚命搖扭身子。

袁初一下子躍落路上，大叫道：「哎喲！妹子。唉！天啊！妳沒事吧？」

最右邊也是身材最高的黑衣人冷冷道：「袁初，你敢向前走一步，你妹子肋骨最少要斷兩根，你信不信？」

袁初急忙退後兩步，眼中也湧出淚水，道：「放了我妹子，你們要怎樣我無不服從。」

最高的黑衣人聲音很冷酷，從面罩後透出來道：「很好。咱們一句話。我們送她回家，秋毫無損，但你得跟我們走。」

袁初道：「君子一言。」

黑衣人道：「馬快一鞭。」

袁初雙手交叠背後轉過身子，長嘆一聲。

但這時他却看見了李十八從楓林轉角處走出來。他竟然棄馬徒步，怪不得沒有蹄聲。

李十八走路姿勢雖是懶散，可是速度却有意想不到的快，忽然間巳到了袁初面前，淡淡地道：「他們很厲害？一定贏得你身邊的刀？」

袁初用奇異難以解釋的眼光瞧他，道：「如果他們一定贏得我，就不必擄刧我妹子。」

李十八道：「好，你妹子包在我身上。但你自己的事自己料理。」

袁初不必回答，因爲李十八根本不須要他回答。事實上李十八巳像燕子急速轉彎繞過袁初，同時又像電光打閃那麼快就站在那堆蒙面黑衣人中間。

抓住少女頭髮那名黑衣人但見李十八指尖如劍對準他脅下要害，他甚至想像到指尖刺戮入內那種骨裂血濺的可怕劇痛感覺。

這個黑衣人平時絕對不是想像力特別豐富的人。如果有時間給他思考，他一定覺得詫異萬分。爲什麼他不能夠極清楚「看見」李十八像劍一樣的手指？而且同時泛起了那麼鮮明被「刺中」的可怕景象感覺？

他一個觔斗翻開尋丈（當然巳鬆開少女頭髮），駭了一身大汗，但目光一轉，不覺又傻了。

李十八仍然站在原處，全身姿勢和「手指」一望而知未曾移動過一分一寸。

最高的黑衣人怒聲道：「老葉你這是幹嗎？」他責罵的居然是同伴而不是李十八。在別人眼中老葉的確該罵，李十八當時只不過那樣子一站，相距尚有四尺，亦沒有動手，而老葉却像見到鬼一樣翻觔斗逃開去，連用兩條腿開步走也來不及的樣子。

李十八神色冷淡得讓人一望而知他連咀巴也懶得動，所以不說話，他伸手拉住少女走開一邊。一切動作包括脚步邁動時都散發出「懶散」味道。

那少女頭髮蓬鬆衣服既皺又亂，看得

出穿着之時不是太匆忙就是不會穿，她已不是兩三歲小孩，自己衣服當然會穿。可見得如果不是「太匆忙」又不是「不會」穿的情況，必定是別人替她穿，如此則問題嚴重了。

她眼眶中猶有淚水閃出晶瑩光芒，瓜子型臉龐輪廓極鮮明而泛出逼人魅力。

李十八從這張臉龐彷彿看見另一張臉龐，心中歎口氣，想道：「我是不是因此才出手呢？」

袁初拔刀迫近四黑衣人，手和步伐都極堅穩有力，那麼年輕斯文的小伙子，一刀在手馬上就完全變一個人似的。

不過四黑衣人顯出都屬硬手並且擅長聯手羣攻，又由於他們根本不再望李十八一眼，顯示他們慣於講究達成「目的」，用最有效率的方法。

李十八又牽着少女懶懶走開，她脚步有點蹣跚，似乎不能跨開大步走路。

他帶她走入林內一株大樹後。雖是離大路不過兩三丈，却幽靜得彷彿遠離塵俗人世，李十八用他自己都覺得刺耳聲音問道：「妳脚上起泡？很痛？」

少女搖搖頭，幾點晶光隨着這動作濺落，其中一點落在李十八手背，李十八不動也不看，但却知道是她的淚珠。

幾聲兇悍叱喝傳入來，少女身子一震，道：「唉，天啊！哥哥一個人，他們却有四個。」

李十八道：「希望你哥哥能够贏得他們。」

少女滿面哀求神色，道：「恩公，你……你帮帮他好不好？」

李十八好像看到那張面龐，好像聽見她久違的聲音，所以他想答應，並且答應她為她做一切事情。

但他默然冷淡地瞧她，然後兩張面龐化為雲烟消散。

他搖搖頭，道：「我跟你哥哥講好，我管你安全，他管那些人。」

少女驚道：「如果他管不了怎麼辦？你既然是他的朋友，求你就帮帮他……」

李十八回答道：「你哥哥不是我的朋友。」

少女道：「但你們相識，你又救了我，而你們却不是朋友？」

李十八道：「不是。我沒有朋友，也不要有。」

叱喝聲更急厲，顯然戰況極劇烈。

少女跪下去，就像一般女人抱住男人大腿哀求。但她沒有抱到李十八的腿。

李十八已經在大路上，看見袁初肩腿都有傷痕，血漬斑斑，也看見最高黑衣人躍出戰圈企圖逃走。因為他已是唯一活着的人。

他動作很快，尤其捨棄兵刃以求取一綫機會時，果敢的決斷和迅快動作一樣重要，他把長劍當作暗器脫手勁射袁初。自己就趁這一絲空隙一掠兩丈之遠。

誰知袁初刀光展佈得更快，刀圈仍然圍困住黑衣人，第一刀攻去被黑衣人閃避。黑衣人口中發出怒吼大概要罵什麼話，但第二刀使他話聲仍然變成怒吼，而第三刀使他根本發不出聲音，因為這一刀已砍中他喉嚨。

袁初自己也跌坐地上連連喘氣，剛才那標兇悍厲刀法跟他現在的樣子完全不像，他左臂兀自有一把長劍透穿臂肉搖搖未墜。此劍便是黑衣人最後拋出想擋他一下之劍，袁初居然硬挨一記，所以刀勢速度不曾受阻遲滯，終於殺死敵人。

他用力過多流血過多，全身虛脫，頭暈眼花，但馬蹄聲經過他身邊時，他仍然驚醒並且集中注意力。

馬上的人是李十八。

× × ×

黑夜中秋意更濃更冷，房間內雖然黑暗却很溫暖。

他們說話聲音細得幾乎像蚊子，不過還算清晰。

男子「哎！」一聲，道：「碰到我傷口，好疼。」

女子道：「你有九條命，死不了。」

男子道：「你怎麼啦？你向來對我很好很溫柔。」

女子道：「那是因為你武功很好，好得能够在三十招內把我剁成三截，我不想被利刀剁成三截，你呢？」

男子歎口氣道：「我當然也不想。」

女子道：「你傷勢不很嚴重，但你知不知道現在我三十招之內可以把你剁成三截？你相不相信。」

男子又歎口氣道：「相信。」

女子道：「你現在還可以一掌重傷我，但你最好記住，第一，此地不是客棧而是我兩天前預早租下佈置的秘窩，你永遠猜不出我已安排些怎樣的埋伏？第二，有一把小小毒劍貼近你脖子，你若是不小心割破點皮膚，就不必等我剁成三截了。」

男子苦笑道：「我一定很小心。」

女子道：「哼！你還有一隻手沒受傷，我身上又沒有衣服磨痛你嬌嫩的手，但為什麼沒有男人的手摸我？」

男子道：「我是只顧講話之故，你知道我最喜歡摸你……」

片刻後男子又道：「我傷得不輕，動作不利便，而且這件事對傷勢也有很大影響，不如等……」

女子聲音提高很多，含着怒氣，道：「不如什麼？你反正死去了！」

男子忙道：「別生氣，其實我自己也忍不住。」

× × ×

袁初面色不好，一隻手包紮着吊在胸前。

桌上的菜不少而且香氣四溢，但他似乎沒有胃口，他對面的少女亦是眉宇籠愁不大吃東西。

李十八走進飯館的動作態度還是有股懶懶的樣子。但當目光落在那少女面上並且看那股愁鬱神色，不覺一楞，輪廓和五官相像猶自可。但神情相似却很少發生，縱然明知如夢如幻虛假不實，但誰能不為之心跳？誰能不愴然神傷？

他終於移動脚步走到袁初兄妹桌子邊，他們見到他時很熱情，於是李十八坐下來喝酒，一壺完又一壺……

「醒醉已非今世事，悲歡不似舊時狂」。若問李十八醉了沒有？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那少女（袁初的妹子）扶他回房之時問他，他也回答不出。

不過他却神迷於她身上的香氣，以及

她富有彈性充滿誘惑的肌肉，可惜路程很短，和衣倒在床上，發出鼾聲。

少女沉默地望住他，良久良久，忽然嘆口氣嫚嫚走出房間。

× × ×

黑暗中女子咿咿唔唔呻吟喘氣，最後爆發幾聲尖叫（其實仍然很小聲音）。之後沉寂好一會。

男子聲音道：「你知不知道？你忽然很狂很放縱，顯然有某種原因令你如此，為什麼，他是誰？」

女子道：「你的意思難道說『他』使我變成這樣子？」

男子道：「你不知道。『他』能使你發生這種變化？當我在你身上之時，你是不是想像就是他？」

女子道：「沒有，誰也不想，只有馬，急奔疾馳的駿馬，我看見牠們昂首長嘶長鬃在勁風中飄飛的樣子，還有濕淋淋的汗水，墳突肌肉的綫條……」

男子大概想了一陣才道：「我一直看錯了妳，我以為妳的野性無人能够馴服。誰知妳的野性只是表面看來如此。因為你不敢想到『人』。妳心中知道如果是『人』，一定會引起其他許多想法，許多情緒的。」

女子道：「我的確小看了你，我向來以為你只有『刀』，只有『情慾』。却不料你也有感情思想。」

男子道：「現在知道還不遲，咱們談談正經事。第一，我找機會近身刺殺他的機會不大。一擊失敗就永無機會。第二，用迷藥亦十分困難。你看見沒有？他雖然醉醺醺樣子，但同一壺的酒你我不喝他絕不先喝。第三，他對你很有意思，他眼睛已告訴別人了，但他仍然不碰你一下。」

女子道：「這種人誰能暗算他？唉，『冷血』李十八當真名不虛傳。他簡直不是人。」

男子道：「他是殺手中的殺手，頂尖的角色，當然極難暗算他。但只要他肯喝酒，你取他性命就易如反掌。」

女子道：「如果酒中用藥，豈不是你我都跟他一樣？有何機會？」

男子發出奇怪的笑聲，沒有回答，不久，女子又發出呻吟喘氣代替一切回答。

× × ×

袁初談到他的身世以及屢被追殺的往事，不禁淚承於睫，當然他妹子袁小華更是早就宛如梨花一枝春帶雨了。

李十八如此冷漠剛強的人，竟也禁不住頻頻長歎。

蘇北「洋河」大麯烈得如刀割喉，但也香得連鼻子也能歪掉。

袁小華雖然是女孩子，却很能喝。三斤大麯非同小可，却都倒入他們肚子裏。

袁小華玉面加一層嫣紅，眼睛變得水汪汪，櫻唇又紅艷又柔軟，僅僅看她面龐猶自可，若是看見她身體，高高挺起的雙峯，柔軟靈活的腰肢和修長的大腿（縱是隔着衣服）任何男人都不會容納存在「純潔」念頭。

李十八是不折不扣的男子，而袁小華就坐在他旁邊，不但可以看見她整個身裁，同時膝腿相接又暖熱又軟滑。

他顯然很費力才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在這對兄妹面前失態。

但袁小華的手忽然搭在他腿上，還搖搖他說道：「大哥，你說嘛，你究竟姓甚麼？叫什麼名字？」

李十八忍不住捏住她軟綿綿的玉手，道：「我叫李十八。」

兩兄妹都驚啊一聲。袁初訝道：「你是『冷血』李十八？但你肯仗義救人，何以被人視為『冷血』之人？」

袁小華道：「你真是個殺人中之殺手『冷血』李十八？你一點不像。」

李十八道：「因為我殺人必有代價，而且不得限定我只殺某一個。只要與『目標』有關的人，殺一個就多收五千兩。我多殺十個就多五萬兩。所以他們說我『冷血』。」

袁小華不禁打個寒噤，道：「那麼你殺了很多人？」

李十八道：「當然，我不是告訴你了？多殺一個多得五千兩銀子，天下還有比殺人賺錢更便當舒服的工作麼？」

袁家兄妹面面相覷不會回答。

李十八歎口氣道：「你們出身豪門望族。雖然練成一身武功，經歷過大變，也知道江湖上不少事，但終究缺乏真正經驗，我的事說了你們也不懂。」

這幾句話聽來他似乎未醉，但他接着竟自放開喉嚨唱歌，又顯得醉態可掬。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是什麼小秘密？世上除她以外還有誰能會得此意？

門窗全都緊緊關閉，但銀燈未熄。

燈光照見床上兩個赤裸人體。雖然躺着，仍然看得出那女子雙肩瘦窄，但胸前雙峯高挺豐盈。腰很纖細靈活。而最突出的不是她如畫的面貌，亦不是白皙肌膚，是渾圓修長的雙腿。任何女孩子有這麼一雙性感的長腿絕對可以顛倒無數男人了。

男子亦很年輕，全身只有左臂有布紮着。身體其餘部份就跟女子一樣赤裸。

女子的躺姿很誘惑，尤其雙腿相並微曲，那是一種令男人「爆炸」的姿勢。

不過那男子已「爆炸」過，所以似乎無動於衷，微喘着氣道：「我左手還很疼，你記得小心點別亂抓亂碰。」

女子咿唔一聲，道：「得啦，水仙不開花，少來這一套。我知道你左臂之傷已經好了。當然仍有點不靈便，所以三十招之內你殺不了我，我也殺不了你。」

男子道：「妳越來越像狐狸。不但精，床上這一套也是……」

女子抓住他摸到胸前的手，道：「先告訴我，『冷血』李十八呢？」

男子道：「剛才告訴你的你都不相信？」停歇一下，才又道：「好吧，他到妓院去，現在可能還在女人身上。」

女子放開手，而她的手也開始從男子肚子往下摸去，說道：「原來酒裏放的是這種藥。怪不得我怎麼忍也忍不住。可惜他並不上當，否則現在很可能已經變成死屍。」

男子輕輕道：「你真下得了手？」

女子道：「為甚麼不？」

男子道：「你心腸真的這麼硬？」

女子道：「因為那種人永遠不會跟一

個女人過一輩子。唉，恐怕連一個月也不會。你想我爲何下不了手？至少他永遠不能再找別的女人。」

男子道：「你現在明白那種藥咱們陪他喝了亦沒有問題了吧？只不過應該他躺在此處而我在妓院才對。」

女子道：「如果我們任務失敗。回去老大會不會也對我們動用家法？」

男子道：「一定會，任何人都不能例外，雖然我們算是最佳搭檔立功屢屢，但也不能例外。」

女子道：「我本來已有點興頭，現在好像忽然掉在冰窖裏……」

男子道：「你放心，咱們永遠不許失敗。明天，李十八一定會變成死屍，我担保。」

女子道：「眞的？」

男子道：「我幾時騙過你？現在你覺得怎樣了？」

女子道：「好像從冰窖一下子又到了火焰山。」

× × ×

在一片樹林內李十八以乾枯樹葉生起火堆。火舌熊熊噴躍，發出「劈啪」聲。

大白天而天氣亦不冷，烤火取暖麼？天氣不對。烤東西吃吃？又沒有任何可以燒烤材料。

李十八手中有兩頁紙，紙上寫得麻麻密密。

他看都不看，把其中一張紙緩緩投入火堆。火光閃亮了一下，那張紙已消失無蹤。

第二張紙跟着飄落火舌中，紙張作最後掙扎發出一些光亮，然後又歸於虛無。

但紙上的字，也就是一些代表冷酷現實的資料並未化爲灰燼消失，而是藏在李十八腦中。

凡是很少人知道之事都是秘密。如果牽涉越多人，並且有關生死大事，這秘密就稱爲「大秘密」。

可是，「命運」站在宇宙立場來看，永遠變幻的人世有沒有「大秘密」呢？那一類那一種事情才算「大」？那一類算是「小」呢？

沒有定論，你永遠找不到答案。

李十八用火燒掉的記錄，目前還不知會死多少人，但仍然只算是「小小秘密」。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命在「命運」底無邊際無久暫之軌跡中，算得什麼？

——遠在襄陽城一個富有又有勢力的曾老員外一定不知道李十八這個人，更不會知道李十八正在想他（利用資料供給的多種情事細節），沒法找出一個殺死他的妥當辦法。

普通人當然不必多費腦筋，更輪不到「殺手中的殺手」李十八出馬。曾老員外單名熙。但眞正的二十年前的姓名是「五更鷄」錢通。這隻「鷄」可怕得你難以想像難以形容。不但是第一流頂尖的職業兇手。而且是極陰險淫邪人物，尤其是「淫」的方面，簡直可以形容「只要是女人都行」。

總之李十八這次要去殺的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出錢的人已連續八年付出鉅額金錢，務求找到「五更鷄」錢通。除了取他性命之外，錢通的家小每多殺一個便另付五千兩白銀。

此所以非「冷血」李十八出馬不可。只有李十八肯爲銀子殺死「目標」之外的人。當然這些資料都很詳盡。例如曾熙（五更鷄錢通）只有一個兒子叫曾希，已娶媳婦，媳婦也是襄陽人，姓王芳名淑嫻。

此處何以特別提出王淑嫻的名字呢？原來出錢無數八年不曾間斷的顧客正是王淑嫻的父親王仁。仇恨原因不詳。但由於王仁半年前已經病死，却又恰恰查出「五更鷄」錢通居然是王淑嫻家翁。所以破例把顧客名字告訴李十八，反正王仁已死已無顧忌，同時好敎李十八劍下留情別殺死王淑嫻。

恩怨愛恨往往就是如此糾纏不清。如果王仁不死而得知自己的獨生女居然嫁給仇人之子，他怎麼辦？仇還報不報？

資料中提及王仁嫁出這個女兒，收到聘金之豐厚駭人聽聞。當然他女兒王淑嫻貌美如花那是不在話下。王仁因此而恢復富有，並且能繼續付錢僱請當今天下最好的殺手。

但曾熙本身已經極難對付，何況深居簡出，而又聘請了不少高手做護院武師，這個人確實很難殺死。李十八越想越感到險阻困難重重無數，禁不住歎口氣。起身迅即用泥土把火堆弄滅。同時把一枚圓形鋼筒扔入樹林深處。這枚鋼筒已空空如也，因爲兩頁資料已取出燒掉。這枚鋼筒藏在此地等候李十八取閱，此種傳遞消息命令方法的確週密得無懈可擊。

李十八孤獨清淨地騎馬走了一程，忽然熱鬧起來。因袁氏兄妹在涼茶攤喝茶。

袁小華的瓜子臉溢散青春嬌艷，宛如雨露充足的初夏芙蓉盛開，既美麗而又充滿誘惑魅力。

李十八本來已收韁勒馬，但看了袁小華一眼，輕歎一聲催馬行去。

袁初奔出來攔住馬頭，道：「李兄，喝杯茶再走，反正路很長，遲一點早一點都沒有分別。」

李十八道：「是麼？你確知前面的路很長？但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生之路，任何人遲早都會走完。」

袁初道：「正因如此，有些忘不了丟不下的會面不可錯過。」

李十八想一下，面上慢慢露出淡淡的笑容。但眼睛却顯得更冷酷更明亮。他道：「好，喝杯茶聊一聊也好。」

茶亭內只有一對可憐兮兮賣茶的老夫婦，此外就只有袁小華，用春花般嬌豔迎接李十八。她親手倒一碗茶給他，道：「茶葉是我們自己的，最好的茉莉香片。大哥你嚐嚐看。」

李十八接過茶碗，道：「碗也洗得很乾淨，謝謝！」

他托住茶碗往嘴邊送，但動作很慢，好像怕碗內滾茶濺出。

忽聽得一聲馬嘶，李十八把沾到唇邊茶碗移開，訝道：「我的馬，奇怪！」

連「冷血」李十八也認爲奇怪之事，一定不可思議難以解釋。

袁初袁小華一齊轉眼望去，李十八手中茶碗穩穩飛起幾乎碰到亭子頂蓋。但轉眼間茶碗落下又穩穩托在他手中。

袁家兄妹只不過望了那麼一眼就回頭瞧他，袁初道：「馬叫是很平常的事，李兄何以認爲奇怪？」

李十八道：「不是馬匹奇怪，而是你們轉眼看牠之時，有沒有奇怪感覺？」

袁小華搖頭道：「沒有呀，我只不過轉一下眼睛而已。」

袁初却突然露出深異神態，緩緩道：「有，我感到有一陣寒冷，似乎是殺氣瀰漫。」

李十八道：「因爲這碗茶有問題。我想殺人。」

袁初笑道：「你想殺誰？不，李十八，你錯了，簡直大錯特錯。是有人想殺你，絕對不是你殺人。」

袁小華起身退後四步，面色十分沉重，因此使她看起來像一塊木頭而不再是一朵花。

李十八道：「難道是你想殺我？別忘記我幫過你忙救了你妹子。」

袁初右手已按住刀柄，冷冷道：「我不會忘記，因爲我給你機會救她的。」

李十八道：「原來那四個蒙面黑衣人本是你們的人。你爲了引我入彀不惜身受劍傷，亦不惜犧牲四名好手性命，但我却仍不明白爲何這樣做法？」

袁初道：「只有你『冷血』李十八値得我這樣做。天下要殺你之人何止千萬，但誰做得到？」

李十八道：「多謝誇獎。不過當時我有兩件事想不通，現在正好向你請敎。」

袁初道：「那兩件事？」

李十八道：「第一、你殺死四個蒙面黑衣人之後，雖是受傷很重也很累，但何以竟不查看他們眞面目，亦不推想追查他們身份？我一離開你就把屍體丟到樹林裏。難道你早已知道他們身份？當然這問題現在不必問你了，對麼？」

袁初又訝又怒道：「小華，你不是一直聽着他馬蹄聲麼？」

袁小華道：「有呀，我明明以『地聽』功夫聽得他馬蹄遠去，步伐均勻顯然他一直在馬背。」

李十八道：「可惜你們不知道我的座騎受過特別訓練。我剛才要牠叫，牠也很聽話。」

袁小華眼中露出恐懼，道：「你爲何要牠叫？」

李十八道：「我第二個疑問是：如果袁初你不用手臂硬捱那一劍，顯然仍能取勝，只不過時間長久一些而已。但你却不惜負傷流血，是眞正流血，不是開始時的假傷。我也看出最後那黑衣人想說話或者想怒罵。請問在生死一髮之時，誰還要說話？同時他有甚麼資格發怒？」

袁初一定是忽然想起某種念頭或者是忽然明白一些事，所以本來充滿自信的臉上，開始泛出不安神色，額上亦似乎有汗珠泌出。

李十八又道：「幸而我還不算太笨，雖然要費力的想，却也很快想出道理。其實這道理很簡單，別人可能不必像我那麼費力就想出答案。但總之我想到答案，知道你絕對不容許黑衣人講任何一句話。所以你寧可拿胳臂擋他飛劍，你非得立刻殺死他不可！」

袁初聲音有點嘶啞，道：「你從那時已起疑心麼？」

李十八道：「既然你問起，我不妨從實答覆。其實我的老板早已通知我，要我小心。因爲你們的歐老大很不滿意我，最近必會對付我。尤其是我有公幹非得出門露面不可，正是下手機會。」

袁初道：「你的老板是不是姓包？他怎知歐老大要對付你？」

李十八道：「歐老大決定對付我連我都知道，何況包老板？你必須記住像歐老大包老板都是主持秘密龐大機構的巨頭，都不擇手段亦肯花數不盡的銀子刺探對方任何機密！所以包老板許多事情歐老大知道，但反過來亦一樣。」

袁初問道：「但你說你也知道，爲什麼？」

李十八道：「因爲歐老大一定要我到他那邊。本來我只是受僱辦事，誰找我都一樣。但自問從三年前歐老大包老板交惡而又表面化之後，我也就只能選擇一個老板。」

袁初道：「就算如此歐老大也不必傾全力對付你。」

李十八淡淡道：「我認識歐老大，這就是原因。」

重重殺機和永無休止追逐獵殺，永遠活在黑暗孤寂中，睡覺時永不准打鼾……

任何人若是身兼獵者和獵物雙重身份，活着根本就像在地獄全無分別。

現在袁初兄妹也好，李十八也好，仍然是兼具雙重身份。到底誰是「獵物」誰又成爲「獵者」？等到最後塵埃落定才知道。

李十八仍然托住碗茶全身姿勢很懶散，正如獵取其他動物維生的肉食猛獸如虎豹等，面對獵物時往往裝出不注意不感興趣神態，但眼睛却銳鷙如鷹隼。

袁小華驚懼發自衷心，顫聲道：「李大哥，我們除了拚出勝敗生死之路，還有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她現在看來一點也不似心坎中的人影。李十八歎口氣。黃杏秀，何以有很多女孩子起初很像妳，但後來忽又全然不相似？杏秀，你能否解釋？妳在何處？

李十八終於說道：「妳前天問我，便有其他路可走。但今天沒有了，因爲妳已不能三十招內把他剁成三截。」

袁初袁小華一齊失色，是眞正出自內心的震驚。這些話本是在夜半無人私語時說的，李十八怎生得知，既然他知道第一晚對話，第二、第三晚當然也不例外。而且除對話外其他故事他會不知道麼？

袁小華突然尖叫一聲，道：「你偷看偷聽我們。你不是人……」

袁初立刻恢復冷靜，沉聲道：「小華，到了生死存亡關頭，還說什麼？」

袁小華道：「我知道，可是……可是我明明從他眼中看見那種神彩……」她突然變回嬌艷花朵而不是一橛木頭。

李十八心中歎口氣，想對她說：妳走吧，只要妳的手永遠不碰到刀劍，很多男人眼中都會有這種神采。

這樣勸告對或不對誰能知道？凡是屬於主觀的事情，永遠沒有正確的「對錯」答案。

但袁小華玉手一分已多出兩把尺許短刀。刀身閃耀眩目精光。她馬上由一朶嬌艷鮮花變回一橛木頭。

李十八再也不瞧她一眼，道：「袁初，你何以敢保證今天一定能取我性命？」

袁初道：「現在告訴你也不妨，你昨夜爲何要到妓院？」

李十八道：「你在酒裏放了春藥，我早知道，但你却想不到我會放棄袁小華而到妓院，對不對？」

袁初道：「你到妓院與否都是小事末節。最重要的是你已喝了那些酒。因此你現在只賸下六七成功力，你信不信？」

李十八冷冷道：「六七成功力已經够了。我反問一句，你信不信？」

袁初道：「很可能。因爲迄今爲止當世尚無人知道你劍術好到何等程度，功力深厚到何等程度。但如果我有强力後援，你六七成功就不足對付我和小華兩人了，你說是麼？」

李十八道：「强力後援例如是誰？」

袁初道：「四川唐家毒藥暗器及手法天下第一，你大概不會反對。唐天翔這人你當然聽過。還有一位，却是近身肉搏的專家巴洛。想來你亦聽過這個名字吧。」

李十八道：「眞是他們兩個？我幾乎不敢相信。他們都是當今第一流好手，我不但聽過名字，而且跟他們合作殺過一些幾乎殺不死的人。」

袁初訝道：「你認識他們？」

李十八道：「何止認識。我們根本是仇人，因爲他們都認爲如果我活着，他們就很難成爲『暗殺道』數一數二的人物。所以他們拿我做目標，練成幾種專門對付我的手法。你想，我何止認識他們那麼簡單？」

袁初忽然面色不對，道：「你究竟想說什麼？」

李十八道：「如果你知道有這種一流好手把你當作目標，你怎麼辦？除了像烏龜一樣躲起來。就只有想法子找出消滅他們之道，對麼？」

袁初道：「對，當然這樣做。」

李十八道：「所以你很不幸，因爲我有一招劍法足足練了一年，只有一招而已。對別人全無用處，但却是專門對付他們兩人的。直到現在我才證明這一招劍法果然有效。你剛才感到殺氣那一陣，正是我用那招劍法收拾下他們之時。不信就看清楚或者過去檢查一下。」

袁初幾乎要昏倒。爲何如此不幸竟然碰上這種對手？現在還何須檢查？那唐天翔巴洛扮作賣茶的老翁老嫗。扮相肯定是百分之百無懈可擊，但這只是對外行人而言，以「冷血」李十八這等頂尖行家當然不可同日而語。要恨的人還有「歐老大」，他居然不知道李十八與兩人合作過。這才是眞眞正正致命之傷！

袁初用呻吟似的聲音道：「李十八，你爲何不出手？爲何要說這麼多話？」

李十八道：「因爲我要你明白，我李十八雖然不算是很聰明的人，但你袁初却還未有騙過我的本事。」

袁初回答道：「就算騙不倒你便又如何？」

李十八道：「你立刻作一個決定。跟我決一死戰？抑是選擇另一條路？」

袁初訝道：「我還有別的路走？」

李十八道：「有。你帮我一齊去殺一個人。當然很辣手很困難，我們可能都活不了。」

袁初連想也不想，道：「好，我選這條路。」

李十八聲音冷如冰雪，道：「你若不後悔，首先立刻殺死袁小華。然後是唐天翔巴洛。你應該知道我平生殺人一定有銀子才肯幹！」

毒計設陷阱　媳婦作釣餌

「江南鐵笛」謝憐人的確很難讓人忘記。因爲他雖是將近四十之人，但清秀瀟洒的風度會使人覺得他還是翩翩少年。一身白色衣服反而令他在人叢中更爲特出。

但最重要是他的「鐵笛」，近十五年來若是談論起江南名家，謝憐人絕對列於前五名之內。所以袁初覺得頭很大。何以連「江南鐵笛」謝憐人這等人物居然亦肯做私人保鏢？「暗殺道」這口飯豈不是越來越難吃麼？

不過無論如何人非死不可。否則袁初便活不成。憑良心說，「冷面」李十八比「江南鐵笛」謝憐人可怕得多。寧可跟謝憐人拚一百次命也不願欺騙李十八一次。

秋陽失去夏天光采而使人微感淒冷，照在無數盛開的菊花上，好像更寂寞更孤清。白衣飄飄的謝憐人已經在百千菊叢中漫步很久。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沉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如果是別有情懷之人豈能不斷腸呢？

一股森冷殺氣從樹叢後透出。謝憐人愓然停步，凝眸尋思。

兩年來太太平平，曾熙老員外禮數週到恭敬，酬金豐厚得使人不敢相信。但果然很有問題，酬勞越豐危險越大。這一股殺氣竟是平生第一次使他心胆微微怯寒。

他輕輕歎口氣想道：「這樣也好，橫豎十餘年來還未碰過敵手，又橫豎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我也不知道人爲什麼要千方百計活下去，如果心裏很孤寂的話。」

袁初行出樹叢外，右手按住刀柄。

謝憐人的確很驚異，因爲袁初雖然只有二十左右，但那大將之風絕對假裝扮演不出。尤其那股殺氣可怕之極。

袁初說道：「不必多說，咱們無仇無怨。但是今日局面却註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謝憐人道：「你講得很明白。而你的氣度鋒芒亦顯示你很够資格。請！」

袁初一抬手掣出長刀，刀尖筆直指住對方心窩。

殺機瀰漫森寒刺骨。是生與死之無情掙扎。只爲求「生存」的冷酷天性亦表露無遺。

但在這間不容髮之際，袁初居然還會想起袁小華……

她不但是他的「女人」，同時亦是最佳搭檔。而袁初本以爲三十招必可把她剁成三截，事實却大出他意料之外。

她手中兩把鋒快短刀宛如雌虎雙爪。並且第廿五招最危急之時她忽然施展出奇

異詭變手法。袁初不但從未見過，當時甚至還差點送了性命。饒是不死也要負傷濺血。

所以男人絕對不可輕視「女人」。只要把她迫到絕境，她一定有些絕招令你瞠目結舌，一但弄不好，你連命也保不住。

那袁小華突然飛起凌空撲落，很像飛燕投懷，但更像兇猛豹子從樹上撲下。她雙刀旋絞幻化出一片精芒光暈，令人目眩神搖瞧不準她從那個角度攻入。

但袁初似乎還快了一綫，有如勁箭疾射昇空。刀光如雪與她一觸便分開，人也斜斜飛開落於兩丈外——第卅五招。

袁初禁不住歎口氣。他雖是心狠手辣，無奈袁小華終究與別人不同。如今她雖已埋骨楓林內，但他此生能否忘記她呢？

謝憐人忽然道：「往事不堪回首，還是目前要緊。」

袁初應道：「聽說你的鐵笛不但是武林有數奇門兵刃。吹奏時也是天下一絕。可惜我是外行，不然的話我的心情眞想聽一聽。」

謝憐人輕喟道：「我有江南鐵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徹玉城霞。清影渺難即，飛絮滿天涯……」

他不是說話而是吟誦一首詞其中幾句。那孤寂嚮往的聲調神情，使得不甚通文墨的袁初也深感悵觸。

袁初道：「好聽得很，還有沒有？」

謝憐人的微笑好像千百年來獨自行住於荒曠山川大地。

他道：「有，還有。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却留華？花處春來路，芳草不曾遮。」

袁初道：「我雖不明其意，但覺得末後兩句沒有那麼好聽。」

謝憐人道：「沉哀悲傷的氣勢果然大大弱了。你說得對。不過假如我們繼續吟誦下去，却把生死決戰忘了豈不笑話？」

袁初道：「多謝你提醒我。但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忘記。因爲『冷血』李十八的名字就足以保證有餘。」

謝憐人驚訝得有一刹那失去了瀟洒風度，問道：「『冷血』李十八？他要你殺我？」

袁初道：「正是。你想想看，既然李十八叫我殺你，我敢不敢忘記呢？」

謝憐人道：「想不通眞想不通。『冷血』李十八爲何要殺死我？」

袁初道：「因爲你是曾老員外的保鏢。而曾老員外就是二十年前天下第一殺手『五更鷄』錢通。」

謝憐人歎氣道：「這種事誰想得到？但居然給我都趕上啦！」

袁初的長刀無聲無息由空中落下，宛如電光劃破黑夜長空。

謝憐人雖然橫笛擋住。但却被森厲刀氣以及强大無匹的勁道震得立足不穩，在地上連滾十轉遠達丈半才躍起身。一身白衣染上斑斑泥土痕跡。

但他根本沒有時間喘息，因爲袁初刀鋒已劈到胸口，刀招全無絲毫花巧，却絕對能殺人。而且一刀就足以要命。

這一刀謝憐人仍然及時封住。但當他被刀勢震退時亦已清晰知道，一定逃不過第三刀。

「好鄙卑惡毒的手段。」他心中怒罵。說起來袁初的確「卑鄙」、「惡毒」兼而有之。因爲他要謝憐人吟誦詩詞使他殺機氣勢減弱，又提起「李十八」和「五更鷄」錢通使他分心。而就在此時突然出手暗算……

第三刀立刻出現由頭頂劈落，宛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威不可當。

武林赫赫有名的「江南鐵笛」謝憐人竟然走不上三招，由頭頂到胸膛被劈出一道深得不能再深的傷口，鮮血噴濺。把左近好多叢金黃菊花染成鮮紅一片。

袁初慢慢走出園子，他很想走得快些。但他竟然慢慢走。

李十八歐老大袁小華甚至謝憐人等人的面影在他眼前交錯出現。但他現在還憧憬追求甚麼？爭强好勝金銀如山以及醇酒美人都是一場幻夢，因爲他小腹的劇痛已變得痲木。「江南鐵笛」終究是武林內一流高手，他絕對不會死得那麼容易，除非他決定一命換一命。

如若謝憐人有時間尋想或者有別人曉得此情此景。一定會被「一命換一命」果斷殘酷的決定所震撼。消滅別的生命以維持自己生命自然界老早已成定律。但「一命換一命」却令人不敢想不敢問。

秋風捲起許多黃色的落葉，一些落在謝憐人屍體。又另一些鋪洒於袁初身上。

——孤冷的無聲無息的葬禮！

× × ×

童年時的印象永遠最美麗最難忘。那怕是一枚銅錢掉落草叢中拚命找也找不到，覷看無人時候放聲大哭。這種尷尬不愉快的回憶到長大以後仍然很美麗。

麗春蹲在井邊洗衣服，四下一些簡陋的屋子完全與記憶中一樣。七年時光不算長久，可是你去問問風塵賣笑的女人，七年簡直等如七世紀。

從前住過的「家」本來盡是辛酸往事。貧窮、饑餓、寒冷，還有上門討債可怕的臉色。

但現在這間屋用白花花銀子買回，全部屬於她自己。無數的回憶居然由醜陋可怕變成美麗可愛。尤其是屋子裏那個男人，他一定還躺在床上。她此生還是第一次碰見如此貪睡的人。他所以日以繼夜呼呼大睡，除了吃飯起來一下，除了兩具光裸身子碰觸肉體磨擦激起情慾而有所行動之外……

可惜爹娘老早去世，享受不到她帶來的安逸日子。更可惜的是那個男人不久就會離去。他幾時走要到何處去？不會有人知道，包括她在內。總之他一定會離開而且永不回來。

你一定認爲他們正在上演悲劇——沒有任何諾言任何結局。

但麗春却不這樣想。十幾天前在妓院她仍然在黑社會勢力重重束縛下，不分晝夜迎送各式各樣男人（有些人實在使她內心感到作嘔，但還是要笑着逢迎）。却忽然遇到他——額上刀疤閃光滿頰鬍鬚，一點不俊俏漂亮。

他自稱李十八，好怪的名字。但名字不要緊，因爲從來沒有一個嫖客肯說出眞姓名。

李十八不好看却很可愛，身體壯健而

在床上時既溫柔又有技巧。不過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他替她贖身，帶她回襄陽原籍，給她足够的銀子買回自幼生長的屋子。還足够得可以不做任何事吃用上幾十年。

據她所知同行姊妹從未遇到過這種客人。何況她並不漂亮，圓扁的臉龐，手脚粗糙。唯一還值一提是身體很軟滑肌肉也很有彈性。同時她學到的技巧亦可以使男人滿足。

她忽然看見他走出屋子，四下觀望。

麗春的心往下一沉。李十八居然離開床鋪不是好現象，他大概快要離開了！

不久李十八至她身邊蹲下來看她洗衣服。過一會才道：「想不到你會做飯會洗衣服。家事都做得挺不錯。」

麗春道：「你幾時走？」

李十八微微吃驚，沉默一會才道：「還不知道，但也差不多啦。」

麗春道：「我知道你不會回來。可是如果有一天你路過此地，又恰好有空閒工夫。你來講幾句話好麼？」

李十八楞住緩緩把目光遙望天空，喃喃道：「表面上美麗高貴純潔的女人只怕大多數沒有這種情懷。能够體諒了解男人的女人才眞正叫人難忘……」

麗春問道：「你說什麼？敢是有點餓了？」

李十八道：「我正想那位老員外，自從十天前發現『江南鐵笛』謝憐人和袁初的屍體，他應該如何應變？會不會被我預先佈置的證據騙過而以爲只不過是偶然的意外？」

麗春膛目道：「你究竟說什麼？我一點不懂。」

李十八道：「現在只不過是暴風雨前夕的平靜。老員外應該不會被騙過，否則他就不是『五更鷄』錢通了。」

麗春忽然笑得很溫柔。她確實不知道李十八說些甚麼？但她却明白如果一個男人向妳絮絮說些你不懂的話，妳在他心中必定是個眞正的女人——母親和妻子。

所以她微笑地傾聽，注意他嘴唇動作眼睛神情甚至他蹲着的姿勢。好可愛的男人，我願爲你做牛做馬，我願爲你死一百次……

李十八道：「有一件事不但任何人想不到，連他兒子也想不到。那便是老員外的兒子根本不是他的兒子。」

麗春詫異道：「誰的兒子不是誰的兒子？」

李十八笑一下，柔聲道：「你一定要答應我，永遠不向任何人提到李十八這個名字。就算是你的兒子也不能提到。」

麗春輕歎一聲，道：「我知道，你根本不必叮囑。但我們會有兒子麼？」

我們？李十八大吃一驚。

「兒子」他從不敢想，因爲有兒子就有妻子，亦即是有一個「家」。這是致命之傷，不但害死自己還會害死妻兒他們。所以他從不想亦小心翼翼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那麼我現在追求甚麼？即使找到黃杏秀，即使巳有花不完的銀子，可以給她父親做聘金。但又如何呢？我能有一個「家」麼？

如果有一個家。我將來的命運大概亦像「五更鷄」錢通一樣。永遠活在提心吊胆百般提防的歲月中。有何趣味？有何意義？

他深深歎息一聲，懶懶走回屋子。

但無論如何目前對手是「五更鷄」錢通，他懷疑戒備也好或者被騙過也好，十天來毫無動靜一定使他有所決定。當然最理想是他不繼續戒備的決定。

× × ×

銀燈下羅帳深垂。曾希忽然坐起，身上雖無一絲半縷，却好像一點不冷。

曾希甚至還把被子掀到一邊，於是一個女人赤裸的身子出現眼前。肌膚雪白豐乳長腿，加上眉目如畫風情醉人的臉孔。即使身爲她丈夫而且結婚了五年之久，但這般可喜娘至今仍然百看不厭，更捨不得虛度春宵。

王淑嫺微微而笑，笑得嬌媚之極。暱聲道：「別這樣，連白天也脫光給你看難道還不够？」

曾希道：「當然不够。」

王淑嫺緩緩閉眼。感覺到他的手巳經出動，遍體摩擦揉捏。

他的貪婪熱情每次都能使她慾情沸騰。使她盡其所能迎合他，並且自己也得到極大歡樂。

不過當歡樂過後，王淑嫺却沉默得近乎悲哀。她顯然有「失落」的憂傷。因爲兩年前她很意外很偶然地得知家翁（曾老員外）竟然是「五更鷄」錢通。

她的父親花盡家財（本來相當富有）務求報復妻子被姦殺之仇。最後迫不得巳回到原籍襄陽。却不料攀上這頭親家，因而又有足够銀子繼續付出訪尋及追殺仇人的龐大費用。

但命運却如此奇怪把她和仇人之子黏在一起。

每一次當她充滿熱愛激情而得到興奮滿足之後。她都感到不安內疚。她應該和仇人之子繼續下去？她爲何不把秘密告訴父親？

今夜曾希巳是第三度燃起貪婪情慾之火。這使王淑嫺感到奇怪。曾希雖然只有廿五歲年輕力壯。但何必如此拚命？好像以後沒有機會似的。其實他還有幾十年時光，因爲她父親巳逝世，縱然想把秘密說出亦來不及了。他何以如此亢奮而不知滿足？

直到曾希頹然乏力躺在她身上。她才道：「你一定很累了。爲甚麼這樣呢？」

曾希振起精神，聲音沉重難聽，說道：「因爲我們要小別一陣子。」

王淑嫺吃一驚，道：「你要出門？到那兒去？」

曾希道：「我不出門，只不過你換個房間而巳。」

王淑嫺綻開一朵美麗的眩目的笑容，道：「原來如此，那也很好，我樂得趁機休息。」

曾希面上沒一絲笑容，繃得緊緊道：「但你並非一個人睡，而且房間一定要燈燭輝煌，最要命的是你必須脫得精光。」

王淑嫺笑道：「你胡扯什麼？」

但忽然跳起，把曾希掀倒一側。她道：「你……你的話居然是眞的？」

曾希垂頭喪氣地回答道：「當然是眞的。」

王淑嫺道：「你一定發瘋神智不清。你眞要你老婆脫光衣服陪人來睡覺？而且還規定燈燭輝煌？」

曾希道：「你聽我說，跟你睡覺的不是我……是老員外。」

王淑嫺幾乎碰穿帳頂，但很快就冷靜下來。如此奇怪不可思議之事必有內情，呱呱叫並無好處。

她道：「你說吧，我聽着呢。」

曾希道：「你永遠也猜不到老員外從前是幹什麼的。」

王淑嫺歎口氣，道：「我不猜，你告訴我好嗎？」

曾希道：「二十年前他是天下最有名最厲害的『殺手』。你知不知道殺手是甚麼？」

王淑嫺道：「反正會殺人就是了，你往下說。」

曾希道：「他當然仇人很多。雖然他早有佈置搖身一變變成襄陽仕紳。但二十年後還是被仇人找到。」

「江南鐵笛」謝憐人兩年來見過不少次面，所以曾希說出他慘死之事，王淑嫺不禁悚然亦不禁惻然。

曾希又道：「老員外打從謝憐人被殺那天開始，躲到地窖至今十天之久。當然誰也休想找到他，但是他也絕對不能一輩子躲着。所以他決定反擊。他原本是天下無雙的殺手，任何暗殺技倆都瞭如指掌。所以他找出一個絕妙之計，專門對付這個當今第一流的殺手。」

王淑嫺問道：「難道他巳查出那人是誰？」

曾希道：「還沒有確實證據。但細算天下當今殺手，却也只有一個人有本事有胆子接下這件生意。這個人就是『殺手中的殺手』李十八，外號『冷血』。這外號來由是因爲他除了殺正主之外，凡是有關的家屬親眷都殺，每條命五千兩，你不付也不行。」

王淑嫺大驚道：「那麼豈不是我們都很危險？」

曾希沉重地點點頭。看來他對本身的安危看得很重，甚至重要過美麗的妻子。

他歎口氣然後說道：「單單躲避當然不是辦法，尤其有力量反擊的話更不划算。所以老員外要借你用一下。」

王淑嫺道：「你說清楚些，怎樣借法怎樣用一下？」

曾希道：「老員外說，任何殺手打手要有行動，先得了解對方，起碼先『點相』以免打錯殺錯人。更進一步就是查清楚對方全家人的一切包括相貌在內。『冷血』李十八事先一定設法見過我們全家人相貌。妳長得很漂亮而且青春年少，脫掉衣服當然更令任何男人無法不注意。所以假使李十八一揭開帳子，看見妳的身體，跟着發現妳的身份，就算是木頭人也會驚訝得楞一下。」

王淑嫺內心感到果然理由十足。任何人忽然見到媳婦在家翁的床上，又是赤條條充滿誘惑力。你想不傻住絕對不可能。

可是她何以又隱隱感到不大對勁？照理說錢通就算近於禽獸之淫，但也不可能對媳婦有邪念啊！（但她却沒有想到反過來說，如果她不是他眞的親的媳婦，便又如何？）

曾希又道：「只要李十八楞一下，老員外殺他就綽綽有餘。這是我們全家生死關頭，他想來想去只好決定這樣做。他說當然你起初心裏會不舒服，會很難過。但妳既然是曾家的人，爲了曾家也只好免爲其難了。」

王淑嫺只問道：「幾時開始？」

曾希道：「明天。」

每天都有明天，但明天畢竟如何？誰能知道？

× × ×

那雜貨舖在襄陽西城門內大街上。後來行人不多，所以生意有點清淡。黃老板時時摸着下巴短鬚，站在門口望向不遠的西城門。有些騎馬的人經過，黃老板最多望一眼，絕對不望第二眼。因爲凡是騎馬乘車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不會是顧客。既然不是顧客多瞧一眼也嫌浪費氣力。

故此忽然有一匹馬停在他身邊，馬上的人向他打招呼時，黃老板幾乎以爲自己看錯聽錯。

馬上的人大概廿餘歲而巳，衣服光鮮。額上有一道疤痕和滿嘴鬍鬚使他予人成熟印象。尤其那對眼睛銳利冰冷，更使人不敢小覷他。

此人是誰當然瞞不過讀者。接下這一次生意李十八就是用這副面目，直到任務完成爲止。就算巳被人「點相」亦不更改。這是他的慣例。不過下一回用何種模樣面目出現却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一定是老板？你貴姓？」

黃老板連忙堆笑點頭，道：「小姓黃。客官爺想買點甚麼？」

李十八據鞍俯望黃老板，道：「不買東西，除非附近有房子可租，我當然上你這兒買柴米油鹽。」

黃老板剛楞一下未及開口，李十八又道：「那兒有薦人館？你一定知道吧？因爲我還要找幾個人，廚子長隨都要。」

黃老板嘴巴幾乎笑得裂開，嘻嘻連聲道：「有！有！房子人手都有，包在小的身上。」

李十八皺起眉頭，道：「多花點銀子小事情，但屋子須得吉利乾淨，人也得老實而又不笨。你辦得到？」

天下很少發生有錢辦不到之事，尤其是這類租屋僱人性質更是容易不過。

李十八隨黃老板入店，店後傳來舂米聲音。一切很正常，李十八滿意坐下，說道：「黃老板，這幾件事辦得好，賞錢不會少。就算不成亦不叫你白忙。」說時掏出一枚二兩重銀錁子擱在櫃面。

那辰光就算請一個西席老夫子，「一年」束修亦不過是十幾兩。講幾句話就賺得二兩，可眞是天降財喜趕快要拜神還願了。

黃老板道：「大爺您貴姓？要怎樣的房子，怎樣的人？」

李十八說道：「房子兩三進就够。人有三四個也可以將就。你心中有沒有合適的？」

黃老板連聲應道：「有！有！房子和人全有。」

李十八道：「好極了，說來聽聽。但你記住，最好不要停嘴尋思，更不要出去打聽。現在說吧！」

黃老板果然說得出，不過他却不明白何以此人一口氣追問得那麼詳細？如果他只問及房子座落何處形式大小以及傭僕姓名等不足爲奇。但問房子時對於房東的姓名籍貫年歲職業家當等都不漏一點。同時對於傭人的樣貌高矮脾氣以及家中其他之人也不放過絲毫。還有就是不容許他多想或詢問其他的人（例如妻子伙計）。簡直像衙門口供一樣逼得緊緊毫無縫隙。

黃老板終於通過這一關而垂手賺了十兩白花花銀子。但他心中相當煩惱不安。這一點他連老婆也不敢說，房子沒有問題，是本城各種生意最多銀子也最多的錢氏家族所有。租下這所房屋時根本見不到錢大爺錢如泉。只見到一個賬房先生而已。

但傭人却使他担心。一共三個人是廚子阿洪和陳旺兩口子。都是附近土生土長的老實人。可是如果那李大爺來路不正，這些人怎麼辦？會不會受到連累？

任何人都會認爲李十八這個人很怪很無聊。年紀輕輕而又大把銀子，却不徵歌逐色，亦不賭不飲。更可笑的是詳細問過阿洪和陳旺夫妻許多事情之後，竟然一一親自前去求證。

阿洪和陳旺兩口子都毫無問題，其實看看他們樣子就知道了。但以李十八的特殊情況，當然是經過求證更保險妥當。

已經平靜無波住了五天之後。李十八獨自跑到郊外山上一座寺院。

他已經來過三次，每天早餐後獨自蕭然來到，在大殿燒香禮佛之後，便繞到寺後一座亭子，倚柱瞑目睡一個時辰左右。然後回到大殿再燒香禮拜才離去。

這一個時辰的瞌睡對他極爲重要。因爲雖然屋子沒有問題，傭人也沒有問題。但他身兼「獵人」、「獵物」兩重身份，從無一夜睡得安穩。

因此他好想念門外有一口水井那間屋子，還有那個有着悲慘回憶心地善良的女人。

這座「善護寺」的寂靜環境也能使他稍稍安心。朝拜進香的人不多，除了一兩個小沙彌之外就根本無人走近寺後亭子。所以他的確能夠在這兒補充不足的睡眠。

如果有任何問題，如果敵方已相信你某種習慣。則今天不發動攻勢亦不會遲過明天。

所以李十八不敢眞的睡着，前三天可以，但從今天起就不行，要是你試過長年累月睡不够，而非得裝睡又不可以睡着的滋味，你才體會得出那是多麼可憐多麼痛苦的事。

李十八也有偶然睡着的片刻。這一片刻可以做很多夢，看見許多人，回憶起無數往事。

「現在我只是一塊『餌』而不是獵人，更不是沒有生命之險的普通人。」這時他委實萬分羨慕平凡的人們。「李十八啊！你萬萬不可忘記『五更鷄錢通』乃是二十年前最偉大的殺手。他不但能保護自己而且還能反擊。你只要有一步差池，就立刻變成路邊的死狗。江湖上沒有人記得你，因爲你是失敗者。」

一個小沙彌走到亭邊。他的脚步聲李十八記得很準，知道是左頰有塊淡紅色胎記的廣元小和尙。

以往李十八不會睜眼，但今天他既睜眼又說話，道：「廣元，今天敢是那一位佛祖菩薩聖誕？」

廣元大約十五歲左右，嗓子猶有童音，道：「沒有呀。」

李十八又說道：「外面很熱鬧，爲甚麼？」

廣元道：「李施主你耳朵眞靈，那是本城曾老員外家眷來上香。」

李十八心跳加速不少。果然「魚」要上鈎了。可惜那將是比任何魚都可怕的虎鯊，釣這種魚絕對不是賞心樂事。

做了四天「餌」，終於使虎鯊發現並且過來嗅嗅瞧瞧。目前雖然只是家眷，但已等如靈敏有效的觸鬚。

只不知這廣元小沙彌會不會也「變」成曾家的觸鬚？五更鷄錢通二十年來在襄陽已是有財有勢的曾老員外。他若是想法子使這小沙彌從無害「變」有害，一定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默然而坐，一直等到廣元打掃收拾完畢，轉身行出七八步，才道：「廣元，等一等。」

小沙彌停步回頭，道：「什麼事？」

李十八緩緩走近微笑審視他表情，道：「如果來上香的是曾老員外的兒媳婦，我就等一會才走，因爲我怕碰見她。」

廣元道：「正巧就是他的媳婦，老員外和少爺沒來。但家人僕婢却有十幾個。不像誠心來上香拜佛……」

李十八訝道：「不上香拜佛，來幹什麼？」

廣元道：「像是擺闊。其實襄陽有誰不知曾家有錢？」

李十八釋然一笑，道：「既然是他家媳婦兒，我且躲避就是，免得碰上不好意思。你是出家人告訴你也不打緊。她從前幾乎做了我的妻子。我們曾經見過面，所以還是不要碰見她最好。你說該避一避還是去見她一面呢？」

廣元猶帶稚氣臉上露出愼重尋思表情，然後道：「還是避一避的好。」

李十八道：「好，但是如果她到處走動，說不定會蹓到這邊來。你可要幫幫我忙。」

廣元不解道：「幫忙？我能幫忙？」

李十八道：「你走快一步來此，陪着我一面說話一面走開。人家一瞧我們邊走邊談，以爲是寺裏的人，至少也很熟絡，一定不會多加注意，甚至連我的面孔也不瞧一眼。」

廣元道：「對，這忙我可以幫。」

他拿着掃帚等物走了。

但他幾乎是立刻就跑回來，微微喘氣道：「她來啦。」

寺後到處花木扶疏寧靜清幽，順脚遊賞一下甚是合理。

但李十八却不作此想。却認爲她的行動更證實她是「觸鬚」。只可惜她不知道她家翁眞正身份。如果有人告訴她，她將有何種反應？除驚訝之外她悲傷呢？抑是歡喜？她會不會幫助刺客？會不會離開丈夫？

上一代的恩仇本無須牽扯到下一代，這是李十八想法。不過別人絕對不同意。而事實上亦有困難。如果你是她的丈夫，知道岳父買兇手殺死自己父親，而妻子又暗中幫過那兇手。你怎麼想？怎麼辦？能裝不知道繼續照常生活下去？

李十八從另一條路走開，但透過樹影仍可看見一些婢女和幾個家人。

此時他忽然身子一震變成木頭人呆立不動。

廣元拉拉他衣袖，低聲道：「走吧，走吧，別瞧啦。」

李十八全然不知不聞。廣元一看他樣子就明白了。但他到底太年輕，所以不知應如何勸他才是。李十八的眼睛流露說不出的震驚和悽涼悲傷。如果他看見的人是個陌生者，萬萬不會露出如此扣人心弦的眼神。

廣元惘然嘆口氣，再拉拉他衣袖。如果不是拉衣袖而是用刀子刺他，李十八也絕對不會躱閃。

第一流頂尖殺手怎可能露出如此致命破綻？他究竟看見誰？

這一次李十八終於有反應，長嘆一聲，繼續行去（雖是與曾家之人對面交錯而過，但路分兩條，彼此只能隱約看見）。

廣元道：「你看見她？」

李十八道：「我看見了。」

廣元道：「她的確長得很美麗，人也很好十分和氣。但你最好忘記她。反正世上不論人或事物，都是『虛假』的存在。『時間』『空間』的不斷變換遷流，使得世間無一物是眞實或永恒存在！」

他本來不知應該如何勸解。可是忽然歸攝入佛理便立刻滔滔不絕。但他却又知道愚昧衆生絕非三言兩語就能了解明白。

李十八道：「佛家認爲一切都虛幻不實，可是剛才我明明看見她。你總不能說『她』是個不存在的虛幻的人吧？」

廣元微微而笑，態度從容。只要不是談論賺錢鑽營功名以及男女猥褻情事，只要是「哲理」他就不怕（雖然他只有十五歲）。

他道：「我佛絕不是敎你把活生生的人硬繃繃石頭都視若無覩，硬是視爲『虛無』。不，你完全誤會了。所謂『虛幻』只不過是分析一切人或物直至最後，你會發現那只是有限時空形式中的一種過程或現象。」

李十八立刻道：「過程也好現象也好，都是眞實存在的，對不對？」

廣元道：「有兩種說法。一是此種存在是對待而非絕對的。即是說既有存在，另一方面就有不存在。二是凡在時空限制內任何生靈物體都不永恒。就算廣袤無垠的土地一億萬年不壞，十億萬百億萬年之後終有毀壞之日。既然如此，所有發生之事，形形色色的人，林林總總的物，終將無影無踪。難道你肯滿足於浮光掠影的存在，這種存在能算是眞實不虛麼？」

李十八沉吟一下，道：「你的話很有點道理。不過我並不心服，又覺得對人生種種痛苦沒有用處！我忘不了她，你說如何我才能够不痛苦？」

廣元只微笑而不答。因爲如果你一定要將自己局限於「時空」之內，任何道理皆成「戲論」。李十八愛戀執着一個女人因而生出痛苦，此是人類六種根本煩惱之中的「貪」煩惱。大乘廣王蘊論註說得明明白白，凡是染愛躭着任何人或事物，此一愛躭力量能使你永在時空內流轉。生出種種痛苦而痛苦變爲推動命運的力量。這就是「貪」煩惱實際情形及後果。

（佛家的慈悲、耶穌的博愛等等，都含有使個人的私愛昇華擴大之深意，以便使人從小圈子跳出從而漸漸擺脫「私愛」的纏縛執着。）

他們已走到寺門外。李十八作揖辭別，道：「雖然我痛苦尙在，但又隱隱覺得並不是絕路。也許有一天我會再來找你。到時望你不吝指教。」

廣元反而被他客氣恭敬態度弄得有點手足無措。他並不覺得自己有任何高明見解。剛才所談論的話在眞正佛教徒而言只是最基本顯淺道理而已。

然後李十八看見一對眼睛，冷酷而銳利。

這對眼睛夾雜在幾個香客中，都是鄉下人，外貌衣着親切樸素。

李十八知道當自己發現這對冷酷銳利的行家眼睛時，那一瞬間自己眼中亦有凌厲光芒。所以如果對方來此找李十八，馬上就認得出。

只不知這個假扮作鄉人老頭的殺手是不是曾家派來？但五更鷄錢通剛派出「媳婦觸鬚」，怎會跟着派出殺手？

如若不然莫非是巧合？莫非歐老大第二綫人手已趕到？

他忽然發現一件事實，「痛苦」居然消失無影無踪。

廣元種種道理縱能說得天花亂墜，但力量却比不上一個殺手帶來之危險。

李十八很快就隱藏踪跡身形，却留下一些綫索。

一個鄉下老頭出現山坡上，徐徐走向下一片平曠草地。左手拄一枝六尺長竹杖。這是天下極普遍平凡隨處可見的人物形象，絕對無人會加以注意——如果不是那對眼睛洩露秘密的話。

李十八的綫索留到草地爲止，此後就要瞧鄉下老頭自己本事了。

只見鄉下老頭四下巡看過，站在草地中仰首尋思。

片刻後他仍然望着天空大聲道：「李十八，請出來見一面。」

鄉下老頭等一會聽不到回音，便又道：「老朽康青。現下承認你頭腦才智手段都堪作敵手，是以請你現身見面。」

李十八從樹叢後轉出，大聲道：「原來是『人神共憤』康前輩。咱們圈子內提起你無人不敢不佩服。二十年來你一直是咱們行道上五大高手之一……」

康青立刻道：「不是五大高手而是三大高手之一。」

李十八道：「算我講錯。我區區一個後生晚輩，怎敢當得前輩親自出手？」

「人神共憤」康青道：「你不必謙虛。我已查閱過五年來有關你一切資料。而現在你肯現身出來見我，亦足見高明。否則錯過這一次明刀明槍決鬥機會，便變成暗殺局面。當然你不想被老朽這種人追踪暗殺。老實說老朽亦不願反過來須得時時

提防你反擊暗殺我。」

李十八道：「這是你過獎了。我那一套都在你肚子裏，如何變得出花樣？」

他走下草地，擺明正面決戰姿態。說道：「又是歐老大跟我過不去麼？」

康青道：「跟你過不去的人不少，何以是歐老大呢？」

李十八道：「因爲十幾天前已經發生過一次。也只有他才請得動你。」

康青道：「拔劍吧，咱們這一行說話越少越好。」

李十八道：「對付外人當然連話都不說。但既然是同行却不妨談談。如果我被殺，任何秘密永遠不能洩露。萬一反過來是我活着，我有權多知道一點以便趨避。你肯不肯優待同行呢？」

康青說道：「我出道廿餘年以來却是第一次遇上須得正面決鬥場面。所以不但是我，相信其他同行也不知道該不該透露秘密。」

李十八道：「又萬一咱們不分勝負，咱們現在講好，你取消這件生意，我也忘記今日之事。」

康青沉吟一下，才道：「很有道理，既然是值得正面決戰的同行家，自應與衆不同。但我只能告訴你除了歐老大之外，還有幾個人能請得動我。」

李十八感到全身毛髮竪起。居然不是歐老大？有這種可能？會是誰呢？包老板當然是有資格人士之一，但即使他有此意思，可是任務未達成前當然不會派人動手。莫非是葉瘋子？或者是那個天下最可怕的女人「兩不毒」呂憐憐？

「人神共憤」康青忽然歎口氣又道：「我幾乎記不起上一次與人正面決鬥是何時何地何人。不過一定是我未出道以前。咱們這一行講究效率，最要緊是達到目的不必選擇手段。但當你到我這把年紀之時，你可能突然感到後悔。世上之事往往不是達到目的就可以最優先最圓滿。因爲那樣回想起來味如嚼蠟，回憶中根本一片空白。」

李十八道：「謝謝你的啓示，可惜我很少機會塡補此一缺陷遺憾。」

他開步欲行，但擧起的脚忽然停滯竟不落地。因爲他忽然想到一句話要問，可是，脚一落地，雙方立刻無暇開口。

康青道：「難道還有值得問我的話？既然明知生死未卜却還放之不下，連我都想聽聽。」

李十八道：「你知不知道襄陽曾老員外兒媳到善護寺上香？你對曾家之事知道多少？」

康青道：「不知道。但多謝你透露這個消息作爲回報。你很君子很公平。」

只見李十八的脚緩緩踏落，鞋底碰到地面的一刹那，空氣忽然凝結寒冷如冰。

「人神共憤」康青的竹杖齊胸戳出，却只伸出兩尺就忽然僵住不進不退！

而李十八的手則快要摸到劍柄，距離只有兩寸，也不知何故停住不動？

兩個人眼睛都射出冷漠而又凌厲的光芒，互相凝視。

武林中無數生死決鬥很可能從未出現過這種場面。因爲極難得有兩個第一流殺手作正面決鬥。

他們畢生修習的武功任何招式都是爲了「殺人」。而有效可怕的殺人招式絕對沒有花巧。一絲空間一刹那時間一分氣力絕對不能浪費。

所以他們招數一發兩人之中必有一個躺下，永遠爬不起身。

他們甚至都在等待，看看究竟誰能搶到攻勢佔取先手？

「風緊」意即情勢急迫或危險，相應行動就是逃跑或躲藏。

普通人不大有機會嚐到「風緊」滋味。但「殺手」却常常在這種可怕壓力下生活。

風緊壓力來源是「人」。大致上不出官府捕快。武林人物以及用金錢僱請的各類專家等等。

例如曾經名震一時的「五更鷄」錢通，就因「冷血」李十八出現而嚐到壓力滋味，李十八本身亦正陷於壓力痛苦中……

壓力來源之一是剛趕到襄陽以及本來就在此地一共四路人馬。剛趕到的是武當三位道人，少林寺一個年輕僧人，一個俗家弟子。另外就是五旬左右身量魁偉的韓典，帶着一位明眸皓齒淡粧少婦潘夫人。

本地一路人馬就是漢水流域最大幫會「鐵扁担幫」。副幫主譚與親自出馬，人數無法說出確實數目。這鐵扁担幫源起水陸碼頭脚力挑夫及水手等。經過近百年蛻變發展，在地方上仍與一般幫會相同。但却也在武林中佔一席位，幫中高手甚多。

上面提到的韓典來頭不小，外號「千山鳥飛絕」，很雅緻，是一句唐詩。二十年來名震天下武林，傳說他刀下未逢三合之將。

關於此人尚有下文。原來武林有四大刀客分據大江南北。他們的外號分佔唐人柳宗元著名五絕「江雪」各一句。詩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踪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詩傳誦千古，是絕妙好詩不必細表。只有一點値得一提就是前兩句的末後一字，後兩句第一個字，合起來「絕滅孤獨」透出淒厲可怕意味。

四路人馬會聚於鐵扁担幫預備好的一座房屋內。寒暄客氣話已經講過，轉入正題。

身爲地主的譚與說道：「在下有件事首先向各位請教明白，這件事深信各位一定極爲感興趣。各位同一時間來到同一地點，而由敝幫出面接待。此種情形證明事先都安排妥當。這個說明各位同意麼？」

武當山道人少林寺僧人以及韓典等都點頭，甚至浮現納悶神色。這個主人的開場白委實稀奇之至，難道這種事竟値得談論？

矮壯漢五十來歲的譚與沉聲道：「問題是誰安排此次聚會？」

果然有問題發生了。如果這個聚會是鐵扁担幫發起，譚與當然不會有此一問。

譚與又道：「在下幸會各位之時，各位口氣中表示應約而來。所以在下心知有異。因爲敝帮昨天才接到各位分別通知，時間地點都一樣。事前敝帮並沒有派人向各位聯絡奉商過！」

人人都很沉得住氣，都沒有立刻表示意見而是沉吟忖想。

韓典道：「韓某五天前接到貴帮一封密函，是由貴帮主龍再吟具名邀約。」

武當的蒼松老道人道：「敝派也是接到龍帮主的飛函。」

少林的鐵脚和尙雖是三十多歲，外表却年輕得好像只有二十歲。言談應對之間也看得出他一定罕得與外人接觸，甚至是第一次離開少林寺大門。他吶吶道：「貧僧不甚清楚來龍去脈，只是奉命下山找到殷師兄便一道來此。」

少林兩個俗家弟子殷世正年紀比他大得多，名氣也大得太多，提起「流星」「趕月」殷氏雙雄，武林中幾乎無人不知。而鐵脚和尙却簡直無人聽過。尤其他稚嫩外表使人奇怪少林寺怎會派出這末一個人？莫非僅僅派他通知殷世正而他却順道跟來開眼界？

殷世正說道：「在下相信敝派必定也是接到通知，否則焉會貿貿然來拜訪貴帮？如有必要在下立刻派人趕赴嵩山查問奉答。」

譚與忙道：「不必了。在下先向各位報告情況，待事情了結才回過頭研究甚麼人穿針引綫的問題。」

在座人人都同意這種做法。譚與忙又道：「但咱們先看看目的是否一樣。」

一名帮衆送上四張白紙和筆墨，於是各路人馬都在白紙上寫下幾個字。

譚與看過三張紙上字跡，微笑道：「目的一樣。都是同一個殺手『冷血』李十八。」他所寫的也是給大家傳閱過。

譚與神情忽然很嚴肅，甚至連聲音也放低很多，道：「李十八的確來了襄陽，昨天敝帮還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李十八。但現在却可以千眞萬確肯定保證。」

現在絕不會有人打岔，每個人都留神聆聽。不過有些人保持十分冷靜簡直全然不動聲色。有些人像潘夫人（與「千山鳥飛絕」韓典同來的美貌少婦），「流星」殷世正（他是哥哥，乃弟是「趕月」殷世本，三年前被李十八刺殺喪命），武當蒼松眞人和兩名年輕道人等，都或多或少露出悲憤神情。

譚與又道：「爲什麼現在敢肯定保證李十八身份呢？那是因爲李十八今天近午時分，在西郊外一處草地上跟一個老頭子動手。這場決鬥並不精采，全部過程每人都只用了一招就分出生死。」

他身子略略俯前，語氣更見愼重，道：「各位一定猜不出李十八對手是誰。唉，原來也是一個兇名四播的厲害殺手，在他們那一行名列五大高手。連李十八也不過是近兩年才湊上一脚。二十年以來暗殺道上本來只有三大高手，那『人神共憤』康青便已是其中之一了。」

他喘口氣，談到這些詭秘殘酷圈子的人和事，誰也會不知不覺中感受到某種壓力。

譚與又道：「其時在下並沒有在場目擊，但敝帮却已派出十二名最擅長跟踪的人，由昨天起輪班不分晝夜釘住李十八。這組人馬以敝帮一位前輩尹萬里爲首。而恰巧李十八康青決鬥時正是輪到尹萬里帶着三個人執行任務。現在距決鬥之時已有兩個時辰之久。但尹萬里不但守在現場，還把其餘兩班人馬都調走了。」

他已說了不少話，可是還沒有人知道那場決鬥結果如何？究竟李十八死了？抑是康青倒下？尹萬里何以還守在現場？爲何還調集人手？

韓典忽發奇想，突然揷嘴道：「鐵脚大師，依你看那一招過後是誰倒下？」

「流星」殷世正微現不悅之色。顯然「千山鳥飛絕」韓典欺負老實人，故意向鐵脚和尙詢問。別人對大江南北四大刀客畢恭畢敬萬分敬畏，但少林寺那須吃這一套？

却聽鐵脚和尙茫然應道：「當然是『人神共憤』康青倒下，難道不是？」

譚與是何等脚色，自然曉得殷世正必有何種反應。目下乃是必須衷誠合作無間之時，萬萬不可發生問題。當下忙道：「大師說得對，正是那康青倒下了。」

韓典沒說話，潘夫人居然開口了。問道：「請問大師怎生知道必是康青倒下而不是『冷血』李十八？」

鐵脚和尙跟男人講話應酬已經不行，何況是美貌少婦？吶吶道：「那是……那是貧僧的……感覺……」

他忽然想出全部理由，於是說話變得十分流暢。繼續道：「因爲第一點譚副帮主遲遲不講出兩人決鬥結果，只强調李十八對手的厲害。其次如果李十八已死，他們的人還留在現場幹什麼呢？」

他話聲頓住，人人以爲理由已說完，而且理由已足够充份支持他的結論。誰知他又道：「其三，李十八近兩年才名列五大高手，也就是說暗殺道不得不公認由從前三大高手而增列兩人變爲五大高手。武功之道固然要講火候，火候又非歲月不爲功。可是暗殺道的武功講究一招就分生死。當然年輕力壯者更具威力。所以在武功上推測，李十八勝算較大。」

大廳內一片靜寂，人人都用驚訝佩服眼光望着年輕和尙。

武當蒼松眞人道：「大師所論尤其最後一點精微高妙之極，使人投地佩服。貧道三十年前因事拜訪貴寺，曾蒙貴寺方丈大師天如神僧前輩親自接見。當時也曾結識好多位圓字輩的師兄們，多年來都時時有通過消息。只不知大師你是那一位師兄門下？」

他說得很客氣謙虛誠懇，同時以他快七十歲的年紀以及與少林寺交情淵源，問一問師承並不爲過。

鐵脚和尙忙道：「貧僧失禮竟不曾拜見前輩。貧僧也是圓字輩，法號圓音。請前輩教誨指點。」

蒼松眞人不覺一楞，道：「大師也是圓字輩？那就是前年接掌方丈寶位圓勝大尊者的師弟了？」

殷世正接口道：「老仙長說得是。」

他聲音態度很恭敬，因爲他知道蒼松眞人在武當派身份很高，是武當一派掌門靈松老眞人師弟。他又道：「啓稟老仙長，鐵脚師叔正是上一任老方丈天如神僧關門弟子。」

少林武當兩大門派對李十八的重視由此可想而見。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千山鳥飛絕」韓典不過訝異而已。但鐵扁担帮副帮主譚與可就有點坐不住了。憑這三路人馬的身份來歷，自該由帮主龍再吟親自

接待才對。他本不知蒼松眞人在武當派是何種身份角色，但既然連武林名家少林高手「流星」殷世正也口稱「啓稟」恭敬至此，何須再問？

幸而蒼松眞人等似乎都不曾注意這些江湖面子禮節。蒼松眞人道：「啊！眞想不到，眞想不到。李十八若是不死被咱們碰上，我瞧鐵脚大師這頭一關絕對是過不了。」

連「千山鳥飛絕」韓典也頻頻頷首道：「道長說得是。只不知李十八現下在何處？」

譚興道：「根據尹萬里的報告。那李十八和康青在草地碰面時，他尚在稍遠處遙遙監視。及至見他們說一陣話之後，忽然動手，只見這一招雙方都半途突然中止，成了對峙之局。於是尹萬里指揮手下四方監視，自己潛行接近草地。他預料李康二人必定對峙很久才會動手，誰知才潛行靠近到十丈左右。那兩人忽然一齊出手。都只發了一招而已，雙方連脚步也不曾移動，據說李十八拔劍之快幾乎看不見。然後兩人仍然對峙不動，康青還說了幾句話，才突然跌倒。」

雖然是事後追述情況，但那兩大殺手凶危奇險的對峙局面和氣氛已經使人有透不過氣之感。尤其是深知個中滋味的高手體會得更深刻。

譚興又道：「原先李十八是從『普護寺』回城，據調查他已連去該寺四天，每天同一時間，也都是到寺後僻靜處睡一會。這次康青跟踪在後，李十八發覺了便離開大路，躲在山坡一片小樹林內。康青追蹤到坡下草地站住，李十八現身出來，開始了這場生死之戰。經過情形已經報告完畢。」

蒼松眞人若有所悟地微微頷首，韓典說道：「老仙長有何發現？能不能開示我們？」

蒼松眞人謙然道：「韓老師言重了。貧道只不過私下猜想李十八的生涯很可憐。晚上一定不敢熟睡，所以一有安全地方以及空閒，就趕緊小睡一刻。其次，他每日同一時間到同一地方，亦另有深意，如果有人對付他，必將跟踪他而露出形跡。換句話說李十八試着釣釣看有沒有魚兒上鈎？其三，李十八八成負了傷。」

最後的結論有幾個人輕輕驚叫出聲。蒼松眞人只發現兩個人聲色不動，他們是鐵脚和尚和韓典。

譚興道：「但隨後的報告內沒有提到李十八負傷之事，只說李十八俯首凝視康青屍體好一陣，才轉身步入坡上小樹林。然後，就像烟霧消散失去任何踪影。在下補充一點，那樹林一共只有百來棵樹，四面地勢曠朗。尹萬里所佈置人手有一個在高處俯瞰。總之，李十八只要走出林外，任何角度任何時機都逃不過他們幾個人的眼睛。」

此一結局宛如奇峯突出，人人都楞住了。

譚興又道：「既然李十八不見影踪，後來樹林內亦搜索過，當然事實上他已逃出監視。不過這一點連在下至今仍不肯相信。因為當時是尹萬里親自率人在現場監視。」

顯然他對尹萬里這一套功夫有百分之百信心，這是誰都聽得出的。

蒼松眞人用徵求大家意見口吻道：「既然尹老師尚在現場，甚至還增調人手過去，其中想必另有緣故。咱們如果到現場瞧瞧，說不定能够了解得更深入……」

衆人表情譚興一望而知，馬上道：「在下當得領先帶路。只不知何以老仙長認為李十八已經負傷？」

究竟李十八有沒有負傷呢？

× × ×

四下一片漆黑，很靜。陣陣濕潤泥土味道送入鼻中。

但偶然亦有極輕微步聲以及有人擦過枝葉微響。那是從一根細如指尖的透氣管子傳入來。

「冷血」李十八伸直四肢仰臥，看來也頗舒服。但是否眞的舒服？這是什麼地方？

回憶中清晰浮現生死一髮的刹那情景，鮮明得有如圖畫。「人神共憤」康青的確不愧暗殺道五大高手之一。李十八敏銳無比發現有人潛近之時，康青也同時感覺到。

來人必是潛踪隱跡的高手。對這一方面凡是一流殺手都特別警覺而馬上曉得，只不知來人是誰？當然要作最壞打算才行。最壞打算就是「來人」係對方的援兵。

當此勢均力敵之際，天平任何一端只要加上一根羽毛就足够了。另一端便只有「敗亡」一途。

因此他們念頭都不必轉，全力出手越快越好。

康青的竹枝宛如毒蛇吐信從最不可能的角度戮到。同一刹那李十八長劍出鞘之瞬間，閃耀出眩目電光。

劍光既不曾觸及康青身體，亦沒有擱阻封擋竹枝。不過劍已回鞘之時，杖尖卻還距離李十八胸口要穴大約三寸。

竹杖居然就此停頓不前。兩人四目交投，康青道：「我不能不承認咱們這一行現在應該改為五大高手。」

李十八不作聲，冷漠無情望着對方。

康青又道：「但以我想來，二十年前的五更鷄錢通，必定更在五大高手之上。你……你相信麼？」

李十八仍不作聲，所以康青永遠不知道李十八的答案。因為康青忽然仰天跌倒了。

然而康青的問題漸漸變成一個「結」，李十八忍不住時時尋味尋想，究竟錢通是否更在五大高手之上？

另一件事使他不得安寧平靜之事便是「王淑嫻」。她風姿樣貌簡直就是「黃杏秀」。

她有沒有可能就是黃杏秀？若以她遷回襄陽的時間而又是父女相依為命情況來看，答案是大有可能。

可惜有關她的資料太少一時無從判斷。又極遺憾的是透過枝影葉陰遙望總不免打折扣，應該立即與她見面，甚至說一兩句話。眞相立刻得到，不必疑東疑西了！

唉，如果她竟然就是杏秀，竟然又嫁給殺母仇人之子，竟然又僱我報仇。杏秀，妳知道一切後，妳會怎麼樣？我應該怎樣做？繼續做下去還是停手？

李十八心臟陣陣刺痛。不過並非完全為了黃杏秀。而是因為康青竹杖杖尖射出的殺氣內勁。康青的確是第一流人物，雖敗亡於「速度」之下。但餘威猶在。這一記已經够李十八大慘特慘了。最理想條件下也須得個把月時光才可痊癒。如果條件不佳不及時醫治則終身殘廢已算客氣了。他須要的條件之一當然是最好的藥物。其次是乾爽溫暖安靜的環境。

透氣管忽然傳來話聲，李十八登時拋開想念黃杏秀的悲楚情懷以及身上傷勢的絕望！

譚興的聲音傳下來（當然李十八這時完全不知道他們姓名來歷），說道：「這兒就是樹林中心，各位分頭從四方八面查勘至此會聚，不知可有任何痕跡綫索？」

蒼松眞人道：「沒有。」

韓典道：「我也沒有。」

鐵脚和尚遲疑了一下，才道：「綫索痕跡都沒有李十八，但李十八當眞可能受了傷。」

大吃一驚，自已聽得見「咚咚」心跳聲。

譚興恭聲道：「鐵脚大師敢是有所發現？」

鐵脚和尚又遲疑一下，道：「沒有新的發現。貧僧只不過回想尹老師的報告，又到現場實地看過了，心中有這種感覺而已。」

韓典道：「當時聽述經過情形。我也認為既然尹老師潛迫近前，他們俱是第一流殺手，必定發現並且都誤會是對方強援，是以不得不冒險全力一拚。這種情況之下，除非李十八武功高過康青很多，否則他自身非硬挨一下才可以立刻制敵死命。所以我本來也認為李十八負傷無疑。不過既然他能逃出如此嚴密監視網，我可就不敢堅持他負傷的看法了。」

李十八連連倒抽冷氣，感到自已根本已經是個「死人」。因為從聲音判斷可以肯定此地已有三個當世一等一高手。每一個都是平生難逢强敵，這還是指未受傷以前，現在當然更是不堪一擊。

「風緊」壓力重逾山岳直壓下來，使李十八頭腦幾乎停止不會轉動！

蒼松眞人緩緩道：「咱們請尹老師講幾句話。他的意見很重要。」

尹萬里是六十左右的瘦老頭，外表全不起眼，甚至連眼睛也毫無神氣。

他嘆口氣道：「在下實在慚愧之至，連那麼大一個人也看不住釘不牢，在下豈敢發表謬論呢！」

人人都覺得有理亦很同情他。連韓典都幾乎想勸蒼松眞人別再問他，免得尹萬里內心更痛苦。

蒼松眞人緩緩道：「貧道雖然很少出門，對天下武林奇人異士知道也不多。但尹老師大名卻聽家師兄提過，所以特地請教高見。」

尹萬里倒也不甚在意有人知道他的名氣。因為他出道近四十年，跟踪監視之術神乎其技，識得人又多。所以有人知道他提起過他並不稀奇。

不過他仍然隨口問道：「敢問老道長令師兄是那一位？」

譚興連忙答道：「蒼松老仙長是武當耆宿。他提的那位就是武當掌門靈松眞人。尹老你若有意見不妨說出大家參考。」

尹萬里啊一聲。連武當掌門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實在太有面子太光彩了。他大大怔了一下才道：「老仙長太抬舉在下啦。唉，在下愚見認為李十八尚未逃出監視網。他負傷也好不負傷也好，一定還未逃出。但事實上他的確不見了，在下亦無法解釋。天下只有一個人能解答此謎，只有這一個人。」

所有眼睛都集中於這個毫不起眼老頭子身上。譚興是主人，所以他代大家發問：「誰？」

尹萬里道：「五更鷄錢通。」

聲音在樹林中迴響，但很快就消失了。正如世上的虛名瞬間消失於無盡時間瀑流中一樣。

× × ×

明亮燈燭照亮秘室每一個角落，地上是厚厚的「地衣」（即地氈），赤裸脚板踏上去溫暖愉快。

燈光也照亮王淑嫻嬌艷年輕的面靨以及曾老員外紅潤飽滿的富泰相貌。

他們一定沒有想到曾希，或者故意不去想。

當然更不知道曾希本來清俊的面孔現在黑得像炒菜鍋，又呆呆站在黑暗中。

王淑嫻已喝了五杯甜甜的糯米酒。入口很甜很好喝，喝後勁道頗强，但王淑嫻毫不警戒或後悔。因為現在她覺得場面容易應付得多，芳心亦沒有那麼難過不安。

「酒」的確具有如此奇妙作用，曾熙又替她斟滿一盃，道：「繼續喝。世上有很多事情是發生後過去後才發現並非想像中那麼困難痛苦，我講這些話不知你懂不懂？」

王淑嫻道：「我懂，但阿希從不跟我談這些。他常常還像個大孩子似的……」

曾熙舉起巨大的犀角觥。若是裝滿酒至少有大半斤，他喝的是特地從天津運來的「玫瑰露」，酒力猛烈得如刀子，而酒香中又散發出陣陣玫瑰香味。

王淑嫻比他更豪爽，一喝就是一滿盃。現在她已乾了九盃，忽然道：「老爺，眞的有必要留我在此？我入曾家五年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房間，這麼一個房間，外人能找得到得來？」

曾熙微笑道：「這種房間叫做秘室，普通人當然找不到。但暗殺道好手卻一望而知。尤其『冷血』李十八。」

王淑嫻忽然發覺他笑容中似乎有某種神奇氣概，含蘊不肯屈服驕傲意味，這種氣概最容易使女人直覺感到，並且使她們傾倒敬佩。

曾熙好像突然年輕了很多，神情以及全身肢體散發出旺盛充沛的精力。

他又道：「李十八號稱為殺手中的殺手，是值得尊敬的對手，所以我決定攻擊而不逃避。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王淑嫻道：「我不明白，但我感覺得到。」

曾熙眼中閃出仰慕光芒，喃喃道：「當年不該叫阿希娶妳，該是我才對……」

王淑嫻聽得很清楚，但是自已也不知何故故意問道：「你說甚麼？你自已想怎樣？」

曾熙道：「還是談談李十八吧，他為了銀子濫殺『目標』的家人，所以你們甚至傭僕都有生命危險，亦因此我非反擊不可。今天早上我叫妳上善護寺上香，目的就是把妳送去給他看清楚。」

王淑嫺吃一驚，道：「萬一他那時動手怎麼辦？」

曾熙道：「絕對不會。何況保護妳的七個人都是高手，其中有兩位更是武林大名家，武功比起『江南鐵笛』謝憐人只強不弱，他們一個是江北八劍之一（江北現在才專指江蘇北境，從前即唐淮南道宋淮南路之地，境域遼廣）。就是『雨過天青』余浩。他遇上李十八，就算最後敗北，也絕非五十招內之事，另一個是江湖十八異人之一『神御』衞如風，他的鞭子也至少可以拚李十八五十招以上。這兩人加起來，李十八一定很難討好。」

王淑嫺問道：「很難討好是什麼意思呢？」

曾熙道：「即是多半會敗亡之意。」

王淑嫺道：「叫他們找到李十八直接拚一場豈不是更好？」

曾熙道：「不好，如果李十八完全不分心情況就不相同。我不想做沒有把握之事。而且李十八若是死於我手底，他絕不敢不服氣。」

王淑嫺酒意一定相當濃，所以態度說話都很輕鬆很隨便。說道：「這樣說來我們這齣戲非上演不可了？」

曾熙望住她，眼中忽然閃動奇異的複雜的光芒。點頭道：「對，戲台已經擺好，角色亦都上了場。看戲的人也都訂了座買了票。」

王淑嫺乾完盃中之酒，道：「只不知這一盃已經是第幾盃？」

曾熙道：「第十三盃。你居然還未醉，也算得酒量不錯的了。」

王淑嫺嬌靨上的紅霞，如果可以刮下來下酒，一定醉死任何酒量最好的男人。她的頭微微搖幌着，說道：「我想躺下，但一定要脫光衣服。」

曾熙用難以形容眼色望住她，聲音很堅決，道：「一定要脫光。」

王淑嫺道：「你呢？」

曾熙道：「我也一樣。」

王淑嫺道：「准不准蓋被子？」

曾熙道：「密室很溫暖，暖得你蓋住任何東西都會出汗。」

王淑嫺道：「你意思我不蓋被子？」

曾熙道：「這樣李十八如果撥開帳子，才看得清楚才會楞住。」

王淑嫺道：「那我躲到帳子裏才脫衣服，好麼？」

曾熙點點頭，扶她上床，放下羅帳。她的衣服一件件丟出來，無聲無息落在床口地氈上。

曾熙忽然一口喝乾滿滿一盃的玫瑰露，然後也脫光衣服。

帳子傳出王淑嫺驚訝聲音，道：「老爺，你好壯健，比阿希還壯健得多。」

曾熙道：「別提阿希，我不想聽見他的名字，妳一定也不想聽到吧？」

王淑嫺神經質地笑道：「或者想或者不想。唉，難道連內褲也得脫掉？為什麼一定要通通脫掉呢！」

× × ×

空氣不太足够，所以李十八有時須得含啣細管深深吸一大口，濕潤泥土變得冰冷，因為他抵抗力已大大減弱。

地底的溫度原來就比地面寒冷些，更何況濕氣已透過衣服侵襲到皮膚。

李十八各種考慮中，「濕氣」亦是使他非常傷腦筋之一，莫看僅僅潮濕寒冷而已。對一個受傷者來說，此是足以致命因素之一。

他亦知道「監視網」未撤，所以全世界最安全之處就是這個地洞，早在五天前他已小心佈置好，一旦蓋起來就算擅長追踪之人，站在蓋子上也瞧不出任何破綻綫索。

李十八還以為這一門絕技天下無人識得，原來五更鷄錢通二十年前早已經用過，這種智慧武功都屬於第一流可怕對手，唉……

幸而他們不知道「五更鷄」錢通近在咫尺。否則去問他的話，一定把這個地洞翻出來。

王淑嫺是不是黃杏秀呢？他的心忽然陣陣劇痛（連傷痛亦一齊發作）。

現在似乎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拚命熬下去。直到監視網撤走，才出去想法子醫治傷勢。另一條路是提聚殘餘內力震斷心脈，永遠埋骨於此，這條路有個好處，錢通以及其他許多想殺死他的人，都會如芒在背寢食不安，至少有好幾年使他們睡不安席。

至於第一條路確實困難重重，首先這監視網何時方撤走？一天兩天或者十天八天？他絕對熬不了那麼久，其次就算逃了出去，就算他自己會醫治。但沒有最好的藥亦是徒然。第三就算有最好的藥，也還要有安靜舒適溫暖的地方休養，最少也要五七天多則個把月也說不定。世上何處是休養的「安樂窩」呢？

其實亦非完全沒有，但有一處離此地千里之遙，另一處是門口有個水井的屋子，前者太遠絕對去不了，後者則不穩妥很容易被查出，那時連「麗春」也活不了。不，他當然不能連累她，寧可像野狗一樣死在路邊。

漫漫長夜，無邊的黑暗（其實白天對他說來也黑暗如故），寒冷孤寂以及前途茫茫……。

他揑緊拳頭，咬牙忍受着胸中的疼痛。「命運」對待他向來十分嚴酷。但無數災難危險他都捱過去了，這一回結局如何呢？會不會被「命運」打倒？何以這許多事（愛情仇殺等）發生在他的身上？何以他不能像普通人過着那平凡却快樂無憂的日子？

× × ×

晴朗平空燦爛陽光，使山寺附近丹楓樹林彷彿比平時還要紅些，空氣中含着濃濃秋意瀰漫着大地，山寺平添無限蕭索寂寞。

善護寺本來香客不多。但從昨天中午開始到今天中午為止，都陸陸續續來過許多撥人。全寺最忙碌的就是小沙彌廣元，因為每一撥人巡視過全寺（表面上仍有燒香禮拜），最後總要找到廣元談一談那個年輕有刀疤的小鬍子。

廣元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何事，但從開始就一口咬定一種說法，很生動亦很簡單。但曾老員外兒媳婦之事却隻字不提，以免有損好人家婦女的名譽。

他後來乾脆坐在寺後那座亭子，免得每次都要帶人跑來看一看。

一陣步聲傳來，廣元連眼睛也懶得睜開，反正一定又是有人來查問李十八這件事。

但那陣步聲雖是停於亭內很靠近他，却老半天沒有言語。

廣元睜眼一瞧，反而為之失笑，起身道：「師兄請坐，從那兒來的？」

原來是一個很年輕樣貌很端正清秀的和尚，廣元一望之下就很有好感。這種風采氣度以及泱然慈悲味道才眞正是佛門中人。

他那誠懇純眞笑容更使人增加好感，說道：「不遠，從嵩山少林寺來的，我叫鐵脚。你是不是廣元師兄？」

廣元歎口氣，道：「為甚麼你也是那些人之一呢？」

鐵脚和尚道：「這就是三世業力之故，你想想看，我二十年未出過山門一步，當然更不認識什麼李十八李十九。可是我師兄吩咐我走一趟，我有甚麼法子呢？你以為我不想安安靜靜在寺裏修行麼？」

廣元露出同情之色，道：「的確是無可奈何的事。業力，這就是業力，做成一條命運之蹤讓你走，直到獲求解脫涅槃才擺脫得業力的左右。」

鐵脚和尚道：「你想得很多很深。你是不是時時想這些問題？」

廣元道：「是呀，若不是想通想透我怎會出家呢？」

鐵脚和尚道：「不過我目前却要找李十八。我非儘快找到他不可。」

廣元道：「很多人都想第一個找到他，甚至有女的，很年輕漂亮一個堂客，她為何也要找李十八呢？李十八究竟是甚麼人？」

鐵脚和尚道：「李十八有個外號叫做『冷血』。是個殺人專家，有銀子就可僱他殺死任何人。別人沒有告訴你？」

廣元道：「有，但你說的我才相信，因為我覺得他不是那種可怕的人。」

鐵脚和尚道：「可能我們出家人對一切看法與常人有點不同吧？總之我心中亦有你那種感覺呢。」

廣元又驚又喜，道：「如果你亦有這種感覺，請你相信我，他必定不是冷血的人。」

鐵脚和尚道：「我從未見過他，所以旣不能肯定此一想法，亦奇怪何以會對這個人有這種感想。事實上據我所知他殺死過不少人，大部份是著名武林高手，所以他的仇家都很厲害。至少我們少林寺也要對付他呢！」

廣元喃喃道：「他不會是冷血的人。如果他殺很多很多人一定有原因，却不是冷血……」

鐵脚和尚隨後告知他提過的那個堂客原來是潘夫人，他們又談了一陣，鐵脚和尚才辭別，並且留下住址，以便有事可以聯絡。

之後又有兩撥人來找廣元問東問西，廣元根本不知道這些人來路，亦不想知道。總之他在暮色中回到自己房間時已疲倦不堪，不是肉體而是精神，李十八影子簡直佔據他全部心靈，他的神秘以及他目前狀況如何都可使人想得神疲力乏。

廣元拿了面巾木盆出去，洗抹之後回到房中，準備好好睡一會，透早起來做功課，把煩亂的心盡可能平靜下來。

但他不但不能靜心，甚至連躺下來也不行。因為床上已經有一個人，而此人一望而知就是「冷血」李十八。

李十八很狼狽很可憐，面色憔悴蒼白，頭髮全身都有泥土沾染。

廣元低唸一聲「阿彌陀佛」，伸手摸摸他面龐，發覺還溫暖未死才放下心。

這時李十八睜開眼，聲音微弱，道：「你幫我還是趕我？」

廣元感覺得出這句話含有逼人傲氣。他很奇怪何以李十八到這等地步景況還高傲得出來？

他道：「我當然幫你。我甚麼話都沒說，特別是曾家兒媳婦之事。」

李十八道：「給我一點開水，我又要服藥了。」

廣元連忙倒杯水給他，道：「你生病了？要不要找大大夫？」

李十八道：「不是生病，是被人打傷，普通大夫治不好這種內傷。」

廣元道：「你自己的藥呢？」

李十八說道：「也不行。只能稍稍壓制一下傷勢恢復一點氣力，唉……我餓死啦……」

這個人身有嚴重內傷而又會覺得肚子餓，廣元很想不通這道理，他匆匆出去弄幾個饅頭一點鹹菜回來，李十八居然一下子就吃個精光大吉。

廣元最後下一個評語，道：「你的確跟我不同，跟別人亦不一樣，你是婆娑世界上另一種特別的人。」

李十八躺在那兒靜靜望着他。廣元又道：「如果是我或任何人，這時候絕對吃不下東西。而且最着急先做的事是弄乾淨身子，最好換過衣服才睡。」

李十八道：「這兩天誰來找過你？」

廣元一五一十簡單扼要告訴他，最後道：「你惹那麼多人都不要緊，却不該跟那潘夫人和少林寺結仇。」

李十八道：「你知不知道潘夫人是何等來頭？」

廣元只好搖頭，道：「鐵脚師兄沒提及。」

李十八道：「她一定是潘占元的妻子，而潘占元便是武林三大世家之一揚州潘家的長子嫡孫。潘家在武林勢力之大，恐怕跟少林武當都不相上下。」

他停歇一下，又道：「潘占元去年端午節被我殺死的。」

廣元倒抽一口冷氣，道：「那麼他的未亡人找你報仇豈不是天公地道之事？」

李十八道：「當然啦。不過單單潘夫人還不行。所以她把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一的『千山鳥飛絕』韓典請了來。我本來想不透何以韓曲肯出馬，原來是揚州潘家找他。」

廣元橫下心腸索性多問一點，道：「那麼少林寺呢？武當派呢？」

李十八道：「反正他們都有人被我殺死。而且都是大名鼎鼎的高手。」

廣元垂頭尋思半晌，忽然道：「但我還是覺得應該帮你。爲甚麼？何以我要帮一個血債滿身的殺人兇手？」

李十八立刻閉上眼睛，道：「好，我得好好睡一覺，別說。」

廣元在黑暗中又垂頭沉思好久，才走出房間，關住門還加上一把鎖。

李十八動都不動，呼吸均勻，他居然不想法子了解廣元何以黑夜還出去？何以門外上鎖？他究竟到何處去？想幹甚麼？

設下美人計　待殺手入彀

他雖然年逾六旬，但全身的肌肉皮膚以及面龐五官，都有如中年人甚至比中年人還强健年輕。

王淑嫻看得見自己全身雪白肌膚，尤其是碰觸磨擦到他毛茸茸的胸部和雙腿時，更感覺自己身體的嫩滑。

她看看右手無名指那隻翡翠戒指，暗中嘆一口氣。

其實只要她撳住戒指左側，就會有一支細如牛毛却淬有劇毒的鋼針伸出。只要輕輕一刺就算是一條牛也立刻全身僵硬而死亡，死亡之前任何動作都絕對不會有。

所以王淑嫻想刺死曾熙的話，眞是比吃豆腐還容易。但她爲何不動手？

她從未見過如此壯健的人，更未見過如此風趣博聞的人，和他在一起簡直只有輕鬆愉快而絕對不悶，尤其是昨夜她裝得很有醉意，也像現在一樣赤條條，一絲不掛，但曾熙居然一上床就呼呼大睡。雖然半夜也有摟住她，却沒有眞個侵犯她，她甚至看不出他有侵犯之意圖。

今夜兩人都沒有喝酒，曾熙依然一上床就閉目大睡，不過王淑嫻却發現他的秘密，原來在他上床之前已經在秘室外面的一間臥室，一連玩了三個姬妾。

這正是「一枝濃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她便是一枝濃艷，現在枉自爲了別人的雲雨巫山而斷腸而輾轉不寐。

但如果曾熙侵犯她。她戒指上那支毒針豈不是早已刺入他任何一處肌膚之內？他豈不是已變成一具死屍？

究竟她希望他要他侵犯她，抑或不希望？

曾熙堅實粗壯的胳臂忽然落在她挺聳乳房上，王淑嫻居然覺得很舒服甚至蜷縮入他懷中。

而她亦不知何時輕輕舔嚙他胸口的黑毛，一隻手也伸過去扳摟住那男人身體。

她並沒有忘記這個男人曾經姦殺她母親。但何以她心中的感覺如此奇怪？她居然全無仇恨？反而很想奉承他，任他爲所欲爲？

愛恨本應界綫分明，但何以事實並非如此？她何以一絲一毫都不恨他？反而只感到他的魅力？只願意承受他任何蹂躪？

曾熙這時忽然醒了，睜開眼睛。說話時嘴巴居然沒有睡過後的臭味。他道：「你爲何睡不着？」

王淑嫻把頭鑽入他胸膛，道：「我不知道。」

曾熙將她抱緊（這是第一次於清醒有意識狀態下抱她），道：「我從前有過一個女孩子，很像妳。像得不能再像。」

王淑嫻身子顫抖一下，她想起母親。

曾熙又說道：「只可惜她後來把她丈夫逼死了，我至今仍然很想念她。妳相信麼？」

王淑嫻又顫抖一下，然後她的手伸出去撫摸那壯健的軀體，等於回答了問題。

曾熙柔聲道：「妳還沒有脫光！」

王淑嫻驚訝得回答：「沒有脫光？我身上一件衣服都沒有……」

曾熙捏住她纖指，把戒指脫下來，聲音更溫柔道：「現在妳才眞正脫光……」

× × ×

黃杏秀站在李十八面前顯得很嬌小玲瓏。其實她不算矮亦不瘦小，甚至可說是很「肉感」。她也不算很「漂亮」。李十八那時還有朋友，這些朋友都以年輕人熱情坦白批評說黃杏秀不是天下最美的女孩子，勸李十八不必迷戀成那副樣子。

然而李十八却無法接受，直到現在，仍然認爲她是全世界最漂亮最可愛的女孩子。

她正向他道別，她將跟隨父親前往某一個地方，踏入未可知的人生旅途。

爲甚麼她一定要走？何以上一代的恩怨成敗得失要下一代共同承担？她爲何不能、不敢闖出上一代陰影而回到那永恆如新的陽光中？唉，既然她對此次離別顯得那麼傷心絕望，何以仍然低頭俯首任由「命運」擺佈？

但最重要的是李十八他何以不能帮助她？她父親爲了某一極重要原因需要無量無數的銀子。但他却無法帮忙解決。它自苦練十多年武功却仍然窮得幾乎吃不飽。如果他有足够的金錢，黃杏秀何須如此悽惶悲慘前來道別呢？

她這一去顯然永遠不再回來。她噙着淚水，絮絮叮囑珍重又有何用？「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果然送走她回來把大門掩上之後，這一生一世都陷入「離別憂愁」中。無窮無盡之離愁，美麗可愛的倩影。還有眼前歡樂未來憧憬等等，都化作鮮血從心中流出，比傾瀉如雨的眼淚更多更痛……

李十八捏住她滑嫩白皙的手，淚水從兩頰不斷流下。

那隻白嫩玉手溫柔地替他拭淚。好柔滑好香的手，保證可使天下男人心迷神醉。但李十八忽然清醒，百分之百清醒以及冷靜。所以他連眼珠也沒有轉動一下。

原來黃杏秀只是夢中看見。只不過在夢中重現「離別」那難忘一幕。可是替他拭淚的纖手却絕非夢境而是眞眞實實有血有肉。並且溫香嫩滑得使人心軟。

問題只出在「香味」上。黃杏秀不是這種香味，所以李十八忽然恢復極端冷靜清醒。

她是誰？她怎能找得到此地？她是否認識我？「認識」包括有仇及無仇兩種，她屬於那一種？是不是廣元小和尚叫她來的？莫非她就是酷肖黃杏秀那個曾家兒媳婦王淑嫻？但絕對不是，因爲她現在用的是右手，而王淑嫻右手有一隻翡翠戒指。

當然翡翠戒指隨時可以除下不戴。但這個女人絕對不是王淑嫻。因爲她的坐姿

上毛料套子。甚至還有散發熱氣的暖爐。所以任何身體很弱的人，在那些房間裏可以一絲不掛而決不會傷風。而曾希亦知道所有房間內的女人總是赤裸着身體，因爲他父親一向要所有姬妾如此。

曾希雖然穿上絲棉長袍，但仍然覺得很冷。寒氣從心中冒出而且頭昏脚軟。

他咬咬牙齒忽然攀爬上槐樹，一直爬到可以俯視院內的高度才停止。

他只希望能够看見王淑嫻，那怕是這樣遠遠望一眼也好。

三天本是很短時間。可是你如果知道心愛的青春美麗妻子不論日夜都光着身子，和另一個男人在一起。你一定覺得三天比三百年還長。

直到現在才知道失去王淑嫻竟然比死**還難過。可惜知道已經太遲。世上很多感**情或事物往往等到失去之後才發現眞正價值。他當時很怕「死」，所以極贊成利用王淑嫻的主張。但現在他却寧可死，他根本覺得活不下去。

他的確活不下去，因爲他忽然從兩丈多高樹椏跌墜，身體碰地發出「蓬」一聲。他四肢掙扎了幾下便永遠不再動彈。

沒有人知道他是失足掉下？抑是另有別的原因，例如受到突然驚嚇或者被人推跌。

這時王淑嫻正把滿盃香甜葡萄酒灌落肚子，暖氣從肚子昇起包裹了心臟，使她充滿迷亂的歡樂。

她檀口中還含着一口美酒，又由於她整個光滑白嫩胴體坐於那壯健男人懷中。所以她很容易將紅唇貼緊他的嘴唇，然後**把美酒送到他口裏。**

在這個眞正男人懷抱中，她根本不會想起外面的世界。

她本非情慾泛濫的女人，她甚至現在還要用「酒」遮掩忘記這男人與曾希的關係。但她不知何故亦不能自拔地變成最會纏住男人的「蛇」。

她隱隱感到自己眞心愛上年紀比她父親還大的曾熙。僅僅三日三夜抵死纏綿，但燒起來的愛火情焰却已輕而易舉焚化五年夫妻之情！有這種可能麼？是否僅僅情慾之火燒昏了頭？是否畸型的比正常的更刺激更震撼，所以便誤以爲是「愛情」？

天花板角落一枚銀鈴發出清脆好聽響聲。曾熙把她放在床上，退後幾步欣賞好一陣。才披衣出去，但馬上就回來，丟掉外衣將她抱回懷中。

王淑嫻餵他兩盃，自己却喝了三盃，吃吃笑聲中忽然凝眸尋思。

曾熙道：「女孩子想事情很容易老。酒也不必喝太多，因爲阿希並不是我的兒子。」

王淑嫻眼睛一亮，道：「眞的？那我不必喝酒了。」

曾熙這時却忽然勸她喝下滿滿一盃，才道：「阿希死了！」

王淑嫻嬌軀一震，定定神眼淚便傾瀉而出。曾希竟然死了？那個年輕清秀的男人眞的永遠離開這世界？他死的時候心裏想什麼？是否正在想着我？

曾熙忽然抱她上床，放下羅帳。在她耳邊道：「李十八顯然開始行動了。」

李十八代表死亡代表危險。王淑嫻馬上感到威脅壓力，眼淚不覺停止。忽又發覺曾熙肥厚有力的手掌揉捏她全身。同時他健壯身軀亦壓上來。

她似乎在短短時間內邁過長長人生旅程。酸甜苦辣霎時嚐遍。但還有：……

不知是誰，亦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歎聲。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王淑嫻聽着聽着，忽然露出好奇異好迷惘的神情……

棋道高手絕不浪費每一子。所以很多表面看來只是一着閒棋。其實却是極厲害有用的伏兵，有時候幾乎可以扭轉整個局勢。

李十八雖然不是棋道高手。却是「暗殺道」第一人物。所以他每一子到緊要關頭都會發揮意想不到妙用。

×　×　×

天色快發亮時分任何人都睡得最酣沉。尤其在暖呼呼被窩裏有說不出的舒服。但如果被子突然掀掉變得十分寒冷時就會覺得加倍不舒服。

那中年男子冷得縮起身軀，但馬上醒覺睜開眼睛。

屋內本來仍然很暗，她居然睡得很甜很沉。連陌生人的聲音都沒有驚醒她。

那陌生人冷冷道：「李一魁，你可認得我？你最好認得，大家都不必麻煩。」

李一魁忙道：「認得認得。你是『冷血』李十八。」

然而他忽然感到不對，何以認得他才不麻煩？照情理說應該是認得他才麻煩啊。而且李十八又怎會知道一個如他這般小

人物的姓名呢?」

李十八拿出一張紙條給他，道：「讀出來給我聽聽。」

李一魁一面顫抖一面唸道：「李黃氏，七十八歲。李一魁之母。李一魁，四十歲，鐵扁担帮北城區小頭目。妻，李陳氏，卅五歲。子，李××，廿二歲。子，李××，十九歲，子，李××，十七歲，李××，十五歲。」

他茫然抬頭望望李十八。青白面色和顫抖身子使他看起來不像人而像屠場內的豬羊。

全家人的名單隨便落在何人手中，都可以有別的解釋，別的理由。但在「冷血」李十八手中，除了「死亡」還能有甚麼解釋?

李一魁澀聲說道：「爲甚麼竟然有人聘請你，要殺絕我全家大小?我的確想不通……」

李十八道：「繼續讀下去，下面還有字。」

李一魁的聲音比橄欖澀一百倍。唸道：「玆收到李十八先生來訂黃金二百兩正。」最末後是個花押簽名，他當然讀不出來。

李十八居然自動解釋，道：「簽收的人是我一個同行。我保證他是我這一行的高手。」

李一魁連寒冷都忘記了，道：「你……你僱請殺手。而對象却是我一家?」他不覺用手指節猛鑿一下腦袋。又道：「你……你自己不行?難道連我這一家你都不行?」

李十八道：「如果你一定要我試試，你就知道答案。」

李一魁忙道：「不，不，我發誓我絕對沒有要你試的意思。但你爲何付錢給另一個殺手?」

李十八給他看另外兩張紙條，道：「告訴我這是什麼?」

李一魁立刻道：「兩張都是二百五十兩足色赤金的銀票，是信用最好的達通錢莊……」

李十八收回收據和銀票，却丟一張在床上，道：「給你!但你最好記着，除了收據上寫明的人之外。你還有一個同胞弟弟住在南京。我知道你是從他那兒知道。但他一家大小的性命却也担在你手中。」

李一魁眞想昏倒免得活受罪。但又知道這刻萬萬昏不得。忙道：「李先生，我……我想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人輕言微，我只是一個小角色，能帮得上甚麼忙呢?」

李十八道：「你好好聽着。第一，我要知道『雨過天青』余浩每日的生活習慣行踪等等。余浩是江北八劍之一，聲名赫赫。你應該聽過並且知道他現正在甚麼地方，對不對?」

李一魁道：「這個我知道。他正在曾老員外家中作客，曾府就在北城區之內。」

李十八道：「很好。第二件事你家房子不少，應該能撥出一個隱秘無人出入的房間給我。你最好記住，如果我活不了，你一家也就十分危險。」

李一魁忙道：「可以可以，我一定弄好一個房間。」

李十八道：「希望我們的交易順利和愉快。時機一到我會再付另一張銀票給妳。你可以搬到南京或其他地方，永遠脫離這種生涯。」

但問題是李十八在重重險難中能不能突破可怕的命運?李一魁簡直不敢多想，因此他忽然咬牙切齒的羨慕那被點了睡穴的妻子。她無牽無掛不知不覺豈不是最幸福的人麼?

× × ×

快到中午，正是街上行人最多之時，即使是最緊張忙碌大擧出動的鐵扁担帮帮衆，也不覺鬆弛下來。何況大半年來優遊閑居的「雨過天青」余浩，走在街上，更是心無掛慮。但覺日子過得甚爲舒服堪稱滿意。

天香樓有幾味小菜很合他胃口，何況已有幾個老不正經有錢朋友。吃吃喝喝順帶商量冶遊門路，確實是人生一樂。

但離天香樓還有一個街口，余浩忽然停步。全身精神力量霎時已集中貫注於迎面而攔住去路的一個人身上。

余浩腰間佩劍隨時隨地可以拔出來。正面決戰多年來已不知應付過多少次。所以他一點不緊張不匆遽。

直到他確知那人是「冷血」李十八，心情才轉爲沉重。

余浩在普護寺見過這個蓄鬍鬚的青年。所以知道一定不會認錯人，但李十八何以胆敢光天化日之下出現於通衢大道?他何故攔住我去路?難道他閑得無聊來找我麻煩?

「你是冷血李十八?」

「你是雨過天青余浩?」

「莫非我竟是你名單裏面的一個?」

「本來不是。直到昨夜才是。」

余浩拍拍佩劍，冷笑道：「你樹敵還不够多麼?」

李十八眼中毫無表情，道：「像你這種對手，老實說越少越好。但我今天一定要殺死你。」

余浩又笑一笑說道：「你相不相信?不到三十招就會有人趕到。而你便陷入天羅地網中。我眞不懂你何以能成爲『殺手中的殺手』?」

李十八仍然淡淡道：「三十招?我殺人從來不超過五招。」

余浩搖頭歎口氣道：「你一定忘記正在跟什麼人說話?」

李十八道：「如杲是別人，我只說三招。」

余浩道：「我絕不會被你激得暴跳如雷。希望你明白這一點才好。」

李十八道：「我明白。」

他開始跨步接近余浩。四周行人突然驚慌散開。但其實這些行人根本還不知道發生何事。

余浩「鏘」一聲掣劍在手，心中忽然好像舒服得多。因爲李十八要「殺」他的決心和自信好像錐子刺入他心靈中。現在才被「劍」消滅了。

李十八居然繼續迫近。

余浩忽然冷笑，劍光突然展佈。數十點劍光由空中瀰漫罩落，宛如綿綿含愁春雨。

李十八忽然已躍到他左後側，居然尚未拔劍。但躲過這一招畢竟不能够不付出一點代價——帽子已削去一角。

余浩劍勢翻轉一掠而過，快逾閃電而又瀟洒自然之極。在那一掠而過的俄頃間已刺出七劍之多。

可惜如此繁迅高妙劍招却由於距離差了一點點。李十八只在雙袖褲管以及前襟留下七個小洞。

更可惜是李十八乃是「殺手」。如果是武林過招較量。第一招時李十八就該擧手認輸了。

余浩長劍全不停滯，幻化出一道眩目精虹由空中當頭劈落。劍勢浩蕩平實毫不花巧幻妙。

這一招「天降大任」功深力厚大開大闔。確實具有因爲付託重任所以加以嚴酷考驗之意味。當然受考驗者只好免力担承下來。

李十八却跟別人不同，他寧可像癩皮狗一樣在地上翻滾也不肯担承硬接這一招。正由於鼎鼎大名的「冷血」李十八居然使出此種難看無賴的招式，所以余浩這一劍又落了空。

只是余浩劍勢平鋪洒出，宛似連天芳草青青無涯無際。

李十八明明已退到劍光最邊處，但左肩忽然出現血跡染紅一片，傷勢顯然不輕，會不會傷及筋骨?左手會不會殘廢?

但就算左臂整條斬下，亦不過一條左臂而已。比起「性命」可就大有分別了。

李十八冷冷望着余浩，肩上傷勢好像是別人的，與他全無相干。

他的手指離劍柄只有五寸。這已是他唯一有點像比武拚鬥的架式。

余浩的劍居然「收」不回來。並不是說他身體四肢沒氣力不能移動。而是不敢做出任何收回長劍的動作。

他感覺得到强大無倫的壓力蘊蓄積聚於某一處。他只須稍微一動，壓力便會爆發，便會把他「炸」的粉身碎骨。

他平生功力所聚「四大劍招」已全部施展完，第一招象徵春愁似的綿綿細雨。第二招是黯然而「過」速度之威力。第三招大開大闔天降大任、第四招宛似青青河邊草，有幽意無盡情緻。此四招的象徵正是「雨過天青」外號由來根源處。

怪不得李十八一開口就是五招。莫非他竟然早已深知余浩四大劍招的奧妙?如果不限五招，李十八是否還須要受傷方能取勝?

李十八五隻手指忽然摸到劍柄。

劍光從劍鞘飛出。他眼睛明亮如太陽，握劍的手堅穩如鋼鐵岩石。

其實劍光上隱亮一下就仍舊藏於劍鞘。李十八大步行去，行過長街穿過城門走向莽莽蒼蒼的荒凉郊野。

不久余浩屍體被抬走。很多人都認得那是曾老員外家丁。

李十八負傷消息很快傳遍。有些人甚至暗暗懷着打病老虎心情，希望找到李十八，輕輕易易就生擒或殺死他。一則成名露臉；二則曾府懸賞黃金千両緝拿兇手。一千兩黃金，確實足够使很多人不顧一切了。

很多人都想不通李十八何以甘冒性命之險，於光天化日通衢大道上殺死江北八劍「雨過天青」余浩?

尤其是曾熙。只有他知道李十八此來襄陽任務目的。他何以甘冒殺身之險，殺死余浩?他何以不怕此擧打草驚蛇?他負傷之後情況如何?還能够一如往日發揮全身武功麼?

× × ×

廣元小和尚噘起嘴，無精打采離開後殿!剛剛被首座聖因和尚當衆訓斥一頓，所以心裏很不舒服很氣悶。

那聖因和尚是因爲由於中午起兩個時辰不到，竟有六七批人馬來普護寺，都找廣元說話問這問那。如此情況不但有誤個人清修，甚至連全寺僧侶亦受到騷擾不得安寧。

所以由現在起禁止廣元到處跑，只准在房間或最多到後園打掃落葉等。又如果仍然有人來找他，立刻攆他出寺以免煩擾別人清修。

廣元那有心情打掃亭園，一逕回到房間。却不覺一驚，心中不迭叫苦，因爲房間香氣飄揚，一個美貌少婦早已坐在他的床邊。

他已見過這少婦三次，知道她是潘夫人，她丈夫被李十八殺死。但老是跑到這兒是何道理?殺夫之仇雖是深重如山，可是他對此亦無能爲力呀!

潘夫人露出她那明艷笑容，使人心軟，不好意思對她太不客氣。

廣元無可奈何歎口氣道：「看來我還是趁早打好包袱滾蛋爲妙。」

潘夫人輕聲道：「你剛剛受了委屈?，是嗎?」

廣元道：「就算聖因師父不責怪，我也待不住。像你中午來過，現在又看見妳，唉……」

潘夫人道：「你知不知道前幾天我上這兒見過李十八?」

廣元大吃一驚，道：「他沒說。你對他怎麼樣了?」

潘夫人道：「沒有怎樣，只勸他以後少殺人。」

廣元道：「那很好，殺戒斷不可輕犯。但是不是人人說他受傷，所以妳又懷疑他會回到這兒休息?」

潘夫人說道：「不，我只是想知道，當日除了你之外，還有誰知道他在此養傷呢?」

廣元訝道：「沒有呀，我也是回到房間才看見他。」

潘夫人道：「既然無人得知，何以我又會來此找到他?」

廣元張口結舌。

潘夫人又道：「事實是有人告訴我。但我却不知那人是誰。你信不信?」

廣元道：「我……我不知道!」

潘夫人道：「後來我看見武當少林之人先後來過。我和少林武當等人都有一個共同點，你知道不知道?」

廣元連忙搖了搖頭，希望她快點講下去。

潘夫人沒有令他失望，接着道：「我們三路人馬都跟李十八直接有仇恨。至於別人例如韓典或鐵扁担帮就不同。他們可以帮忙可以賣命，但本身與李十八却沒有

仇恨……」

廣元訥訥道：「少林鐵脚師兄是我去告訴他的。」

潘夫人哦一聲，道：「原來如此，無怪那一夜『流星』殷世正奉命連夜趕去新野辦一件事。原來是鐵脚和尚藉口支開他。也因此殷世正沒有得到李十八在此的消息。」

廣元小和尚道：「聽來好像還有些可怕的人，躲在暗中對付他。」

潘夫人道：「他越早知道就越好，至少可以躲過很多暗箭。」

廣元扼腕歎道：「可惜我不知道他在那裏。否則拚着被逐出寺，也去通知他。但如果那天晚上通知妳的人是李十八仇家，他爲何不親自下手?爲何把機會讓給你們?」

潘夫人道：「世上這種人多得很。都是最可怕最有心機的人。任何危險絕對不冒。他目的只要李十八死。至於李十八死於何人手中根本不重要。」

她站起來，又道：「希望你永遠不再見到李十八。你會減少很多很多麻煩。其實我也一樣，最好永遠見不到他。」

廣元不知何故暗暗透一口氣，道：「對，妳也最好不要見他。妳打算立刻回家?妳肯放棄報仇的事?」

潘夫人又露出明艷笑容，道：「不，我現在去找他。」

「你知道他在那裏?」

潘夫人道：「不知道。但我感覺可以找到他。」

凡是女人這樣說，雖然不合邏輯，似乎沒有理性根據。但男人們最好還是相信。因爲女人本來不是理性動物，而恰好她們也眞有這種本領。這才要命……

×　×　×

人們睡覺總是在晚上，或者是中午時睡個午覺。所以李十八竟然是在夕陽滿天時呼呼酣睡就很令人意外了。

尤其使人意外的是他居然裸着身子睡覺。

你若是假設一下自己是那種任何時間都可能發生意外，分秒鐘可能要跳起身迎敵或逃走的人。你睡覺時敢不敢脫光衣服?恐怕連鞋子也不敢脫掉。

李十八當然本來打算這樣做。可是當時既不是睡覺時間，推想之下自然「床鋪」是最安全最無人注意所在。

其次洗完一個熱水澡，然後敷藥。這時暫時用棉被覆蓋的身子旁邊忽然多出另一具光滑溫暖的豐滿身體。無論如何也不好意思堅持馬上穿回衣服，甚至還穿回鞋子。

那個光滑溫暖軀體的女人「幸子」並沒有需索要求什麼。只不過陪陪他，用自己光滑肉體的溫暖使他舒服些。所以李十八即使有十八個充足理由亦不能也不敢表示出口。

斜陽從窗戶斜照入來的，房間很明亮了。

李十八忽然驚醒，腦筋立刻也清醒得跟沒有睡過一樣。

窗簾爲何拉開?幸子——雪白微胖肉感圓面的女人，絕對不會這樣做。

雖然連空氣都寂止不動，但李十八仍然感覺得出那人是站在床前。因此他有四個躍逃方向。但他却又沒有忘記自己身上一絲不掛亦沒有「劍」。

空氣開始流動，因爲那人俯低身子並且輕輕掀開一點被子。

李十八兩隻手掌其實亦鋒利如刀劍，只不過極少使用，所以江湖無人所知，他雙脚也比任何武器危險可怕。

但他雙掌雙脚都沒有動彈。因爲一陣淡淡香氣透入他鼻中。

他聽見脫衣裳的悉嗦微響，接着一具柔暖肉體滑入被窩，貼住他甚至擁抱着輕柔厮磨。

李十八長長歎一口氣，道：「潘夫人，你爲何這樣做?」他雖然會說話，但整個身體却好像木頭石塊。

他似乎看得見潘夫人，明艷照人的笑容。

而這笑容簡直比白皙高聳乳房的魅力更爲強烈。

潘夫人柔聲道：「幸子在隔壁睡着，暫時不會醒，除非你要驚醒她。」

李十八道：「我曾經在你床上躲了三天。然而你那時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潘夫人道：「可能因爲這兒是放浪的地方，也可能因爲你光着身子。」

她說得如此，赤裸坦白，跟三日以來那個溫雅守禮貴婦的形象完全不同。李十八不禁大吃一驚。同時深心中也昇起些許縹渺朦朧的悲哀。難道女人都是這樣?或者說難道世上男女都是如此?一旦拿掉假面具，一旦沒有理性或禮教束縛就是如此嗎?

他一隻手不知何時已在她身上巡戈愛撫。但當他過於熾熱而壓於她身體上面時，便發覺潘夫人不但雙腿緊緊合攏，還把他推下去。

潘夫人聲音顯示乃是盡力咬緊牙關。她道：「你如果一定要我去把幸子抱來。甚至我也可以給你。不過你切勿忘記你身上負傷。雖然傷勢很輕，到底不適宜做這種事。何況不久就會有人找到這兒來。」

李十八靜靜聽着。

她又道：「你要養傷又要殺死心中傷痛，只好到這種地方來，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但我知道，我的行踪，瞞不過跟踪尋家。」

李十八道：「妳是很奇怪而又很可愛的女人，三日來我都這樣想，現在更是如此。最先趕到的人會是誰呢?」

潘夫人明艷笑容一下變爲黯淡恐懼，輕輕道：「一定是『千山鳥飛絕』韓典。他的刀，唉……」

在秋風中已經半禿的棗樹高達三丈餘，枝椏都很粗大。任何人一望而知這棵棗樹至少活了百餘年。因爲棗樹紋理細緻木質堅勒，所以長得很慢。不像南方許多樹木長得很快但質地鬆軟，除了當柴燒之外派不上其他用塲。

棗樹雖然很老很高大，却不是主角。主角竟是附在兩丈左右樹幹上的潘夫人。她那曲綫起伏能使男人流口水的身材現在變成一截枯禿了的橫椏一樣。

她僞裝得極妙。何況在夜色掩護下，就算有人在樹下仰頭細瞧，保證看不出絲毫不妥。潘夫人遙望着一個燈火通明的窗戶。窗紙內偶然有人影閃動。

窗內人影當然是「冷血」李十八。不，也可能是幸子——那個微胖白晰圓臉的女人。

李十八現在跟她談話麼?她服侍李十八吃東西?抑是老早已在床上黏成一塊?

最後面的猜想使她心跳加速。下午時分她可也不正是跟他在床上黏成一塊?而且都是赤裸裸最原始狀態中?

她記得他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尤其是他靈活有力的手掌搓摸她遍體，更尤其是他暖熱嘴唇亦吻遍每一寸肌膚。這時她已完全軟化崩潰，她甚至用身體和纖美的手向他作强烈的要求表示。

誰知李十八居然不肯越雷池一步，儘管他已表現出男性的雄風氣概。但仍然頑固地保留最後防綫。也可形容爲不作最後的攻擊。

他是不是因爲想到她是潘占元的未亡人，而潘占元却是死於他劍下，所以不敢也不肯佔有她?抑是因爲她開始時拒絕他，所以他也……?

潘占元英俊含着自傲自信笑容的影子在她眼前幌動。耳邊也聽見他溫柔深情的聲音。多少春秋往日良辰美景，如詩如畫溫馨纏綿……潘郎、潘郎。你雖然好色，雖然爲別個女人而喪命，我仍會替你報仇的。但是這仇「應該」報麼?我報得了仇麼?

有那麼一下子她停止任何思想。可能由於內心的慚愧咎疚——她居然帮助李十八，讓李十八在她床上休養三日三夜。甚且今天下午竟是那麼傾倒於他的愛撫熱吻。竟然萬分願意獻出肉體讓他享受。

她思想停頓的片刻，耳目以及一切感覺反而特別靈敏。

她驚疑而又謹愼地遊目四顧，却看不出任何可疑之處。但她自己知道，黑暗中確實有一對眼睛盯住她。

這對眼睛到底是誰?莫非是「千山鳥飛絕」韓典?她躲在此處本來就是想暗中看看韓典會不會來找李十八?她也想知道如果李十八敵不住韓典，當那危急關頭之時自己會不會出手帮助李十八逃過殺身之禍?

這些疑問只有身臨其境才有答案。所以她挨到夜色降臨，得知韓典忽然出門，便匆匆趕來。

窗紙上很久沒有人影。該死的李十八，你在幹甚麼?

韓典你呢?你躲在何處?那對眼睛究竟是誰呢?

但願李十八躲得過韓典。也希望自己躲得過那對隱藏黑暗中的眼睛……

這個念頭霎時破滅。因爲她猛然打個寒噤——絕對不是秋夜霜寒風冷。而是殺人無數的寶刀出鞘那種「殺氣」，簡直森冷刺骨。

她回頭望去。看見一對眼睛。

她一望而知是男人眼睛，也知道決不是韓典或者李十八。不過却像李十八，有一股懾人和要命的堅決味道。

那人相當高大，全身連頭面都裹以黑布。以金鷄獨立姿勢單足站在一根細枝上。左手拿着一把連鞘長刀。

潘夫人回轉身正面對着他。

如果是認識的人，也應該出聲招呼。如果全不認識，他也應該出言相問。如果他是啞吧，那就太不幸了——是他而不是她。

她肚中有節拍地數到第十，便輕笑一聲，軟語道：「你是誰?駭死我了……」

語氣嬌軟得好像連在平地也站不穩的柔媚女人。但三點金光八點銀星挾着「嘶嘶」破空聲星漩電射籠罩黑衣人全身。每一點光芒所取的都是要穴。

她並沒有站着等候暗器的結果。雖然她明知「鴛鴦搜魂針」當世一定很少人能躲過。但她仍然伸直雙手全速撲去。兇悍得快得教人難以置信。

三金八銀共計十一支鴛鴦搜魂針果然都射中了黑衣人。每個人由胸至腹正面只不過十二處大穴，竟然有十一處大穴被射中直透內臟。這個人活得成活不成不問可知。

何況潘夫人雙手十指甲居然長達一尺二寸，鮮艷的紅色晚上看不見，當然更看不出那是套在指尖的鋼爪。

十隻鮮紅鋼爪隨後也抓中那人胸口，深達五寸。

如此柔媚嬌軟的紅粉佳人，殺起人來比誰都兇。你若是見過她出手，保證連一絲綺思邪念都生不起來了。

潘夫人十隻佈滿內家眞力的血爪忽然好像陷在極黏極韌的麵糊中，既絞不動也收不回。

最可怪的是那對眼睛，以及森寒殺氣仍然籠罩着她。他居然未死?

她本可以捨棄十隻血爪趕緊逃跑。但她不敢。因爲她淸清楚楚感到黑衣人左手長刀任何一刹那都可以出鞘砍中她面門要害。只要她一動就可以了。她當然不想面門被砍一刀。即使只劃破一點點油皮也絕對不願意。所以她只好像傻子像木頭人一樣呆立不動。

黑衣人半响仍不言不動，殺氣依舊那麼森厲可怕。

潘夫人却熬不下去了。因爲她脚下所踏的樹枝很細弱，全靠一口眞氣才站得穩。所以她遲早非墜下不可，而這一動又非觸動那待發的刀勢不可。

秋夜的風不斷吹拂。現在居然比冬天凜冽，比北風還要寒冷。

潘夫人索索發抖好一會，終於濁氣湧上使她變成一塊泥巴似的直掉下去。

那對眼睛仍然凝視着她，她沒有跌傷，也沒有被長刀砍中面門。只不過穴道受制全身軟痳無力，所以全靠那男人抱住才沒有癱倒地上。

她也看見那男人丢掉一塊木板，不過臨走時却從木板上起回她的鴛鴦搜魂針和十隻鮮紅如血的鋼爪。

在那男人懷中，她自己更覺得眞正是個「女人」。這一點與他出神入化驚世駭俗的武功無關，純粹是男人女人之間一種感覺。

此人是誰呢?潘夫人暗自用心推想。她現在已經不驚駭害怕，只有濃濃的悵惘。因爲她想起李十八。而很遺憾三年來第一個男人竟然是別人而不是李十八!此人究竟是誰?

×　×　×

殘舊却堅固的石屋，平時只作堆放柴草之用。平時除了取柴草的人之外，連狗也懶得進去。

但名滿天下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一的「千山鳥飛絕」韓典，却挾着寶刀，站在黑暗中凝視着石屋。

他老早已經巡視過石屋，知道除了門口之外，連一個氣窗都沒有。所以就算飛鳥，進出此屋也非得取道門口不可。

李十八既然進了此屋，出來當然非經過這道門口不可。

石屋的木門敞開着。雖然屋內更加黑暗，但半個時辰之後，韓典敢用人頭担保李十八躺在床上。那張床就在正對門口的牆下，他曾經轉身也曾低聲咳嗽，所以韓典敢用人頭担保。

李十八的確在床上。這間石屋乃是幸子所屬妓院後面的堆柴草石屋。李十八躲在此地原本極爲安全隱秘。無奈當今之世最擅長跟踪的尹萬里早就被韓典私下請來監視潘夫人行踪。因此找到李十八。也因此李十八隨後躲到堆柴草石屋中亦全無用處。

韓典很謹愼，盛名之下無虛士。他步步爲營直到百分之百確定李十八在屋內床上，才緩緩抽出寶刀。

李十八忽然感到棉被太薄甚是寒冷。當然他懂得是怎麼回事。於是掀掉棉被拿起長劍走出石屋。

荒草沒脛的院子內同時出現兩個人，相距一丈對峙不動。

李十八道：「我就是李十八。」

韓典道：「我叫韓典。希望你聽過這個名字。」

李十八道：「笑話。如果連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首『千山鳥飛絕』韓典的大名也不知道。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韓典道：「李十八，任何人面對着殺手中的殺手，絕對不會大意，更不會得意忘形。」

李十八道：「你眞的是爲了潘占元而來？」

韓典道：「不瞞你說，我是爲潘夫人而已。」

李十八道：「她知不知道？」

韓典大聲斥道：「廢話。她當然不知道。」

李十八居然能了解，肅然起敬地說道：「眞對不起。我的確問錯了。你很了不起……」

韓典沉默一下，才歎氣道：「奇怪。我從不敢向任何朋友透露。但我的仇敵却不必說就知道。」

李十八說道：「天下男人並非只有你才碰上這種無奈的事。其實很多人都碰到過……」

韓典道：「言歸正傳，我已經在此站了很久。」

李十八道：「我知道。直到你拔刀時，我才不得不挺身而出。但你不至於以爲我是儒夫，以爲我不敢面對你的『無痕刀』吧？」

韓典道：「你決不是儒夫，但却可能是最可惡的浪子。世上的女人偏偏又喜歡浪子，所以我更非殺死你不可！」

李十八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纖長潔白的手虛按劍柄。這還是他平生第一次作勢待敵。

這個敵人予他的壓力委實太强太沉重。適他堅强的自信也有點動搖。當然世上沒有永遠不敗的人。雖然他是冷血李十八，是殺手中的殺手。但亦絕對不可能永遠不敗。

李十八第一個感覺是韓典已經出刀。第二個感覺（其實幾乎同時發生）是這位名滿天下的一代刀客不想殺人。他根本是想與對手同歸於盡。他是不是瘋了？因此殺氣比起平常情況更濃更冷，連李十八也不禁打個冷戰。

他的劍電射揮出，「琤琤」一陣連珠繁響。一瞬間雙方刀劍竟已接觸了九次之多。

那韓典要殺死李十八的決心已無可置疑。而且顯然不惜任何代價，甚至連他自己性命一齊賠上亦在所不惜。

韓典大喝一聲劈出一刀。刀勢甚是緩慢，比起適才的迅如風雨大異其趣。

這一刀殺氣之凌厲勁道之堅凝沉雄簡直不是「人」能够使得出來。縱然李十八忽然變成一塊大石，亦一定會被這一刀劈成兩半。

李十八只有後退。韓典這貫注了全部生命的一刀決計不能招架化解。

他只有退。但他却不是一步步後退，而是像一陣清風忽然已隱入石屋，鑽入床底。

這本是很滑稽可笑而又拙劣的方法。躲在床底下難道就可以躲得過千山鳥飛絕的「絕」刀？

韓典也已經如影隨形入了石屋屹立床前。他刀勢忽然加快，宛如霹靂雷霆。寶刀精光四射照亮整間小石屋。

那張木板床分爲兩截而且向兩邊飛開。所以床底下李十八必定無所遁形。韓典甚至敢肯定李十八應該已斬成兩截躺在血泊中。

又如果床上被窩裏還藏得有人，當然也變成兩截屍體。

李十八明明鑽入床底。所以如果被窩內有人，肯定不是李十八。但如果不是李十八那又會是誰呢？在韓典心中那人，又是誰？

棉被和床板都被刀光斬爲兩截的向兩邊飛開。

被窩裏沒有人。這一點不算希奇。但木床飛開之後床底下也空空無人，這才値得奇怪。

李十八聲音從屋後透過石牆傳入來，道：「我早已在床底牆脚開了一個洞，所以幸而還活着。韓典，如果你敢從這個洞口出來，我保證你不但不能報仇出氣，還會變成一個死人。你相信不相信？」

韓典不作聲，眼光靜靜轉到門口。

李十八聲音又透入來道：「當你從門口衝出。你只能發現大地一片黑暗。我保證你找不到我，你相信不相信？」

既然李十八告訴他這一切情況，傻子也知道他必有用意，至少還有話要說。

所以韓典厲聲道：「你究竟想講些甚麼？」

李十八道：「第一，潘夫人老早老早走了。我和她之間還算正常。如果譬喩我是蜜蜂，則我只不過是隻沒有採花的蜜蜂而已。」

韓典忽然覺得很洩氣，「無痕刀」也忽然變得很沉重墜手。他知道自己現在絕對使不出剛才那麼很可怕的刀招。

李十八道：「第二，我猜想一定潘夫人發生某種奇怪之事，你才會如此生氣。如果在正常情況下，她現在應該和你在一起才對。至少你不會懷疑她在此地。」

韓典道：「她不見了。黃昏時我故意先出門，但後來回去一看，她已經不見。現在已經過了三更，而她在半個時辰前還不知影踪。」

李十八聲音中有點担心，道：「她一定出了事。你信不信？」

韓典道：「我已派了幾個得力之人在附近，如果一有她的消息，例如她已經回去，馬上用流星花炮通知我。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流星花炮就是過年時人人都玩過的火箭，射到天空中還會爆炸散出一片火花。在黑夜中這是傳訊的最好方法。

李十八道：「日後你再動刀殺我我也不怪你。但是，現在我們坐下來談一談如何？」

韓典收起寶刀，道：「好，我請你喝酒。越過圍牆那邊巷口就有一個麵攤。」

× × ×

他是誰？雄偉壯健的身體。深沉充滿智慧的眼睛。年紀雖老却仍然閃耀出青春火花活力。還有奇奧莫測高深的武功。

他何以把我脫光衣服使我一絲不掛之後，忽然丢在床上而匆匆離開？如果他已沒有男人的慾念，他不會上下其手又搓又揑弄得我春心蕩漾。如果他像一般男人，當然免不了做完愛才肯走開（男人發洩完之後就會把女人當作破布破鞋丢開。如果不是這樣子，那只是僞裝的姿態）。

不過這一點居然很像李十八。而且他的眼睛表情也很像。天啊，莫非他也是「殺手」？以他年紀推論，當然是老一輩的知名人物。老一輩的「暗殺道」知名人物有那些人呢？

我這一回可慘了。潘夫人想道。但其實心中一點不驚恐害怕（這一點正是女人與男人尖銳的對比，如果那男人對她半點興趣都沒有，她才會驚慌害怕）。

我落在一個殺手手中，這個人居然是前一輩高手，刀法强絕當世。甚至可能强過大江南北四大刀客之一的韓典；他這樣做必有目的。目的當然不是我本身，否則他馬上就可以殺死我或是恣意蹂躪。他的目的無疑利用我的身份達成一個陰謀，而順便他也可以享受我的肉體……

我給他享受甚至給他蹂躪也沒有關係，反正這是不得已情況下無力反抗的事情。但他有甚麼陰謀？他想對付的目標究竟是誰？

這目標是韓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而若是對付李十八，使外間人人以爲我落在李十八掌中。使得李十八已不僅僅是殺手而忽然變成淫賊……

外面傳來了鷄啼聲。應該是四更時候吧？

銀燈柔和光綫洒落桌上。桌上一些物事閃出金色銀色甚至鮮紅的顏色。

潘夫人心中連連嘆氣。既然連「鴛鴦搜魂針」加上「桃花追命爪」也收拾不了的人物，還有甚麼可說呢？

這個極有男人魅力的黑衣人，當然必定是「暗殺道」中一等一高手。這種人誰能請得動？不必多想了，只有一個人可以請得動。這個人就是李十八。

× × ×

麵攤那盞油燈，只能够發出迷濛昏黃光綫。所以韓典隱含威稜的眉眼，咀角堅强有力的綫條都看不眞切。相反地使人覺得這個像鋼鐵一樣的人物竟然甚是孤寂可憐。

李十八一手壓在韓典酒盃。道：「舉盃消愁愁更愁；現在我們有事要做。」

韓典道：「有事做就好；否則我眞的要被『愁慮』壓死啦。」

李十八道：「如果叫人看看你這種樣子。你猜猜看他會不會相信你就是『千山鳥飛絕』韓典呢？」

韓典苦笑道：「休說別人，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是姓韓名典。」

李十八道：「你一口氣喝完三斤最烈的高粱，現在你可以拔刀連殺三十個人。但我們去找的那個人，比三千個人加起來還厲害。你想不想我帶你去找他？」

韓典道：「三十人也好，三千人也好。我只須知道那人比起你如何？」

李十八道：「我用一個譬喩你就明白了。假如在武功方面他比我高兩尺，也就是說他比你至少還高一尺。」

韓典忽然微笑，道：「不，他比我高兩尺，甚至更多些。」

李十八道：「別爭論這些不切實際的話，我們走吧，我們一共有五個地方可以找他，希望第一個地方就找到他。」

韓典道：「狡兔也只有三窟，他居然有五個窟穴之多？」

李十八道：「他絕對不是兎子，而是鷹隼或者虎豹。所以他有多少窟穴都無關重要。」

× × ×

黃淑嫻忽然驚醒。摸摸身邊被衾猶有餘溫，但那個壯健如虎如牛的男人却不見了。

她只不過剛閉一下眼睛，最多不會超過半盞熱茶。但曾熙居然忽然消失。他到那兒去了？莫非在室外的房間？但難道他剛剛如狠似虎發洩過，却又立刻要再找別的女人？

但使她最吃驚的是忽然一陣熟悉歌聲傳入來——縱然不能長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深之又深的心底驀然湧起無名悵惘悽惶。眼角亦湧出淚水。爲何她如此感動？莫非她也有「小秘密」麼？

她抱着枕頭壓在面龐淚痕上。她只願埋首黑暗中。但她忽然感到有人悄然進來，並且掀起紗帳。這一刹那她覺得好冷，比掉在冰窟還冷。但她並沒有縮起赤裸肢體，反而大大攤開，躍射無出無量無數的魅力誘惑……

李十八像一座冰山。

每逢在殺人行動中，他全身視聽嗅味觸五種肉體感覺，加上意識心靈的超物質感覺，完全集中於所要捕獵對象。因此他

本身便變成冰山一樣全無一點血肉感情的人味。

但這個隱秘溫暖華麗而又明亮的房間內，沒有獵物。於是他的眼睛開始「看見」床上攤開四肢的女人。這具暴露的肉體雪白滑嫩而又曲綫起伏，發射出可以融化任何男人的熱力。

但她何以把面龐埋在枕頭下？她顯然因肅殺劍氣而寒慄。但何以反而攤伸展示誘人的肉體？難道她强熬寒冷之故，只不過想誘惑他？

李十八把她由頭到脚小心觀察欣賞一遍。心中忽然大跳特跳。因爲他無端端想起黃杏秀。不對，只不過想起那個像黃杏秀的美麗女子——曾家兒媳婦王淑嫻。

但以王淑嫻的身份當然不會在這個房間，更不會在床上。更不會一絲不掛作出這等誘惑姿勢畫面。

李十八極力使自己心跳恢復常速。也極力阻止自己伸手摸她，尤其是堅實高挺的乳房以及渾圓成熟的大腿。

他咽一口唾沫，告訴自己說是繼續懷疑這個裸女居然是王淑嫻，遲早會得到神經衰弱症。因爲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

枕頭下忽然傳出悶塞的話聲。那是她說話，聲音透過枕頭所以變得有點奇怪。

李十八側耳而聽。

她道：「剛才的歌聲是不是你？」

李十八道：「是我。」

裸女道：「你心裏眞有一個人？」

李十八道：「有一個。」

裸女道：「你們有小秘密？只有你們兩個知道的秘密？」

李十八道：「我們有。」

裸女發出歎氣聲，肢體忽然蜷縮成一團，她顯然已不想展示身體，不想誘惑李十八，所以縮起，但這動作和善意，反而增添無限誘惑魅力。

李十八一隻手向她乳房伸過去。

對曾熙的姬妾當然半點也不必客氣。

但李十八却懷疑，自問是不是因爲感到她是「王淑嫻」所以才特別衝動刺激？他是不是想揭開此謎？

她聲音透過枕頭說道：「你走吧，你最好永遠不要再來。」

李十八的手停止於空氣中，距她高聳雪白的乳房只有兩三寸。短短兩三寸距離本是卑微無足道的「空間」。如果超越這少許距離，相信很多很多情況會爲之改變，所有的發展可能完全不同。

李十八向自己微笑一下，很有決斷毫不遲疑收回那隻手。

他狠就狠在這種地方，甚至他自己亦很欣賞這一點。他認爲這才是眞正有性格的作風。他知道其實可以繼續伸手，可以達到慾望之滿足。她必定不會反抗。

即使是文雅禮貌一點，亦大可先告訴她有這種慾望，在口頭上請求她同意。當然她非同意不可。因爲她知道就算不同意也無法改變情況，所以她何妨乾脆同意！

但如果男人要用這種方法要利用這種情況，他根本沒有「性格」。

他很誠懇地道：「好，我走。你自己請保重……」

王淑嫻只遲疑一下，迅即丢開枕頭。她一定要警告李十八，讓他知道「五更鷄」錢通的可怕陰謀。

但房間內已經寂然無人，也恢復平時的溫暖。

王淑嫻雖然感到無限遺憾。誠懇的話聲，堅決的行動，還有那餘味無窮的歌詞。組合成强大無比的魅力。但他長得英俊麼？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今後會不會見到他呢？

雖然溫暖却很寂靜的房間，盪漾着無限遐想，還有無盡的遺憾……

× × ×

「千山鳥飛絕」韓典脅下挾着寶刀，雙手籠在袖內。因爲此時的夜風簡直不似秋天而是寒冬。他身形隱藏牆邊陰暗處，一面視察四下情況，一面運足耳力留心聆聽宅院內動靜聲響。

這一座宅院已經是第二個狡兔之窟。第一間是曾府（當然韓典還未知道那座巨大宅第主人的姓名來歷）。當時李十八一出來，便苦笑道：「潘夫人不在此地。」

韓典是何等老江湖，微微皺起眉頭。道：「你遇見了誰？何以心裏不舒服？」

李十八道：「一個女人，但不是潘夫人。」

韓典同情地點點頭，但仍不放鬆，問道：「那陣歌聲很悽惶惆悵。是不是一件你不能忘記的事？」

李十八又苦笑道：「你好像忽然變成我父親或者長兄。但如果我老早有父兄像你這般人物我一定不會變成今日模樣。」

韓典沉默片刻才說道：「如果我有一個兒子或兄弟像你一樣；我一定會引以爲榮。」

韓典這時回想着這些對話。宅內沒有任何奇怪聲響，反而街上好像有點不妥。

但用心查看之下却又沒有跡象或人影。韓典聳聳肩頭，迅即把「恐怕我已經老了」這個想法遠遠丢開。

牆內傳來彈甲微響，接着一道人影落在他身邊。

韓典壓低聲音，道：「她也不在此處嗎？」

李十八道：「不在。但你不必焦急，還有三個窟穴呢。」

他們迅即奔去。兩個都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而又有豐富經驗，所以他們的身形極罕會暴露，總是出沒於黑暗或彎曲足以隱蔽行踪之處。

李十八忽然停步。韓典來到他身後，舉目四望，暗自猜想是那一座屋宇。

李十八壓低聲音道：「地方還未到。但你有沒有奇怪感覺？」

韓典馬上想起那種「不妥」之感，不禁欣然一笑。原來我還未老，並不是錯覺或在瞎疑心；而是的的確確不大妥當。

李十八又道：「我認爲我們已被人跟踪了。但以你和我天下有誰跟踪得到？」

韓典道：「鐵扁担幫的尹萬里乃是此道高手，襄陽上以他最高明。」

李十八道：「我知道他是誰。當日如果不是他，我不至於被『人神共憤』康青殺傷，但現在決不是他。」

韓典道：「我也認爲不可能是他，因他不會跟踪我。但你怎知一定不是他？」

李十八道：「第一點味道路數不同。尹萬里跟踪過我好幾天，所以我吪得他的

路數方式習慣。」

韓典訝道：「原來你早就知道有人跟踪？」

李十八道：「我知道，爲了想誘出幕後人我才擺脫他。」

韓典一點不認爲他渲染虛誇；李十八的確有這等功力本事。

李十八又道：「我們短短一段路程，我聽見五次貓叫，九次狗吠，兩次醉酒者唱歌吆喝。」

韓典武功雖高，但這一方面當然遠遠比不上身兼「獵人」、「獵物」的李十八了。

他只好瞪大眼睛等他解釋和分析。

李十八道：「就算是春天夏天，也不可能。喝醉酒的人平時亦只能偶然碰到一次；但一連兩次就大有問題。」

韓典道：「他何以要這樣做？」

李十八道：「他想消滅我們任何懷疑感覺，例如我們可能感到後面有可疑聲響跡象。但當你聽到貓狗或醉人聲音。你一定釋然而且暗笑自己太敏感多疑。」

韓典道：「這是極高明的攻心之術，早一步防患於未然。但是却也因此露出痕跡……」

李十八遊目四顧，然後道：「這種跟踪高手天下找不出三個，我們恐怕很難很難擺脫他，事實上能發現他正在跟踪已經很難很難了。」

韓典道：「但你仍想試一下？」

李十八道：「如果不是急於搶救潘夫人，我們當然可以鬥一鬥他，但我們沒有時間。」

韓典面上變色；他最關心的自是潘夫人。如果遲了一步，她可能遭受極嚴重傷害打擊。「時間」果然對他們極爲不利，造成極大壓力。

李十八又道：「我算來算去，咱們只有一個有利條件。」

韓典幾乎想揪住他胸口衣服，要他趕緊說出來，要他趕緊行動。

李十八道：「你不要焦急，咱們停步交談已經是我計劃一部份。也就是說我們已開始反擊，成不成功只有天知道了。」

韓典鬆口氣，道：「算我服了你啦。咱們究竟有那一個有利條件？」

李十八道：「你或者我。因爲那跟踪之人不是跟踪你就是跟踪我，但他永遠想不到忽然多出一個不好應付的人，所以他現在一定非常傷腦筋，唯有祈禱老天爺保祐我們分開。」

韓典登時心平氣和，道：「當然咱們非分開不可。」

李十八道：「不但分開，還要做一件任何人看見也感到迷惑之事。咱們非使他掉入迷霧中不可。」

韓典抓抓頭皮，道：「咱們做一件什麼事呢？」

李十八道：「咱們打一架。不但可使他迷惑，將來還有妙用。」

連韓典也幾乎喝采。幸而李十八立刻又說不少話，才使他激賞之情緩和消失。

「時間」永遠迫使世上之人無法消除緊張。如果你做生意，多半嘗過銀行三點半的滋味。如果你出門旅行或辦事，火車，飛機的時刻可以使你心臟病發作。

潘夫人使得這兩大高手爲之頭重脚輕，恨不得能把「時間」抓回來。

因此，他們都加倍痛恨那個阻攔延滯救人行動的跟踪者。韓典甚至發誓絕對不可一刀劈死那厮，因爲一刀殺死太便宜他了。

× × ×

「時間」悄悄溜走。韓典挾刀站在巷內陰影中。眼光宛如毒蛇盯住巷外寂靜的街道。

剛才他使出平生最得意的三招刀法。每一招都湧出閃電似的光華。

李十八最後被他劈翻，在地上滾出丈許迅即逃走。

現在李十八忽然在街道出現迅即消失。但他出現的時間比估計遲了一點。

韓典眼睛瞪得有如銅鈴。跟踪者馬上就會出現，然後趕緊結束這段平地風波，然後趕緊去找回潘夫人。

但過了片刻李十八出現巷口，道：「既然你看不見人，證明我已甩掉那厮。」

韓典這才明白何以李十八出現得遲了點。他拍拍刀鞘，歎口氣道：「如果你不是李十八，我一定不相信你的話。」

李十八道：「咱們已證實那厮是跟踪我而不是跟踪你。所以等潘夫人救回，我稍稍一現踪跡，何愁釣不到他？潘夫人比他重要百倍，你同意麼？」

韓典當然極爲同意。於是他又挾刀站在一座宅第側巷圍牆下。因爲既然李十八進去，他只好替他把風以及準備接應。

這一次李十八不但看見潘夫人。而且看得非常眞切清楚非常仔細。因爲居然沒有人打擾。

那房間很明亮。潘夫人赤條條躺在炕上。寒冷的天氣使她索索發抖。但她不能拉棉被或者縮起身子，因爲她已被人點住穴道。

如果那不是暖熱的炕床，潘夫人一定早就凍成紫色了。

她的嬌軀映出一片白光。她的姿式竟然很像「王淑嫻」。所以不但春光一覽無遺，亦與王淑嫻一樣散發出無限誘惑。

李十八「欣賞」她好一會。現在反正不必太急，因爲第一她再凍一陣亦不至於凍死、凍病。第二如果她已經被人强暴，則已是既成事實，急也無補於事。第三他必須看清楚她的情況以及她那一處穴道受制？能不能解開？第四如果這是對方誘敵之餌，外面有韓典把守（誰也想不到四大刀客的韓典忽然會幫他），而宅內情況則必須靠他自己先弄清楚。

潘夫人有如白羊橫陳，既可憐又很誘惑。能夠使任何男人渴欲多看幾眼。

李十八有很多理由可以慢慢欣賞多看一會。但却忽然衝入房內，一手拍活她穴道，另一隻手已扯下自己的外衣丢在她身上。接着退出房外。

這些動作全部完成只費了眨眼工夫。連潘夫人都幾乎看不清楚李十八面孔。不過她却知道是他，所以心中很溫暖也不必害羞。

李十八絕對不是害怕跟潘夫人見面說話。事實上他退出房間之時已經運足平生功力準備應付任何突襲。

用潘夫人這塊「餌」把他釣來用意可

想而知。就算不是餌也一定有種種防備。

但居然毫無動靜毫無阻滯。李十八反而有點忐忑不安。五更鷄錢通呆然非同小可。他顯然已出手反擊。而一出手便使局勢大亂，一切都陷入迷霧之中。

李十八忽然發覺最可怕的是「鬥志」忽然萎縮減弱。萎弱之故完全是爲了潘夫人。當她尚在錢通手中時——李十八氣吞斗牛，足以面對千軍萬馬而無懼。

但既然潘夫人還活着並且恢復自由。忽然消失了必須正面決戰的理由。「暗殺」的意思就是行刺，就是不作正面決戰攻擊。

內心情緒和意志的變化，好像瞞不過兩人眼睛。

在首一個黑漆漆房間內傳出低沉而嚴厲有力話聲：「你就是李十八？」

李十八道：「我就是。」

話聲又從黑漆漆房間內傳出，道：「你眞的非殺我不可？」

李十八道：「眞的。」

低沉話聲道：「我記得從前也有一段時間跟你一樣。」

李十八道：「我知道我了解。」

低沉聲音道：「我們只拚一招，好不好？」

李十八道：「好！」

低沉聲音道：「請進來，我們反正都不必用眼睛。」

李十八居然應道：「好！」

，那房間如此漆黑，形勢大小如何又不知道。李十八怎可貿然答應進去動手？

但李十八絕對不是魯莽或者好大喜功的人，何以肯涉此奇險？他打甚麼主意？

潘夫人忽然衝出來，手中還抱着一堆衣服。那是她自己的衣服，剛剛從一個櫃子找出來。

但她來不及換上就衝出來。李十八給她的上衣只遮到小腹，所以露出下面一大截。兩條白皙大腿簡直可以迷死人。

李十八看她一眼，不覺倒咽一口氣。

老天！這個女人何以忽然比平時甚至脫光還誘惑還迷人？她衝出來幹什麼？難道她全不了解這樣會使我心亂？

潘夫人尖叫道：「別進去。李十八，這樣太不公平。」

李十八沒作聲，心中却歎口氣。「暗殺道」武功以及最上乘手法，講究的是在黑暗或者在種種耳目大受影响混亂場面中發揮威力。所以除非錢通早已佈置埋伏，否則在黑漆房間內拚鬥，才能够一招分出高下勝負。

如此決鬥很公平，彼此都可以用盡平生所學。

我認爲我反而佔了便宜。因爲錢通雖是此道天下無雙頂尖高手。但他年逾六十，眼力耳力絕對不比少壯之時。所以這次拚鬥應該對我有利……

但李十八不能解釋。因爲潘夫人又衝到房外一腳把房門踢倒。

她居然毫不畏懼人家在黑暗中暗算她。還探頭瞧看。

仍然黑暗的房間內，那個高大的男人，烱烱注視她，同時凌厲森寒的殺氣也使她全身顫抖。

他用低沉的聲音道：「你胆子很大，你也很漂亮。但是，希望你以後別落在我手中。」

潘夫人美麗的大腿抖個不停。但落在男人眼中，尤其是李十八從後面瞧着。渾圓聳起的臀部和雙腿簡直比前面還誘惑十倍。

李十八歎口氣，道：「希望我們有機會眞眞正正拚一招。」

黑衣高大男人說道：「恐怕沒有機會了。」

潘夫人直覺地感到兩個男人都好像有點遺憾。好像一切都是被她弄糟。忍不住大聲說道：「爲什麼沒有機會？李十八，你現在還可以衝進去，如果你不要活命的話。」

那高大男人居然替李十八回答，道：「他現在不行啦。連我看見你這樣也有點心跳。何況他只有三十來歲正當壯年？你自己難道完全不明白？」

潘夫人連忙用衣服掩住前面，却仍然空出後面。她當然很明白這意思。但她忽然覺得這話不可靠，道：「不對。如果你會心跳，你爲何把我丟下就走開？你想騙李十八是不？後來回來却根本不碰我？」

高大男人道：「你可能不懂，但我仍然告訴你。我沒有動你，原因是尊敬李十八。」

李十八又感激又害怕。任何人被錢通如此瞧得起當然會很感激。但被他當作眞正對手却又是非常可怕的事。

李十八道：「潘夫人，你先回去！我可能還有一點點機會。」

這話其實是暗示韓典。因爲他已經出現在屋頂。

潘夫人也看見了，一轉身衝回房內趕快穿衣服。不論情勢如何發展，先穿上衣服一定不會錯。

韓典躍落院中，沉聲道：「李十八，他是誰？讓韓某先接他一招。」

房間內寂然無聲。外面光綫已可以從房門透入，所以房內已不復是漆黑一團。既然不是漆黑一團，則暗殺道兩大高手李十八、錢通就沒有拚一招的機會了。

韓典道：「他走了麼？」

李十八道：「我不知道。」

潘夫人奔出來。已經穿得很整齊。她仍然胆敢躍到房門瞧看。只見黑暗中那高大男人向她揮手道別。接着突然化爲一道精芒冲天飛起，砰一聲破屋飛去。餘光搖曳倏忽遠遠消逝。

韓典挾刀望了半晌，忽然拍拍刀鞘歎口氣說道：「李十八，有一句話我非說不可。」

李十八道：「請說！」

韓典說：「你和我恐怕都接不住他一招！」

冷血李十八　格殺五更雞

一萬兩黃澄澄的金子，莫說昔年農業社會，即使是現代也算得極大一筆財富，你不相信不妨打聽一下黃金每兩價錢若干，然後完全折成貨幣，你便知道實是非同小可的數目，你甚至不敢相信一條人命眞能值那麼多的錢？

花那麼多錢的人收買了一條人命，有何用處，人如果活着多少總還有利用的價值，但死人何以值錢？何以比活人還值錢得多？

人命是「冷血」李十八的，萬兩黃金則是曾老員外的。

如果明知曾老員外就是「五更鷄」錢通，又知道李十八此來襄陽便是專誠要殺錢通。你就不會奇怪，不會詫異何以錢通肯出一萬兩黃金收買李十八的命。

錢通的萬兩黃金賞格是透過公門捕快傳揚出來，表面上只爲了緝拿格殺那殺死「雨過天青」余浩的兇手，並沒有指明「李十八」，但有資格的人，都知道兇手是誰？」

所謂有資格的人是當然包括李一魁在內。

因爲「雨過天青」余浩的行踪習慣是他供給李十八的，曾老員外四個秘密藏嬌地點也是他供給的情報，此外還有好些消息都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由於李一魁的原故，李十八通通知道了。

李一魁當然沒有忘記五百兩黃金的酬勞。但他更不能忘記李十八另行僱了可怕殺手，並且把他全家老少名單給了那殺手之事。

爲了一家老少性命，李一魁任何事情也不能不替李十八盡心辦妥，最要緊的是李十八萬萬不可喪命，因爲死人不能阻止或者撤消那殺手的任務。

李一魁住的地方相當大，雖然上有老母，下有三子一女，還有八個婢僕以及廚子園丁等。房子仍然住不完，有好幾間仍然空置着。

東邊院子共有四個房間都空置很久，這個院子向來很少人踏入去，自從李十八和李一魁那天晚上談過話之後，第二天東院就有一個房間打掃乾淨，窗戶完全用黑布從裏面遮蔽得十分嚴密，每天早上送大桶水以及一個盛着早餐的食盒放在房門口，中午晚上各送一次飯菜。

但幾天來水桶食盒都沒有動過，所以李一魁的妻子忍不住提出問題和抗議。

她的問題是，誰會住在那個房間，若是客人或者避風頭的幫衆弟兄，何以不招待在前面客房？爲何揀中內宅的空院落，雖然兒女婢僕都不會進去，但心理上總是覺得不方便。

她抗議的是，既然那神秘客人沒有來（水和食物都無人動過），何必還要她親自送水，送食物去，那水桶沉重得很，每天清早弄這麼一桶水的確很費事，費力之至。

其實李一魁心亂得很，他自從十八歲娶了陳玉蓮，二十歲就在鐵扁担幫熬出頭。此後一帆風順衣食無憂，又有相當勢力，所以很久很久已未嚐過如此心亂煩惱恐懼滋味。

其實他除了爲自己家人生命煩憂之外，眞正使他心亂的竟然是「萬兩黃金」。

有沒有辦法既可以保家安全而又能賺進這偌大一筆財富，機會稍縱即逝，必須及早準備佈置妥當，等到李十八有一天忽然使用兩個房間，便必須立即行動。否則他可能忽然離開襄陽，永遠找不到踪影。

如何是全兩全之計？明知李十八是「殺手中的殺手」，李一魁敢出賣他嗎？

× × ×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李十八早已深知這兩句古老諺語眞實不虛。

不過他却又深信鐵脚和尚絕對不是「財」可以打得動的人，萬兩黃金在他心目中，必定遠比不上一部幾十文錢就可以買得到的佛經。

所以他敢三更半夜把這個年輕和尚拉出被窩，他本來毫無戒懼，但現在面色有點不對。

鐵脚和尚眼睛清澈明亮，好像從未睡過覺那麼清醒。

他笑一笑道：「不要緊張，李十八施主，你以前的傲氣自信給誰偷去了？」

李十八皺起眉頭，道：「尹萬里雖然是跟踪名家。但天下最有名的三位跟踪高手，尹萬里好像不在其中。」

鐵脚和尚道：「對！不過尹萬里就算排不到第四位，亦至少是第五個了。」

李十八道：「如果現在忽然有一個跟踪道三大高手之一來到襄陽，你猜是那一個？」

鐵脚和尚沉吟一下，才道：「這三大高手一個在廣東，迢迢萬里我想不可能來到此地。」

李十八道：「好，這位廣東大佬『沙胆雄』冼雄不去說他。」

廣東人稱老兄爲「大佬」。「沙胆」意思是大胆，冼雄聞名天下，人人提到「沙胆雄」就足够了，根本無須說出姓氏。

鐵脚和尚又道：「年逾七旬的『寃魂不散』劉善行雖然居住南京，離此地不算太遠，但他偏偏與敝寺有點淵源，所以我知道他來到了嵩山，他是很虔誠的居士，每次到嵩山爲的就是參加打七法會。」

「打七」就是要七天之內用功達到「尅期取證」目的，本是禪宗始創，對那些打坐參禪幾十年還不能悟道的人，以七天不捨晝夜用功的方法，狠狠開上一刀，這方法也是效法本師釋迦牟尼成道精神。當時釋迦牟尼往菩提樹下一坐，發誓如果七天內不成道，永不離座。

當然這個誓很可怕，若不成道，豈不是要坐到死亡那一天，所以當年釋迦牟尼根本下了拚命一死之心，於是心都投了進去，卒之證悟大道，不必在菩提樹下永遠坐下去。

禪七流行之後，別的宗派亦都效法，打七的七天之中，爲了太用功所以特別注重營養，一天吃六、七餐之多，點心包子饅頭麵條等等一直供應，所以亦不免出現一些爲了「吃」而參加的雲水僧。

鐵脚和尚將打七略作解釋之後，又道：「當然劉善行絕對不會爲了『吃』而遠赴嵩山參其打七。而打七第一步就是要『萬緣放下』，所以劉善行絕對不會爲任何原因跑到襄陽來。」

李十八道：「追踪道三大高手還有一個『黃雀』許一萍，但他遠居京師，同時又是京師王城兵馬司特聘副指揮。誰能請得動他到襄陽來？」

鐵脚和尚道：「的確沒可能，雖然你冷血李十八已很值得他出手，但京師職責繁忙重大，不是江湖爭虛名之事可比。」

李十八道：「但的確有這麼一個頂尖高手跟踪我！」

鐵脚和尚說道：「聽起來你好像很担心?」

李十八道：「我的性命我不担心誰担心?」

鐵脚和尚道：「你明明深知追踪道三大高手的一切，為何跑來問我，現在是甚麼時間了，快到五更啦，你究竟想問甚麼了?」

李十八道：「流星殷世正，如果他出馬的話，追踪道三大高手有那一個他請得動?」

鐵脚和尚楞一下，才道：「三個都請得到，你提出的問題我看跟你的劍一樣厲害可怕。」

李十八苦笑一下：「你呢?任何人都以為你老老實實不通人情世務，但你的眼睛，你的智慧，比我的劍厲害一百倍都不止。」

他想起那天在地洞裏聽見他們幾路人馬的談話推測，不禁又苦笑一下，因為武當的蒼松老道人也是極高明極深沉不露的人物。

如果鐵脚蒼松不是為了某種原因而放過他，他老早就失敗或者已變成死人了。

李十八又道：「你師兄當然很了解你所以才派你下山。除此之外怕沒有人眞正認識你?」

鐵脚和尚露出一種複雜奇怪的表情，道：「至少還有兩個，一個已經很老很老的名叫張光的老和尚，算起輩份居然還是我的師叔輩，他最少也有七十年未出過寺門一步，他見了任何人都不理不睬，每天砍他的柴挑他的水，但每次看見我却總是揪住我耳朵，對我說：『小和尚你要收斂要退藏於密呀』!」

李十八忽然覺得自己好像站在無邊無際的大海前，那寧靜的大海究竟含蘊多少東西隱藏多少變化無人能測，而少林寺亦像是另一個火海，寧靜和平安詳的表面底下有驚濤駭浪風雲變色的危險，而在危險中又有無限和平。

鐵脚和尚又道：「另一個名叫大愚，算輩份是我師侄，他在任何人眼中幾乎比我更老實更不通世務，但我知道他比我厲害多了，我只是知道而舉不出任何證據或事實，你說奇怪不奇怪?」

李十八道：「心裏知道就足够了，這個大愚和尚一定是相當重要，有某種地位人物，否則你不會提起他。」

鐵脚和尚道：「對!大愚是住持大師兄第二個徒弟，如果大師兄圓寂而首座大弟子忽然有任何事故，大愚就是暫攝住持的人，唉，我們談這些幹甚麼呢?」

李十八道：「你幾時走?」

鐵脚和尚訝道：「我有離開跡象?」

李十八道：「我既不能送行，將來也不會上少林寺探你，所以趁天色未亮找你談一下見一面，也算是跟你道別!」

輪到鐵脚和尚苦笑道：「既然你一口咬定我要走。我天亮就走，但如果你逃得過跟踪道三大高手之一的跟踪，逃得過武林無數强人圍攻，逃得過美女誘惑，最後又逃得過你的『獵物』的反擊，你實在不妨到少林寺探探我。」

李十八道：「我會記住你的邀約。看來我不但多個去處，甚至可能是歸宿。」

鐵脚和尚深深歎口氣，道：「你何必如此驕傲?何必還要保持這副外型?如果你肯變易容貌，豈不是減少許多危險?」

李十八道：「也許我的驕傲只不過用來對抗心中傷痛而已，但無論如何我很感謝也很重視你的勸告，我知道你絕不會這樣勸別人的。」

不錯，鐵脚和尚會勸人返璞歸眞，勸人還我本來眞面目，但李十八眞面目竟是怎麼樣子?他還能够還我本來眞面目?

× × ×

偌大房子裏，從第一進到第二進，大小廳堂房間以及院落都靜寂無人。

但李十八並沒有「樓空人去」的感慨，因為這座房宅本來也有幾個毫不相干僕人而已。

天色還未亮，所以他點着八盞風燈，使寬廣的院落相當明亮。

他搬一張靠背椅、兩張長方形茶几擺在院中，然後自己四平八穩坐下，長劍則擱在右邊几上，顯然準備好隨時可以抓劍在手!

更鼓聲隱隱隨風傳送，已經是四更三刻，轉眼就快天亮了。

李十八緩緩閉眼。

他知道自己別無所求，只想有一張寬大舒適的床，溫暖的棉被。當然還要「安全」，可以放心倒頭呼呼大睡的安全。

不過他亦喜歡這種危機四伏的時刻，因為他雖然不能倒頭大睡，却可以不去想她。

有時候他懷疑是不是由於「分離」，由於不能得到她，所以才格外為之刻骨銘心?為之悲愴迷惘?為之念念不忘。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李十八歎口氣。他聽到悲愴懷念的旋律迴響於心中，昔年的一切，任何小節瑣事也都回到心中。

但這刻讓心情波盪實在極為不智也極端危險，因為他到這間付了一年租金的屋子，點上燈坐在院子裏，當然不是為了要回憶往日情懷。

他希望能够暫時忘記黃杏秀倩影，當然最好能永遠忘記，但他自知辦不到，所以從來不作此想。

於是他把思緒集中在「跟踪者」身上了。

當他離開鐵脚和尚居處，又被人釘住了。但方式和味道都不相同，難道這一次跟踪他的居然是另一個高手麼?

寒風中除了隱約更鼓聲之外，還傳來某種說不出的特別氣味。

李十八忽然睜開眼睛，身子雙手也有反應動作，而且很快很快。

左右兩方的院牆上一齊出現人影，一齊發出一蓬光雨精芒電射李十八。

他們動作之齊整迅快，能使人泛起如逢鬼魅之感。

而那兩蓬光雨更可怕，因為任何練武之人都能一眼瞧出那是用機簧發射的針釘之類的細小暗器。通常都有劇毒，中上一枚就非死不可。通常這一類體積細小暗器若是用人手發射，威力便有限。但如果用機簧之力，則數量既多能够及遠而又速度極快，任何高手也只能躲避而不能封擋，

但最可怕的正是這一點。誰有把握能比這種暗器更快?

即使李十八也不行，他也比不上這種可怕暗器的速度，因為你就算躲得過第一筒，也躲不過第二筒，沒有人能够永遠在空中快速移動，所以身形下墜之時，絕對會變成刺蝟!

何況這一次是兩個暗器高手一齊使用這種可怕暗器。

李十八的長劍掉在他脚尖上。

他的劍本放在茶几上，但因為茶几已被李十八橫拿手中，所以掉落他脚尖。

兩張茶几都在李十八手中，長方形几面變成盾牌。所以那則蓬光雨大部份打中茶几面，竟沒有一支能射中李十八，所以李十八活得很好，渾身上下絲毫無損。

牆頭上的人影仍在，却沒有暗器再射過來。因為隨便什麼人現在都看得出，李十八有兩張茶几做盾牌，再多再厲害的暗器也毫無用處。所以大家還是省點氣力的好。

三道人影飛入院中，李十八知道必定有人現身。但他感到意外的是這三人全身黑色勁裝以致不能從服飾看出身份來，此刻他們還用黑布連頭帶面蒙住，簡直連俊醜老少都看不出。

李十八聳聳肩，道：「你們本來一定可以殺死我。」

那三個神秘來敵其中一個身形矮横的冷冷道：「本來?難道現在情勢忽變，所以不能殺死你?」

李十八道：「正是此意。」

矮個子道：「為什麼?」

李十八道：「我姓甚名誰是什麼人你們想必都清楚得很?」

矮個子冷聲道：「你是李十八。」

李十八道：「對，我雖不知道你們姓名來歷，但却敢保證你們都是有頭有臉的名家高手，絕對不是下五門偷鷄摸狗的毛賊。」

矮個子承認道：「這便如何?」

李十八道：「請你們想想，我李十八既是江湖人人切齒的殺手，你們都是有頭有臉人物，因此現在的情形應該是我穿黑衣服用黑布蒙住頭面才對!」

他轉眼望望兩邊牆頭，已不見放暗器人影，便又道：「剛才的毒針也該應是我向你們使用才對，但事實却通通掉轉過來，我沒有抽冷子使用歹毒暗器，我沒有蒙住頭面，我沒有聯羣結黨以衆欺寡，我點亮燈火公然坐着等候你們來暗殺我。」

矮個子道：「你一定忘記你自己曾經多少次用這種手段殺過多少人?」

李十八歎氣道：「如果有人强姦了一個女人，你們抓他之時難道也先强姦他家裏的女人才把他抓到衙門裏?」

矮個子道：「情況不同，你根本舉例不當。」

李十八道：「好吧，就算我舉例不當。就算你們有權用暗殺手段多找幾個人來對付我，因此你們有足份理由，這理由是我既是專門暗殺別人的殺手，所以你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這樣說你們不反對吧?」

矮個子顯然感到好像已掉入李十八圈套（僅指說話而已），但一時測不透看不破，只好點頭道：「對。」

李十八大笑道：「請問你們之中那一個親眼見過我殺人?你們知道我殺人之時用暗算手段?我有蒙住頭面?我用過那類歹毒暗器?我找過別人帮忙以衆欺寡?」

院落中一片靜寂，所以喔喔鷄啼聲特別響亮。

李十八又大笑道：「你們如果不能反駁我，至少也應該像個大丈夫，親口向我說一聲『不知道』，你們敢麼?」

左邊黑衣人厲聲道：「我敢，我不知道。」

右邊那個也接着大聲道：「我也不知道。」

矮個子大聲歎氣，道：「李十八，眞不愧是李十八，我確實想不到專門暗殺的殺手，正面應戰時居然如此機詐百出，有這麼好的風度氣魄。」

李十八道：「你拚命誇奬我是什麼意思?」

矮個子道：「你知道我是我們之中唯一會開口說話的人，所以你用盡法子要他們開口，至少你可以記住他們聲音，至於使暗器的兩人你知道可以從暗器上追查，總之我們五個人你已有綫索可以追查。」

李十八微笑道：「這只是額外收入，我原本希望你們會感到慚愧而離開，因為我早已有了綫索，你一開口我就知道你是誰了!」

矮個子訝道：「你知道我是誰?我們曾經見過面?或者你曾經暗中看過我?」

李十八道：「都不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你，但我却聽過你說話。」

矮個子疑惑不已問道：「在那裏?」

李十八道：「在地府!」

地府意思是陰間，當然很像是信口開河，其實李十八是在「地洞」聽見的，那天還有鐵脚和尚，韓典，蒼松眞人等很多人。

矮個子冷冷道：「咱們話已說得够多了，世上有很多事不是說話能解決的!」

他忽然把亮銀軟鞭丢在地上，這個動作似乎表示他沒有出手拚命之意!

李十八微笑道：「我見識過『趕月十三刀』，只不知你的『九天流星』，會不會比趕月十三刀厲害高明?」

矮個子一手扯掉黑布面罩，一手揭開拱起的衣襟，露出兩個比拳頭還大一點的流星鎚，細長鍊子則繞繫腰間。

他年約四旬，濃眉深目，眼光銳鷲如鷹，兩枚流星鎚忽然飛上半空，而這時左右兩黑衣人一個揮刀，一個使鈎猱身夾攻上來。

流星鎚挾着凌厲風聲迎頭連環砸落。

李十八脚尖一勾，長劍忽然已握在左手，兩張茶几分別勁擲兩邊牆頭。

劍未出鞘，但李十八已知道長劍會刺中其中一個人，他甚至已聽見那人臨死前的歎息聲音……

曙光將臨之前，似乎比整夜任何時間還黑暗些。而人生每逢到了苦盡甘來剝極必復的前一刻，也往往是最辛苦最難熬的一刻。

高聳飛簷陰影中，不知何時出現兩對眼睛，憑高俯視底下院落中的一切動靜情景。院落中四周一共掛着八盞風燈，所以

只要不是近視眼，都能夠把院子發生的事看得清清楚楚。

這兩對眼睛都極銳利，烱烱有光。所以他們不但看見院落中一切情況，而且比普通人更清楚地看見李十八的劍刺中一個蒙面黑衣人。

其實看得見李十八長劍刺中黑衣人並不值得提及。但他們却看得出李十八這一劍應該從肋骨刺入透過內臟，可是李十八居然在最後刹那間改變方向位置，劍尖刺入那黑衣人大腿。

雖然這一劍刺得很深負傷不輕，但比起原本必死的那一劍，這種傷勢簡直不算一回事了。

不過在李十八來說實在很不划算。因爲如果他不改變劍路，他可以毫無阻滯斜跨兩步避過兩枚流星鎚，以及另一邊的利鈎。但如今却遲滯了一綫，所以雖然還能夠躲過致命攻擊，只是左肩已被利鈎鈎出一道裂口，鮮血一下子染紅衣服。

幸而李十八百戰之身，負傷已是家常便飯，所以暫時毫無影響。只見他劍光一閃，刷刷刷三劍連環攻出。那「流星」殷世正和另一個黑衣人聯手之勢登時散亂。

不過李十八的眞正危機其實不在院子裏，而是在院牆上扣着可怕暗器待機出手的那個人。

李十八一定也知道暗器難防，所以不讓流星殷世正和另一個黑衣人拉開距離。只要保持這種混亂得有如走馬燈的局面，暗器就無法發揮威力了。

使人想不到的是那兩對眼睛居然不是使暗器的兩人。因爲他們突然像黑夜飛行無聲的夜梟飛出藏身之地，分頭撲向兩邊院牆上使暗器的人。

他們爲何居然幫助李十八？他們是誰？又何以各自施展了深厚功力奇奧手法以及驚人速度，一招就點住對手穴道之後，連一聲招呼都不打，齊齊一掠數丈離開拚鬥現場？

×　×　×

曙色已透過重重黑暗，在天邊染出魚肚白色。曉風中秋寒更濃更冷，池塘水面或者草木上的露珠都結了寒霜。

巷內一隻狗忽然吠叫，轉眼間附近吠聲大作。第一隻狗的確看見兩個人站在巷口，所以發出警告吠聲。其餘的犬吠却只是本能的反應，其實並沒有看見人影。俗語說「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就是描述這種情形。

巷口的兩個人果然惹人注意懷疑。因爲他們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僧一道。

剛剛天亮時分，一個年輕和尚和一個老道人有什麼好談的呢？

年輕和尚先歎口氣，道：「蒼松道長，我不知道有沒有做錯。但當時我覺得很慚愧，所以忍不住就出手了。」

蒼松老道人就是那位武當耆宿高手。他也嘆了一聲，徐徐道：「鐵脚道兄，貧道也有無量慚愧之感。不過我知道咱們沒有做錯。李十八反問得好。誰見過他殺人時用什麼手段？誰親眼見過他鬼鬼祟祟用歹毒暗器？誰見過他不聲不響抽冷子從背後給人家一劍？誰見過他糾集人手倚多爲勝？」

鐵脚和尚道：「所以我對殷世正很不滿意。名門正派之人怎可用這等卑鄙手段？就算不共戴天之仇也不應該如此。何況他還找來那個聲名狼藉的暗器專家……」

蒼松老道人道：「貧道那兩個師姪也太不對了。他們豈可參與這種暗算羣毆的尋仇事件中？所以就算李十八第一劍要了他的命，貧道亦無話可說。李十八眞了不起，的確不是殘酷濫殺之人。他寧可自己受傷也不肯胡亂殺人。」

鐵脚和尚道：「像他這種人怎會去做殺手？咱們離開之後，不知情況有何變化？如果他後來殺死殷世正或者令師姪，仍然是一件很遺憾很麻煩的事。」

蒼松老道人對此不敢胡亂推測胡亂下結論，只好默然不語。

鐵脚和尚又道：「咱們都知道李十八不會妄開殺戒。但我担心的是李十八到了自己性命交關之時，爲了自保不得不殺人。我雖然不能怪他，却不能不担心別人的性命。」

蒼松仍不作聲。他經歷世情已久，明知世上很少有兩全其美的事。又知道世事變幻莫測難以逆料。所以「沉默」往往是最好的辦法。

愚蠢的人是因爲想說話而說話。智慧的人却是有話要說才說話。蒼松老道人不是愚蠢的人，所以他一直保持沉默……

×　×　×

李十八劍勢忽變，由「纏戰」變成放手凌厲進攻。一連五劍殺得「流星」殷世正全身都冒出冷汗。

這是因爲李十八已知道暗中窺伺他的暗器專家已經沒有作用，故此氣勢大是不同。

他的劍法又快又狠，絕無花巧。每一招都是兇狠殺着。所以敵人即使招架得住，也一定驚心動魄，鬥志大幅削弱。

又因爲那黑衣人急於查看另一個的傷勢，同時又匆匆忙忙掏藥敷治。所以流星殷世正變成以一對一的局面。

最不妙的是殷世正的流星鎚，雖然以「九天流星」名震武林。但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他的確比不上弟弟的「趕月十三刀」。所以如果李十八並沒有用他暗算手段而能夠殺死他弟弟「趕月」殷世平，則他當然也絕對不是李十八對手。

因此殷世正兩枚流星鎚忽然變得全無生氣，像破鞋一樣落在塵埃中。而李十八的劍則頂住他咽喉要害時，也就無須感到驚奇了。

殷世正面色蒼白得像紙一樣。他自己亦不明白何以忽然變得那麼會流汗，以至全身一下子都濕透了。

李十八斜眼冷冷望着那個未受傷的黑衣人，聲音也冷如冰雪，道：「你最好丟掉護手鈎，最好換用你最拿手的劍，然後你試試看能不能救回殷世正性命。」

那黑衣人怔完又怔，顯然不知如何是好。

李十八又問道：「你是玉璣，還是玉璇？」

黑衣人只好應道：「我是玉璇子。」

李十八道：「以少林和武當的三位高手合力對付我一個，已經會被天下人嗤笑。更何況還有暗器偷襲……」

殷世正慚愧地歎口氣。玉璇子却說道

：「你儘管罵吧，我們的確不對。我絕不怪你。」

李十八道：「殷世正，我可以保證有生之日，都不提這件事。但你也要做一件事。」

殷世正望望那支頂住咽喉的劍，含糊道：「我一定盡力而爲。」

李十八道：「不是要你放棄報仇。只要你遣走跟踪我的高手。他是誰？」

殷世正喉嚨可以感到劍尖傳來的森冷鋒銳感覺。所以立刻回答，道：「是黃雀許一萍。你當然知道他是誰。我答應請他立刻返回京師。」

李十八道：「你還想不想報仇呢？」

殷世正眼光無法離開那把精光閃閃的長劍，口中吶吶應道：「我……我也不知道！」

這問題實在叫人難答得很。殷世正如果回答說不想報仇，那是假話誰也不會相信。但給劍尖頂住要害，又豈敢說出「要報仇」呢？

李十八道：「如果你不想報仇，當然我甚麼話都不必說了。我們各行各路從此不再見面也就是了。」

殷世正忍不住問道：「但如果我想報仇呢？」

李十八道：「那我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殷世正不禁呆了。眼見對方收回長劍，於是又鬆一口氣。

負傷已不能縱躍奔跑的玉璣子忽然大叫道：「李十八，你雖是殺手，却是眞正君子。那一劍你明明可以殺死我，但你沒殺我。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

李十八微訝道：「你知道？連我自己也不明白當時何以會這樣做。你怎麼會知道？」

玉璣子歎口氣，道：「你不必掩飾了。你當時一聽我們說一句話，就知道是我們師兄弟。你一來回報當日我們不乘危出手之情。二來知道我們兄弟向來使劍。現在爲了掩飾身份而改用其他兵刃。所以更不肯殺我。你殺人一定要那人死得瞑目，因此我認爲你是眞君子，是大丈夫！」

李十八至此也不禁深深歎口氣，道：「玉璣子你將來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

人生就是如此複雜奇怪。你的朋友往往不了解你，往往還會誤解你。但敵人却偏偏會對你有深刻奇異的了解。所以李十八不禁歎氣，不禁爲之心絃顫動，爲之惘然神傷。而且更感到知己難逢的無限落寞情懷……

玉璣子輕輕道：「請你把好消息告訴我們。但也請你原諒我。因爲先師死於你劍下。所以我們之間很難化敵爲友。」

李十八振起精神，目光移到天邊魚肚白的曙光，微笑道：「好，我告訴你們。我似乎很難能活着離開襄陽。」

他不理會他們吃驚的表示，又道：「但如果我能活着離開。三年之內我一定會通知你們可以何時何處找到我。」

玉璣子大惑不解，道：「爲何要三年呢？」

玉璇子居然替李十八回答，道：「他意思說他可能要一段時間養傷。有三年時間，當然任何傷都醫得好。否則咱們也不必找他了。」

殷世正和玉璣子都輕啊一聲。

玉璇子又道：「既然你在極大危險中，我武當派一定撤走。只可惜我們不能幫助你。」

殷世正也道：「如果敝派鐵脚師叔肯離開的話，在下亦一定拍拍屁股走路。」

李十八雖然對殷世正的答覆並不滿意。但又知道「黃雀」許一萍必定會離開。有武當派之人見證，殷世正決不敢抵賴。

×　×　×

八盞風燈雖然仍舊亮着，可是已經失去照明作用。因爲天色已亮，燈光從主要地位變成毫無用處的廢物。

院落中若不是還有血漬，會使人簡直不覺得曾經發生過事情。

天空中有幾片灰色的雲。李十八雖然仰頭望住天空，但却不是看雲。而是想到時時在雲下或者藍碧長空中飛翔的老鷹。

據說老鷹是鳥類中目力最銳利的猛禽。牠能夠在遙遠高空中，看見草叢中的小鼠。

李十八感到有一對眼睛，宛如遙空中的鷹眼，正注視着他。

這對眼睛絕對不是「黃雀」許一萍。一來味道不對（這一點李十八絕不會弄錯）。二來黃雀許一萍乃是殷世正請來的，他明知李十八在此，根本不須露出痕跡窺看。

這對「鷹眼」一定是跟踪他和韓典那個高手。既然不是「黃雀」許一萍。莫非是嶺南「沙胆雄」？又莫非是「寃魂不散」劉善行？如果竟然不是他們，世上還有誰能夠媲美跟蹤道三大高手的功力？

自從殷世正玉璇玉璣等人走了之後。李十八還坐在院中。一直等到現在。當然不是悶極無聊，當然也不是「失眠」。如果現在有個安全溫暖的被窩給他，保證不須要一秒鐘就可以墜入夢鄉，而且可以睡足三日三夜才回醒起床。

所以李十八早已算好各種情況，知道甚麼時候怎樣情況之下，應該採取何種反應步驟。

他忽然用烱烱明亮眼睛向左邊一棵極高大的槐樹望去。

那槐樹樹葉雖已稀疏，但枝椏四佈面積仍然很大。李十八眼光像勁箭瞄準靶子射去，根本不必搜索，只射向一個地方。

這個位置是預先觀測過算過。如果有人躲在樹上的話，此是最佳位置。

李十八知道這種從被動突變爲主動的反擊反搜索，就算是跟踪道三大高手之中任何一個，亦一定會措手不及而露出形跡。露出形跡的意思就是他掌握了攻擊的絕佳機會。

但李十八目光却像拙劣射手射出的箭，居然落空。當然事實上不是落空，而是那兒根本沒有「靶子」。

李十八忽然感到自己好像陷跌黑暗地窟中。四方八面目力無法分辨的暗陬，都有一對小眼睛悄悄窺伺。小眼睛就是「老鼠」。在那種地方沒有老鼠才稀奇。問題是人類與老鼠已有數千年戰爭歷史。不論人類用甚麼手段仍然無法消滅老鼠。歷史上甚至有過老鼠羣毀滅人類城市的記錄。

所以李十八不由得泛起毛骨悚然之感

。「鷹眼」忽然會變成「鼠眼」，簡直像是封神榜的二郎神楊戩或者西遊記的孫悟空。簡直不可思議。

李十八有生以來第一次全身冒出冷汗。這個人究竟是誰？是不是五更鷄鏹通？如果不是他會是誰呢？

當今天下想殺死李十八的人實在太多了。多得無法一一分析。但別的人都沒有關係，李十八只担心一個人。如果這個人是鏹通的話，則他李十八有九成不能活着離開襄陽。

事情複雜離奇得像一團迷霧。但結論却簡單得出奇，如果不是鏹通，還有機會，如果是他那就大事不妙了。如此而已。

×　×　×

李一魁面色本來很紅潤，但當他聽了妻子李陳氏說，那間「客房」終於有客人來住，立即面色變成灰白，全身輕輕顫抖。不過在妻子面前必須保持鎮定自信樣子，所以極力掩飾不讓她瞧出來。

然後他用力緊緊咬着牙齒。

你不妨回想一下平生往事，找出一件最嚴重最切身的事。當你下決心時，就正是李一魁現在這副樣子。

換言之李一魁亦正是對關於嚴重切身的一件大事下了决心，所以他連聲音都變了，說道：「關住房門，然後把全身衣服脫掉。」

李陳氏雙手掩住胸口，下意識中她正是拚命用衣服包緊自己。亦即是不肯脫掉衣服。

但李一魁堅決得變成灰白的面色表情使她知道不能違抗。只好嘆一口氣走去關住房門，然後脫掉全身衣服。

雖然午後的太陽光不能直接射入房內。但房間內仍然十分光亮。

李陳氏脫掉所有衣服之後，變成一個赤裸豐富雪白的女體。

李一魁感到自己好像有點後悔。因爲並非僅僅是妻子供別一個男人狎玩發洩而已。事實上人際關係某一樊籬一旦損破推倒之後，情況的變化以及將來之影響往往不能預見控制，亦永遠不能補救。

所以如果他的妻子這一副成熟誘惑豐滿的肉體，如果當作一種工具使用過。則將來有何影響？有何結局？任何人都不知道。

李陳氏雖然生過孩子；雖然年紀已經三十多歲。但她天生好白嫩的肌膚以及特別大小懸殊的三圍，使她散發出驚人魅力（尤其是赤裸裸之時）。

她相貌並不美麗但也不難看。然而當她赤裸之時，那對眼睛却能够忽然變得水汪汪一片迷濛。多少年來李一魁只要一瞧這對眼睛就禁不住情慾熊熊，直到現在還是一樣。

李一魁咬緊牙關迸出堅決聲音，道：「就是這樣。去試試看。咱們李家滿門大小是死是活，就看你的手段了。」

×　×　×

連見多識廣的李十八也是第一次見到誘惑魅力如此强烈的女人。

只說乳房就足够了。她的乳房既白皙香滑而又十分巨大豐滿。同時又堅挺和充滿彈性。

別的部份不必描述形容了。總之這個裸體女人一鑽入帳內，李十八就立刻被情慾之火燒得唇乾舌燥。

李十八雖然做「獵人」時間多，做「獵物」時間少。但不論做那一種，靈魂之深處必定存在無名的緊張。

這種不易察覺的緊張，通常有一個很好很有效方法可以解除——女人。

李十八常常使用這個有效方法。但最近他很不幸。因爲他有最好的女人（還不止一個）却不能用來解除靈魂深處的緊張，反而使他增加額外的緊張。

像潘夫人和王淑嫻，都有一副極美妙使任何男人垂涎的身材。但李十八却只能空自垂涎。正如餓了幾天的人，但到口的肥肉仍然要吐出來，其苦可知。

李陳氏雖然比不上潘夫人或王淑嫻，但李十八却覺得她才是眞正的「女人」。因爲最要緊的是對李陳氏可以過屠門而大嚼，可以解除靈魂深處的無名緊張……

×　×　×

李十八很想闔上眼睛大睡一覺。只因他不但用李陳氏豐滿香滑的肉體解除了緊張。而且由於他整整一個上午，施展到第五種奧妙的反跟踪方法，才擺脫那對眼睛的釘梢。

那對眼睛有時是「鷹眼」，有時是「鼠眼」。能够變來變去。所以李十八起初使出四種擺脫跟踪的秘訣方法竟然仍不收效。這是從來未有之事，從前最高紀錄亦只不過使出兩種秘法就甩掉跟踪者。

但這次把壓箱底本事一共四種極奧妙擺脫跟踪之秘用盡了，何以依然無效？李十八心中震驚之餘，使出第五種方法，眞正壓箱底本事，是他自己獨創的——「耗子打洞」法。

所以他至少已打了兩百牆洞才到達李一魁住宅。以他的功力挖一個牆洞本來比吃豆腐還容易。但一口氣要吃兩百塊豆腐就頗不簡單。何況每個牆洞都必須恢復原狀，至少也收拾得不容易看出來才行。

幸而此地有豐富可口食物可以補充體力。不過緊接着李陳氏投懷送抱之舉，雖然使他發洩消除了緊張，却也帶來無數疑問。

所以他雖然很想抱住那副肉感的女體好好睡一覺，却又不敢闔眼。

李陳氏喘了好久的氣，才道：「李十八，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李十八打起精神道：「知道。」

李陳氏道：「既然你知道。你肯不肯饒了我們全家性命？」

李十八恍然大悟哦一聲，道：「可以。等我睡醒，我會把付那殺手訂金的收據給你，寫明不殺你全家的決定。並且告訴妳應該把收據送到什麼地方……」

他忽然已經睡着。因爲他知道「收據」未交給李陳氏以前必定萬分安全，必定可以大睡一覺。當然他眞會把收據給她，因爲他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欺騙任何人——尤其是女人。

所以他在夢中聽着自己深沉悲涼之歌聲。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遠遠西山之巓暫時支撑着夕陽，好像不願意它落得太快。但縱然如此，夕陽已

變成金紅色，使大地籠罩一層朦朧昏暮。

李十八睜開眼睛，但覺全身每個細胞都充滿精力。

屋內尚未點燈，因爲夕陽餘暉雖然是遠比不上午間烈日，却仍然明亮得足以看清楚一切。尤其是床邊呆呆坐着的裸體女人。

李十八發覺她有點寒冷瑟縮樣子，於是伸手把她拉入被窩，用自己年輕暖熱身體使她溫暖。

雖然光滑赤裸的肌膚互相碰觸厮磨，雖然他的手溫柔地撫摸她豐滿的乳房。但並沒有慾火熊熊，只有溫馨和體貼。而且女人能够感覺得到年輕男子正表示無言的感謝。所以她的心忽然很暖和，也忽然很軟……

李十八輕輕歎口氣，從枕頭下面裏找出一張紙條，交給赤裸女人。道：「只要把這張收據貼在大廳正樑半個月之後就沒事了。這是我和他的約定。」

女人默然接過紙條，只看他一眼。眼光中有一種奇異的神情。

李十八喃喃道：「人與人之間常常發生很多可怕的誤會。如果我早知道……」

他忽然停止喃喃自語，向她道：「我要吃東西，然後等到二更才離開。我永遠不會再來，當然也永遠不會向任何人提到妳。」

女人望住他眼睛。接着露出相信的神色，迅速起身披一件外衣，從火盆邊將一直烤熱的食物拿到桌上。

李十八亦只披一件外衣，洗盥之後，坐在桌邊吃喝。一面瞧着女人把污水拿到後院外倒掉。他好像閒得無聊一直盯住女人，可能是因爲她外衣裏面赤裸的身體以及顯明地跳躍的巨大乳房所吸引吧？

他很快就吃飽。但現在距二更還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難道呆坐等到那時候？如果不呆坐，他想幹什麼？

女人坐在他身邊，挨貼着他。顯而易見不論李十八想對她怎樣她都不會反抗拒絕。

但李十八只溫柔地擁抱她一下，道：「你是眞正的女人，我很感謝妳，但希望妳忘記我，也忘記我們之間的一切。你仍然是李一魁的妻子，也是願爲兒女犧牲一切的好母親。」

李陳氏身體顫抖一下，道：「如果我年輕些，如果我沒有孩子，我一定忘不了你。」

李十八苦笑一下，這種話他聽過。但回味起來却很苦澀也使人更覺得寂寞。

他從衣服裏找出一把鋒利小刀，插在左腕皮帶上。這樣他手指一勾就可以把小刀勾入掌心。

另外他又找出一塊橄欖形的木片，兩端有精緻的皮帶。這塊木片像肚兜一樣掩住小腹丹田要害，看來有點滑稽。然後他穿好衣服，却沒有立刻走的意思。

李陳氏忽然對他道：「你最好馬上離開。」

李十八又泛起苦笑，因爲凡是女人對他好，他都覺得受不了。李陳氏顯然對他很好，所以……

李陳氏又道：「我出去倒水是一個暗號。我不知道他會怎樣對付你。我只知道他要我盡一切可能把你留住，至少要留你一個時辰。我也知道他一定會對付你。」

李十八道：「我知道。我只要曉得你把紙條弄到手，就會去曾府賺一萬兩黃金的懸賞。如果我是李一魁，十萬兩黃金也休想要我賣你。」李陳氏迷惘地嘆口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悲是喜？因爲她遙矚未來，李一魁必定會對她更好，絕對不敢提起這件事。另一方面，她總算曾經掀開過人生的另一頁……。

×　×　×

一大片低矮擠迫簡陋的屋子。其中一間連破舊窗帘也拉上，使外面的人完全看不見那滿面鬍鬚的男子走入這間屋子後究竟幹什麼？不過隣居們亦沒有閒心打聽窺探。因爲張老爹——一個帶着十二歲孫女小莉到處賣唱的老頭子——常常有一些奇奇怪怪朋友來訪。在江湖混久了，這是很平常的現象。

李十八在明亮燈燭下對着一面鏡子，很快染白眉毛和鬍鬚，裝上假鼻子以及在額上描畫幾道皺紋。

小莉目瞪口呆，望住一眞一假兩個老人，說道：「大叔，你簡直變得跟爺爺一樣。」

李十八有顧影自憐之意，聲音忽然變得很蒼老，道：「小莉，你有兩個爺爺好不好？」

張老爹、小莉掩咀而笑。他們很想大笑，却怕驚動隣居。

李十八忽然用藥水很快恢復原形，道：「張老爹，已經二更了，我走啦。你不會忘記應該怎樣做吧？」

張老爹年紀雖老，却仍保持雄壯響亮的嗓子，道：「不會，我怎會忘記呢！」

×　×　×

李一魁身量雄偉，平時很有氣派。但現在却像耗子般縮起身子蹲在房間角落。

這個房間有一排欄柵，所以一望而知是囚禁犯人之用的地方。

不過李一魁却不是被官府抓去，而是被囚禁於鐵扁担幫分壇私設的囚室內。

外面傳來二更鼓聲，李一魁睜開眼睛，因爲更鼓聲傳來之時，又夾有鑰匙開啓鐵柵鎖頭的聲響。

李一魁先看見開鎖的是分壇舵主孫敬，不禁心中大喜。孫敬的頂頭上司，向來很袒護支撑李一魁。只要孫敬出現，相信抓他來此地那些總壇之人也不敢亂來。

不過當他一眼看見孫敬後面一個矮壯的人，竟是比孫敬高十級的副幫主譚興。換言之孫敬在譚興面前也變成耗子一樣。所以李一魁不覺冷汗直流，面上已全無人色。

這當然是因爲李一魁心中有鬼，自知犯了嚴重幫規，嚴重得人頭會搬家。所以焉能不冷汗直流？焉能不面無人色？

譚興炯炯有光的眼神含有怒色，伸出特別寬厚手掌，冷冷道：「拿出來……」

李一魁打個寒噤，他很想表示不明白。但既然副幫主譚興親自出馬（幫主龍再吟患病，所以譚興等於是幫主親臨了），還能够狡賴得了麼？

他發抖的手摸出一個漂亮精美的信封遞過去。譚興抽出信封內的紙一看，道：「一萬兩黃金的銀票。哼，李一魁，你好

大胆。一萬兩黃金雖是很大的數目。但如果你先向上面報告，這筆錢你不但可以平安放在袋裏，帮裏還會記你一個大功。哼，但是你私下跑去找曾熙，你壞了本帮大事……」

李一魁這時已不止雙手發抖了，從譚興話中他已聽出問題複雜而嚴重。

譚興又道：「你知不知道本帮多麼痛恨『冷血』李十八？你又知不知道本帮上一任的帮主死在誰的手中？」

李一魁忙道：「老帮主却不是死在李十八手中呀！那是五更鷄錢通，屬下聽說過。」

譚興怒哼一聲，道：「不錯，是五更鷄錢通。但你知不知道錢通就是曾熙？」

李一魁現在才明白「不妙」的原因。原來本帮雖然痛恨李十八（也有香主被李十八殺死過），但比起錢通更要緊。所以如果李十八能殺死錢通。鐵扇担帮絕對會全力帮忙他，然後才對付李十八。而他却把李十八下落賣給錢通，錢通當然馬上會對付李十八。恐怕現在李十八已變成屍首。誰能逃得過最偉大殺手「五更鷄」錢通的毒手呢？

譚興又道：「本帮五年來已經懷疑曾熙就是五更鷄錢通。所以一方面派你做北城區頭目。你貪財好色人人皆知，錢通對你一定不提防。一方面秘密派了許多人混入曾府臥底，但只有三個人混得進去。再另一方面我們聘請了七個第一流挖道專家，花了五年時間，挖好了一條地道通入曾府。你眞該死把當世最好的殺手白白送給錢通。你到曾家跟曾熙說什麼話，本帮都有詳細記錄。你還有什麼話說？」

孫敬終於在這要緊的關頭帮了李一魁一把。他道：「副座，既然錢通派出名列江湖十八異人之一的『神御』衞如風，還有三個未查出名字的高手堵截李十八，却撲個空。因此李十八還有機會。再說李一魁此舉無意中證實了曾熙就是錢通，亦不無微功。」

譚興想一下，聲音仍然含有不悅之意，道：「免他死罪，但降一級差遣，一萬兩黃金沒收充公。李一魁你服不服？」

李一魁當然不敢不服。雖然眞正賠了夫人，一萬兩黃金亦化爲流水。但總比丟了性命划算得多。

他忽然想起妻子李陳氏豐滿雪白的胴體，還有她那對水汪汪使任何男人都會燃起情慾之火的眼睛。李十八那傢伙當時是怎樣享受她的肉體？他很溫柔地抑或是恣縱粗暴地向她蹂躪發洩？

因此他聽不見譚興向孫敬說的話。譚興臨走前向孫敬道：「我們快準備一下，說不定那個曾經通知我們以及少林武當，還有潘夫人的神秘人物，忽然又會把李十八下落通知我們……」

李一魁仍然「看見」妻子誘惑迷人的皙白身體，所以他如呆似癡，一直望住粉堊的牆壁……

×　×　×

王淑嫻玉體橫陳綉床上。她鼻翅兒上微微閃出汗珠光芒。那是剛剛放縱過情慾劇烈動作的遺跡。

錢通喝一壺酒，吃了一點東西。回到床邊坐下，巨大手掌不禁落在她挺聳的乳房上。

王淑嫻也撫摸他身上的肌肉。他的大腿粗壯結實，小肚也居然沒有軟厚的脂肪。這個男人縱然在十八歲的少女面前脫衣赤裸，也不必有絲毫自卑不安。

王淑嫻忽然發覺錢通凝眸尋思。

啊，一定發生甚麼事。他是如此深沉聰明的人，如果不是很嚴重的事，他絕不會在神色中流露出來。是甚麼事呢？莫非李十八？

王淑嫻心兒大跳幾下，柔聲道：「老爺，你可不可以不想事情？先睡一會兒好麼？」

錢通道：「現在已二更多，他應該來啦。」

王淑嫻坐起來，道：「李十八？」

錢通點點頭，忽然把面孔埋在她高聳雪白的乳房中。

王淑嫻抱住他的頭，感覺到男人鬍根刺在滑膩膚上，使她全身發軟心裏冒火。但李十八這個名字又使她全身僵木，使她不會像平時一樣擠在錢通懷中。

她在他耳邊喃喃道：「李十八，該死的李十八。你是要來就趕快，我恨死你啦。但我也想死你。爲甚麼我會想你呢？」

錢通面孔磨擦時，使王淑嫻感到硬鬍根簡直都刺入她體內，使她身體最深處都起了騷動。她幾乎又像平時變成一條蛇纏繞吞噬那個男人的身體。

但錢通抬起頭輕輕道：「他來了！」

羅帳從玉鈎卸下遮住任何目光。所以誰也看不見床上的王淑嫻伸展開四肢那種無比誘惑姿勢。她面孔向外，以便任何人一撥開羅帳都能清清楚楚看見她全身和面孔。

一陣歌聲在夜風中飄蕩飛散。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王淑嫻感到想流眼淚。她好想大哭一場。啊，天涯海角不能忘記……

她仍然感覺到錢通身體很柔軟溫暖。但她知道只要歌聲一歇，錢通身體馬上會變成石頭般、硬鐵塊般冰冷。

歌聲還在遠處，但羅帳忽然無聲無息地撩開。

最後的瞬間必將來臨，那是一定不能避免的。但事到臨頭却反而使人有虛幻不眞之感。

王淑嫻目瞪口呆地望住床前那個男人。一來她總算正式看見李十八了。二來她又知道錢通的確太厲害高明了。因爲那陣歌聲是李十八唱的，既然他還在遠處，錢通實在無須立刻就擺好陣勢。現在情況已顯示李十八落於下風。因爲他利用歌聲尚在遠處而突然間來到，他一定以爲錢通尚未準備好。因此錢通的詐睡會使他誤以爲是眞睡。

最要命的當然是王淑嫻自己了。任何男人絕對不會不看她身體一眼，更不會不看她面孔。然而李十八只要一看她的面孔，就是他「死亡」的時刻了。

李十八到底反應如何呢？

王淑嫻痲木中却也看得清清楚楚。

李十八果然一眼掠過床上赤裸的男人和女人。當然他會看見錢通被王淑嫻白皙手臂和大腿壓住而熟睡的姿勢樣子。

跟着他看見充滿誘惑魅力，白皙美麗得叫人移不開眼睛的女性裸體。

王淑嫻擺出的姿勢絕對不像櫥窗的假人，是錢通再三研究過才決定的。而甚至王淑嫻自己也感覺得到這個姿勢眞可以迷死男人。

但最可怕的事接踵發生了。李十八目光移到她面龐上。

這一刹那間忽然幾件事發生。最先是李十八看見她，顯然認出她是誰而呆怔一下。

跟着就是兩道光芒（比冰雪還寒冷十倍）在她嬌美迷人身體上空出現。

她只能用感覺測知床內射出光芒快了一綫。李十八果然也是第一流殺手。雖然他一怔神之時遭到突襲，但他仍然能還擊，亦只不過慢了那麼一點點（簡直不易覺察得出來）而已。

王淑嫻夾在當中做一個旁觀者。她的神經簡直已經痲木了，所以反而很冷靜。

她看見一把亮閃閃的長劍由床內伸出刺中李十八腹部。

這時李十八的劍也刺中錢通胸口，但錢通轉入床內的動作那麼迅速，所以不問可知錢通即使受傷，亦絕不嚴重。絕對不像李十八搖搖幌幌後退直至碰到十八步遠的牆壁才停得住脚。而且這時他的腹部還插着一支長劍，搖顫之時寒光映耀。

任何人腹部被長劍插入而不會掉不來，想活下去必定機會微小之極。

錢通坐起來背靠牆壁，胸口有塊血漬，但看來並不嚴重。只是他面色有點古怪，嚴厲森冷地瞪着李十八。

羅帳其實是被削下來，以李十八劍術之精妙自然不算困難之事。

密室內沒有人說話，李十八靠牆滑坐厚地氈上。他皺起眉頭，目光從錢通面上移到王淑嫻嬌靨。忽然用低沉的聲音說道：「錢通，我很佩服你。」

錢通深深吸一口氣，才道：「我也很佩服你。我敢說除了我之外，近百年來你是最偉大的殺手。」

李十八微微咧開嘴唇，不過看起來不像笑容。他道：「就算連你在內，我仍是無雙殺手。因爲，你也跟我一樣一定活不了！」

錢通道：「我爲何活不了？」

李十八道：「我刺你那一劍，是我生平最凌厲完最美的一劍，就算一塊大石也能插穿。何況即使劍尖未刺入你心臟，但劍氣已足以取你性命有餘。」

錢通道：「我只承認你這一劍的確達到暗殺道最高境界。不過能不能殺死我却是另一回事。因爲有一件事你大概還未學會。我胸口有一塊黑犀皮，用人皮蒙住所以你絕看不出來。這塊黑犀皮唯一作用就是可以抵消劍氣。」

李十八冷笑道：「這一手我的確沒想到。可是你怎知這一劍必定刺你胸口？」

錢通道：「因爲我只讓你進攻這個地方。」

王淑嫻忽然清醒能夠活動。她跳下床，白皙赤裸的身軀在兩個男人眼前幌動。

她開始說話，却是同時向兩個男人詢問：「你們爲何說個不停？你們聲音都衰弱無力，究竟誰負傷重些？」

兩個男人靜默一下。錢通才說道：「好，既然李十八你尊重我，我就回答吧。淑嫻，我們仍然未分勝負，仍然作殊死之鬥。他中我那一劍雖然嚴重，但他功力之高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別人老早就死了一百次都不止，而他居然還能夠繼續跟我拚鬥。」

李十八道：「我功力不及你，但我也有東西防身，我用的是一塊萬年黑沉香木。雖然受傷很重，却不至於立刻死亡。」

王淑嫻心亂如痲，道：「這樣說來，老爺傷勢輕得多啦。但又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錢通道：「我另外中了他的毒針。他不知幾時做了手脚，所以我一滾入床內，却變成自己往毒針上碰。這一點我正想問你，他來過麼？」

王淑嫻歎口氣，道：「來過。」

錢通道：「他居然沒看見你面孔？」

王淑嫻道：「沒有，我掩面叫他快點走。」

錢通道：「妳知不知道如果他不是看見妳面孔而怔了一下，我抬手發劍必定刺不着他？」

王淑嫻道：「你要我脫光睡在床上不正是爲了要他怔一下麼？」

李十八佩服道：「此計眞是絕世無雙。任何人忽然看見你的兒媳婦居然脫得精光躺在你床上，你本人不但也在床上，而且也沒穿衣服。誰能夠不驚奇得怔一下呢？好計謀，我佩服死了。」

他們靜默下來，此時却聽到那幾句熟悉的歌聲。

錢通道：「李十八剛才看見你服藥。但以我看來你的傷勢仍然很嚴重。正如我隨便服任何解毒藥物一定也解不了毒針之毒一樣。我意思說你早算好毒針的威力，但我何嘗沒有算準這一劍的效果？如果我不認爲那一劍已經足够，我決不會滾入床內躲你的劍。」

他目光移到膝前那口劍，那是李十八遺落的，又道：「你的劍尺寸居然和我用的一樣。只不知你會不會用刀？」

李十八道：「會。」

錢通道：「我們誰也不敢收攝心神調息運氣。但這樣熬下去也不是辦法。你同意麼？」

李十八道：「我同意。」

錢通道：「所以我打算叫淑嫻帮忙一下……」

王淑嫻大驚道：「不，老爺，我不敢殺人。」

錢通柔聲道：「你過來替我搥搥背就行啦，我怎會叫你殺人？」

李十八冷冷道：「她不會帮你。」

錢通假笑一聲，道：「她不會？難道她反過來帮你不成？」

李十八道：「這可說不定。我跟她雖然沒有一點關係。可是我們之間却有小秘密，那是天涯海角都忘不了的。」

王淑嫻露出茫然而又悵惘神色。

李十八又道：「我很尊重她，所以我替她殺死『雨過天青』余浩。因爲余浩把曾希推下樹活活跌死了，我已替她報了夫仇。」

錢通聲音有點乾澀，道：「我也要感

謝你才對。」

李十八道：「余浩奉你之命暗算曾希。而曾希那時爬到樹上，爲的就是想瞧瞧淑嫻。你才是眞兇，何須謝我？」

王淑嫻輕輕啜泣起來，心亂得不會思想了。

但奇怪的是她又很清楚知道這兩個都是不可一世的男人，正在比賽毅力、意志。那一個能早點提聚氣力出手，就贏了這一場生死決戰。

她一面拭淚一面瞧着，首先望向錢通。這個曾經使她眞正感到自己是個女人的壯健男人，已微微瞑目。他沒有再向她要求帮助。在生死關頭時才顯示這是眞正大丈夫氣概。

王淑嫻幾乎向錢通奔去。但她仍然轉頭望望李十八，他並沒有瞑目調息，明亮的眼光使她心弦大震。李十八不但使她感到自己是眞正的女人，而最重要的是那裏面還有飄渺、純眞、哀艷的意味。那是屬於「精神」方面而非「肉體」。

「愛」與「恨」似乎已經沒有界綫分野，王淑嫻好像跌入濃濃的無邊無際的迷霧中……

但她仍然看見李十八右手拔出腹上長劍，左手抬起時一把小刀出現掌心。

那把小刀冉冉向床上的錢通飛去，接着長劍也變成一道精芒啣尾射出。

雖然她看得極清楚好像看慢動作的電影，但其實當然不慢，相反的根本快得難以形容。

李十八站起身行前兩步，恰好抱住王淑嫻搖搖欲墜的嬌軀。他聲音低沉而有力，道：「這一切都是我們的小秘密。妳會不會忘記呢？」

× × ×

這個房間比密室的華麗舒適溫暖簡直是地獄。所以王淑嫻冷得輕輕顫抖，因爲她身上只有一件薄薄外衣。

李十八任由她跑來跑去（運動取暖），他銳利目光在房間掃視一周之後說道：「密室就在這隔壁院子，『鷹眼』大概不久就會潛入密室查看。當他發現錢通已死而我又不見踪影，他一定能很快就搜索到這兒來，因爲『鷹眼』才是當今之世跟踪第一高手。」

王淑嫻道：「鷹眼究竟是誰？」

李十八道：「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一定是他通知鐵脚和尙蒼松道人以及潘夫人的那個神秘可怕人物。」

他歎口氣又道：「如果不是鐵脚和尙贈我『六度慈悲散』，我一定活不到現在。錢通正因作夢也想不到我會有這種天下第一刀傷靈藥，才會被我結束他充滿罪惡的一生。」

王淑嫻跳幾下，因爲她雙足已經冷得有點痲木。但她忽然被李十八摟住不能動彈，不過李十八却沒有絲毫佔便宜的意思味道。他道：「這個房間可能有地窖？」

王淑嫻道：「當然沒有，這是給下人住的地方，你看不出來麼？」

李十八放開她，用劍柄敲敲地面，道：「下面是空的，讓我瞧瞧。」他拔出長劍一下子就撬起八塊方磚，瞧瞧那像門戶似的木板，便道：「不是地窖，是地道。但好像是從外面挖進來的。是誰做的？爲甚麼？」

王淑嫻當然無法回答。李十八尋思一下，道：「王淑嫻，把對面窗戶打開，然後掩上但不要下閂。」

她立即依言做好。李十八道：「妳不要回密室，回到自己臥室，裝作完全不知道發生任何事。」

王淑嫻望住他，輕輕道：「我們還有機會見面麼？」

李十八肯定地點頭，道：「當然有，我答應妳。」

王淑嫻如釋重負吁一口大氣，道：「你應付得了麼？」

李十八道：「我盡力而爲，我定要打破這團迷霧，定要知道『鷹眼』是誰？」

王淑嫻出去之後。李十八縮在床後角落裏。他極力忍住傷痛。因爲自從他出發來殺錢通開始，就屢遭狙殺凶險無比。他感到巳落入陷阱中，四周盡是茫茫迷霧，他一定要弄清楚，所以他必須忍熬任何創傷痛苦……

虛掩的門忽然無聲無息打開，一個人走入房間。目光從地面一直看到後窗。

此人面上顯然有面具，而李十八現在也只能看見他背影，他聽見自己的心跳聲。因爲這個背影他覺得有幾分眼熟。

可惜他既看不見「他」的臉，同時那背影只不過眼熟而已，終究想不出是誰。

但我敢賭咒一定能找出你是誰。李十八咬牙想道，我承認你是最偉大可怕的敵手，但我最後一定贏你。我一定打破這團迷霧……

那人忽然從後窗躍出去。李十八爲之大吃一驚，連傷痛也忘記了。他吃驚的是那人輕功身法高明得難以置信。還有身形出了窗外竟又反手掩好窗門的手法亦是妙到毫巓。

李十八歎口氣走出來吹熄油燈，在一片漆黑中他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以他現在的情況絕對追不到那神秘人物。因此，他只好仍然活在迷霧中，他只好耐心地等候機會。

× × ×

秋意更深，夜風也就更爲凄冷。

如此寒冷的夜晚，誰會在街頭低唱呢——雖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王淑嫻連披風也來不及披上，急急忙忙衝出庭院，衝過走廊和廳堂。最後衝出大門，看見了唱歌的人。

那是個鬚髮花白老頭子，拎着三弦。

雖然是在黑暗中，雖然他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但他眼睛明澈，目光銳利。他似乎能在黑夜中把王淑嫻看得很清楚。

王淑嫻面上露出無盡的失望和寂寞。

但她仍然從髻上拔下一支碧玉鳳釵，放在那老人手裏。

我以爲他一定會回來再見一面的，王淑嫻很失望地歎口氣。回轉身子，嫋娜背影很快就隱沒在大門裏面。

她在銀燈下又聽到悲凉纏綿的歌聲，只是當時她却不知道這回竟然是最後一次聽到。

——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天涯海角不能忘記，我們的小秘密……

（全文完）



經略勤王

俠士効命

（一）

這是一枝勤王大軍。軍令森嚴，行動勁疾，爲了解救國社之危，他們是萬衆一心，視死如歸！

雖然，執國當政者，昏庸、胡塗、顢頇、驕奢，因此而激引起如此之大亂！不過，是中原好男兒，就永不會允許外寇入侵，來蹂躪國土，殘殺子民！因此是，金人入寇，而令大宋軍民，同仇敵愾——

軍旗迎風，獵獵作响，斗大個「种」字，標明了這一枝大軍，乃負天下重望的；延綏經略使，老相公世道的大軍——老相公今年巳七旬開外，但是，依然精神矍鑠，統率雄師，千里赴難。也因此，沿路得到了百姓的歡呼，有多少有血氣的人，請求投入軍營！以求効命！老相公手下的中軍先行。

周通達每天必須費盡口舌，勸說、送走不少鄉民、壯男……事實俱在，種家軍是子弟兵，屢經訓練，久歷沙場，新軍的入補，是必需在後方，在整編時開始。現在，雖開赴救難，也就是說去拚命的，半途入伍，這可是不教而戰，是驅民入死地。老相公他那肯做這種事？即使是血性男兒，或來者身具武功，打仗，可不是依靠一人之力，有軍令約束，有行伍之規範，豈能自作主張的？萬一因犯令而死，或不奉約束而斃，死一人事小，貽誤戎機事大，所以，新入伍者，一概拒絕……

是夜，有些雨……不算大，不過，顯得氣象颯然，令人萬分的不痛快，在中軍帳中，一燈熒然，只見個長大的黑影在抖動……不是人，是風吹燭光，形成了身影之抖動……看看清，一個白髮蕭然的老人，注視着案上地圖……突然，遠處傳來一聲馬嘶聲……聲震長空……老人側身半晌，然後，緩緩的吁了一口長氣，低聲吐出兩個字：「完了」！慢慢的，看到老人眼中，流下兩點清淚！

「老公爺……」一聲隨人進，老人面前，多了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全身甲胄，發出錚錚响聲，向老人拱手彎身……

「通達！你來得正好……」

「公爺！徐兄的馬毀了……」

「我巳聽到那馬臨去的呼聲……」

「末將相信避不過公爺的耳神。」

「老了，也該歇歇了……」

「公爺……」

「唉！我在想念我那三弟！依我之見，他是該出面。目下是世亂荒荒。我，巳老了，多年來，我担心的事，果然發生了！也因此，我越來越希望老三出現……讓我死得安心。可是，越近東京越令我失望。難道他，比我去快了一步……唉……」

「老公爺……你可得小心自己！」

「我！老了……」

「公爺！你是負天下重望，你可不能用個老字來推卸一切，中原子民，全將這挽救重任，注目於你啊……你看：這是什麼？」周通達一邊說，一邊取出一枝黝黑

的箭頭，另有一封書信，放在老人面前！這位身負人望的老人——種世道．見了這黑箭頭，面色微變，一手將書信拆開，半响，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三弟！你在那裏？……」

「公爺……這件事，可是他老人家幹的？」

「不！」

「不是三爺幹的？那可是誰？末將以爲……」

「通達！我那三弟，他不會做這樣的事，這是一位有心人，他怕我老了……疏忽了……這才解了我一次圍，再來提醒我……唉……此人武功如何？我不能推測，不過，如此出手，却令我担心……」

「公爺！你担心人此有什失着！」

「我怕他會遭遇不測啊……」

在峭山口的小榻集上，來了三人三騎！一入鎮上。三人已下馬，看得出三人全具好身手！三人的相貌雖說粗獷，但是，眼神極惡……突然，看到一個小飯舖外，有幾枱客在用飯。三人是冷冷一笑，將馬匹縛在店門前的木架上。一轉身，三人齊步，走入了飯舖。

小二招呼！三人搖了搖頭，只是走到了靠左窗邊一桌前，其中一個看來是一行之首的，沉聲對正在吃飯的壯漢發話……

「朋友！借一步談談！」

那個壯漢神色不變，依然扒飯，嚼飯，瞧飯，連眼角也不向三人望……

「朋友！裝佯，扮假，拖不了多少時候，是英雄，是好漢，就得爽爽快……」

不理不睬，壯漢全神貫注在吃飯，看來，「吃飯大過做皇帝」的那句話，壯漢是萬分服膺，所以，他只顧吃飯……而僵住了這三個好漢……不過，也眞應了那句話，拖不了多少時候。至少無法延挨十天八日，飯，總得吃完了！壯漢是慢條斯理的惠賬，然後，他起身，抓起了小包裹，看也不看這三個人，自顧自的，走出飯店……當三個人根本不存在那樣的……看來，有好戲看了……

三個人可是眞能忍氣，忍受冷落，待其飯畢，在如此冰冷澈骨之相待下，一無表示，本來是氣冲冲，越後越沉着，現在，是沉默地跟隨了壯漢出門口……可是，在飯舖中，不論是伙計，或者食客，全代壯漢捏了一把汗！

壯漢在前而走，三個人牽了三匹馬在後面跟，誰也不知對方的心中在想什麼？

漸漸，走出了鎮集……漸漸，步入了山道……漸漸，再不見有其他人跟踪……只剩下四個人。三匹馬……

突然，一聲長笑……形勢突變，壯漢是一挫步，一個頓身，右手一長，一串碧光，向後面三人打到……而那三人三騎的爲首一人，聲色不動的，左手抖起一片，形如烟霧的網形物體，只一個旋轉，壯漢打出的碧光爲對頭手中的網中收去了……

「還有多少？」

「沒有了！」

「好！留下你的人頭來！」

「那麼方便？」

「哈……余君徹！你可以對付宇文用，嘿嘿……可不能對付我祁伯青！你的青殃珠爲我所收，就該明白。我，還有我的兩個同伴，是你的照命尅星……嘿嘿！你還想走？哈哈……你走得到那裏？」

最後一句話，尚未說完，這個自稱爲祁伯青的，已是聲隨人到，向壯漢迎面一掌，看一看清，此人之掌心青中帶紅……分明是江湖上毒掌無雙，天下第一的歛魂冷燄掌，並且，練到掌心青中帶紅，分明已達第七層——距離至高無上，爐火純青也只一分的境地……

余君徹那想到來者是個如此陰狠厲害的魔頭兇星！依祁伯青的出手，分明已到了縱橫江湖無敵手的境界！也可說是：在江湖上，想與其作對，當得上一句，寥寥無幾了！如此人物……想不到也是金人的走狗！……

余君徹是一個左旋身。希望避過一招，不想，祁伯青的出手，講究的快而密，除非你能尅敵先機，處處封死，阻煞他的出招，否則，他的天孫環，巧手十六式，就如春蠶吐絲般，綿綿不絕，而將對手圍在冷燄圈中！

余君徹是爲求保全個一代人傑的種老相公，那想到，毀了個殺手刺客，黑令箭宇文用，而自己却會陷身於祁伯青的敵手中。

余君徹雖然是小輩中傑出人才，武功極高，而出手行事，小心謹愼，那想到在這江湖上，强中自有强中手，還有强人在後頭！宇文用的黑勒令，七煞箭爲其所破，可是，這個殺手宇文用，竟然會在死前做了手脚，一顆看來一無用處的黑彈丸，令其沾上了宇文用獨門的追踪散，而祁伯青等人，就是憑仗這股怪味，找到了殺人兇手……

余君徹是不知就裏，也只能拚全力，仗師門武功，大天九，風雷六變身法，與祁伯青糾纏、游鬥，可惜，越來，余君徹越可發覺，自己已陷入了個死胡同中，祁伯青的冷燄掌，掌中蘊毒已漸漸地，結成一張網，將個對手，活生生的困住在中心……余君徹根本不清楚，這冷燄掌的陰狠、殘忍，如果，你無武林中的少陽神功，三連宮中的天乾神罡，還有，佛門中的純陽眞力，或者，本身功力可以尅制這一股玄陰、秘魔之力，那麼你會死得極慘——

現在，事實已可證明，余君徹根本無法能抵禦這股陰損之勁，非但在武功、出手上已遜一籌，就算是功力修爲。內功之强弱，也是大有不如，又何況，自己單身一人，而對頭却有三個之多。

鬥勢，不如，鬥力，更不如……這一個中原遊俠，看來是脫身不得，並且，後果是不堪設想……

「老大！別多費時間，追殺那個老相公要緊……」

當站立一邊觀戰的兩人，其中有個顯然是不耐煩了，他是出了口，要祁伯青馬上解決了余君徹，他們別有要事待辦……

就聞得祁伯青一陣怪笑中，只見人影如飛，而掌聲如潮，快，快得清脆玲瓏，密，密得一無透風，一招一式，淸淸楚楚，向余君徹週身大穴拍到，余君徹是拚全力，用重招，撥、卸、阻、截，希望能架過，躲避這陰狠毒掌，可惜，祁伯青的出手發招是越來越快，也越來越沉，明明你以爲在左．想不到的會在右面重擊。饒你

變招快，用極上乘的移位法，將左變右，而祁伯青却又在你身後出現，總而言之，令你眼花繚亂，令你左支右絀……尚未到卅個照面，余君徹已連中五下……這五下被擊，雖仗余之身法、柔勁，卸去不少勁力……以爲可以無事，那想到，漸漸地，余君徹已發覺上了大當！

五下被擊之處是漸漸地，有股冰冷澈骨的寒意，似一枝細針那樣，在鑽在游……余君徹每經一番跳動，全身之眞氣運行，就得爲這股寒意滲透一分，慢慢的，慢慢的，眞氣有被撕裂之象……而這五股寒意，也有越來越脹大之感，漸漸的，不好了！簡直在吞噬本身眞氣了……

余君徹心中明白，可惜，越來越感到，全身僵硬，痲木，越來越苦痛，心跳，氣喘，而冷汗就如流水般，在全身毛孔中滲出，不！簡直是被這五股寒意，擠迫而出，余君徹鼻是明白了，自己已爲這個祁伯青毀了功……每一滴冷汗的擠出，表示了本身積累的功力的消耗……他苦笑了一聲……盤膝而坐……明知已無法挽回敗局，不過．他心內一無渣滓，他慢慢地，張開眼睛，看了那個趾高氣揚的祁伯青一眼，沉聲說話：「祁……伯……青……我……眞……代……你……祖宗八……代……羞……」

實在冷得可憐……因此，余君徹的語聲也在抖戰中吐出。

「哈……余君徹，你看如何……」

「我代你羞！」依然打着冷戰，在回答！

「我有何可羞？陰謀對付你？偸襲你？嗯……哈……」

「不！你祖宗八代，會羞愧他們有你這樣個畜生……你爲虎作倀，你去行刺種老公爺，你們作金人狗奴……你們自己做了狗奴還不算數，你們竟然還要迫令大宋子民，全爲韃狗的奴隸……你……你是人不是……」

「你老子早就是大金國人……」

「賣了祖墳……」

「哈……由得你如何講，余君徹，你已爲你老子毀了功，哈……然後，你會慢慢的死：那怕一陣較大的風，也會吹得你體被萬針，痛一個昏天黑地，然後，你會全身經折脈斷，然後，你會一口一口的吐黑血，到了黑血轉白——那時你算是脫離苦海了！哈……再見……」

蹄聲中，夾雜着一陣陰笑聲，漸漸的，這三人三騎走了，只留下個余君徹在受苦受難，事實如此。祁伯青的說話是一些不錯。可憐的他……只能睜開大眼，忍受着這陰狠、殘忍的煎熬……他希望早些死，可惜，辦不到，在這個時候，他是突然明白了一些以前他無法解釋的事，殺人，放火，除暴安良，哈……算得了什麼？你說你是行俠仗義。但是，行俠仗義又怎樣了，活着是苦，還是樂？余君徹是苦笑了笑道：「死得苦，也不過一次，你是對，是錯，眞得了什麼？我心之所安，死！哈……就死吧……」

一陣昏迷，好，眞希望自己能昏迷，昏迷了可以少受好些活罪……突然，他想到，種老相公！他不可死，余君徹幾乎想狂叫……天……突然，他竟然想到天神，求天神解救，別讓種老相公，這個可以能救萬民的一代名將死……自己死，沒什麼？他只是一個人，既不能行俠仗義——自己本領還沒壞人高——又不能掌權執政，即使救得一個或者十個、百個人，天下之大，單憑一個人，能救得了幾個……而種老相公是可以爲天下蒼生請命！因此，他得求天。即使他命在旦夕，即使他將死得千辛萬苦，不過，只要有一口氣在，他得默祝老天……降福於種老公爺……

（二）

醒來了！奇怪，再看了看四週，一片黑暗，啊哈！到了陰曹地府了，也好，總算還好，沒受太多的苦難，啊！自己是鬼？哈哈：聽說鬼魂可以無遠勿屆，好！走！去保護種老相公……起身走吧！突然，一陣摧心裂肺的劇痛……直刺激得他幾乎哭出聲來……什麼？如此陰毒的掌法！這痛苦能叫人帶到了地府……糾纏着死者？

「醒來了！」有個女子的叫聲！

壞了，八成沒死！余君徹心頭大震，想不到自己吃了這大的苦，結果，死不成！還得受第二遍的苦難，他簡直想痛哭一場……

有刺目的光……越來越近，看清了，前面站着一個極醜極醜的少女！這張臉是又腫、又爛……還有，蓬頭……一口大黃板牙嘻出唇間，看了令人萬分的不自在，可能還冲着他在笑，越笑這板牙越是令人觸目心驚……

又來了個婦人……比較好，不過這面色白得令人吃驚，不過，奇怪的是，這一雙眼睛，黑白分明……看了余君徹一眼道：「一肚餓不餓？」

「我死了沒有？」

「混話，死了能開口？」

「做鬼不見得不說話……」

「那可是說鬼話了……」

「瑛兒！別廢話……」是那婦人止住了少女的說話，然後，一轉頭，面對余君徹道：「你即使未死，也只得半條命！」

「是你們救了我……」

「可以這樣說……」

突然，余君徹是一個翻身，拜倒在地……叩了三個頭，可憐，他是再也支持不住這摧心腐骨之苦痛折磨，他昏死了過去，這一對看來是母女的兩個女子，却讓這個突然其來的舉動，弄得手脚無措，少女力大，將余君徹提起，重新將他平放在床。然後對婦人道：「娘！他是爲什麼？」

「我也想不出……」不過，這婦人的心中，却有着一份欽佩之意，她是十分明白，在如此的情況下，此人不是生具極大的至情至性，決難辦到，又絕難支持……而他能强忍如此折磨、苦難，可見此人之個性倔强之一斑！

「他想我們救他？」在少女在問……

如果是爲了這個，唉！也是難能可貴啊！分明，此人不甘心死，他還想報仇，唉！有如此之堅忍不拔的心志，何事不可成？想到自己的兒子，她不禁廢然一聲長嘆……

「求求你們……」有斷斷續續的呼聲傳來，是余君徹在叫：「救……不……保護種老相公……保護種老相公……」

好個少婦，她是玉手一翻，中指連點

三點，余君徹宛如被神雷所擊般，全身平躍……然後，一長身，好，坐了起來……

「前輩……你……救了我！」

「嗯……我救了你……」

「好本領……好武功！前輩……在下請求你一件事……」

「保護種老相公！」

「對……前輩……我此生已成廢人，我是不能說什麼空話，道什麼報德……不過，前輩，我……死不足惜，但是，種老相公，率師勤王……天下……百姓，期望不作金狗之奴隸，這期望，全在種老一人身上……而金邦狗奴，也明知種老之厲害，因此……他們已連派七枝人馬，不論是明是暗，是殺，是阻，一定不讓種老成功……前輩……我在代天下百姓求你……」

「你叫什麼名字？」

「前輩，在此時候，區區賤名，問與不問，有什相干？我希望前輩……保護種老，立即啓程……」

「你命在旦夕！」

「我死不足惜！」

「死得慘酷無比！」

「我……還在乎這些？……」

「我可以救你，然後，讓你去……」

「我如果可以保護種老，我本領強過他們……我也不會落到如此之田地了啊……」突然，他看了這婦人一眼，滿面慚愧地道：「唉……前輩，我錯了……」

「你錯了些什麼？」

「險難重重……我怎可叫你……陷入重圍……」

「你以爲我非他們對手……」

「實不相瞞……我已殺了四個金邦走狗！而一個比一個高……最後，我却無法走出祁伯青的毒手，前輩即使能毀了祁伯青，焉知沒有比祁伯青更厲害的殺手在其身後……」

「原來，你在代我担心……」

唉……一聲長嘆中，余君徹是臥倒在床……兩行清淚流下，他突然發現，有一隻小手在代其抹淚，是那個醜少女，突然，余君徹看到那少女的眼神，是如此的關心，又是如此的清澈，他不禁心神激動中，吞聲飲泣……

「別哭嘛！別哭嘛……」少女却在柔聲的勸慰！聲音是充滿了眞誠之意，雖只短短幾個字，但是，余君徹是可以感受得到，她是會不顧一切的，來分担他的苦難，他的不幸……可惜，他是個垂死的人，否則，他眞想對她說，在這一生中，她是他最可珍貴的朋友……

突然，婦人對少女道：「有人來！快將他護住……」

語聲未畢，外面傳來一聲長笑。「容夫人！想不到你竟然會走到了這兒來……哈哈……老朋友來了！什麼？一定要客人自己登堂入室？」

余君徹一聽來人語聲，心中有說不出的恐懼之感，奇怪，自己浪跡江湖多年，也不知見過多少兇神惡煞，即使自己幾乎死在祁伯青手下，但是，見面、交手，自己是絕無半點恐懼之感，就算他將自己困在死地，自己也安然處之，而今，此人人面尚未見，聞聲而心凜，此是何人，有些什麼古怪伎倆？……

「是翻天獅羅彰吧！哼，越來越長進了，一進門就用怪叫聲來嚇人……」

「哈哈……羅某深知容夫人之能耐，不過，我又不喜歡有太多人來與我打交道，所以，略施玄功，希望趕走幾個不相干的小輩，與你單獨談談……」語聲中，一個高大身材，身穿黃衫的中年人，來到了房中。

「咦！他是誰？」

「一個受傷的小輩！」

「嗯……」半晌，這中年人算是看清了余君徹，「傷得不輕，幾乎一命嗚呼，哈……是容夫人看了不忍，救了他……」

「不……是我兄弟帶來的……」

「啊，令弟也在……」

「你怕了？……」

「略有顧忌而已……」

「好了！現在，你來已來了，如果想在我們身上打主意，就請說個淸楚明白，反正，我們也無法有個罷休，天南的基業，已讓給了你們，由得你們欺壓良民，勾結官府，既然要斬盡殺絕，立刻有個交待，當然可以，劃下個道兒，又未嘗不錯！你瞧着辦吧……」

「好……痛快，你說得不錯！你我是總得有個人，傾家蕩產，絕子絕孫的，不來個總結賬，這個結是永遠解不開，哈……三日後，咱家的老大，在七里堡擺下英雄會，容夫人你，還有令弟，令媛，務請光臨，至於他……」這中年說到這個字時，右手已指向余君徹，就在此時，余君徹只覺得醜女在其身前一阻，而一口鮮血直噴在余之身上……

「惡徒！你好狠的心……」容夫人是罵聲才起，右手已揮，一聲長笑中，一條黃影，直竄窗外，而大笑未歇，宛如龍吟，直向余君徹耳鼓中灌來，余君徹心神本來大亂，就如一隻打昏了的老鼠，暈頭轉向，這一陣笑，就此將個余君徹刺激得閉過氣去……

當余君徹再次醒來時，眼前却見到個面清目秀的文士，此人長眉入鬢，目若朗星，唇紅齒白，俊秀萬分，却又英氣勃勃的，余君徹正想有所詢問，而文士對其微微一笑道：「天幸這個翻天獅，不明就裏，他以爲用金獅功，將你乘機震死，不料，反而幫了我個大忙，現在，你的傷勢雖說嚴重，却已無性命之憂，只要我們事完之後，我相信可以令你再復武功……」

「前輩……你……」

「你叫余君徹……我姓丘。」

「你是十年前，威震天南的玉面神君，八手韋護的丘老前輩……」

「你怎會猜到是我。……」

「我聽那老賊稱呼那位大娘叫容夫人，又聽容夫人說有兄弟，什麼天南基業……我就猜到了是你……師叔……師父他老人家找得你好苦……」

「唉……我知道。余賢侄，你也不必難過……此地事完，我是會找他去的。」

「師叔！師父已……坐化了……」

「什麼？」

余君徹從懷中取出一個小錦囊！抖戰着說：「師叔！天幸我尚留得性命，我還能見你一面，師叔，這是師父命我轉交的物件，請你收回……」

玉面神君可就怔住在當地！心中波濤起伏。

突然，他看了余君徹一眼道：「想不到我一時多事，却想不到是我師侄，本來，我不想洩露行踪，助你解除一厄，然後，一走了之，現在……唉！我欠師兄太多，我……只能救人救徹……至於以後，再看事行事吧……」

「俊弟！瑛兒受傷極重……」是容夫人進來了！

「這孩子如果是個男的，該多好！」

「俊弟，瑛兒其實比男孩子更好。」

「我明白……」

半晌，余君徹在詢問：「師叔，那瑛……小姐，可是阻在我身前的……」

「對啊……」

「我百思不得其解……師叔，她爲什麼阻在我身前，」

「代你受了翻天獅羅彰的太玄指力襲擊……」

「爲什麼？……」

「她不想你死……唉，當然，羅彰的本意，也只不過是聲東擊西，而實實在在的是，逼我姝妹，或者甥女出手，殺你這樣一個九死不生的人，他是不會用這大的力，可惜，瑛兒是明知而故犯……」

「我就是不明白，這位姑娘爲什麼對我如此關切……」

「瑛兒對任何人……關切，可惜，她是個女孩子……」

余君徹怔怔的呆在床上，而容夫人與兄弟已走出房間，看來，他們亟需搶救瑛小姐……

依然是蓬頭，醜臉……但是，雙目緊閉……瑛小姐是昏迷不醒……至於她的母親丘霜華，與她胞弟丘俊華，正在詳細研究，如何搶救，挽轉傷勢，事實已說明，羅彰是心狠毒辣，這一個看來輕飄飄的一擊，竟然是用上了他畢生積聚的功力……太玄指本是陰柔至極的指力，誰想得到，老賊還在袖中藏有伏弩，而由伏弩擊傷瑛兒之背，而指力順傷口而入，瑛兒的傷是比想像中，更增了千分的凶險……

現在，瑛兒的背部經脈，經已紛紛斷裂，而太玄陰勁將這傷勢，增加了三分陰柔之力，要接續這斷經裂脈，勢必要用純陽壯男之血，作爲輔導……這該從那裏去找？再說，救了瑛兒，可能會毀了這壯男的一生……救一人，殺一人……唉！這可說不上俠義道的所作所爲，除此之外，只有一條路，求奪命天王的出手……

誰陪瑛兒去？還有，是否能求得此公之出手醫治，說不定人在半路，已斷了氣……又何況，容家與濮家的天南之爭，尚未告一段落……丘氏姊弟在斟酌，在盤算，可是，門外突的傳來一聲巨响，容夫人搶步護住女兒，丘俊華已飛身而出，看清了四週，地下有個人……原來是九死不生的余君徹……

「你來幹什麼？」

「師叔！用我的血……」

「你說什麼？……」

「不過，師叔，請你依我一件事……別再爭什麼天南基業，師叔，現在，有什麼是你的、他的……不！師叔，朝政不修，引使金狗入侵，大河以北，再沒一片乾淨土，師叔，你大概沒看見過戰場之遺跡，你也沒經歷過金狗大兵的殺戮，師叔……」他可是激憤逾份，一口氣還不過來，暈厥了過去了……

半晌……他在丘俊華的推拿下，又醒了……他只是求師叔別再爭什麼私人、江湖的意氣，他希望他們能看清了金人的兇殘，要求他們在兵荒馬亂的情況下，作一些有益於家國之事……

當務之急……保護種世道……

（三）

丘俊華，丘霜華全已聽清了這個小輩英俠的至誠言語，他倆全感到有股內愧之意……看來，人老了，變得昏了，懦了，並且，一些也不像個頂天立地的丈夫，而是個終日營役的飯桶……廢物……

好吧……去保護種世道，不過，得先救容文瑛！

余君徹是昂然步入內房……可是，映入眼簾的是文瑛的眼神，聲音，是十分微弱，但是語氣是十分的決絕！她決不會接受余君徹的好意……任令余君徹如何解說，更不理母親的懇詞，舅舅的說詞，姑娘是一句話，決不可毀了余君徹，因爲，在她眼中，他才是個眞正的英俠！

余君徹面紅到了頸額……最後決定，由丘俊華去向濮家認輸，然後，趲程趕上種家大軍，暗中保護這個一代人傑，當時的柱石……而余君徹則有容夫人相伴，帶同文瑛，遠赴蘭州，求奪命天王解救容文瑛……

事情就此算數……而余君徹對容文瑛是越來越心折！

第二日，當容夫人將文瑛安放車中，携同余君徹準備離開小林谷時，在谷口却看到了三人三騎……余君徹首先看清了爲首一人，正是那個祁伯青……

「奇怪！這小子那會不死的……」

「老大，莫非你的冷燄掌失了效。」

「不至於變成老懞的……啊……」祁伯青是緩緩的，走在前面，雙手一平一擺道：「留步……」

容夫人是面色已變的，對祁伯青道：「姓容的從不留步……」聲未畢，而玉手微揚。一股柔勁已向祁伯青當面捲到，而祁伯青是微微一笑道：「什麼？講打……」邊講邊卸勢，走步，好身法，看來是輕描淡寫的，已讓過了容夫人的一招迎風透骨袖……

「容夫人！什麼？想走了？哈……這可太小家敗氣了吧！」

「此事與閣下有何干連……」

「沒干連，我會來？哈……容夫人，你可知天南濮家，與在下有什麼干連？」

「有些見不得人的勾結而已……」

這是個突如其來的插句……衆人從語聲發出處，看到了個年約六旬的青衣文士，神態飄逸地，踏着方步，緩緩的走入這殺氣騰騰的場地中，在場人沒一個認得來人，也沒一個眞正懂得，這老人的言中眞意……

不過，當老人來到了祁伯青三人前時，他是微微一笑，笑得如此實在，令祁伯青頓生親熱之感，令他根本不想再有所懷疑剛才老人接口時的語中之意，直覺以爲，這老人是友非敵……

但是，老人還在走，走到了余君徹身前時，老人是面色大變，語氣極惡的在斥責……

「哼！簡直是荒乎其唐，唐乎其荒，小子！唉，你又不是七老八十，你也不是個少不更事，無知頑童，可是，行事任性，囂張狂妄，雖然，你乏家教，少管導，但是，那有你這樣的人，將條命當作了玩兒的？唉！當然，怪也眞難怪你，你是個孤兒，也算是個浪子，不過，記住了，逞英雄，充好漢，不到火候，就不能自以爲是，還有，性命要緊，憑一時之意氣，仗一時的慷慨，滿以爲是殺身成仁，相反，却是愚不可及，老實說，死了一個傻蛋，對賊子是少了一重障碍，他們是樂得過，而你，哼！白死了，非但於事無補，反而容令奸徒得逞，何苦？嗯！何苦？……」

老人在痛斥余君徹，漸漸的余君徹是越來越明白，老人在帮助他……你看！老人右手戟指點揚，而左手却平平穩穩的按住了余君徹之太乙門……本來，余君徹仗容夫人丘霜華的內功，驅出了體內所受的冷燄玄炁，但是餘毒未清，非得丘氏姊弟兩人交相用功，助余再通奇經八脉，才有復功希望，今日，這老人的左手所按，乃是人體的小穴，誰又想得到，這一個小小的太乙門，竟然可以接續余之眞氣代其澈底的解除陰毒，余君徹那會不驚喜交集。

還有，老人的訓辭，聽來，有些剌耳，不過，你細細辨一辨其中滋味，嗨……可以聽得出，老人之言，其辭若有憾焉，其實，心有關切之深情在……余君徹再細看老人，雖說老人的面色是依然嚴厲……並且看來有些兇惡之色，余君徹却有說話不出的親近之感，老人簡直就如師父生前那樣……再凝一凝神，倏的想起師父亦說過，自己還有個大師伯……也可說是門中唯一長老。自己師父的本領，有一半是這位大師伯所傳授。莫非，他是自己的老師伯……他想叫，可惜，老人在代其接駁眞氣……

那邊廂，祁伯青等到底不是飯桶，久走江湖的光棍，那一個不是心靈眼明。鑒貌辨色的，時間越長，越就看出其中端倪，形勢對他們不利，他們可也不會束手待斃的啊……祁伯青首先哈哈一陣大笑道：

「老兒！你好狂……」可以說得上，快如閃電，語聲中，只見一條人影，直向老人撲到，這一手邪門心法第一的斂魂冷燄掌法，帶起一股寒炁。向老人環身拍到，分明，祁伯青是不敢托大，因此，第一招，就是冷燄掌中，截手七式中的主式，「玄霜凝」！

老人是早有預防……右手反指……不料，斜刺裏飛來一條青虹！老人心中明白，他是喝一聲彩，不再理會祁伯青的出手，右手順手一攏，抓住了余之左肩，口中喝聲起，將個余君徹，提上了大車車轅之上……

再一看清，只見一條青虹，轉得又緩又慢，可是，這樣慢的虹索，却已將祁伯青狠狠的圍住在中心……

「容夫人，好一套天羅絕滅圈……」

「這賊子的冷燄掌却也不弱……」

「差得遠……放心……這賊子是喪心病狂，篡奪師門的絕技之人，可惜，他却忘了痲老翁是出了名的陰狠、多疑，雖然，有其師，必有其徒，不過，祁伯青他却少了另一套相輔相成的手法譜……哈……陰毒縟氣是齊了！却少了天磁訣！冷燄掌的威力，只有三成半，哈……容夫人，你放心，十招之內，你就可看出瞄頭……」

老人這一番說話，可將個祁伯青幾乎嚇死……自己處心積慮，連設十三重毒計，並且，還得到金邦第一高手完顏金童的助力，才算毀了師父痲老翁，取得古本冷燄掌譜……一直以爲，冷燄斂魂手法中的天磁勁，爲其中主幹，附在篇內，自己得到的譜法，也的確看到附錄，不過，附錄中只有仗冷燄，聚玄炁，導入天磁……自己練氣，聚炁，然後，發現冷燄炁中，如果用力取勁，的確有攝吸之力，以爲天磁勁巳在功力之相輔下，漸漸形成，從此而挾技走天下，也的確敗了不少武林人士：：而今日，什麼？另有天磁訣？而自己的攝吸之力是假的？

祁伯青因老人的說話而心中有鬼，好！這就吃了大虧，上了大當，大凡武林人士，交手之時，講究的是心平氣和，勿躁勿煩，那麼，才能穩步求進。尋隙覓縫，而狙擊敵人，絕不可心神不寧，自相矛盾，再要是心有內怯，神不守一，這可算是：自暴其短，而陷於極危之地……祁伯青是個老江湖，也是個頗工心計的江湖大豪，可惜，他吃虧在心有暗鬼，而弒師之罪，永遠在其內心深處潛伏，饒是你狠殘陰毒，大奸大惡，良心的不安是永不會放過了你……今日，祁伯青却算是讓深埋心底的罪孽，抬了頭……這犯罪感一抬頭，你就再也無法能壓抑下去了！

丘霜華的天羅索是越來越順手，分明，祁伯青已開始走了下風！本來，丘霜華的武功，與祁伯青不相伯仲。憑仗天羅索想困死祁伯青，不太容易，憑祁之冷燄掌，想尅制天羅索，更難成功，卽使互拚內力，豁出去一決生死，至多來一個兩敗俱傷……誰也不能佔得了誰的上風，不過，祁伯青多了兩個助手……看情形，丘霜華依然是難求全身而退：因爲：她手上還有兩個半死不活的人牽制……卽使兄弟趕來……也是顧得了此，難免會失了彼，丘霜華是一直在担心這個結果……現在，哼：：形勢大變……

至少，這老人是個有力助手……又何況，現在，祁伯青心怯神乏，自己是神定氣穩，此消彼長，自己是有足够之力，可以尅制祁伯青。最重要的是，老人已代其保護了兩個傷者，令自己無後顧之憂，這就更好……自己是用全力先制煞了這個祁伯青再說……

不可忘了，還有兩個黨羽在……

形勢變，兩個大漢眼中也是不揉砂子的人，漸漸地，漸漸地，這兩個人在有意無意中，移向戰圈……而祁伯青分明在配合兩人的出手，他是仗冷燄小截圈……護住全身，而脚步則慢慢的，慢慢的，向後退……

丘霜華全神貫注在祁伯青身上，倏然發現左右別有勁風襲來，不由大吃一驚，天羅索的圈子本來不大，發覺身外有警，一運勁，就見青虹暴漲，一個天靈馭風，天羅索抖起七重幻影，而勁風如狂飆捲地

的，一阻左右兩股勁力，可是，天羅索這樣一來，等於在大開了中門，祁伯青本來爲天羅索束了個緊緊的，你這裏才一抖開，他是立即一個「寒雪鎖江」，身形如飛雪下降的，連轉幾轉，奮一口眞氣，雙掌再一攏一彈，人巳疾如風火的掙出重圍，三人三聲巨吼，各各向自己坐騎撲到，幾聲馬嘶，而疾如雨點的馬蹄聲中，三人三騎，巳搶出谷口，走之乎也……

「讓他們走吧……你還有其他事得辦……」這是老人的語聲……丘霜華是心中一凜，分明，老人語有深意……

「余君徹……算你命大，湊巧，我與痲老翁有些交情，也因此懂得如何解救這冷燄玄陰之炁，否則，就算丘俊華的六陽手可以助你復功，不過，却也會因拖延時久，令這寒毒入侵肺臟，以後的隱患無窮，現在，你算是平安無事，或者，你又可以發發狂，任性而爲……」

「……不……前輩……我不是狂，我是恨……」

「哈哈……我算是有些明白，可惜，這又有什麼好處。我明白你恨極了金奴韃狗……也因此而牽累到了那些朝中文武官員……」

「我恨的是禍國災民的賊官……」

「好了，好了……別再發牢騷了！走吧……」

「上那裏去……」

「去解決天南濮家……」

「不……」余君徹是一面搖手，一面巳跪拜在地……連連向老人叩頭……「前輩，現在是什麼時候？你我將自己的一身武功，浪擲在這爭江湖，奪地盤上？」

「混小子……」老人在發了怒，這三個字，可以說是聲色俱厲：「你是什麼東西？你以爲你自己是武林至尊，你可以號令天下，你可以爲所欲爲？你幾乎敗在祁伯青的手下，你胡塗到不採清對頭的來龍去脈……你幾乎死……嘿……當然，你自以爲是爲天下請命，試問你又能救得了那一個？憑你這些道行，你配做些什麼？」

余君徹可給問住了……老人的說話可眞不錯啊！自己眞的是算那門子的英雄？

「告訴你，你以爲我們對付天南濮家是爲了什麼私人地盤、名譽之爭，昏了你的頭啦，老實告訴你，是爲了抗金！」

啊……余君徹幾乎跳了起來……

「你可知道，在大河以北，有多少沒廉恥的武林敗類，業巳成了完顏王朝的走狗？又有多少門戶之長，巳成了不出面的金狗密探、奸細……」

嚇的一震，余君徹突然有所醒悟……看來，這位老人是比自己更是個有心人。

「前輩！你駡，你打……只要求你能指點迷津……」

「好小子！憑你這一句話，好，老夫帶你走……」

「去毀了天南濮家！」

「對！容夫人！你我後會有期……」

「且慢，敢問老爺子尊姓大名……」

「老夫巳卅年不露眞姓名，你，可以破例，老夫姓棘，這是個極冷門的姓。」

「你是三十年前，威震西夏的棘山人麼？」

「哈……容夫人，你去吧……」

「不……」容夫人是飛步上前，對老人盈盈下拜……

「容夫人，你這是爲什麼？」

「奪命天王與你老有交情……可憐我女兒……」

「對！前輩，這位姑娘她爲了救我這個沒出息的飯桶，她……受了翻天獅羅彰的太玄勁……前輩，如果你眞的與奪命前輩有交情。請你出力相助……」

「哼……看來是個美人……」

「對……前輩，在我眼中，世上再沒有半個及得上她一半的美……」

「你……哈哈，小子，你看上了這位小姐了！」

「就怕我不配……」

哈……陣長笑中，余君徹只覺得左手巳爲老人一把抓住，一股極大的牽引力，將他拖了就走，他想叫，可是兩耳風生，這老人的步法之快，簡直不可思議，他根本沒有清楚，容夫人母女是否巳得到老人的允諾！而自己則巳莫名其妙的，爲其拖走現場……

（四）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余君徹算是緩了一口氣，不過，他突然發覺自己的眞氣流轉，一無阻隔……而老人的步法也漸漸的慢了下來，再走了大概百餘步……老人巳停了下來，對余君徹週身看了一遍，又再在「泥丸」、「命門」、「百會」等大穴有所按摸，然後微微一笑道：「總算將你體內積聚的一點餘毒也清了……」

「前輩，如何解救容文瑛……」

「你對她倒是情深一片……」

「前輩！她救我命，我只恨自己習藝不精，更恨不能以身相代……」

「武藝不精，可以學的啊……」

「現在，學……也來不及，我只求前輩……」

「找奪命天王？」

「請他老人家大發慈悲，救救這位好姑娘……」

「奪命天王已死了半年啦……」

「啊……」

「好在，我已送了容夫人一粒凝碧珠，這姑娘在一年之內，決不會死，如果你眞的想救她……那麼，我是不能出手救人，却可以傳授你這一門打穴療疾之法：：到那時，你去救她吧……」

「前輩……」余君徹是萬分莊重的對棘老人道：「我負欠文瑛姑娘太多，我可又怕……」

「怕什麼？怕學不會我的打穴療疾之功……」

「我怕……一年之內，人事變化太大，說不定，一年未到，我已消失在江湖之中了……」

「哼！跟我習技，又有那個敢來傷害你？」

「晚輩是個不能安逸下來的人，前輩，世事如此……試問，我又怎能由得金狗猖獗，又何況，前輩你又說明了，將會有多少的門戶之主，不是甘心爲倀，就是暗中爲奸，前輩！他們會殺了更多的有志之士，他們會殺了我中原大好男兒……前輩，我得與他們拚個死活……不錯，文瑛姑娘對我有天高地厚之恩，不過，我相信，

她之所以捨身救護我，絕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希望我能有所作為……前輩！我怕我會中途殞命，我……」

棘山人是當代有數的名宿，他眞想不到，在當今之世，竟然有這樣個血性為民，而又慷慨激烈的人……並且，這個人看來是貌不出衆，行不驚人的普通漢子……不過，他才是個眞漢子，眞英雄，棘山人對余君徹越來越欣賞，也越來越愛惜……

「如果，你不死，你又如何？……」

「只要三寸氣在，晚輩定當為她。赴湯蹈火……百死不辭……」

「要你加倍時間鍛氣習功……」

「三倍也成……」

「好啦！一言為定！現在，你跟我走吧……」

「是……」余君徹應了一聲之後，他是再也不說話了……老人走，他只是跟……跟……跟……此地已是偃師地界！此地有着比較像樣的街道、市鎮……可是，余君徹却突然發現了三騎馬，看來眼熟，再一想，心中不由一怔，那不是祁伯青一行三人的坐騎……再看看清，三騎馬是繫在飯舖門口……

棘山人是毫不在乎的，走進這三騎馬的飯莊中，余君徹本想阻擱，不過，突有所悟的，跟了進去……在他的心意是：反正是走江湖，走到那裏撞不上對頭？

兩人步入店堂，當下有小二前來招呼……棘山人是微微一笑，點了點左角落，剛好有張小桌，並且，極容易為人忽略，不過，他可以看了個一眼關七……除了後門，沒一個地方走得出這老人的眼底……

余君徹是坐下後，已看了個清楚明白，大堂中根本未見祁伯青等三人……可是，老人却用左手指了指面對大街的一圍屏風，屏風後分明是一長列雅座、小間！余君徹已明白，祁伯青等人在內座……

老人早已點下了酒菜，可是，當酒菜開始上桌時，一陣腳步聲，由雅座中傳來，當先一人，乃是個豹頭虎目的老人，止老人左手側，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婦人，打扮得有些過火，並且，這週身珠光寶氣，越顯得此人之俗……不過，看得出，這兩人的面色是極其難看，分明，有了些不大好過的事，梗在心中。

再後面是一個面白似紙，又瘦又高的漢子，滿面詭笑，而口中只是一疊聲在說：「眞是對不起！眞是對不起！恕兄弟不能相助……不能相助……」

豹頭虎目的老人一進飯莊門口，那婦人左手一按腰際，不想，那老人家如背後生了眼睛一樣，一個反扣手，左手突的奇妙的穿出，只一搭，已搭住了少婦的左手，微聞得老人道：「忙什麼？……」語聲中，老人已抓了少婦步出門口，而在飯莊外的街巷中，突然現出了人羣……

老人是微微的點了點頭，老人與少婦已跳上一輛人叢中的大車，「篤篤」聲中，雜聲响處，大車已向前直竄而去，眨眨眼，車子一個轉彎，好，失了踪影……而四外的人羣，又再隱入了左右小巷中，四外又歸沉寂……

余君徹本想追出，棘山人是冷冷一笑道：「忙什麼？」

「這老人極有氣派……」

「他就是天南濮家的掌櫃的，飛天豹濮良！」

「這……我們……還不走？」

「傻小子，還有許多本好戲未出台，就走……哼！太不懂得欣賞了啊……哼……哼……」

余君徹的意思是跟天南濮家的人走！然後，如果有可能，了結一樁公案，至不濟也得掏聽些機密之事，以作將來之用，不想棘山人還得賴在這兒看好戲，事實俱在，余君徹是根本看不出些做戲之端倪來，不過，老人別具慧眼，自己只有奉命唯謹……

飯莊中，有出去的人，也有進來的人，突然，余君徹發覺了在東角落，有一個單身客，獨坐一桌，只見背影，身穿一領青衫，在桌角放着一個包袱，余君徹依稀感到，此君的坐姿，好似並未改過……甚至，此君眞可能是個泥塑木雕的……

突然，由外走來一人，生得氣度不凡，更明顯的是身揹長劍，毫不掩飾自己的江湖人物身份，此人進得門來，直向此君坐位走去……並且，神色莊重地，走到此君身邊，彎身近耳，有所嘀咕，說了好長一段時間，而此君的坐姿還是如此，一無改變——

「哈哈……」一陣狂笑，由屏風後傳來，「中條雙煞，別在此地，裝模作樣，本來，來到此地的，誰也不會安什好心，再說，笑面易牙開設的飯莊，就是不怕好朋友來打架……我說林老四，把些不相干的客人請出去，此地得打個落花流水春去也！刀槍無眼，哼……不怕誤的，喜歡看看紅刀子出，白刀子進的好事的，請留下來……」

那小二聽了這一番解說，嗨嗨，一個一團和氣的臉蛋馬上變得殺氣騰騰……將些個他看來不像江湖人物，連拖帶摔的，擠出了店門，可是，來到一張八仙桌前，有四個看來似鄉愚的客人時，其中一個磁牙對小二笑了笑，小二面色大變，乖乖的垂手不語……本來，趕走了這四個人，就可見到棘山人與余君徹，為了這一個阻擱，好！留下了棘、余兩人……

棘山人用筷醮酒寫了幾個字……天佑你我，有好戲可看……

余君徹則心中大起激動，江湖上臥虎藏龍這句話，到今日，他算是眞正的領略個透……

最後進來的壯士，到此地步，反而面現笑容，轉身獨立，掃了四週一眼，然後一言不發……

「龐老二！該出劍了吧……」

「不忙……」

「好吧！我還是那一句話：『劍出見紅』！」

「不……『劍出兩死』！」

「喔……變了？」

「對！變了，也就是說，長劍出鞘，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敵我雙方，必有一方，去見閻王……」

「越來越霸道！」

「越來越清楚了這江湖中的宵小面目，狂徒的心腸……」

「你不是奉命而來？」

「中條雙煞，幾時有人敢下命令！」

「天南濮家……」

「呸！那怕武林至尊，也難調度我弟兄！」

「好……」語聲中，這一道屏風突的如被重擊，不，簡直如受了火藥爆炸的一聲巨震中，斷木裂屑，各挾勁風，向那被稱為中條雙煞的座位襲到……

嗨嗨，這就可見到這中條雙煞的厲害，依然是一立、一坐，既不拉架子，也不腳步動，只不過姓龐的雙掌一個大圈手，引起一股勁風，將襲來之物，阻於身前，至於坐的那個，更是驚人，頭也不抬，右手五指一曲一彈……襲來的木屑，碎片，就為其這一彈之力，那裏來，直向那裏去……這一來，非但阻格了來襲，更且是反客為主，以作還敬，此君功力之詭異與強勁，余君徹不禁瞠目結舌……

「好不好看？」棘山人陰陰的問了一聲，才算令他神色還原，而屏風一擊之後，眼前已多了四個人，為首一個是個高瘦的漢子，滿面詭笑……正是送走飛天豹濮良的那個。後面是個神態威猛的禿頂老者，還有一個羽衣星冠的道者，一個面有劍痕的中年道姑……

「龐朋友！」是那個瘦漢，依然面帶詭笑而發言：「請教，你倆來到小店有何貴幹？」

「交出祁伯青！」

「祁伯青？喔……哈哈，依然是為了天南濮家……」

「天南濮家與我弟兄，根本一無瓜葛嘛……」

「老二，何必與他們講道理？」

「是，老大！」然後一轉回身，對那瘦漢道：「常彬！你說一聲，交，抑或不交……」

「你好狂！」那個看來斯文的道者，想不到是最忍不住氣，首先長身而出來叫陣……不過，看得出，老道的功力不弱，並且，出手發招，又穩又狠，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就算是一招，也已可掂出了斤兩……

哼！嗨嗨聲中，余君徹是看清了，道者與那個姓龐的，已交了一手。其實，那裏是一手，其中竟然連續七手對拆……攻的是：勢如疾風，凌厲無比，而還的是；就如行雲流水，飄逸萬分，如果不是有棘山人的阻止，余君徹幾乎情不自禁的喝聲好……

原來是玉陽門下的棄徒寇三忌！」

「好眼光！」

「今日是你死日到了……」

「好大口氣！」

道士的語聲未畢，耳聞嗆的一聲响，姓龐的已長劍出鞘……然後，冷冷的對寇三忌道：「你奸淫不法，更且，為了配迷藥，盜紫河車，練斷魂爪，毀了無數童男女，我早就想追踪殺你，只恨我有事中原，才容你苟延殘喘……今日，嘿嘿……劍下領死……」

龐純修——這個中條雙煞之一，乃是個極有名的殺手，可是，稍有江湖閱歷的人，誰也明白，他手下從不濫殺，如無確鑿證據，他是永不會出重招，可是，在近年，風聞他心情大變，稍有不順眼，稍有不如意，或者，稍有風聲為其所聞，他就會找上門，他更會殺了個無休無止……以前，他是劍出見血，現在，他自命為劍出兩死……已可看到其改變之一斑……不過，這個寇三忌，却是個惡跡遍天下的魔頭，為了自身，他倒叛師門，殺害同門，偷盜玉陽門中練法秘笈，然後借獻寶，投入別門、別戶，可是，他又敢賣友，挑撥，而坐享其成，總之，在這二十年來，不可思議寇三忌的大名，震動天下，人人敬而遠之，而正派中人，四處搜捕，令他不得已，埋名遁世，為了練斷魂爪，用童男女餵功，希望自成一門，而與中原門戶對抗……幾乎為川湘大俠王挺所殺，幸而他鬼計多端，賣友脫禍……

寇三忌為人不端，可是，武功實在不弱……否則也不至於在這多人的搜捕圍擊下，依然故我，他也依以自豪，可是，今日，他却想不到，撞着了照命尅星……

龐純修是個萬分沉穩之人，而且言不虛發，他是深受刺激，並且，對品行不端的武林人士，更是不會放其過門，現在，他的長劍已出，衆人眼前只見一泓秋水，耀目生光，在場人個個心中一凜；可是寇三忌，依然神色不變，鐵拂塵一抖，舞起一團勁影，冷笑聲中，喝一聲着，一招雲龍三現，好功夫，鐵拂塵竟然抖起了三層光影，向龐純修胸前捲到！

龐純修是冷冷一笑，緩緩起劍，訣一引，衆人鬨然叫一聲不好，但是龐之劍尖，已直透拂塵之三重光影，而鋒芒畢露的，向寇之心門點到——

（五）

「老二！小心有毒……」嘿！這個老人可眞忍得住氣，依然不變坐姿，不過，却在這個時候說了聲話……

好個龐純修，長劍已向寇之中心點去，老大一個提醒，這就可看出了好手的功力……說停就停，話變就變，本來，他是長劍直刺，跟着腳步移動，中宮游走，七修招中的絕滅圈就可組成，可是，一聲有毒，龐純修立即止劍，凝步，提氣，沉視……果然，幾聲呸嘯聲中，寇三忌的鐵拂塵，莫名其妙的斷成多截，而一股股淡黃色的粉霧出現，衆人心中明白，寇三忌的迷魂香霧出了手！

在場的全是老江湖，只好身手，當然不會睜開眼睛上了當，各各屏息斂氣，閃身稍避！而寇三忌却是乘此時機，一個幻影百變身法，人如一條飄帶那樣，隨風而舞，道人的輕功，實在是高人一等……

就在這個幻影百變身法催動下，十二枚迷魂蜈蚣鏢，疾如飛星般，向四週擲出，看來他是無的放矢，亂打亂擲，其實，這道士是別具用心……

每一枚蜈蚣鏢，其中有機簧，不架不擋，自己也會爆烈，而發出更陰毒的七聖毒烟，如果想接！嗨嗨，蜈蚣鏢去勢奇特，鏢身有毒，稍有失着，勢必亦上當，有眼光，有經驗的人士，誰也不會去接，再說，他發的是無準頭，無目的的亂鏢。他只是仗此脫身而已啊……

由於飛鏢亂打，店堂中難免亂成一片，誰也不能不避不架……

但是，寇三忌第三副暗器又出，流星火彈擲出，他是再不怠慢，人，本來如鬼影般，東游西竄，現在，一個黃鵠冲天，

身影斜飛出門，希望闖出是非地……飯堂中，火星亂飛，劈拍聲中，火燄飛起，寇三忌心中大爲高興，反正一出門，自己就算逃出生天……其他事，再作打算……何況，既爲自己撞上了，不撈些好處，可眞犯不着……

他還在打損人利己的主意呢，但是，前邊好似有阻力，看一看清，映入眼簾的，竟然是張極冷極冷的怪臉，老實說，只要看一眼，你就永不會忘記這張臉，而且，只要看過一眼，你就永遠不想再看第二眼，這張臉，有說不出的陰、狠、詭、怪……它令你心震，令你滿懷不舒服！不，簡直如一種重壓，壓在你心頭……

「回去！」簡簡單單兩個字，唉！要命，這兩個字，就如兩下千斤重錘，打得你頭沉心跳……寇三忌是個傑出的惡徒，在他心目中，永沒有報應這二個字，但是，不知什麼道理，讓這個怪人弄了個神昏顚倒！他現在明白，絕不能退一步，一回飯莊，自己條命就難保…但是，他在這個怪人的威懾下，他還是慢慢的向後退……

突然，寇三忌有所震醒，左手一抖一彈，一股極細的光影向怪漢當面彈到，怪漢竟如未覺……白影一幌不見，寇三忌幾乎心也跳出來了，爲什麼，他成功了！這最後一着，萬靈蠱毒全照顧了怪漢，哈哈，這一來，自己可就不怕了，這怪漢就快武功失！神智昏！然後，得求我這解藥，誰也不敢再殺我，誰也得聽我號令……對！叫龐純修殺了陰陽無常常琦，七星掌熊均，還有百絕師太慧開，再使龐純修逼祁伯青交出三件寶物，自己遠走高飛，苦練十年，天下無敵，對！哈……

「朋友！你中了我的萬靈散了！你與我乖乖的，哈……龐老二！你滾出來，如果你不想你老大死在我的萬靈散下，你快先替我殺了常琦……」

「回去！」寇三忌突的一凜，鼻中微微有股甜香，再一看，唉！他永不想再看第二眼的臉！怪漢依然是神色凜然，這一對眼，他得看眼色，憑眼神可以斷定中毒之深淺——可是，當他對準了怪漢的眼神時，他由心底冒起了一陣寒意，他倒抽了一口冷氣。好！胸中突的有陣火熱之感覺，心一熱，心靈大抖……然後，全身發熱，好！全身宛如脫了力，一聲極淒厲的叫聲中：「我中毒了……」

「不錯！你中了毒……回去……」怪漢只一抓，一擲，好手法，立着的人，擲進了飯堂，依然立着，寇三忌一回飯莊大堂，可憐，三個同伴巳圍住了他……常琦首先戟指痛罵三忌的卑險……

「你們吵什麼？快放出祁伯青！」

「龐老二，本來，我們是受了你倆的盛惠，就不該再與你作對……」

「作對也不怕！」

「……不！龐老二，關於祁伯青，我們可不能就這樣交出來，眞……我們是受人之託，再說，我們巳得罪了天南濮家，我們是早巳豁出命去，我們可不能有負此人之託！我們絕不能將祁伯青交出來。」

「你們死了！就可取走祁伯青！」

「或者如此……」

「那麼，出手吧！」

「追」！「追」……外面突然一陣鬨聲，就見飯莊門外，左右小巷中，竄出了一大批人！而一輛大車巳竄出大街！大車前，分明有三騎馬，而馬背上只有兩人，正是與祁伯青同行的兩個，在店堂中的中條雙煞是面色微變，好快身法，幾個翻折，兩人巳追上大車，不料，大車中突的激射出一片金虹，遠處傳來雙煞的一聲怒吼……又聞得幾聲極猛烈的炸音，再是幾聲鬨叫聲，半晌，無聲無息了……

飯莊中還有不少人在，至少，那四個鄉愚般的人，棘山人與余君徹，加上了幾個主人……中條雙煞分明爲人引出了門，其他人又該如何？又何況在場人。可以說個個是別具鬼胎，祁伯青這個正主兒又如何？走了！死了！還是依然在飯莊中？……當然更須要研究，更値得研究的是；祁伯青幾時變得如此値錢，有人搶，有人藏，有人拚命，有人送命……

還有，那個一招落敗，而自作自受的寇三忌的後果又如何？

「常……大哥……」嗨嗨，一提起，就聽得這老道的叫聲：「救命……救命……救命……」

「雜毛，你好狠的心腸，哼哼，你還想我們救你？怪不得江湖道上，稱你爲武林煞星，你還有面來求我……」

「我自知不是……但是，常大哥！我也是被逼無奈……我讓人……稱之爲武林敗類……我只有卑鄙、無恥的永生……我希望……有朝一日……揚眉吐氣……我更……唉……常大哥……你……救我……只求你……代我……取出解藥……」

什麼？這雜毛有解藥，還什麼不自取……在場人全是久走江湖，頗具心計，一聽寇三忌如此說話，個個暗中打了寒噤，這雜毛的毒藥，簡直駭人聽聞，中上之後，分明全身功力，不！可以說是令眞氣全散，變成了比廢人更可怕的活死人了！這種酷遇，降臨於一個武林人士身上。請問，這後果又該如何……

再看看寇三忌的神態面色，人們心中全巳明白，此人身受之酷，簡直是筆墨所難描述……

突然，一柄金刀其疾如飛！直釘寇三忌之心頭，寇三忌巳看清了，發刀之人是慧開師太，他是面現苦笑，說一聲：「多謝成全！」可憐，刀入心口，只吐出了多謝兩字。就此一個氣窒，嗚呼哀哉，熊均與常琦是十分明白，這一句多謝，是出自寇三忌肺腑之言，也可以說，慧開這柄金刀，的確解除了寇三忌無窮的折磨……

常琦看看四週，依然面帶詭笑對四位鄉愚打扮的人道：「列位，戲巳散了！」

「嗯！散了？老四，你說如何？」

「假的！」

「哈哈我也知道是假的啊，好了，常當家，別再裝佯了，我看，你旣有本領引來這樁公案，就得來一個乾脆俐落……祁伯青不出面，這件事就難下台！」

「嗨嗨……朋友，你該看出來，中條雙煞巳追出去了！」

「難道他不會回來……」

語聲未畢！衆人眼前一花，只見兩個圓球形的東西，向常琦迎面打到！常琦可發覺這勁風凌厲，不敢收接！一個偏身，希望避過來勢，不想，眼前光虹如星雨爆

散，同自己上三路點到，好個常琦，一聲厲嘯，身法一領，人如個極大陀螺般，一旋一轉，轉出老遠，堪堪避過了第一着迎面招，可是，一聲輕嘯中，常琦巳知對手，得寸進尺，正想反手格擊，耳聞瑲瑲兩聲。又聞得慧開師太喝一聲好，而大力神熊均也巳揮巨斧，阻截住來客……常琦看清出手襲擊自己的，正是中條雙煞中的龐純修，他不禁叫了聲：「莫怪雙煞，聲震江湖，追魂子果然不凡！」

「你們再不交出祁伯青，哼……」

「又該如何？」

「劍出兩死！看來，你們也得應此盟誓……」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對！」語聲中，一陣陣劍嘯聲中，這飯莊的店堂，立即佈滿了肅殺之氣……慧開師太與熊均一仗鐵如意，一仗開山斧，兩柄兵刃，各具神通，滿以爲兩人久走江湖，罕逢敵手，爲了對頭名氣太大，不敢輕視，因此，以二對一，照理巳是坍了大台，可是爲了擊退强敵，也就說不得撕下這份老臉，誰想到這個龐純修的劍法如此厲害！每一招，每一式，全是用內家罡氣作輔，劍法如天神變化，又如鬼影纏身，輕靈時，似乎彈五絃，珠走玉盤，凝重時，直如巨靈劈山，威靈顯赫。有時身形如風，劍點如雨，有時步履蹣跚，樸拙返渾……不過，不論快，抑或慢，終之，兩個武林中有名的一方之主，却讓個龐純修，鬧了個左支右絀，狼狽不堪……

有幾下，如果不是雙方之呼應相輔，不死也得帶傷，可是，再看看清，龐純修用的劍法時，任誰也得叫一聲慚愧，龐純修所施的劍招，乃是一部平平無奇的七星劍法而巳，可以說一聲，七星門巳烟消雲散，有七十年了，七星劍是變成了微不足道，並且，因七星劍譜無人作主，流入了市肆書賈之手，北宋末年，簡直是滿處可見的一種普通入門劍法，那想到，今日，却在偃師城中，困煞了兩個江湖大豪……

陰陽無常常琦是個極工心計的武林名宿，一看形勢，就知不能善干罷休……自己加入戰圍，也不過是多一份牽制之力，於事無補，並且，根本無法可以挽回敗局，因爲，老二巳經如此厲害，還有個老大未出手……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借刀殺人……於此可見，常琦爲人的陰狠厲害，並且善於揣度形勢，而當機立斷……

衆人眼前，可以看到常琦手中多了一叠晶光澄亮的長形暗器，耳聞得常琦一聲詭笑，手指一彈……這一叠暗器上，立即錚的一聲，一道白虹，其疾似箭的向龐純修打到，如此激烈的戰圍中，常琦的飛刀——原來是一叠其薄似紙的飛刀——一絲不錯的照顧了龐純修……

現在，龐純修週身全爲罡氣所佈，再說，他的七星劍法，更具無比威力，劍尖就如生了眼睛的，飛刀才現，就見他長劍一引，錚的一聲響，嘿！這就令龐純修也暗叫一聲好，原來，劍刀相交時，龐純修微感一股極大的撞力傳來，飛刀雖說爲其格開，不過，自己也幾乎眞氣一阻……可是，還有更可驚的事將發現……

常琦是得理不讓人，他的飛刀是憑仗其奇門玄指之力，一柄又一柄，連續不斷的向龐純修環身打到，十七柄飛刀，就如織成了一片刀網，連翩飛舞，圍繞而上，這一來，龐純修非但得阻擊熊、慧兩人，更且得點，挑，彈，帶這個飛刀之陣……這就令龐純修心有兩用，運氣難免有所不純，突聞遠處傳來一聲驚叫，又是幾聲暗叱……龐純修巳明白了，自己破飛刀時，將飛刀交付了閑人……

中條雙煞素不擅言詞，也不善解釋，其實是無法解釋，也不必解釋……現在，他一心一意的，想倒翻這間飯莊，然後，找到祁伯青，了結一段公案……那想到，飛刀陣會代他帶來了些小麻煩……

「老三，看來中條雙煞，也眞惡得可以……」

「老二，別這樣說……」

「爲什麼？你怕事……怕得罪了中條雙煞！」

「不是怕事，而是不想生事……老二！算了。」

「這飛刀幾乎要了我的左手！」

「是你自己不小心！」

「對！老大說得對！你看戲就得小心在意，這是全武行，一個不小心，看戲的可眞能被割了耳朵！」

「老三，你也幫……」

「不是幫！我……」

「我偏要幫！」

「你幫什麼？……」

「幫他們打這個煞鬼！」

啊，這四個鄉愚中的老二可發了火，其他三個拚命想阻住他，可不料，三個人爲隻桌子阻在中央，又不想起身離座，好，就讓個老二一掙，掙脫了三人的糾纏，身法奇快的插進了戰圍。

「你這個煞鬼，敢得罪我。」

「我幾時得罪你。」可怖！才說一句，回一句呢，兩人巳連續對了七招，龐純修出了名的閃電手，可這個鄉愚看來木頭木腦，這出手却是又快又怪，守七招，還七招，簡直如一氣呵成，萬分逍遙洒脫，兩人一交上手，照理，龐純修就該大狼狽了，因爲，他本來與慧開及熊均在交手，加上個常琦的飛刀，雖不至於手忙脚亂，可巳鬧了個膠着之狀態，現在，竟然再加一强敵，而這個鄉巴佬看來武功高出了在場三人，龐純修以一敵四，就能抵擋解決了？應該這個老大要出手了吧。事情可又奇怪，這戰場上，龐純修並未顯示出有什失閃之處，依然涇渭分明的，與鄉巴佬鬥在一起，出手發招却比較更愼密、凌厲，至於慧開與熊均，却是插不上手，又退不出戰圍，甚至於連個陰陽無常也三不知的，給牽進了戰圍……爲什麼？原來，鄉巴佬不知用什麼手法，將三人引了進來，可又不准他們對付龐純修，三人雖說希求拚命，更希望速戰速決，可惜，不是龐純修劍尖輕颺，就是鄉巴佬的掌風阻格，進是被阻得密不通風，如果想乘機退出戰圍，對不住，隨時隨地有劍鋒或掌風的困截。

（六）

至於龐純修與鄉巴佬的交手，眞可當得一句，嘆觀止矣！

一個是劍術名家，劍光輕靈處，宛如仙子凌風．幽靈縱橫，至輕至靈一轉爲凝重規矩時，門戶緊密，大巧若拙，一路看

來毫不出奇的七星劍法，到了他的手中，每一招，每一式，看來平平無奇，可是劍法中之威稜、神妙，發揮了個淋漓盡緻。

至於鄉巴佬又如何，守，如銅牆鐵壁，嚴絲合縫，無分毫之隙，以供敵人之入侵，攻，如霹靂陡起，又如狂風暴雨，每一招，挾神威驚人之勢而臨，每一式具驚天動地，乾坤一擊之力。雖說劍招狠厲，他防守得無懈可擊，雖說龐純修神乎其技，他依然尋隙覓縫，希望能取得上風，兩人這一場打，可眞算得燦爛萬分。

突然，一聲驚叫，在場人只感到一個眼花，而常琦這個看來是主人家的，已爲一人所扣。

熊均與慧開師太發覺同伴被扣，亟想掙扎出圍，搶救常琦時，慧開師太只覺得背後脊骨中穴一陣刺痛，而全身勁力，眞氣全散，知道已爲人點中重穴，還想奮力一擊，可惜勁力難繼，一聲悶哼，仆翻在地，而眼前又是人影漏出……果然，熊均不知什麼一來，讓個鄉巴佬一指點中大穴，一彈掌，將他彈出了戰圍。

「雜毛！好劍法。」

「你的掌法也差不到那裏……」

老二，如此混打，值得嗎？」是中條雙煞中老大開了口。

「是他找上了我……」

「住手罷鬥。」

「他不肯住手。」

「這位朋友，你我何必結仇……」

「那也說得是……」鄉巴佬可眞不含糊，他說停就停，龐純修只覺得眼前人影一晃，好，已回到了這一桌……與其他三人會了合。

「在下王若冰！」原來中條大煞名叫王若冰……「與龐二弟合稱中條雙煞，事實俱在，也說不上有什大名望，大不了，不過，咱弟兄可不算得鮮廉寡恥，喪心昧良的胡塗虫，當然，身在江湖上，難免會殺人，可是，王某大胆的說一聲，王某絕不殺無辜，而死於我弟兄手下的，全是十惡不赦的禽獸之輩，而今日，我弟兄却非毀了這個飯莊，更得殺盡所有的惡徒黨，至於龍山四位朋友，還有，棘山人……」

此言一出，令余君徹大吃一驚，可是棘老又如何，依然聲色不動的，靜坐待變。

「……王某斗胆，請你們，呃，棘山人更得帶那位小朋友走，不必再淌這一次的混水！」

「那你弟兄算是包辦這一件事了？」

「容或如此！」

「只怕辦得不妥。」

「唉，那也無可奈何。」

「王世兄！」棘山人突然越座而出，四個鄉巴佬對棘山人是微微一笑，其中有個看來頗具滑稽相的老人，更是對老人做了個鬼臉。

「棘前輩。」

「嗨，這一來，令我這糟老頭，不認老也不成了啊，不過，既承抬愛，我就來個倚老賣老，王世兄　小老素聞兩位，遊俠江湖，好打不平，可是，從來未聽過對拳譜珍寶動心發念過，這次，你們那會對這三件東西也生了心？」

「小可根本不是爲了什麼勞什子的東西……」

「祁伯青與兩位有仇？」

「不，祁伯青與我弟兄有些關連！」

「有何關連……」

「前輩，請恕在下，素不願多言多語，再說……」

「不喜歡別人家如盤問口供般，絮絮不休？」

「大概如此。」

「我已說過了，我可得倚老賣老，而今，我可對你倆直斥一句：你們錯了！」

「啊，此言何意？」

「你以爲你倆是了結一段公案，你以爲憑此一件事，可以令你們報了恩，哼哼，恰恰相反，你們是中了計，中了個令奸小發笑的計。」

不可如此……數說我弟兄！」

「錯了就是錯了，你們帶祁伯青去見你們的恩人？哼哼，依我看，你們是將祁伯青當禮物般送給了金狗！」

啊，此言一出，四座變色，這些江湖俠隱，雖說行爲乖僻，而且殺人不眨眼，但是，可沒半個肯同金邦有聯繫，事實俱在，他們可以爲一件珠寶，或者什麼秘笈，神訣，鬧了個河翻水轉，可絕不能貪圖富貴，而爲漢奸，走狗，殘殺同類，中條雙煞絕不是壞人，更不是別具心腸的惡徒狂奴，他扣拿祁伯青，有其他的過節，或者，希冀撈一把油水，這還解釋得通，將他獻與金邦這……就令人難有解釋。

「老前輩，此言怎講？」王若冰顯然有些惱怒。

「你的恩人姓雷，名叫玉儀。」

「啊！」

「是個女的，很美，嗯！你們在三年前遇見她，你倆爲人下毒，幾乎毀了，全仗她的出現，費盡心力，將你倆救入了一個破堡中，代你倆護法，兩日兩夜，她與來人激鬥，受了卅幾處傷，然後，仗你倆的功力還復，驚退這些惡徒，對不對！」

「你……那能如此淸楚。」

當時，我也在這個破堡內，不必再衝出去，我且問你，以後，你有沒有看見過那些追擊你的賊黨？沒有，今日，你們，還有，你們有沒有見過雷玉儀，也沒有是見了碧瑚釵，而來到此地的，對不對！好，我再問你們一個問題，雷玉儀是何門派，她的出身……你們可有些知道？」

怔住了，中條雙煞久走江湖，多歷事故，並且，近三年來，更是形跡隱秘，出則必擊，擊則必中，中則必遠颺，可惜，却讓棘老人問住了，其實，兩人心中也隱隱然有些明白，自己弟兄眞可能讓人的占恩市患　入了小人之牢籠之中。

天南濮家，山西雷家，你難道連這八個字也沒聽說過，雷玉儀乃是濮家的第二代主婦，還有，如果，你眞的逼得常琦交出半死不活的祁伯青，只怕你們弟兄，非但送上禮物更可能連你倆也得毀了。」

「殺我弟兄！」

腹中藏寶……」

這可令王若冰與龐純修難明所以，雖然，江湖風浪險惡，道貌岸然而心懷鬼胎的，大不乏人，不過，殺了人，再腹中藏寶，這又從何說起？

可是，當棘山人說明了詳情之後，中條雙煞不禁面面相覷，而四個

鄉巴佬却是在哈哈大笑聲中離座想走了。

中條雙煞中龐純修心有不忿，正想動問，那個與他打出手的老者哈哈一笑道：「龐老二，劍法不賴，如果，眞的將玉版訣中，坎離大法參悟，看來，大可成爲一代宗師……希望你小心在意，別大船沉在陰溝中，你我後會有期！」語聲中，他還打了個扯天恭地的大揖，走了……

「還未請教大名。」

「你老大不是稱我們爲龍山四老？」

龐純修可眞有些打昏了頭似的，龍山四老在江湖成名已有數十年，今日，自己却與其中一人，打了個旗鼓相當，他可有些不相信自己。

「爲什麼走了？」

「有棘老頭出塲，並且，他又抖出了內中玄秘，哈，後事看來得由你倆來了，我們四個老頭子，夾在中間幹什麼？討人厭，犯不着，哈！」一陣狂笑聲中，這個老人就此踏出了飯莊門，這個祁伯青，還有什麼天南濮家，山西雷家的事，就算交託給中條雙煞，還有棘山人去處理了。

只剩下棘山人與余君徹在看好戲。

龐純修仗劍下立，王若冰則在詢問常琦：「常琦，如果我用七煞修羅手法來對付你，你將會受到如何之折磨……」

「也至不過筋折脈斷，寸骨寸傷，嘔吐黑血。受盡七日大難一命嗚呼而已！」

「到挺清楚，如此，你怕不怕……」

「走江湖的怕死？那還配走江湖，王若冰，說實在話，常某在廿年前，就該受到比你七煞修羅更慘刻的待遇，天幸爲我老恩主所救，我算是活多了廿年，今日，你就放手折磨，不過，要我吐一句說話，我給你四個字，就是『登天還難！』」

「你不肯講出祁伯青的藏身之所？」

「祁伯青早已走了，坐大車走的！」

「放屁，你太爺已毀了一批狗爪子，還有！這兩顆首級，不就是護車之人？」

「嗯，不錯！」

「可是，我可沒找到祁伯青，我深知你善於佈置機關消息，你好好與我講。」

「講什麼？講出個名堂來？」

「你不講我就要燒了你這龜殼子！」

「你大可放火！」

聽言辨意，常琦是鐵了心，不會講出個所以然來，王若冰何嘗不明白，放火一燒，當然，這何嘗不是個好辦法，但是，就怕連祁伯青，還有，他挾帶三件寶物中十三張地圖也給毀了……

中條雙煞明知其中有極大的關連，絕不能魯莽從事，祁伯青莫名其妙的得到了三件寶物，不出三日，消息不脛而走，一個江湖敗類，立刻變成各方注目的要人，而現在，除了天南、山西有人必需得之而甘心外，並且，還有不少人在暗中較上了勁，而自己弟兄，就是讓雷玉儀的碧瑚釵請出了山。本以爲智珠在握，更以爲可了了一段公案，不想事情越變越奇，形勢也越來越險，甚至於難題也就越來越多，常琦這個武林中兇星，他究竟受了何人指使，而竟敢不惜以身相殉，並且，甘願忍受自己的酷刑手法……

又該怎辦？殺人、放火，一走了之，當然是最乾脆，突然，王若冰的眼神起了變化，他是一聲長笑中，對棘山人道：「前輩，即使是錯，我也只得如此做……」

「你想毀了此地……」

「正是！」

「一了百了！」

「前輩意下如何？」

棘山人是一陣狂笑，沉聲對中條雙煞道：「何嘗不是個釜底抽薪的好辦法！」

「如此，晚輩出手了！」

「請便吧！」棘山人是帶了余君徹走了……

「前輩……」余君徹道：「這就走了？不找天南濮家，不保護種公……」

「孩子，我且問你，你死了沒有？」

「這——」

「哈……你我是只求咽喉三寸氣在，就得管理天下事，非但得對付天南濮家，還得助你練功，還得收容文瑛，還得保護種相公……還有，還得找出個武林煞星出來呢……」

喔！還有不少事！是啊，處於亂世，除非你沒心肝，否則，天下事豈會如此容易完結——

棘山人是走了，後面跟隨個余君徹。

大火開始燒了起來，中條雙煞是走得沒影沒踪……可是，左右兩巷依然有不少人出現，他們在搶救……

火熄了，而裏面却發現了四具焦黑的屍體，正是那常琦，熊均，慧開師太，還有那個寇三忌——

遠處傳來一聲蒼老的語聲：「你等退還七里坪。」

「此事算完了？」

「不，才開頭呢。」

看來，是才開頭吧……（全文完）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古 龍·文
子 成·圖

玉劍傳奇（一）



春雨綿綿 劍氣蕭蕭

（一）一碗奇怪的麵

夜，春夜，有雨，江南的春雨密如離愁。

春仍早，夜色却已很深了，遠在異鄉的離人也許還在殘更中懷念着這千絲萬縷永遠剪不斷的雨絲，城裏的人都已夢入了異鄉，只有一條泥濘滿途的窄巷裏，居然還有一盞昏燈未滅。

一盞已經被烟火燻黃了的風燈，掛在一個簡陋的竹棚下，照亮了一個小小的麵攤，幾張歪斜的桌椅，和兩個愁苦的人。

這麼樣一個凄涼的雨夜，這麼樣一條幽僻的小巷，還有誰會來照顧他們的生意？

賣麵的夫婦兩個人臉上的皺紋更深了。

想不到就在這時，窄巷裏居然傳來一陣脚步聲，居然有個青衣人冒着斜風細雨踽踽行來，蠟黃的面色在昏燈下看來彷彿重病已久，本來應該躺在床上，蓋着棉被吃藥的。

但是他却告訴這個小麵攤的老板：「我要吃麵，三碗麵，三大碗。」

這麼樣一個人居然有這麼好的胃口。

老板和老板娘都忍不住用懷疑的眼光看着他。

「客官要吃甚麼麵？」雖然已經有三十多歲，身材却還很苗條的老板娘問他：「要白菜麵？肉絲麵？還是蹄花麵？」

「我不要白菜肉絲，也不要蹄花。」青衣人用低沉沙啞的聲說：「我要一碗金花，一碗銀花，一碗珠花！」

他不是來吃麵的，他是來找麻煩的。

可是這對賣麵的夫妻臉上却連一點驚奇的表情都沒有，只淡淡的問：

「你有本事吃得下去？」

「我試試。」青衣人也淡淡的說：「我試試看。」

忽然間，寒光一閃，已有一柄三尺青鋒毒蛇般自青衣人手邊刺出，毒蛇般向這個神情木訥的麵攤老板心口上刺了過去，出手比毒蛇更快更毒。

麵攤老板身子車轉，將一根挑麵的大竹筷當作了點穴鐝，斜點青衣人的肩井穴。

青衣人的手腕一抖，寒光更厲，劍尖已刺在麵攤老板的心口上，却發出了「叮」的一聲響，就好像刺在一塊鐵板上。劍尖再一閃，青鋒已入鞘，青衣人居然不再追擊，只是用一種很平靜的態度看着這對夫婦。

老板娘却笑了，一張本來很平凡的醜陋的臉上，一笑起來居然就露出了很動人的媚態。「好，好劍法！」她搬開了竹棚裏一張椅子：「請坐，吃麵。」

× × ×

青衣人默默的坐下，一碗熱氣騰騰的麵很快就送了過來。

麵碗裏沒有白菜肉絲蹄花，甚至連麵都沒有，却有一顆和龍膽差不多大小的明珠。

（二）黑竹竿

在這條陋巷裏的這個小麵攤，賣的居然是這種麵，有本事能吃得下這種麵的人實在不多，可是這個人並不是唯一的一個。

他剛坐下，第二個人就來了，是個看來很規矩的年青人，也要吃三碗麵，也要了一碗金花，一碗銀花，一碗珠花。

麵攤的老板當然也要試試他，有沒有本事能吃得下去？

他有。

這個年青人的劍法雖然也跟他的人同樣規矩，但却絕對迅速準確有效，而且劍式連

綿，一劍發出，就一定有連環三着，多已不能再多，少也絕不會少，劍光一閃，「叮，叮，叮」三聲响，老板的胸口已被他一劍擊中三次，這個規矩人用的規矩劍法竟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都快了三倍。

老板連臉色都變了，老板娘卻喜笑顏開，年青人看到她的笑唇，眼睛裏忽然顯出他這種規矩人不該有的慾，老板娘笑得更嫵媚。她喜歡年青的男人用這種眼光看她。但是她的笑容忽然又凍結在臉上，年青人的眼睛也冷了，就好像同時感覺到有一股逼人的寒氣襲來。

他的劍已入鞘，長而有力的手掌仍緊握劍柄，慢慢的轉過身，就看見一個身材雖瘦如竹竿，肩膀卻寬得出奇的獨臂人站在密密的雨絲中，背後斜揹着一根黑竹竿，把一頂破舊的竹笠低低的壓在眉下，只露出左邊半隻眼睛，椎子般盯着這個年青人，一個字一個字的問：

「你是不是鐵劍方正的門下？」

「是。」

「那麼你過來。」

「爲什麼要我過去？過去幹什麼？」

「過來等我殺了你。」

斗笠忽然飛起，飛入遠方的黑暗中，昏暗的燈光就照上了獨臂人的臉，一張就像是屠夫肉案般刀斑縱横的臉，右眼上也有個「廿」字形的刀痕，像一個鐵枷般把他這隻眼睛完全封死，卻襯得他另外一隻眼中的寒光更厲。

年青人握劍的手掌已滲出冷汗，已經想起這個人是誰了。他也看得出這個「廿」字形的疤是用什麼劍法留下來的。

獨臂人已伸出一隻瘦骨嶙峋青筋凸起的大手，反手去摘他肩後的漆黑竹竿！

但見老板娘忽然間就已掠過麵攤到了他面前，用一雙柔軟的手臂蛇一般纏住了他的脖子，掂起了足尖，將兩片柔軟的嘴唇貼在他的耳朵上，輕輕的說：

「現在你不能動他，他也是我特地找來的人，而且是個很有用的人，等到這件事辦完，隨便你要怎麼對付他都行，反正他也跑不了的。」



她軟語輕柔：「我也跑不了的。」

她說話的聲音和態度都像是情人的耳語，簡直就好像把她的老公當作個死人一樣，那位麵攤的老板居然也好像根本沒有看見，什麼都沒看見。

獨臂人盯着她，忽然一把拎住她的衣襟，把她像拎小鷄一樣擒了起來，拎到那個麵攤子，才慢慢的放下，然後就一字字的說：「我要吃麵，三碗麵，三大碗。」

老板娘笑了，笑容如春花：「這是我跟別人約好的，爲的只不過是要確定他是否眞的是我約那個人，可是你不同，你就算燒成灰，我也不會認錯的，你何必也跟我說這些蠢話？」

獨臂人什麼話都不再說，而且連看都不再去看那個年青人一眼，就好像也已經把這個人當作個死人了！

× × ×

就在這時候，他倒又看見一個人施施然走入了這條陋巷。

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人，也從未見過任何一個像這個人這種樣子的人。

（三）神龍一現

這個人的樣子其實並不奇怪，甚至可以說連一點奇怪的地方都沒有。

他看起來好像比一般人都要高一點，也許比他自己實際的身高還要高一點，因爲他穿着的是一雙有唐時古風的高齒木屐，雖然走在泥濘的窄巷裏，一雙白襪子卻沒有濺到一點泥污。

他的穿着並不華麗，可是質料手工剪裁都非常好。顏色配合得也讓人覺得很舒服。

他沒有佩劍，也沒有帶任何武器，卻撐着柄很新的油紙傘，可是，當他冒着斜風細雨走入這條陰暗的陋巷中時，就好像走在艷陽滿天百花盛放的御花園裏一樣。

不管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的樣子都不會改變，因爲他本來就是這麼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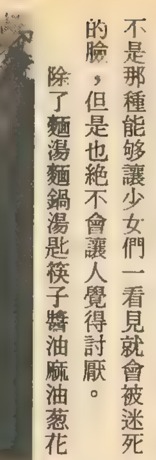
個人，不管在多麼艱苦困難危險的情況下都不會改變。

所以他臉上好像總是帶着微笑，就算他並沒有笑，別人也會覺得他在笑。

也許這就是這個人唯一奇怪的地方。

× × ×

昏暗的燈光也照上這個人的臉了，並不是那種能够讓少女們一看見就會被迷死的臉，但是也絕不會讓人覺得討厭。





除了麵湯麵鍋湯匙筷子醬油麻油葱花之外，這個小麵攤也和別的小麵攤沒什麼兩樣，也有個擺滷菜的大木盤，擺着些牛肉肥腸豆干滷蛋。

這個人好像對每樣東西都很感興趣。

「每樣東西我都要一點，豆腐干最好切多一點，」他說：「另外再來兩壺酒，不管什麼酒都行。」

「麵呢？」老板試探着問：「你要吃什麼麵？要幾碗？」

「半碗我都不要，」這個人微笑，「我只想喝點酒，不想吃麵。」

× × ×

這個人居然不是來吃麵的。

來吃麵的三個人神色都變了，獨臂人那隻瘦骨嶙峋的大手上已有青筋凸起，麵攤的老板已經握住了那雙挑麵的長筷。

可是他的脚已經被老板娘踩住了。

「我們這裏沒有準備什麼好酒，豆腐干倒眞的滷得不錯。」老板娘陪笑：「客官請到棚子裏來坐，酒菜我馬上送來。」

× × ×

簡陋的蓆棚裏只有三張小桌子，已經被先來的三個人分別佔據了。

幸好一張桌位通常都不是只能够讓一個人坐的，通常都分配上兩三張椅櫈，就正如一個茶壺通常都分配上好幾個茶杯一樣。

所以這個人總算也有個位子能够坐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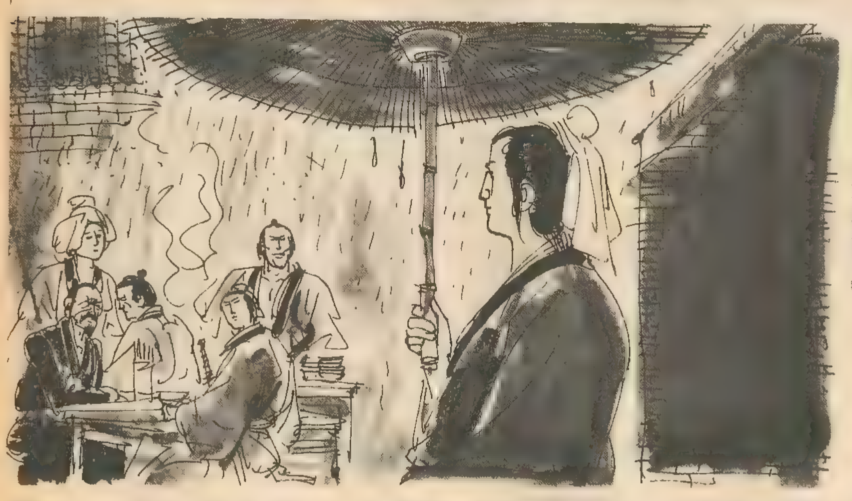
他選的位子在第一個來的青衣人對面，因爲這個位子最近。

這個人好像很懶，能够少走兩步就少走兩步，能够坐下來就絕不會站着。

他不但懶，而且好像有點笨，感覺也有點痲木，別人對他的敵意，他居然連一點都沒有感覺到，還沒有坐下去，就先問青衣人。

「天地這麼大，人這麼少，我們兩個人能坐到一張桌子上，眞是太有緣了。」他說：「我想請你喝杯酒，好不好？」

「不好，」青衣人的態度也不能算很不客氣：「我不喝酒。」



這個人摸了摸鼻子，好像覺得失望極了。

可是等到酒菜送上來時，他又高興了起來：「一個人喝酒雖然無趣，至少總比沒有酒喝好一點。」

他剛說完這一句話，就聽見有人在鼓掌。

「這眞是千古不易的至理名言。」一個人拍掌大笑而來：「就憑這句話，就値得浮三大白。」

他的笑聲豪邁而又洪亮，他走路時腰幹挺得筆直，他的衣裳是剛換上的，而且漿洗得很挺，他的腰帶上懸掛着一柄烏鞘長劍，黃銅吞口和劍柄劍鍔都擦得閃閃發光。

爲了讓別人對他有個良好的印象，他的確化了很多工夫。

遺憾的是這一切都已掩不住他的落拓憔悴和疲倦了，只不過他自己還希望別人看不出來而已。

「只可惜現在我還不能陪你喝酒，我要先吃幾碗麵。」他大步走到麵攤前：「我要三碗麵，三大碗。」

麵攤的老板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就好像恨不得一把扼住他的脖子，問他爲什麼看不出這裏有個人不是來吃麵的，問他爲什麼連這點眼光都沒有。

佩劍的中年人也在瞪着他，忽然冷笑道：

「你爲什麼不開口？你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認爲我焦林已經老了，已經吃不得你們這碗麵了。」他的聲音已因憤怒而

嘶啞：「這碗麵我吃不吃都無妨，可是我一定要讓你看看我還有沒有這個本事。」

他已拔劍。

他拔劍的方法完全正確而標準，但是他的手已經不太穩。

麵攤的老板手裏一雙竹筷忽然刺出，以雙龍奪珠之勢去奪他的雙眼。

他的劍還未到對方的心口前，對方的竹筷已到了他的眉睫間。

他只有退。

只退了一步，竹筷忽然下垂，敲在他腕骨上，「噹」的一聲，長劍落地。

長劍落地時，焦林這個人也好像忽然自高樓落下，落入了萬刦不復的深淵。

就在這一瞬間，所有一切他一心想掩飾住的弱點忽然間就全部暴露了出來，他的衰老，他的落拓，他那雙已無法控制穩定的手，甚至連他衣領和袖口上被磨破了的地方都在這一瞬間讓人看得很明顯。

可是已經沒有人願意再看他一眼。

他慢慢的彎下腰，慢慢的拾起被擊落在地上的劍，一步步向後退，眼睛却一直盯着麵攤老板的竹筷。

他的手在抖，人也在抖，眼中充滿了絕望和恐怖，好像知道自己每退一步就距離死亡更近了一步。

喝酒的那個人忽然站起來，先拿出塊碎銀擺在桌上，再撐起油紙傘，走過去扶住了他。

「我看得出你一定是酒癮犯了。」他微笑着道：「這裏的豆腐干雖然鹵得不錯，酒却太酸，我們換個地方喝酒去。」

× × ×

古風的高屐踏着泥濘，嶄新的油紙傘擋住細雨，一個人扶着一個人，漸漸走出了這條陋巷。

獨臂人看着他們，獨眼中已經露出殺機。

青衣人霍然站起，鐵劍門下的年青人已握住他的劍，麵攤老板也已準備飛身而起。

「不能動。」老板娘忽然一拍桌子：



「你們誰都不能動，誰動誰就死。」

麵攤的老板臉色變了。

「這次我不能聽你的，我們絕不能留下焦林的活口，」他的聲音壓得很低：「這件事的關係太大，焦林多少已經知道一點，就算幹他那一行的人嘴都很穩，我們也不能冒險。」

「就因爲我們不能冒險，所以絕不能動。」老板娘說：「只要一動，我們這件事就必敗無疑。」

「難道你怕焦林？難道你看不出他已經完了？」

「我怕的不是焦林，」老板娘說：「十個焦林也比不上那個人一根手指頭。」

「那個人？」老板問：「難道你怕的是那個打扮得像花花公子一樣的酒鬼？」

「一點也不錯，我怕的就是他，」老板娘說：「我本來也想做了他的，幸好我忽然認出他是誰了，否則我們現在恐怕已經完了。」

獨臂人忽然冷笑：「你有沒有認出我是誰？你是不是已經忘了我是誰？」

老板娘輕輕的嘆了口氣：

「我知道你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我也知道你自從在巴山敗過一次之後，四年來連戰七大劍派中十三高手，連戰皆捷，上個月你居然在一招間就將點蒼卓飛刺殺於劍下。」

獨臂人冷冷的說：「我在一招間殺的人並不是只有卓飛一個。」

一招奪命，這是何等凌厲惡毒的劍法呀！

「可是你在一招間絕對殺不了那個人的。」老板娘說：「天下絕沒有任何人能在一招間殺了他，也沒有任何人能在一百一千一萬招間殺了他。」她輕輕的告訴這些人：「因爲我記得他這一生中好像從未敗過。」

獨臂人猛然動容：「他究竟是誰？」

老板娘終於說出了這個人的名字，她說出的這個名字就好像某種咒語一樣，帶着種不可思議的魔法，使得每個人的臉色



都變了，每個人都閉上了嘴。

× × ×

她說出的這個名字就是：

「楚留香。」



第二章

（一）絲帕上的新月

高墻、巨宅、大院。楚留香把焦林帶到後宅的一個角門外，告訴焦林：「你在這裏等等我，千萬不要走。」

焦林怔住。因爲這個奇怪的陌生人說完了這句話之後，就像是個鳶子般忽然被一陣風吹入了高墻，忽然看不見了。

這個人做事的方法好像和別人完全不一樣，焦林完全不瞭解他，甚至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

可是焦林信任他。焦林從不相信任何人，但却信任他，連焦林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會如此信任他。

× × ×

長夜已將盡，雨也停了，焦林並沒有等多久，角門就開了，兩個長得很可愛的垂髫童子，提着燈籠含笑迎賓。

焦林居然就跟他們走。

庭園深深，在燈籠的餘光中依稀只可分辨出一些美如圖畫般的花木山石湖樓亭閣，楚留香已經在一個有五間明軒的小院門外等着他，臉上的笑容開朗，屋裏的燈光明亮，桌上已擺起了酒，每樣事都足以讓一個落魄江湖的流浪者從心裏就開始覺得溫暖。

焦林並不是個多嘴的人，到了這時候却不能不問：「這裏是什麼地方？」

「是個可以讓你住三個月的地方，」楚留香微笑着回答：「其實你要多住些時候也行，可是我知道你不管在那裏都不會超過三個月。」

「我爲什麼要在這裏住三個月？」

「因爲沒有人能想得到你會住在這裏，也沒有人會來打擾你，三個月後，事過境遷，大概也就沒有人會急着要找你了。」楚留香說：「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沒有命的人就沒有酒喝了。」

焦林開始喝酒，冷血滲入熱血，酒也熱了，血更熱。

「我只不過是個日暮途窮的江湖人而已，我的手已經不穩，志氣也已消磨，今日如果沒有你，我恐怕已死在別人的劍下。」焦林黯然說：「我這個人可以說已經完了，你爲什麼還要這樣對我？」



「我不爲什麼，」楚留香說：「我做事通常都沒有爲什麼特別好的理由。」

「你知不知道賣麵的那夫妻倆個人是誰？知不知道今夜他們爲什麼要把我們這些人找去？」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爲什麼？」

「因爲我的痳煩已經够多了。」楚留香摸着鼻子苦笑：「我可以保證，你隨便去找八十個人來，把他們的痳煩加在一起，也沒有我一半多。」

「可是你已經又惹上一個痳煩了。」

「哦？」

「剛才坐在那攤子上吃麵的人，殺人之快，要價之高，當今江湖中能比得上他們的人並不多，能付得起他們那種價錢的人也不多。」焦林說：「你應該可以想得到他們要做的一定是件極機密的大事。」

「我多少總能想到一點。」

「只要能想到一點的人，他們大概就不會放過。」焦林說：「要他們多殺一個人，他們是絕不會在乎的。」

楚留香微笑：「這一點我也想到了，只不過他們對我也許會比較客氣一點，多少總會給我一點面子的。」

「爲什麼？」

「因他們其中有個人好像認得我。」

焦林一直低着頭，凝視着杯中的酒，聽到這句話才霍然抬頭。

「現在我才明白他們爲什麼會放我走了。」他憔悴無神的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長長黑竹竿，手下無活口，可是連他

都沒有動我。」

焦林舉杯一飲而盡，微聲而笑。「現在我才明白他們怕的是誰了，我焦林已落拓如此，想不到居然還有福氣能夠見到你呢。」

他又連盡三杯，酒意上湧。

「我本來眞是想得到那件差使，我知道他們出的價錢一定不會低，最少也够我過一兩年舒服的日子，我也知道他們要殺的人是誰，那個人本來就該死。」焦林說：「我這雙手上雖然也帶着血腥，却從來未取過一文不義之財，我想要那件差使，只不過不想餓死而已。」焦林又大笑：「可是我今天能見到名滿天下的楚香帥，我已死而無憾。」

「你不會死的，」楚留香說：「一個不該死的人，想死也不太容易。」

他忽然又開始在摸鼻子：「我有個朋友就總是死不了，每個人都以爲他要死了，可是他總是死不了。」

一提這位朋友，楚留香就好像忍不住要摸鼻子，而且還忍不住要嘆氣！

「我已經有好幾年沒看見他了，想不到忽然又有了他的消息。」

「什麼消息？」

「他要我去找他，到一棵大樹上去找他——」

「你是說一棵樹？」焦林儘量想辦法掩飾住自己的驚訝：「一棵有枝子有葉子的那種樹？」

「就是那種樹。」

「你的那位朋友在一棵樹上等你去找他？」

「他恐怕已經在那裏等了很久。」楚留香說：「恐怕已經等了一二十天了。」

「一直都在樹上等？」

「大概一直都在。」

「我不懂，我眞的不懂。」焦林苦笑：「有時候我也喜歡到一棵樹上去坐坐，弄一葫蘆酒上去，摘幾個菓子吃吃。可是不管要我等什麼人，我都不會在一棵樹上等上這麼久的。」

可是楚留香只問了他一句話，他就懂了：「如果你在那棵樹上下不來了呢？」

焦林立刻明白。

「你那位朋友有了危險，所以躱在那棵樹上，等你去救他。」焦林說：「你們一定是老朋友了，那棵樹一定在你們以前常去的地方，你們之間一定約好了一種在緊急時呼救的訊號，就是你不在附近，你的朋友看見了也會想法子轉告你。」他說：「楚香帥交遊滿天下，到處都有朋友，這裏的主人一定也是你的朋友，否則怎麼肯收留我。」

說完了這句話，焦林趕快又喝了杯酒，因爲他忽然發現自己非但沒有喝醉，非但頭腦淸醒無比，而且比大多數人都要聰明得多。

楚留香微笑。

「你說得簡直好像比我自己說得還淸楚，所以現在我只有跟你說兩個字了。」

「那兩個字？」

「再見。」

× × ×

「再見」這兩個字是兩個非常簡單的字，其中的意思却往往很複雜，有時是說：「很想再見面」。有時是說：「很快就要再見面」，有時也可能是說：「永遠不要再見面」了。

只有一點是不會變的——你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不是在你自己要走的時候。就是在你要別人走的時候。

楚留香不想要焦林走，他自己要走。

他一向說走就走，可是這次焦林却讓他留了下來，只說了五個字就讓他留了下來。

「你走，我也走。」

看到楚留香已經快要被風吹出去的身子又站住，焦林才接着說。

「我知道你要去找的那個朋友一定是胡鐵花，我也知道你爲了他，什麼事都可以暫時放到一邊去，」焦林說：「可是我也要去找一個人，我跟這個人的關係，遠比你跟胡鐵花還深。」

「這個人是誰？」

「是我的女兒，親生的女兒。」焦林說：「雖然我不知道她在那裏，可是我也要去找她的。」

「你連你自己的女兒在那裏都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焦林說：「但我知道我有個女兒，你說我能不能不去找她？」

楚留香又在摸鼻子了，摸了半天才說：「你可以不去。」

他一向不是個不講理的人，這句話却說得實在有點不講理，焦林當然忍不住要問他：「爲什麼？」

「因爲我剛救了你，實在不想你死，」楚留香說：「何況你自己也不知道你的女兒在那裏，怎能去找她？」

「我有我的法子。」

「只要你把你的法子告訴我，我就可以幫你去找她，所以你就可以不去。」楚留香說：「如果連我都找不到她，你一定也找不到的。」

沒有人能否認這句話，楚留香畢竟還是個很講理的人。

焦林的眼睛立刻就亮了，立刻就像變戲法一樣變出了一塊手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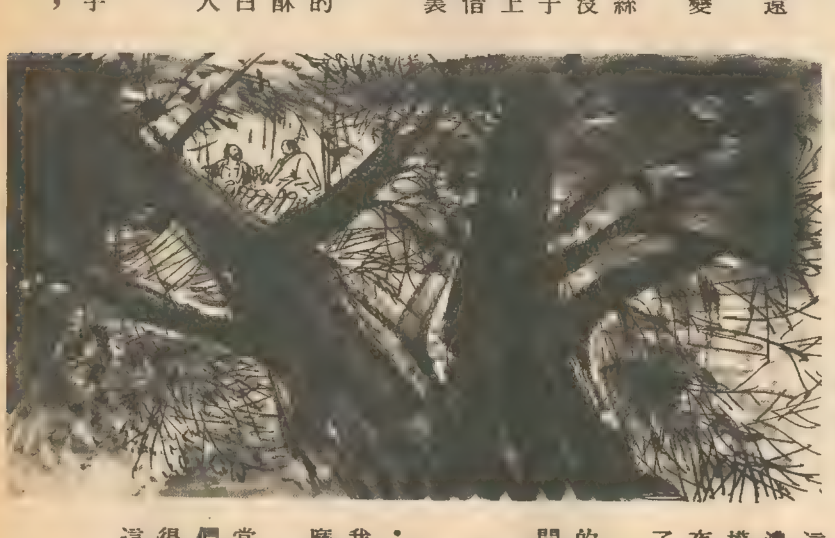
雪白的絲帕已經變黃了，上面用紅絲綫繡着一鈎彎彎的新月。「她的母親還沒有生下她就跟我分開了，我只知道她脖子下面有塊這麼樣的胎記，就像這塊手帕上繡的這一彎新月一樣。」焦林說：「可惜我也不知道她的母親離開我之後去了那裏？因爲那已經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 × ×

一塊手帕，一個胎記，在脖子下面的胎記，「脖子下面」的意思通常就是在酥胸之上，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就算是個白痴，也不會隨便把這種地方露出來給別人看的。

楚留香傻了。

他看到焦林臉上的表情，接過這條手帕時，就已經知道他又跳上了一條賊船，而且是他自己甘心情願的要跳上去的。



焦林又說：「我當然知道要這樣去找一個人實在很不容易，幸好我也知道楚留香這一生中還沒有辦不到的事，所以我放心得很。」

他當然放心得很，因爲他已經將這個他自己永遠無法解決的難題像拋一個熱山芋一樣拋給了別人。拋給了這個世界上唯一肯接下他這個熱山芋的人。

楚留香看着他，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你這個老狐狸，你爲什麼不要我到天上去摘這麼樣一個月亮下來給你？」

（二）樹上的狗窩

但是現在最讓楚留香擔心的還不是這在天邊的這一彎新月，而是附近深山中一棵大樹上的一個狗窩，和一個躱在狗窩裏的人。

一棵好大好大的樹。好高好高。

那時他和胡鐵花還是孩子，他們用和這棵樹同樣顏色的木頭在這棵樹上枝葉最濃密的枝椏間搭了個小木屋，比鳥窩的規模當然要大一點，和原始人爲了躱避野獸夜襲在樹上搭的那種屋子比起來就差不多了。

那時候他們是爲了好玩，那時候他們的輕功已經很不錯，所以才搭了這麼樣一間木屋。

胡鐵花提議：

「我們就把這地方叫狗窩好不好？」

「爲什麼要叫狗窩？」楚留香不願意：「只有老鷹大鵬才會在這種地方搭窩，我們既不是狗，狗又不會上樹，我們爲什麼要把這裏叫狗窩。」

「因爲我喜歡狗。」胡鐵花的回答通常總是讓楚留香摸鼻子的：「而且以後我們說不定也有一天會被別人像野狗一樣追得沒地方可走的，那時候我們就可以躱到這裏來了。」

× × ×

所以這地方就定名爲狗窩。

（未完待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子　成・圖

鬼魅江湖（一）



鬼魅爭寶座　鍾馗突上台

「可遇天鷹，莫逢人豹，寧對狠嗥，不聽狐笑；寰中十劍，天外一珠，飄香雪刃，鬼魅江湖！」

這八句歌謠，流行一時。其流行之故，在於被編入歌謠的二十個人，全是當時江湖上響噹噹的正邪兩道中一流人物。

「九天鷹王」嚴羽飛是正，「紅斑人豹」鮑南山是邪。

「鐵爪蒼狠」卽正剛，直而性暴，「玉面飛狐」胡小莊，狡媚多謀。

「寰中十劍，是十位對劍術有極深造詣的老少武林名手，其中正邪各半。「天外一珠」在這二十高手中最爲神秘，也最少在江湖走動，據說功力也屬最高，她是蓬萊「蕊珠宮」的宮主，「絳雪仙娃」長孫玉珠。

「青衫狂客亂飄香」宇文狂，是風流浪子。

「雪刃紅娘」卓紫娟是新寡文君。

「鬼」是「幽冥君王」閻五，「魅」是「龍鍾酒魅」蕭三。

「江湖」，是「江湖敗子」金不換。

金不換與宇文狂二人，略有相同，也略有不同，相同處，是他們均一樣風姿英挺，翩翩絕世，不同處，則宇文狂是正在酒綠燈紅中痴迷狂醉的風流俠少，金不換雖有時也衣香鬢影，選舞徵歌，賭台揮金，青樓薄倖，但却是個受過了太多情場挫折，名場夢醒，早已猛悟前非，參透世情的「回頭敗子」。

這二十個人，那一個的威名，也都遠在甚麼八大門派，三大帮會，六莊，四堡等喧赫一時的武林集團之上。

故事要開始了。

天在飄雪……

一　飄雪，飄香，飄血雨

地在北國，時屬嚴冬，下起雪來，自然很大，而且往往一下就是一兩天，毫無片刻停止。

這場雪，是昨天凌晨開始的，起初只是宛若鵝毛般，一片，兩片的飄，但等彤雲密佈，朔風怒號後，雪勢便一陣陣的大了起來，好似玉龍鬥於空中，鱗甲紛紛墜地。

第二天的近午時，雪是停了，但一望茫茫的銀白色雪原，却比前天，——這場風雪之前，厚了不少。

一片白一點青一撮紅。

青的在動，白的和紅的靜止。

青的是一個英俊飄逸，二十五六的青衫少年，和他胯下一匹神駿無比的青驄駿馬。

白的，是雪原。

紅的——嚴格說來，應該是紫的，是沁出雪中，業已凝結的一片血漬。

青衫少年的眼力好尖，在數十丈外，便看見那雪地上範圍不大的一小撮紅。

本來，他是奔正北，如今竟劍眉略揚一領繮繩，直奔西北，直向那點紅而來。

鐵蹄翻雪，轉眼即至。

馬到五丈以外，青衫少年目光微注便失聲自語。

「咦，不僅雪上有血，雪下還埋得有人……」

人隨聲起，從馬背騰身，並居然比馬還快地，一掠五丈。

原來埋在雪中的人，一身白衣，故而遠觀不見，所顯目的，只是她流自左股，凝結雪中的那片紫紅血漬。

青衫少年，以極快手法，把人從雪中挖了出來，見是個年約二十七八的美艷少婦，不單一身白衣，連髮上也戴了朶白色絨花，好像是重喪守制模樣。

細察鼻息，一探胸前，知這人尚未死，但從胸前未加束縛，怒放雙峯的觸手消魂之上，便使青衫少年領略出這白衣美婦，定是個性格豪放不覊人物。

雪原之中，不便施救，青衫少年立即脫下所着青綢爲面的「火狐裘」來，裹起白衣美婦的半僵嬌軀，抱她縱上馬背，向距離最近的村鎮馳去。

×　×　×

綠豈（虫）旁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不錯，天色快晚了，雲很厚，又有雪意。

小酒店中，爐子雖然生得火光「畢剝」，頗爲溫暖，但酒客仍然不多。

除了午間曾在雪中救美的那位青衫少年之外，只有兩個鄉土老兒，在爐邊一面烤火，一面飲酒笑談，和一個年約三十的灰衣文士，在窗前獨坐。

那灰衣文士面貌的英俊秀逸程度和青衫少年差不多，但額間眼角，却比他多鐫刻了不少風霜痕跡。

那件灰色儒衫，原屬月白，因堆上了太多的酒漬風塵，才變成灰色，由此可見，他可能蹭蹬名場，浪遊四方，而旅囊之中，也不十分豐裕。

灰衣文士似不怕冷，兩個老者特意向爐邊飲酒，他却開了窗兒，眺賞雪意頗濃的田野景色。

青衫少年爲人處世，一向豪邁無倫，但是，如今却似遇上了甚麼煩心之事，劍眉雙蹙，連乾兩杯白酒，並長長嘆了一口氣。

灰衣文士突從業已一片兩片飄舞的天空中，收回目光，瞟了青衫少年一眼，含笑自語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强出頭……」

青衫少年聽得對方似乎話中有話，不禁抬起頭來，向那灰衣文士，略一注目。

剛才他心中有事，獨飲悶酒，根本就未注意其他酒客。

如今這一矚目，才發現那灰衣文士，雖然衣裳寒素，風塵憔悴，但眉宇之間，却隱隱透露出一種尋常人難以領略的深沉智慧，和高華氣質。

青衫少年有此發現，立即一抱雙拳，含笑說道：「窗外雪飄，店中人獨，兄台倘不嫌棄，我要把白居易的『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改爲『晚來天已雪，共飲百杯乎』了。」

灰衣文士毫不矜持地，應聲笑道：「這是殊榮，我不會不識抬舉……」

邊自說話，邊自已從窗口隣桌走來，在青衫少年的右側坐下。

青衫少年道：「兄台太謙了，幾杯水酒，怎說殊榮？……」

灰衣文士接口笑道：「酒不值錢，人却高貴，能作『青衫狂客亂飄香』宇文狂的酒友，應該是我江浪的殊榮幸事！」

青衫少年向這自稱「江浪」的灰衣文士凝月注視，詫然問道：「江兄台認得我宇文狂？」

江浪一笑道：「宇文狂威震江湖，名滿天下，我往昔雖無緣識荊，但今日却與你住在同一旅店，看了你神駿無比的青驄馬，用來包裹佳人的『火狐裘』以及這副英挺絕俗的奕世風神，應該猜得出你是誰了！」

說至此處，舉杯示敬，與宇文狂互相乾了一杯。

宇文狂聽他提起「火狐裘」裹美之事，不禁又眉頭深蹙，嘆了一口氣兒。

江浪微笑道：「青衫狂客，是絕頂風流人物，論豪情，揮金如土，論武功，傲世無敵，怎麼今日竟在這荒村酒店之中，煩心皺眉，一再嘆氣？」

宇文狂苦笑道：「江兄，你方才說得對了，『煩惱皆因强出頭』……」

話方至此，江浪便含笑問道：「甚麼叫『强出頭』呢……難道是爲了『火狐裘』中所裹，如今還躺在宇文兄床上的那位佳人？」

宇文狂搖頭苦笑，遂把自己雪中救美經過，向江浪說了一遍。

江浪靜靜聽完，含笑說道：「仗義救人，乃是樂事，怎會反致憂煩，莫非其中另有別情麼？」

宇文狂道：「我把她救到這家村鎮旅店之中，細一察看，知道她既負極重內傷，又在右股之上，被人用餵毒兵刃，劃破見血……」

江浪問道：「宇文兄是療不了傷？還是祛不了毒？」

宇文狂道：「她的內傷極重，於服我一粒『紫蘇萬應丹』後，雖仍昏迷不醒，已可保住性命，慢慢復原，難處是外傷毒肉必須挖去，毒血也須放盡，再加良藥敷治，但她受傷之處……」

江浪不禁失笑道：「宇文兄是當代武林中，最有名的風流人物，衣香鬢影，到處留情，遊遍巫山，曾經滄海，對於女孩兒家的豐臀玉腿，應該看得多了，你難道還怕……」

宇文狂苦笑一聲，接口說道：「尋常婦女，本無所謂，但……但我這次所惹上的麻煩主體，却身份不同……」

江浪詫道：「有甚麼不同，她是王侯郡主，還是將相千金……」

宇文狂苦着臉兒，道：「我所謂的身份不同，無關富貴，她……她是位新寡文君……」

江浪「咦」了一聲道：「宇文兄不是說她如今尚在昏迷不醒中麼，却又怎會知道她良人新喪……」

宇文狂接口道：「我替她診斷脈搏時，發現她右掌中握着一團東西，竟是銳可

洞金穿石的『朱紋雪刃』。」

江涙頗感意外地，失聲說道：「朱紋雪刃，乃江西卓家的傳家至寶，這樣說來，宇文兄所救之人，莫非竟是江湖中出名刁潑難纏的『雪刃紅娘』卓紫娟麼？」

宇文狂點頭說道：「從『朱紋雪刃』之上，已可判斷是卓紫娟，再從她鬢邊所戴的一朵白色絨花，略加推測，更可斷定正是文君新寡的『雪刃紅娘』。」

江涙「嗯」了一聲，頷首道：「對，我也聽說，『白龍劍士』司馬霖，中歲棄世，未盡天年，卓紫娟確實變成了新寡文君，應該替她丈夫戴孝。」

宇文狂苦笑道：「江兄請想，卓紫娟在與司馬霖並轡江湖，遊俠四海之際，已以刁潑難纏著名，如今新寡以下，受傷處又在那部位，我怎敢不避嫌疑，爲她褫衣剜肉，刮毒放血，但……」

話方至此，臉色忽變，右手二指伸處，便夾住從窗外射進的一綫白光。

這綫白光，並非暗器，是有人折紙成鏢，用來傳訊。宇文狂拆開一看，只見紙上只極爲簡單地，寫着「聊齋」兩字。

江涙目光一瞥，揚眉笑道：「好，這『聊齋』兩個字兒，用得足見巧思。」

宇文狂平素一向自負才思敏捷，這時却向江涙一抱雙拳，赧笑道：「江兄，宇文狂請教一聲，這『聊齋』二字，涵義何在？」

江涙笑道：「蒲留仙的這部有名筆記中，太半非狐即鬼，我猜折紙爲鏢之人，大概是提醒宇文兄對於『狐』『鬼』二魅，要着意提防一點。」

宇文狂劍眉一剔，目閃精芒道：「『狐鬼』二魅？難道『幽冥君王』閻五，和『玉面飛狐』胡小莊的踪跡，也會在這荒涼鎭店出現？」

江涙道：「此事不足爲奇，常言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宇文兄是否曾與閻五或胡小莊結過樑子？」

宇文狂道：「我與『玉面飛狐』胡小莊，尙屬素昧生平，但『幽冥君王』之弟閻小八，却因身犯淫行死在我手，他可能對我啣恨頗切……」

他的語音頓處，突然從遠處傳來幾聲令人心魂欲飛的淒淒鬼哭。

這時，在爐邊飲酒的那兩個鄉巴佬兒，因天色將晚，業已結帳離去。

宇文狂見座中別無他人，不須避忌，遂冷笑一聲，以傳音及遠的內家神功，向鬼哭來處，發話說道：「是閻五麼？在我宇文狂的面前，不必弄甚狡獪，若想報你殺弟之仇，便請現身一會。」

「唰」。

鬼哭來處，無人應聲，却有一縷烏芒，帶着破空銳嘯，疾飛而至。

這回是江涙漏了一手，他輕舉手中竹箸，夾住一根長才三寸有餘的墨黑小箭，略加注目軒眉說道：「果然是『幽冥教』中的信物，『幽靈鬼箭』，箭桿上並鐫着『幽冥君王閻五在離此三十里的招魂坳敬候宇文兄一會』。」

宇文狂劍眉微蹙，苦笑道：「閻五旣以幽靈鬼箭，邀我相會，怎能示弱不去，但卓紫娟身上毒傷，又亟待……」

江涙接口笑道：「宇文兄倘若信得過我江涙，便請放心赴那閻五之約，救治卓紫娟之事，由我負責，等你從『招魂坳』內，得勝而回，我包管還你一位鮮龍活跳的『雪刃紅娘』就是。」

宇文狂正對爲卓紫娟療傷之事，頗傷腦筋，聞得江涙之言，急忙拱手笑道：「你我風萍一聚，氣味相投，宇文狂不再客套，偏勞江兄之處，俟小弟歸來，再把敬百杯爲謝。」

話完，青衫一飄，連店門都來不及走的，便自穿窗而出。

二 鬥狐，鬥鬼，鬥嬋娟

江涙目送宇文狂走後，雙眉微軒，含笑叫道：「小紅……」

窗外業巳飄雪，却無人應聲。

江涙笑道：「小紅，別再躲了，我從那寫有『聊齋』二字的紙條兒上，業巳嗅出你所慣用的『天香荳蔻』氣味……」

嬌笑聲中，香氣微拂，在江涙的酒桌之前，飄來了一條婀娜紅影。

這是一位年在二十左右的嬌美紅衣少女，她妙目流波地，看着江涙笑道：「金哥哥……」

江涙搖手道：「小紅，叫我江涙，我在『青衫狂客』宇文狂的面前，是用這個名字。」

那名叫「小紅」的紅衣少女，點頭笑道：「好，這名字取得好，『江湖涙子』和『江湖敗子』，本差不多，只不過你是位經歷過無數風霜、無數痛苦、無數失敗，業巳嚐透人情，識盡世故的『回頭敗子』，就要比那猶存紈袴氣，沉醉綺羅香的『青衫狂客』，高得多了……」

江涙失笑道：「咦，小紅，你批評得有條有理，倒是我的一位紅顏知己嘛！」

小紅嬌笑道：「莫愁紅粉無知己，天下佳人盡慕君！你這位江湖涙子所吃過的胭脂，也够多了，否則，怎會在區區『聊齋』兩字之上，就嗅得出『天香荳蔻』，知道我藏在左近！」

江涙目光轉處，正色問道：「小紅，我猜得可對？『聊齋』二字，非狐即鬼，是不是『玉面飛狐』胡小莊與『幽冥君王』閻五互相勾結一氣？」

小紅點頭道：「『招魂坳』中，不單『狐』『鬼』同謀，恐怕還有其他厲害凶邪，他們立意要把『青衫狂客』宇文狂，整得灰頭土臉，甚至留下他一條性命！」

江涙劍眉微蹙道：「我巳與宇文狂訂交，不能坐觀成敗，尤其他獨入『招魂坳』，未免太嫌勢孤，應該趕去打個接應。」

小紅嫣然笑道：「『風流狂客』雖然人單勢孤，『雪刃紅娘』却也毒深傷重，金……江哥哥一向是最懂得憐香惜玉之人，你難道就不管那位卓紫娟了？……」

江涙搖頭笑道：「新寡文君的身份特殊，我對那素稱刁蠻的『雪刃紅娘』，也不得不避點嫌疑，你來得正好，這爲卓紫娟療傷祛毒一事，我就交給你了！」

小紅嬌憨天眞地，一伸香舌笑道：「能制倒『雪刃紅娘』的，必非尋常傷勢，和尋常毒物，我那裏有這麼大力量，堪當重任？……」

江涙伸手入懷，取出一粒朱紅蠟丸，含笑說道：「有了這粒『百草神丹』，你

應該救得下卓紫娟的一條性命！」

小紅接過那粒「百草神丹」，揚眉問道：「有此罕世聖藥，自然又當別論，但我爲卓紫娟剜肉放血，袪毒療傷之後，是否去到『招魂坳』中找你？」

江涙笑道：「小丫頭儘管放心，只要你辦妥這件事兒，我定踐昔日諾言，陪你涉水登山，尋幽訪勝的暢遊一月，但『招魂坳』內，凶險無倫，你不必……」

小紅不等江涙話完，便接口笑道：「不怕，不怕，我一不怕狐，二不怕鬼，災厄凶險，更從來不在心上，否則，江湖中人，還會把我高小紅，稱爲『刁蠻鐵胆小龍女』麼？」

江涙說她不過，劍眉微蹙說道：「你若執意要來，莫忘在『招魂坳』外，先用『荳蔻飄香』玄功，向我傳上個暗號。」

小紅笑道：「江哥哥放心，我功力修爲，雖然差你甚遠，但却頗有一點小聰明，替你敲敲邊鼓，助助威風，大概還不會丟人現眼！」

江涙點頭道：「好，那位『雪刃紅娘』，有名難纏，可能比你還要來得刁蠻，但却是性情中人，希望你儘量忍耐謙和，好好交上這位朋友。」

語音才落，灰影微飄，酒店之中，業巳失去了他的踪跡！

「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口中「嘖嘖」兩聲，滿面佩服神色地，自言自語說道：「好高明的『千里戶庭，縮地無影』身法，這位金——江哥哥，眞是人中之龍，他與宇文狂互相呼應，合手施爲，『招魂坳』中的那些妖狐孽鬼，難免要焦頭爛額的遭報應了！」

× × ×

地僅三十里，巳在萬山中。

「青衫狂客」宇文狂的脚程再快，因爲這「三十里」不是平路，盡是些高低起伏，十分難走的峯巒澗壑，也足足花了他半個時辰左右。

在酒店中，天巳黃昏，如今連黃昏也成了過去，眼前是一片沉沉夜色！

風，够寒，够勁，但雪意却似被風刮散，形成了一個冷而晴的夜晚！

宇文狂久走朔方，地形甚熟，對「招魂坳」並不陌生，知道是在兩座排雲高峯所構成的一條狹谷以內。

他一連幾次提氣猛縱，身形剛剛落在谷口丈許以外，谷中「波波」脆響，爆出幾朶綠色火焰，射在一片削壁之上。

綠火散處，壁上現出了十四個閃爍字跡，寫的是：「從今莫作飄香夢，此處能招狂客魂！」

宇文狂一望而知，這兩句非詩非詞之語，是針對自己「青衫狂客亂飄香」外號而來，遂冷笑一聲，目注谷口，朗聲說道：「閻五，你旣約我來此，不妨各見眞章，一較絕藝，這種江湖末流伎倆，不必在我宇文狂的面前賣弄！」

語音才落，一陣「啾啾」鬼哭，從谷口走出了一羣鬼物！

大頭鬼、小頭鬼、黑無常、白無常、夜叉、判官、牛頭、馬面等各種鬼物，眞是應有盡有，他們到了谷外，靜悄悄的分爲左右兩列，一齊恭身伸手，似是肅客入谷。

宇文狂見「幽冥君王」閻五仍未出現，不禁冷哼一聲道：「閻五這厮的架子倒眞不小……」

站在右邊一列最前面的，正是「牛頭」，他突然以極甜極脆的美妙女子語音，接口嬌笑說道：「我家『幽冥君王』不是搭甚架子，而是正在谷中接待一位身份更高於宇文大俠的特殊貴客！」

這幾句話兒，聽得宇文狂劍眉雙軒，目射神光問道：「當世武林中，有誰的身份，能高於我宇文狂……」

話方至此，那「牛頭」又以嬌媚無倫的語音，含笑說道：「就是與宇文大俠，一同名列當代二十高手之一的『玉面飛狐』胡小莊。」

宇文狂嘴角一披，哂然說道：「胡小莊蕩逸無行，聲名狼藉，她的身份怎會比我……」

「牛頭」叫道：「不公平，不公平，你們男人，鎭日徵歌選色，竟說是蘊藉風流，我們女人，稍爲豪放不羈，便被目爲淫賤蕩逸……」

宇文狂失聲一笑道：「你這位『女牛頭』，看來倒對『玉面飛狐』胡小莊，頗爲欽佩……」

那「女牛頭」把頭上所戴的牛頭面具，連連點動地，嬌笑說道：「當然，當然，宇文大俠若想知道我何以認爲胡小莊的身份高過於你的原因，便請近前三步！」

宇文狂軒眉道：「好，但望你能說得有理，否則，宇文狂的聲名不容輕侮，枉死城中，必添新鬼，你這『女牛頭』難免要到眞正的『幽冥君王』座前，去見那位『眞牛頭』了！」

他是邊自發話，邊自向前，等到話兒……了，三步也巳走完，與那「女牛頭」幾乎面面相對的距離極近。

「格格……格格……」

「女牛頭」又是一陣蕩人心魂的「格格」嬌笑，嬌笑聲中，身上散發出一片難聞巳極的惡臭氣味。

惡臭才一入鼻，宇文狂巳覺神思欲昏，跟着，「女牛頭」頭上的那兩隻牛角之中，突又噴出了帶着奇異香味的大片茫茫白霧！

宇文狂似想閃身，但因先嗅惡臭，業巳全身無力，展眼間巳被那片想不到會從牛角噴出的茫茫濃香白霧把全身吞沒……

「女牛頭」又是一陣媚笑，得意叫道：「宇文狂，你枉稱俊客，久走江湖，怎麼會這樣粗心大意，難道竟忘了傳誦武林的『寧對狠嗥，不聽狐笑』麼？」

宇文狂在被茫茫白霧包沒中，好似恍然頓悟地，失聲叫道：「原來你就是『玉面飛狐』胡小……」

「砰」的一聲，這位武林俊客，在「胡小莊」的「莊」字尙未出口之際，便因中毒神昏，支持不住的暈倒在地！

胡小莊揭去「牛頭」面具，露出她那七分美艷中帶有三分狡黠的臉龐兒來，又是一陣得意嬌笑，偏過臉去，向「幽冥君王」閻五另一個兄弟閻小九所扮的「馬面」說道：「九弟，不是你胡姊姊吹牛，我才一出手，名滿江湖的『青衫狂客』宇文狂便中了『天狐勾魂臭』，和『蚩尤迷神霧』，身爲階下之囚，你替他打扮打扮，

帶到坳中聚盟台上，參與我們的『狐鬼嬋娟會』吧！」

閻小九所扮「馬面」，恭身應喏了一聲。

胡小莊嬌笑又道：「九弟放心大胆的，把這『青衫狂客』，打扮得漂亮一點，因爲『天狐勾魂臭』和『蚩尤迷神霧』，都是我獨門秘煉之物，任憑宇文狂的功力通天，也絕對無法自解的呢！」

說完，身形一飄，便撇下羣鬼，獨自進入那「招魂坳」內。

× × ×

「招魂坳」中，江湖人物不少，並在坳中最爲廣闊之處，搭建了一座高台。台中橫匾，鐫了「聚盟」二字，左面一方直型較小木牌，寫着「狐鬼嬋娟大會」字樣。

「狐」是「玉面飛狐」胡小莊，「鬼」是「幽冥君王」閻五，「嬋娟」二字，卻代表甚麽？

其實久走江湖之人，對「嬋娟」二字，應不陌生，這是段嬋，段娟的姊妹之名，她們號稱「斷腸雙紅粉」，姊姊段嬋是「斷腸無鹽」，妹妹段娟，是「斷腸西子」，均精劍術，身負絕頂武功，也名列「二十高手」的「寰中十劍」之內。

七日之前，在一個偶然機會之下，段嬋段娟姊妹，與胡小莊，閻五，互相邂逅投緣，遂提議組合一個「狐鬼嬋娟會」，結合四人之力，便可在當世武林的二十高手之中，雄視羣倫，出人頭地。

主意雖定，但「盟主」一位，由誰來坐，卻發生了小小問題，隨意推選，恐難服來，互相較藝，又恐怕傷了盟友間的和氣。

最後還是聽取了胡小莊的建議，把定盟大會，押後七日舉行，閻五，胡小莊，段嬋，段娟四人在這七日之內，誰能獲得甚麼奇珍異寶，或是作了甚麼驚天動地大事，經過全體公認，便光榮登上「狐鬼嬋娟會」的「盟主」寶座。

故而，閻五，胡小莊，段嬋，段娟四人，一齊分頭外出，各自施爲，直到最後一日，也就是第七日上，才紛紛回轉這臨時決定聚盟地點的「招魂坳」內。

閻五身爲「幽冥君王」，他的「幽冥教」下，一向聲勢不小，「玉面飛狐」與「斷腸雙紅粉」，雖屬獨來獨往，但均名滿江湖，她們互相定盟，組織「狐鬼嬋娟會」的訊息，一經傳出，自然相當轟動，吸引了不少江湖人物，趕來看場熱鬧。

有狐 有鬼，大會自然是定在夜間子正舉行，執事諸人，又都是扮作各種鬼魅形相的「幽冥教」下弟子，燈光慘慘，魅影幢幢，確實把這「招魂坳」中，弄得鬼氣森森，成了地獄世界。

「噹……噹……噹……噹……」

幾聲鐘韻，突起夜空，這表示了時光已交子正，大會即將開始。

鬧嚷嚷的「招魂坳」中，頓時靜了下來，觀禮羣豪，各趨台下，「聚盟台」上，除了正中所設的一張「盟主寶座」，尚屬空空以外，其餘兩左兩右四張較小的靠椅之上，業已坐好了這場「狐鬼嬋娟會」的結盟主體「狐鬼嬋娟」。

左面第一席上，坐的是身量奇高，面容奇瘦，鼻尖如鉤，雙眼發綠，卻穿了一件帝王袍服，顯得極爲不倫不類的「幽冥君王」閻五。

第二席上，坐的便是那位在七分美艷中帶有三分狡黠，年約三十上下，一身玄衣的「玉面飛狐」胡小莊。

右面第一席上，坐的是身材又粗又大，右頰上有塊巴掌大小紫斑，顯得醜怪無比的「斷腸無鹽」段嬋。

第二席上坐的是位看去弱不勝衣的妙齡美女，但卻在「斷腸雙紅粉」中，手段最狠，心腸最毒的「斷腸西子」段娟。

胡小莊目光一掃，見各事均已就緒，遂向閻五暨段嬋段娟姊妹，揚眉嬌笑說道：「閻五哥，兩位段家妹子，我們是誰先宣佈，這七日以來的得意收穫？」

「幽冥君王」閻五閃動着一雙碧綠鬼眼，哈哈一笑道：「閻五忝有地主之誼，便由我拋磚引玉便了！」

說完，伸手從他所穿的帝王袍服之內，取出了一隻朱紅色的酒葫蘆來。

「斷腸無鹽」段嬋目光一注，失聲問道：「閻五哥，你這隻葫蘆之上，是否鐫有『大地有泉皆化酒』七個字兒？」

閻五向那葫蘆看了一眼，點頭笑道：「段大妹說得不錯，看來妳認得此物。」

「斷腸西子」段娟接口嬌笑說道：「我也認得這隻葫蘆，號稱一貯清泉，立成美酒，是『龍鍾酒魅』蕭三視如性命，片刻不肯離身之物，閻五哥居然能設法弄來，應該對『狐鬼嬋娟會』的盟主寶座，有希望了！」

閻五雖然滿面得意神色，但語氣卻仍頗謙虛地，目注段娟笑道：「段二妹不必太謙，你閻五哥業已從你的神色眼光之中，看出你有了相當收穫……」

段娟的玉頰之上，雙現梨渦，嫣然笑道：「沒有多大收穫，只是一匹馬兒！」

說至此處，伸手一招，「聚盟台」下的「幽冥教」弟子們，立刻拖來一匹全身火紅的雄健死馬。

閻五皺眉說道：「怎麼是匹死馬？」

段娟笑道：「閻五哥莫要看輕了牠，這是當世武林中，相當難纏的那位女魔頭『雪刄紅娘』卓紫娟的『火雲駒』呢！我與卓紫娟結有宿怨，彼此鬥過三次，均秋色平分，無甚上下，這次狹路相逢，好容易乘其不備，才打了她一記『斷腸重手』，並用『淬毒魚腸』，將其傷股見血，眼看卓紫娟已無可逃死，卻被這『火雲駒』冒死衝來，踢我一脚，咬我一口，等我震怒之下，追殺此馬轉回，卓紫娟卻帶傷而逃，失去踪跡！」

胡小莊道：「段二妹的那柄『淬毒魚腸』，是用七種絕毒之物，合淬而成，卓紫娟既已被你傷股見血，那裏還能再活，如今多半已到九泉之下，與她丈夫『白龍劍士』司馬霖，互相團聚去了。」

這時，「斷腸無鹽」段嬋取出一塊長約五寸，寬約三寸，厚約兩寸的雪白書形玉石，向胡小莊笑道：「胡大姊，你見多識廣，認不認得這是甚麼東西？」

胡小莊接過那塊雪白書形玉石，反覆一看，見其上既無花紋，又無字跡，不禁雙眉微蹙，爲之窘住。

閻五卻突然想起一事，神色微震地，

向段嬋問道：「段大妹，區區七日之間，你竟往返兩千里，去過『天鷹巢』麽？」

段嬋從她那張異常醜怪的臉龐兒上，綻露出兼具佩服與得意的笑容，頷首說道：「閻五哥眞是見聞廣博……」

閻五把兩道掃帚眉微微一皺，低聲說道：「『九天鷹王』嚴羽飛那老頭兒，極爲扎手，我想不到段大妹竟遠赴『天鷹巢』，把他這本視如性命的『無字天書』弄來……」

段嬋見閻五竟似有點懼怯「九天鷹王」嚴羽飛，不禁雙眉微挑，「咦」了一聲說道：「『雪刄紅娘』卓紫娟還不是難纏無比？我妹子不單斃了她的馬，還傷了她的人，閻五哥怎未怕事，卻單單對這『九天鷹王』……」

話猶未了，閻五已經響起一陣縱聲狂笑：

狂笑一住，目注段嬋說道：「段大妹錯會意了，閻五若是怕事，我又何必千方百計地去招惹『龍鍾酒魅』蕭三，把他看得幾乎比頭顱還重的這隻酒葫蘆，弄來則甚？」

段嬋笑道：「對，不要怕事才對，否則我們又組織甚麼『狐鬼嬋娟會』……」

「狐鬼嬋娟會」五字吐出，忽然目光一飄，向胡小莊嬌笑問道：「胡太姊，『幽冥君王』已現鬼才，我們這『斷腸雙紅粉』也算略有所得，如今就等胡大姊來表現你天狐手段的了！」

胡小莊笑道：「這次各較手段，以定盟主誰屬的花樣，雖由我出，但我卻運氣最差，空自在『招魂坳』附近，轉來轉去，也找不到值得下手之人，或珍貴之物，直到不久以前，總算有了巧遇，略費心思，弄來一件活寶……」

段嬋、段娟姊妹，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詫然問道：「何謂『活寶』？」

胡小莊滿面得意神色地，揚眉嬌笑答道：「假如在這次『狐鬼嬋娟會』上，胡小莊能夠不落人後，甚或稍擅勝場，便完全在這一個『活』字，因爲你們所獲之物，均是『死寶』，我弄來的，卻是個『活寶』！」

說至此處，目注台下朗聲叫道：「九弟……」

「幽冥君王」閻五共有兄弟三人，閻小八已因犯淫行，被「青衫狂客」宇文狂仗義誅卻，如今只賸下閻五與閻小九等兩個。

閻小九適才陪同胡小莊出坳，是扮作「馬面」形相，如今一聽傳呼，便仍戴着「馬面」面具，從羣鬼中排衆走出。

胡小莊號稱「玉面飛狐」，性極淫蕩，來此不久，已與這長得相當挺拔精壯的閻小九，有了「交」情，秋波一注，嬌笑問道：「九弟，你把我適才交給你的活寶，打扮好了沒有？」

閻小九未曾答話，只是幌動着那張長「馬面」，向胡小莊點了點頭。

胡小莊笑道：「抬來，抬來，把我的『活寶』抬來，擺在這『聚盟台』下的三丈以外。」

閻小九所扮「馬面」，恭身領命，把手一招，立由那些大頭鬼，小頭鬼等，抬來了一具巨大木盤。

盤是圓形，徑約六尺，上面釘着一個共有五角，通體以白綢覆裹，宛若絕大海星之物。

台下羣雄，見了「朱紅葫蘆」「火雲死駒」與「無字天書」之後，已自嘖嘖驚奇，如今這形似「絕大雪白海星」之物抬出後，更復紛紛猜測議論。

閻五把兩道深沉目光，盯在木盤上，皺眉問道：「胡賢妹是在弄甚玄虛？這究竟是……」

胡小莊接口笑道：「這是『活寶』，也是我送給閻五哥的一件無上名貴的禮物！」

閻五哈哈一笑，軒眉說道：「不是向胡賢妹誇句海口，愚兄這幽冥教中，金山銀海，富堪敵國，各種異寶奇珍……」

胡小莊不等閻五再往下說，便自揚眉接道：「這件禮物，對於閻五哥來說，恐怕比金山銀海，或任何奇珍異寶，還要名貴得多，五哥若是不信，我們就把它揭開看看……」

說到此處，起身走到台口，向台下觀禮羣豪，略一拱手，含笑說道：「各位遠來，愧未接待，胡小莊敬獻薄藝，以娛嘉賓如何？」

「玉面飛狐」名震江湖，位居一流高手，此言一出，自然博得了台下的熱烈掌聲。

胡小莊微微一笑，探手入懷，取出一柄色呈墨黑，長約數寸，宛如弦月的「弧形刀」來……

段娟一見，撫掌笑道：「妙極，妙極，小妹久聞胡大姊的『弦月十三刀』手法已入神化之境，想不到今夜卻能在這『狐鬼嬋娟會』上，一開眼界！」

胡小莊向段娟拋過一瞥極美極媚，極得意的眼風，右手一揚，那柄宛如弦月的「弧形刀」 化成一縷寒光，冲天飛起！

這位以「玉面飛狐」之號，列名當世武林二十絕頂高手的胡小莊，一身藝業，果然驚人，「弧形刀」飛起之時，只如一彎新月，但到了五丈高空以後，卻突然一散，化作十來道電掣寒芒，從南北東西等各種不同方向，宛如瑞雪紛飛，迴旋飄蕩而落。

但不論是怎樣旋，怎樣飄，或從哪一方向飛來的電掣寒芒，卻全落聚在那具巨大木盤之上。

一柄「弧形刀」，在空中分化成了十二柄，它們距離極爲均勻，深淺完全一致地，插在那通體以白綢覆裹的絕大海星周圍，形成了一圈刀柵，刀刀緊貼白綢，但卻無任何一刀，把白綢損壞半點。

這種準頭的拿捏，勁頭的控制，以及使「弧形刀」一化十二的聚合迴旋手法，委實已出神入化，使在場的所有江湖豪雄，喝起了一聲震天暴彩。

「幽冥君王」閻五一面也在鼓掌，一面笑向胡小莊道：「胡賢妹之弧形飄月刀的手法，足稱當今一絕，但你向來分合之數，可以一化十三，今夜爲何卻少了一柄刀呢？」

胡小莊右掌一舒，掌中果然還保留了一柄寒光奪目，其薄如紙的「弧形刀」。

她把這柄「弧形刀」，遞向閻五，笑吟吟的說道：「第十三柄刀兒在此，我是

特意留給閻五哥來使用。」

閻五笑道：「胡賢妹要我也當衆獻醜嗎？」

胡小莊媚眼一飄，含笑說道：「閻五哥隔物傷人的『大迴旋』手法，號稱蓋世無雙，應該不吝施展，爲這『狐鬼嬋娟聚盟大會』添點興趣！」

閻五把手中「弧形刀」，略一掂量，揚眉問道：「胡賢妹在木盤之上，佈了刀柵，是否要我用這最後的第十三柄刀兒，取那巨大海星的中心部位？」

胡小莊連連點頭地，嬌笑答道：「對，中心一刀，啞謎立揭，閻五哥便可知道究竟是件甚麼『活寶』？以及它的名貴程度，究竟如何的了！」

閻五雙目之中，精芒微閃，反手揚處，「弧形刀」向右上方猛力擲出。

刀出逾丈，忽然刀身一側，轉向飄飛，並未逕取木盤，竟由左下方掠地旋迴，回到「聚盟台」左邊台柱之處，忽然刀身一側，繞柱一周，然後才改爲直飛，更驟加速度，疾如電閃，「哧」的一聲，絲毫不偏地，打入那木盤上白綢裹覆，絕大海星的中心部位。

羣豪自然也爲閻五這種江湖罕見的「大迴旋」手法，起了暴雷彩聲！

但彩聲才起便止，因爲他們均發現了引人注目之事……

第十三柄「弧形刀」，正中那個絕大海星的中心部位後，中刀處，立刻噴出了大量血花，洒映在白綢之上，十分猙藉可怖！

閻五這才知道宛如絕大海星之物，竟是一個活人，用白綢覆裹，手足分開，擺成了「大」字形狀，遂向胡小莊注目問道：「胡賢妹，你送給我的活寶，是人？」

胡小莊滿面得意神色，揚眉答道：「是人，是閻五哥心中最想殺了洩恨的人，我並想用他來與五哥的『朱紅葫蘆』，段大妹的『無字天書』，段二妹的『火雲死駒』，一較手段，看看究竟是誰可坐上這『狐鬼嬋娟大會』的盟主寶座？」

閻五聽胡小莊如此說法，知道白綢裹覆中人的身份，定必不同流俗，微一思索，皺眉苦笑說道：「胡賢妹莫弄玄虛，此人到底是誰？」

胡小莊向台下拋了一瞥騷媚眼風，曼聲叫道：「閻九弟……」

那位已作胡小莊入幕之賓，頗獲寵眷，如今正扮作「馬面」形相的閻小九，立即一抱雙拳，恭身待命。

胡小莊嬌笑道：「九弟把你替這位『活寶』所加添的裝扮揭開，讓你五哥，以及所有在場的江湖好友，都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

閻小九躬身一禮，走到木盤之前，拔下一柄「弧形刀」來，隨手幾劃，白綢便告紛紛碎落！

白綢一去，全場雄豪的目光盡注，看出心窩深深插了一柄「弧形刀」業告死去的這具屍身，是個相貌極爲英俊飄逸，年約二十五六的青衫書生。

羣雄中，有人認識這副形相，不禁立刻發出了一片驚咦聲息……

「斷腸無鹽」段嬋本對自己所弄來的「無字天書」價值，頗爲自詡，認有奪魁之望，如今一見閻五在向木盤略爲注目後，竟有點全身微顫起來，不禁暗吃一驚，離座走近，對閻五問道：「閻五哥，胡大姊弄來這讓你親手殺死的『活寶』，究竟是誰？相貌倒長得着實不俗！」

閻五以一種興奮迷惑交集的微顫語聲答道：「他就是『青……青衫狂客』宇……宇文狂！……」

常言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閻五這「青衫狂客」宇文狂七字才出，立把所有在場的江湖羣雄，震驚得成了鴉雀無聲的一片靜肅……

段嬋因以前曾見過宇文狂，向木盤上滿身血漬的青衫書生屍身，盯了兩眼，疑信參半說道：「胡大姊！他……他眞是宇文……」

胡小莊不等段嬋話了，便接口笑道：「閻五哥對他有殺弟之恨，誓欲得而甘心，難道還會認錯了人？我偶而發現宇文狂的蹤跡，借了一支『幽靈鬼箭』，把他誘來『招魂坳』外，因你姊妹與閻五哥，均尚未返，遂與閻九弟扮作『牛頭』『馬面』，出谷迎賓，悄然施展獨門『天狐勾魂臭』，和『蚩尤迷神霧』，才把這位確實具有一身絕藝，不太好鬥的『青衫狂客』，活捉生擒，送給閻五哥一刀分心，當作洩憤雪仇的名貴禮物！」

段嬋恍然說道：「原來宇文狂是中了胡大姊這兩樣最得意的獨門迷神藥物，才束手被擒的，這件禮物，確實送得名貴極了……」

閻五一陣狂笑，軒眉接道：「不單禮物名貴，手段也高出群倫，一個活的『青衫狂客』宇文狂，價值自然高出我的『朱紅葫蘆』，段二妹的『火雲死駒』，甚至於段大妹奔馳兩千里，從『天鷹巢』內，辛苦得來的『無字天書』，看來『狐鬼嬋娟會』的盟主寶座，要推由胡賢妹巍然高坐的了！」

段娟雖知閻五是要報答胡小莊代雪弟仇之德，但因事實上也不得不推「玉面飛狐」的這種手段，最爲艱難驚人，遂也離座而起，撫掌笑道：「實至名歸，胡大姊不必再謙讓了，請登寶座，受所有江湖友好，一同道賀！」

胡小莊滿懷得意，口中略作謙遜，正由閻五，段嬋，段娟擁到「聚盟台」中央，方欲坐上那張裝飾得極爲華麗的盟主寶座之際，陡然，聽得有人高聲喝道：「且慢！」

這人是站在台下羣豪之中，但距離「聚盟台」最遠，約有三丈以外。

他「且慢」二字，「且」字是在原地發出，但「慢」字落音，却已到了「聚盟台」上。

閻五等人，本是面裏陪同胡小莊走向盟主寶座，聞聲才一回頭，一條人影業告點塵不驚，落足台口。

他們對於來人的迅疾輕靈身法，已頗爲驚奇，再一看清對方的衣着面貌，不由更互皺眉頭！

原來此人頭戴帕首，身穿皂袍，虬髯蟹面，手持玉笏，竟活脫是一副那位專門尅制鬼物的「終南進士」鍾馗形相。

閻五首先問道：「足下何人？」

鍾馗打扮之人失聲一笑道：「閻朋友看了我這身打扮，何必還要問甚姓名？你叫我『鍾馗』，或是『終南進士』，均無不可！」

閻五目中凶芒一閃，盯了這位自稱鍾馗之人兩眼，挑眉問道：「鍾朋友此來何意？」

鍾馗答得異常乾脆，只有七個字兒：「鬥狐鬥鬼鬥嬋娟！」

顯然，狐指「玉面飛狐」，鬼指「幽冥君王」，嬋娟則指「斷腸雙紅粉」，以一個不見經傳之人，敢獨向位列當世一流名家的四大高手挑戰，這份勝概豪情，胆魄氣勢，不由把胡小莊，閻五等人，都聽得爲之一怔。

胡小莊笑道：「尊駕豪情可佩，常言道：『不是猛龍不過江』，『不是猛虎不下崗』，狐鬼嬋娟，一齊候教，但不知你想怎樣鬥法？先要鬥誰？是看中了閻五哥的『森羅十八解』？段大妹的『斷腸搜魂指』？段二妹的『淬毒魚腸』？抑或我胡小莊的『天狐勾魂臭』，『弧形飄月刀』呢？」

鍾馗答覆得比上次的「鬥狐鬥鬼鬥嬋娟」七字，還要來得乾脆：「鬥寶！」

胡小莊不解地問道：「鬥寶？鬥甚麼寶？」

這回，那位鍾馗才正常答話地，應聲說道：「方才你們又是『火雲駒』，又是『無字天書』，比鬥得好不熱鬧，我遂也有點見獵心喜！」

「斷腸無鹽」段嬋深深覺得此人面對四大高手，竟毫無怯色，氣質太以高華，遂一面密切注意對方的一切動作，一面冷聲發話問道：「你有甚麼值得誇耀的罕世奇寶？」

鍾馗又恢復了他那最簡單的答話習慣：「人皮面具！」

段嬋失笑道：「誰身邊不帶有幾副人皮面具……」

一語未畢，便被鍾馗截斷話頭道：「我的人皮面具，與衆不同！」

「斷腸西施」段娟在傍問道：「怎麼不同？難道你的人皮面具能够防毒，或是刀劍難入不成？」

鍾馗搖了搖頭，忽然吟道：「千里離人思便見，九泉眷屬死還生……」

這兩句詩兒聽得段嬋，段娟等人有點莫明其妙。

鍾馗見了她們的詫異神色，笑了一笑道：「換句話兒說吧，我的人皮面具，可以使活人變死，死人變活！」

閻五冷「哼」一聲道：「尊駕何必故出大言，區區一副人皮面具，那裏會有左右人的生死之力？」

鍾馗怪笑道：「閻朋友，莫要不信，我既來鬥寶，自然會當衆表演……」

胡小莊也決不信一副人皮面具，能有那大魔力，柳眉一挑，冷笑說道：「尊駕請表演吧，只要你眞能拿出這樣一副具有神奇功用的人皮面具，我便把那盟主寶座，讓給你坐！」

鍾馗笑道：「胡姑娘快人快語，適才我在你欲坐上盟主寶座時，高呼『且慢』，正是此意！」

閻五沉聲道：「眞功夫人人欽佩，嘴把式不値半文，尊駕既要鬥寶爭勝！應該把你所稱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人皮面具，取出來了。」

鍾馗笑道：「我的人皮面具，早已取出，只是瞞過了諸位的高明法眼，使你們尚懵然無覺而已。」

段嬋向他身上，一再打量，皺眉問道：「莫非尊駕臉上……」

鍾馗連連搖頭，接口笑道：「不在我的臉上，是在他的臉上……」

邊自說話，邊自向台下木盤上，心窩深插「弧形飄月刀」的「青衫狂客」宇文狂的遺屍，指了一指。

胡小莊號稱「玉面飛狐」，自是極富心機之人，見狀不禁眉頭一皺，向台下高聲叫道：「閻九弟。」

「馬面」又從各形各狀的「幽冥教」羣鬼之中搖搖晃晃走出，向胡小莊遙一抱拳。

胡小莊高聲道：「閻九弟，你去仔細看看，宇文狂的遺屍之上，有沒有戴着一副人皮面具？」

馬面走過，向宇文狂遺屍臉上，細加審看，並用手摸了一摸，方對胡小莊點頭示意。

胡小莊知事不太妙，暗向「斷腸雙紅粉」段氏姊妹，一施眼色，示意她們監視鍾馗動態，並對台下叫道：「九弟，請把宇文狂臉上的人皮面具揭掉，看看他究竟是不是位列當世武林二十高手之一的『青衫狂客亂飄香』？」

「馬面」應聲伸手，果然從那具屍體臉上，揭下了一層人皮面具。

這層面具一揭，「聚盟台」上的閻五與胡小莊二人，以及台下的所有幽冥教弟子，都不禁大驚欲絕！

原來那屍體只是戴了一副與宇文狂貌相酷似的人皮面具，實際上的死者，却是胡小莊新近寵愛的面首，閻五的僅存幼弟閻小九！

閻五萬分震驚之下，不怒反笑，目注胡小莊，一挑拇指讚道：「胡賢妹，你眞是好高明的手段，送得這個好豐富的禮物，居然讓我在衆目睽睽之下，親手用你『弧形飄月刀』殺死了我唯一僅存的同胞幼弟！」

胡小莊應該把「玉面飛狐」的外號，改稱爲「紫面飛狐」，因爲她的那張嬌艷騷媚的臉龐兒，竟已羞慚憤恨得成了豬肝色澤！

她強加忍耐不理「幽冥君王」閻五的譏嘲責詢之語，柳腰一擰，縱落「聚盟台」下，向那「馬面」，厲聲問道：「你是何時假冒了閻九弟的身份？」

「馬面」一向只是躬身，抱拳不曾開口，經胡小莊這樣一問，才以一種陌生清朗語音，含笑答道：「在『招魂坳』外的『馬面』，確是閻小九，但等閻小九戴了面具，裹了白綢，代替宇文狂兄，綁上木盤後，便換了區區在下，關於宇文狂的面具，他早曾摹下，隨身帶着，但對於閻小九的貌相，一時之間，却不易裝扮得維妙維肖，這具『馬面』頭罩，帮了大忙，我只要暫不開口，你這位十分狡刁，不易蒙騙的『玉面飛狐』，便把我當作是你的枕席新寵，不會起絲毫疑惑的了……」

（未完）

浪子奇行錄／馬雲·文 子成·圖

失踪廿年（中）

前文提要：風流神探畢基，經紅舞女郭妃莉的請求，代爲追尋一位失踪了廿年的大騙子范元福，在碼頭、街上一番追逐，仍失其踪跡。畢基得警方友好胡德之助，找到載那追尋之人的的士司機，知道目的地是肇輝台，正好郭妃莉的熟客何森也住此大厦，乃託詞往訪，主人蔡迪辦公未返，女傭人好姐，言詞閃縮，引起畢基疑竇，乃偷入工人房竊取好姐與一小孩照片，並至蔡迪辦公室查根問底，却被蔡迪用計困住，幸畢基身手不凡，逃出樊籠，再至好姐居處，不料……

一條荊棘路 兩遇對頭人

郭妃莉心裏想：「誰呢？「月好」，難道就是好姐的正名？

那麼，他會不會就是范元福？

想起范元福，郭妃莉渾身發抖。她是怕露出了破綻，匆匆「哦」的一聲之後，就掛上了電話聽筒，話也不敢多講一句。

郭妃莉正待回轉身來，却有個人影出現在她的背後，令到已經驚魂未定的她，又大大吃了一驚！

她幾乎要脫口驚呼！

但是，畢基很快就把她擁抱入懷抱之中！

畢基無意在這時候嚇破她的胆囊，只是爲了那陣電話鈴聲，他才出來看一個究竟。

畢基一邊道歉，一邊安慰她！

然後又問：「是誰的電話？」

「一個男人，可能是他；他找月好，可能就是死者——好姐。」郭妃莉道，「他約好了死者在斜路上等，看來好姐可能正打算離開這裏，所以約好他開車前來接載她！」

畢基感到興奮地說：「那眞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會不費工夫！我們快些下去看看。」

畢基又問：「他有沒有說下他的車牌號碼？」

「沒有，」郭妃莉道，「他只說他的車子就停在斜路上等。他一直以爲我是他要找的人。」

畢基拖住郭妃莉正待離去，大門却在這一剎那之間被人推開。

首先讓畢基他們見到的，是畢基不久之前見過的蔡迪。

蔡迪就是這間屋的主人，他有這裏的門匙，當他開門進來時，畢基和郭妃莉二人都因爲那個電話而變得分了心，所以沒有注意到門外的鎖匙聲。

跟在蔡迪後面的，是二名軍裝警員。

原來蔡迪在他辦公室曾致電回家，但家中的電話沒有人接聽，所以才帶同警員回來查看。當時，他正向二名警員交代畢基的事。

「眞想不到，又見到了你！」蔡迪仍

未想到他家中已經發生了命案，「你的胆子可眞不小，居然一再偷進我家裏來！」

蔡迪回頭向二名警員交代。

二名警員立刻掏出了手鐐，要將畢基和郭妃莉二人扣上。

畢基和郭妃莉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同時他們心裏也明白：這一次眞的是水洗不清！

大約數秒鐘之後，只要蔡迪進去發現了好姐的屍體，他們二人立刻會被警員嚴密監視起來。同時他們會被宣佈爲殺人兇手！

然後就是警方聞報之後，派出大批人員開到現場來調查。

到那時，只怕畢基說什麼也未必有用；就是他的警司朋友胡德，亦未必相信。

畢基一想到這裏，他就暗中向郭妃莉示意。

當時，他們二人正被同一副手鐐扣上了。

替他們扣上手鐐的警員，可能是個新人，也可能不够狡猾。所以，他看見畢基舉起左手，郭妃莉舉起了右手，也照扣如儀。

假如是有經驗的警探，一定會兩個人同時扣左手或一齊扣他們的右手。如此一來，他們要帶同手鐐逃去就難乎其難了。

但是，現在畢基就可以連同郭妃莉一齊逃走！

他們只等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

蔡迪在走廊盡頭處發出了一聲尖銳的驚叫聲，彷彿見了鬼似的！

畢基和郭妃莉當然知道爲什麼，那是他終於發現了好姐的屍體了！

但二名警員就不知道；加上他們可能欠缺了辦案的經驗，所以聽到蔡迪的一聲驚叫之後，立即一齊衝了入去！

畢基就趁住剎那間，與郭妃莉奔向門外！

畢基不但爲人機警、冷靜，也很有什計劃。在此之前，他已計好算準！

他看見蔡迪用鎖匙開了大門之後；却忙於向警員交代，後來又忙於去找好姐，所以門匙一直未拔出來！

畢基現在就順手將大門反鎖！

等到屋內三人警覺時，爲時已晚！

他們衝至門後，用力企圖把大門弄開。但是，鎖匙却在外面，任他們費盡多大的氣力，也無法把門弄開。

二名警員惟有一邊致電總部求救。一邊則自窗口向鄰居求助。

直至後來他們才記起，應該先致電給樓下管理處，叫他們將大閘關起來，希望可以及時阻止畢基他們逃脫！

但是，等到管理處接到電話時，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已經逃到斜路了！

× × ×

斜路上面，果然停了一輛房車。

車內也的確坐了一個人。

那人一直注視着望後鏡，留心由上面步落斜路的人。

但是，他顯然沒有留心到這一對「如此親熱」的男女。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因爲左右手，分別扣上了手鐐，而被迫不得不「親親熱熱」地倚偎在一起；若非如此，人家就會看見他們那閃閃生光的手鐐。

也許就是因爲有兩個人，所以那房車裏的男人才會疏忽了。

只因爲他要等的，是個女人。

× × ×

當畢基和郭妃莉二人掠過房車旁邊時，畢基突然出其不意地，把一柄小刀由車窗伸進了司機位裏面去！

「不要動！否則殺死你！」畢基十分狠勁地，咬牙道。

他只有右手可以活動，所以他用右手持着小刀；郭妃莉却相反。

郭妃莉以左手開了後面的車門。

然後，二人非常有默契地，迅速登上了汽車的後座去。

「開車！快些！」畢基仍以小刀指住那男子的後腦，命令着。

那小刀是連在一串鎖匙之上的。

那串鎖匙是屬於蔡廸的。畢基反鎖了大門之後，順手把它帶走！想不到現在仍然有利用的價值。

二人將扣着手鐐的手，搭住前排座椅的靠背，以免車子開得太快時，失去了重心。

那男子也可以看得更清楚，原來是一雙男女「逃犯」。

那男子是郭妃莉見過的人，也就是她和畢基一再苦苦追踪過的人。

那男子全神貫注地開車，但畢基和郭妃莉却可以從側面和望後鏡仔細辨認他。

「你可是姓范的？」畢基看看車子已駛出了司徒拔道，前前後後也夾雜了許多車子，但看看後面，却未見有人追來。於是他向那男子第一次發出了問話。

「不！」開車的男子有意無意之間，往望後鏡瞥了一眼。「你們是什麼人？」

「你應該認得我們的，別裝蒜了！」郭妃莉很認眞地說：「我知道你姓范，叫范元福。是嗎？」

開車的男子似乎已從望後鏡中見到了郭妃莉，也想起了碼頭那一幕。

他苦笑道：「小姐，爲什麼你一定要我承認是姓范的？」

郭妃莉道：「你爲甚麼不承認姓范？是因爲虧心事做得太多吧？」

「我根本不明白你說些什麼。」那男子又反問道：「你們到何處去？」

畢基一直很小心，留意後面有沒有人追來，他說：「把我們載到九龍去。」

「過海？」那男子道，「看情形，你們似乎在逃避警察。然則，我有個更好的主意。」

「什麼主意？」畢基問。

「石澳有地方供你們躲一陣。那兒比較近便得多。」那男子道。

畢基想想，覺得也是道理。因爲車子曾停在斜路上，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到車牌號碼，萬一告訴了警方，警方一定會派人在各處交通通道之上「恭候」他們。

因此，畢基同意將車子開往石澳。

但是那男子又說：「不過有件事我想提醒你們。我這車子曾被警員抄牌。」

畢基知道肇輝台上面很少看見警察，於是問他：「是不是當你停在斜路上的時候？」

「是的，有二名警察剛剛經過，他們問我幹嗎，我說等人。於是被他們抄牌。定額罰款單還在這裏。」那人往車頭一指，那兒的確有一紙定額罰款的繳費單。

畢基於是又對他說：「那麼，先把車子停向一些偏僻的街道。」

那人很聰明，他似乎很快已明白了畢基的意思：「你可是想換車?」

畢基道：「是的，我們必須換車。」

「那麼，最好先往停車場一次，那些地方較易下手。」那人說。

「好主意！」畢基又冷冷地瞪住那男子：「不過，你切勿乘機溜掉。」

「我不會的。」那人苦笑一下，「我也希望你們平安大吉。」

郭妃莉一直從側面看他，越看越覺得他似范元福。

唯一可疑之處，就是太年青了。

若照年齡和時間推算，范元福今年應該是五十歲。

但這傢伙看上去最多三十多歲而已。

郭妃莉有一種「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的感覺。可惜眼前逃命要緊。

她和畢基內心都明白，這時候萬一落入警方手上的話，只怕百詞莫辯。

現場上的情形，對他們非常不利。警方一定深信他們是兇手。

畢基也想過，應該好好向警方交代。但是，為了當時環境轉變得太快，畢基知道他們千方百計要找的人就在斜路之上，他不顧白白失去了機會，所以決定不顧一切後果，逃了再說。

現在他們終於見到了這個人。而且在近距離看得更加清楚。

他的確很似照片中人。

車子開進了北角一間停車場。

畢基本來可以一個人先落車，讓他偷了一輛車之後，才叫郭妃莉和那人過去。但是，那手鐐却令他們不能夠「分離」一刻。

因此，他們必須把車子停在絕對見不到人的地方。

而且，還要揀一輛有繳費單的車子，然後才可以下手。否則，當車子經過出口處繳費時，又會留下綫索。

為了防止那人乘機逃去！畢基必須和郭妃莉表現得極之有默契，以免被對方有機可乘！

那人表面上也十分合作，而且很為畢基他們設想，否則就不會提議換車。

畢基和郭妃莉先下了車，然後才讓那男人也落車。

然後他們一行三人，到各處「獵取」目的物。

畢基目中的車子，一定要與原來的不同顏色和牌子。

因為他們正在逃避警方，同一牌子，同一顏色的車子，太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另一方面，他們又得隔住擋風玻璃，看看車頭是否有繳費單。

許多車主習慣了將繳費單等紙張放在車頭的錶板之頂。因此，畢基他們並不困難，很容易已發覺了一輛半新不舊的小房車。

這種小房車是跑車性能，速度奇高，所以畢基就決定「借用」一下。

他一邊要小心用小刀指住那個人，讓他走在前頭，但不要引起別人的注意。

這兒雖然沒有人，但萬一有人時，他們三個人也要表現得若無其事。

其實那人若要反抗，只要他走得夠快，相信畢基也無奈他何。

因為畢基和郭妃莉被手鐐扣在一起，要逃，要追，也得步伐一致。

但那個人只有一個兒，肯定佔盡了優勢。

不過，他似乎無意逃走。可能他內心有所顧忌！所以他也表現得十分合作。

畢基終於偷得了一輛車子，還是讓那人坐在前面駕駛。

×　　×　　×

在駛往石澳的路上，由於見不到警方設下檢查站，車上三個人，表現得較為輕鬆。

「你準備帶我們到何處去?」畢基問他：「前面就是石澳了！」

「我住的地方。」那人一邊開車，一邊道：「那是一間小別墅。」

郭妃莉立刻又問道：「只有你一個人麼?」

「是的。」那人說。

郭妃莉於是又想起了那個電話：「你本來約了一個女人，是不?」

「你……你怎麼知道?」那人怔了一怔。

「我當然知道，」郭妃莉道：「我還知道她叫好姐。」

那人又是一怔：「你們難道就是由她那兒逃出來的?」

「是的，」郭妃莉坦然說，「剛才接聽電話的人正是我。」

「嗯！」那人如夢初覺地，從望後鏡中瞥了郭妃莉一眼，「然則，請問二位又是什麼人?」

郭妃莉不讓畢基爭先，搶住說道：「為什麼你不猜猜看?」

那人吶吶地說：「看你們的情形，大概與姓范的有仇。」

「不！你剛好猜錯了。」郭妃莉會意地，向畢基笑了笑，又說：「我們正打算為另一個姓范的年青人找回他的父親。」

「嗯——你說什麼?」那人果然有了很明顯的反應。

畢基第一次感覺到郭妃莉原來也很懂得用腦。

根據一般人的見解，健美而又漂亮的女人，大部份不喜歡用腦的，這一個卻例外。所以畢基就讓她繼續說下去。

郭妃莉也曉得自己的心理戰術有了初步收穫。

她又說：「我倆的職業是私家偵探。范先生，現在閣下可明白了吧?」

「唔——你們的意思是：有人委托二位找尋一個姓范的人。是不?」那人一邊開車，一邊反問。

這時候車子已開進了一條小路。

郭妃莉道：「不錯呀，一位姓范的年青人，委托我們偵探社，找尋一個叫范元福的人。據說他們父子二人的相貌差不太遠的。」

「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早說個明白?」那人已將車子停了下來。

郭妃莉的情緒開始激動。

畢基也感覺得到，立即示意她切勿輕舉妄動。

因為二人被扣於同一副手鐐之上，所以，沒有人比畢基更清楚郭妃莉的情緒反應。

他們手握着手，因此畢基只須用手輕捏郭妃莉的手掌一下，就可以及時制止她發作。

然而這一切除了他倆之外，坐在前面的人根本不會知道。

「到了！」那人對二人說道，「我就住在這裏。」

畢基和郭妃莉望向外面，一幢頗陳舊的小石屋就在樹林圍繞之中。

這兒附近，似乎並無其他隣居。

那石屋是上了鎖的。

那人在畢基的小心監視之下，掏出了門匙，將門鎖開啓。

屋內陳設十分簡陋，裏面也僅有一廳一房；連廚房也在戶外。

那間睡房只用板牆與客廳分隔開。

三個人進入屋內之後，首先引起畢基郭妃莉注意的，是掛在板牆上的一件灰絨格仔西裝——那是他們所熟悉的。

現在他們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要追踪的人就是眼前的男子。

那男子表現得十分友善，反而郭妃莉內心充滿了仇恨。

若非畢基在旁，只怕她早已發作。

那男子倒了三杯茶，畢基亦已將小刀收回。他們表現得十分友善。

「現在你大概不再否認自己就是范元福了吧?」郭妃莉仍然緊盯着他問。

那男子呷了一口熱茶：「不錯，你們做私家偵探的，的確目光銳利，我正是你們要找尋的范元福。」

畢基這一次反而有點不大相信：「但是，你却不似個五十餘歲的中年人。」

「何必太過信我們的肉眼。」范元福又呷了一口茶，笑了笑說：「假如二位仍有懷疑的話，我可找出更有力的證明。」

「那好極了！」郭妃莉說，「我們為了要向主顧負責，你肯合作，正是最好不過。」

「我行李中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我就是范元福。」范元福說着，就站了起來。

他顯然要跑進睡房中去。

郭妃莉企圖制止他。

但是，畢基却示意郭妃莉讓他進去。

范元福終於跑進他的睡房去了。

郭妃莉低聲埋怨她身邊的畢基：「你瘋了嗎?他可能對我們不利！你怎可以讓他……」

畢基不等她說完，就低聲爭先道：「難道你不想知得更多麼?」

話剛說完，范元福已迅速地由睡房內出來。

郭妃莉沒有猜錯，范元福再次出現他們面前的時候，手中多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曲尺手槍。

范元福拉長了面孔，對畢基和郭妃莉也沒有剛才那麼客氣。

「舉高你們雙手！慢慢的站起來！」范元福逐步迫近了他們。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只好放下了手中的茶杯！慢慢地站立起來。

畢基故作意外的驚奇，聳肩苦笑：「范先生，這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問你：這是什麼意思?」范元福一隻手握住手槍，另一隻手却指指他們的手鐐。

畢基怕郭妃莉衝動，更怕她說錯了話。因為就憑這兩天以來的發現，畢基總覺得范元福對好姐仍在懷念。否則，他又何必開車去接她?

因此，畢基覺得：萬一連范元福也誤會他們是殺人兇手的話，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畢基於是趁住郭妃莉未開口之前，說道：「這是拜令郎之賜！他花錢託我們找你，於是我們追踪到肇輝台去，想不到好姐却不肯承認眞相，我們惟有偷入屋內，希望找出一些證據，以便向我們的主顧交代，怎料大廈管理員却以為我倆是雌雄大盜，悄悄報了警。」

郭妃莉也佩服畢基的急才。

的確，若非如此，又如何解釋「手鐐」的事?

畢基又說：「我們被扣上手鐐之前，警員未抵達之時曾無意中接聽了你給好姐的電話。我們怕再次失去你，所以乘住警員不覺之際，不顧一切，逃走出來。」

這「藉口」本來聽起來也合情合理。

但是，范元福面部表情的反應，却有點不妙。

他盯住二人，冷冷地說：「你很會說故事，而且說來十分動聽。」

畢基知道形勢對他們極端不利，但他的態度仍然十分冷靜。

他說：「你可以不相信，但我所講的，却絕對是眞實的。」

「那麼，你說出阿志之所在吧！」范元福又說，「既然他是你的主顧，你當然與他有連系。」

畢基根本連「阿志」是誰也不知道，甚至見也未見過。

唯一只在一幀舊照片上，見過好姐和一個男孩子的合照。他相信就是阿志了。

畢基道：「不錯，阿志花錢求我們代查他的黑市父親……」

「你說些什麼?」范元福突然喝止畢基，「你說什麼黑市父親?」

畢基忙道歉：「對不起，我只是跟着阿志的說話口吻說而已。他當初見我時，就表示自己是個私生子，由於人人都有父親，只有他沒有，所以一直以來，他十分痛苦。」

「嗯——」范元福竟然也有些感動起來，「他還有些什麼說?」

「他說，他母親一直隱瞞着他的身份，令他產生了極大的自卑感。」畢基又說，「他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這件事本來不易辦得好，但他又說，最近有人見到閣下回來了，只要我們多到公衆場所走走，可能會有奇蹟出現。因此，我們才免强接下了這一宗奇案。」

范元福聽了畢基的「故事」之後，又陷入重重思潮之中。

他內心怎樣想，郭妃莉並不清楚：她只是暗地裏佩服畢基的機智過人。

其實畢基亦非憑空虛構，而是憑耳聞

目睹的資料，滙合了之後，再加上自己的想像力去忖測。因此，多多少少也總算得上有一些根據。

畢基覺得：事實與自己的想像決不會距離得太遠！問題却是：范元福爲什麼如此年青？萬一對方不是范元福本人，而是他的另一個兒子——也就是阿志的兄長，那怎辦？

以范元福本人的際遇，他既然可以有個外室，有個私生子阿志，自然亦可能有另外一組外人未知的家庭成員。

不過，畢基却聽郭妃莉說過了，范元福在電話中既然稱好姐爲「月好」，自然是平輩，他們不可能是母子的關係。

因此，畢基才會作出了上述大胆的假設。

范元福想了好一會之後，說道：「你相信我是范元福嗎？」

「本來就不相信。」畢基道，「只因爲你太過年輕了。」

「嗯——」范元福怔了怔，道：「是的，以我這年紀，不可能有阿志那麼大的兒子。」

「所以，除非你有足够的證據，否則，將來我們向阿志交代時，只怕他難以置信。」畢基故意這麼樣說。

其實，他連阿志是怎麼樣子，也從未見過，只知道阿志很可能像他的父親范元福。

范元福突然又站了起來：「我們走吧！」他擺了一擺他的手槍，示意着說：「帶我一齊去找阿志。」

畢基他們當然不會知道阿志之所在。

「對不起！」畢基的態度悠閒冷靜，「在未得到他同意之前，我不會帶你去見他。」

「爲什麼？」范元福道，「他不是委託你們找我的麼？現在，就當你們已找到我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畢基說，「我們是很尊重顧客的意見的。」

「可惜我沒有讓你選擇的餘地！」范元福很認眞地說。

「你何必迫我？」畢基道。

「少講廢話，快些帶我去。」范元福催促着。

「事實上，我們並無他的地址。」畢基只好又再扯謊，「他只留下一個電話號碼，叫我們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他。」

「那麼，就把他的電話號碼告訴我。」范元福說。

畢基想了想，道：「你眞的希望見阿志？」

「你何必如此嚕囌？」范元福有點生氣，他揚着手槍：「走吧。」

「你要我落入警方手中去？」畢基道，「這時候，警方可能到處找尋我們二人的下落。」

「相信警方不會找到這裏來。」范元福又說，「反正我要去撥電話，你就把阿志的電話號碼告訴我好了。」

畢基心裏想：反正要去撥電話，到底范元福還要找誰？

假如他找好姐，那一切都完了。

目前唯一令畢基他們可以苟且偷安的，就是這兒沒有電話，也沒有電視機等設備。

雖然桌上有一具原子粒收音機，但范元福沒有把它扭開。

否則，電台的新聞報導，可能已將好姐之死，與畢基他們帶同手鐐一齊逃去的事合併報導。那時范元福也會像警方一樣，深信他們就是殺死好姐的兇手。

畢基道：「照我經驗所得，警方目前仍留在蔡宅內。如果你想找好姐，最好另找時間，否則，他們會追查電話來源。」

「你怎麼知道我想找她？」范元福問道。

畢基說：「你本來就與她有約，可惜她未及離開蔡家，警方已經派人來了。這也是天意，否則，你們一家人，這時候也該團聚了吧。」

「這正是拜你所賜！嘿！你這胡塗偵探眞該死。」

「你不能怪我們，要怪只怪你的骨肉。若非阿志委託我們，我們才懶得去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地步，回頭我們還得找個藉口，向警方交代呢。」

范元福眨着眼睛，不知又在想什麼。

畢基把握時機，又說道：「事到如今，相信只有我們一齊合作，然後才可以渡過難關。」

范元福瞪住他問：「你想我們應該怎樣合作？」

「將手鐐弄開，然後我與阿志連絡，讓你們父子團聚。」

「但是，你忘記了你們是逃犯。」

「我自會向警方找個藉口交代。相信你也明白，我們這種行業的人，一向與警方有連系。」

「好吧！讓我找出工具，替你們將手鐐弄開了再說。」

范元福說着，果眞走出了那間石屋。

郭妃莉低語畢基：「你以爲他會眞的相信你麼？」

畢基道：「見一步行一步。」

話未完，范元福又入來了。

他帶進來的不是斧頭，也不是銼，而是一條尼龍繩。

畢基和郭妃莉都心感不妙。

但是，對方有槍在手，胡亂反抗，只有招致殺身之禍。

范元福分明無意放走畢基他們，反而用繩子把他們綁起來。

由於二人本來就有手鐐扣住，所以他要綑綁二人就更容易了。

范元福用繩子將二人的另一隻手綁在一起，然後連同雙足也一齊綁起來。

畢基提醒他：「如果阿志將來曉得有個這樣的父親，只怕也未必會高興。」

「如果你敢在阿志面前講我壞話，我會有辦法殺死你。」范元福說，「假如你乖乖的在這裏等我回來，我自會放你。」

范元福說完，就將大門鎖上，然後離去。

畢基聽不到汽車馬達聲。

由於雙足被綁，他們也無法站立起來！因此，他們亦無法確定范元福是否眞的離去，抑或仍留在屋外？

郭妃莉由於手鐐的緣故，被迫面對面的，與畢基「合併」在一起。

她低語道：「你眞好艷福啊！」

畢基笑道：「我被迫親熱，你最好別嚷非禮。」

郭妃莉又說：「快想辦法吧！趁佈未回來之前，否則他會殺我們。」

「是的，只要他知道好姐的死訊，一定以爲我你二人是兇手。」

「我覺得你這個人很奸。」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你分明是故意存心佔我便宜。」

畢基啼笑皆非地說：「你這話到底從何說起？小姐。」

「可不是嗎，我親眼看見過你的開鎖絕技。這手鐐怎麼可能鎖得住你？」郭妃莉又說，「但是，你却無意解開它，不是存心佔我便宜麼？」

畢基這才明白郭妃莉的意思，笑道：「你說得不錯，我對開鎖的確有兩手，但是，小姐，請問幾時有機會讓我動手試一試？」

郭妃莉想想也是道理，由蔡家衝出大廈門外，然後直奔斜路，再登上范元福的車子，最後來到了這裏。

自始至終，他們連喘息的機會也沒有，又如何有時間讓畢基開手鐐上的「鎖」呢？

畢基本來就是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對女人一向嬉皮笑臉。

現在被郭妃莉這麼一說，更加乘機讓自己的身體靠貼着她。

郭妃莉避無可避，半嗔半怒地說：「你究竟想怎樣？」

畢基吻了她一下：「算是給你提醒我了，現在就要靠我們二人的合作。」

「這是什麼意思？」

「現在我們四肢均無法活動，唯一可以活動的就是咀巴！」

郭妃莉終於明白了。

於是他們把綁上了尼龍繩的手，盡量湊近他們的咀巴！

原來尼龍繩雖則堅韌無比，但是却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難以綁得穩固。

由於它的彈性特強，任你用上多大的氣力將它綁穩了，它也會滑開少許。

畢基就是看準了這點，試用牙去咬，郭妃莉也因爲明知時間無多，情急之下，也用咀去咬。

二人的表情也够古怪，彷彿一雙情侶正在玩什麼遊戲一樣，咀對咀的，既香艷，又滑稽，可惜沒有旁觀者。

終於，他們把尼龍繩扯開了。

兩個人最少已有兩隻手可以自由活動，一切也就好辦了。

進一步，他們又將綁住雙足的尼龍繩子解開。

他們可以站立起來了。

畢基因爲急於要知道外面的形勢，急急望向窗外。

豈料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他們就暗自吃了一驚！

一輛單車正向住石屋這邊駛過來！

再看清楚，坐在單車上面的，並非別人，正是范元福。

畢基這時候才記起，當汽車由大路轉入小徑時，就在路口附近，似乎有個大箱子，那是郊區的一公眾電話。

看情形，范元福[illegible]撥過電話入市區。

他這麼快就回來，會不會已經從電話中知道了好姐的死訊？

畢基已無暇分析。

范元福已經到了門外，他正跳下了單車，開始掏出門匙來。

從他面上的表情看，他似乎很憤怒。

范元福開了門！

但是，他第一眼却見不到畢基他們。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本來被他綁在入門不遠處的地上。

范元福還來不及細想，已被人自門後撲出，重重地在他下頷擊中了一拳。

儘管他感到有些暈眩，但他仍然明白到眼前形勢十分之險惡。

因此他迅速將手伸向他的腰間。

他當然是要及時拔出那支手槍。

但是，腰間却是空空如也！

原來有一隻纖纖玉手伸得比他更加快捷，那是郭妃莉的左手。

由於畢基的左手，與郭妃莉的右手同時被手鐐扣在一起，而畢基又來不及設法把手鐐弄開，所以他們惟有分工合作！

二人十分有默契，畢基出右拳重擊范元福的下頷，郭妃莉就出其不意地，將他腰間的手槍及時扒了過來。

因爲范元福綑綁好二人，離開石屋去打電話之前，二人親眼看見范元福把手槍插在腰間的。所以郭妃莉迅速得手。

畢基和郭妃莉急急退後幾步。

郭妃莉狠狠地吆喝一聲：「不要動！否則我開槍！」

范元福如夢初覺地呆了一呆！

他隨即把雙手舉高，吶吶地說：「誰把你們放開的？」

畢基苦笑一下，道：「你的兒子——阿志！」

范元福的表情果然又變得緊張起來：「阿志來了這裏？」

「是的。」畢基故意試探對方，他又說：「原來令郎一直秘密跟踪我們到這裏來。」

「他現在那兒？」范元福首先把視綫望向後面的睡房。

畢基自然明白他的心裏如何想法。

因此畢基笑道：「你不必看了，我們已將他反綁起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雖是我的主顧，但我担心他帮住你這蠢材父親。」

「好了，我們還是別再胡鬧了。」范元福道，「先讓我見見阿志好嗎？」

「他花錢聘請我們代他找親生父親，如果你眞的是他父親，我當然讓你們相見。」畢基道，「但是，坦白說，我對你的身份，仍有懷疑。」

「你要怎樣才相信？」

「先告訴我，你怎麼會如此年青？」

「嗯——可能是我平時保養得好。」

「也不可能年青了這許多吧！」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好。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就是我多少年以來，一直過着無憂無慮的隱士式生活。」

畢基半開玩笑道：「什麼事令你忽然之間良心發現？」

「一個人到了我們這一把年紀，就會

思前想後，自然而然就會想到兒女問題去了。」

「看你的情形，你好像衣錦還鄉似的。所以這次回來，找你的舊情人，以及你的骨肉，是不？」畢基繼續問。

「是的，這些年以來，我總算積了一些錢！」范元福感慨地說，「所以，我想見見我二十年以來未見過的骨肉。」

郭妃莉一直握住手槍，指住高舉着雙手的范元福，當時她聽了范元福這一番說話之後，也非常敏感地想到金錢問題去。

她說：「你應該十分富有的，范元福，因為二十年前你分別騙去了人家不少的血汗錢，即使放在銀行收息，數目也十分可觀。」

「嗯！為什麼你會這樣說？」范元福尷尬地，眨着雙眼。

畢基也知道郭妃莉的內心充滿了憤怒的情緒。本來他不想太早揭破對方的面目，還想繼續用說話引他透露得更多。

但是，郭妃莉多少年以來一直等着今天這日子，她又怎肯放過？

郭妃莉既然說了，畢基想制止也來不及了。

畢基道：「你的情人有沒有打算讓你們父子二人團聚？」

范元福道：「本來我們已經約好了，想不到卻給你們無意之間破壞。剛才我致電蔡家，警察似乎還留在那兒調查。」

畢基沒有猜錯，范元福果然已經撥過了電話到市區去。

假如眼前由范元福控制大局的話，畢基可能更為担心。還好，范元福已處於被動。

畢基又問：「你怎麼會知道警方還在蔡宅之內調查？」

「警探的語氣我聽得出。我要找好姐聽電話，他們猛問我是誰，又叫我等一等。我心裏已感到有些不妙。所以我匆匆把電話掛斷了。」

畢基至此又悄悄鬆了一口氣！

他知道范元福不可能說謊，如果他也知道了好姐已死了的話，相信他的神情也一定十分之哀傷，但現在卻沒有。

畢基道：「現在我要你慢慢的走向你的睡房那邊去！」

范元福儘管感覺得到畢基的說話大有可疑之處，內心仍十分渴望見到他的骨肉——阿志！

由於大門一直仍鎖上，阿志又怎麼可以入來？

不過，范元福還是步向了他的睡房門口那邊！

畢基因為担心郭妃莉控制不住激動的情緒，所以由她的手上把那支手槍取了過來，由他自己去加以控制！

范元福站住在他的睡房門口，怔怔地說：「阿志在何處？」

畢基道：「你想見阿志，先要證明你的真正身份。你不是說過，你的行李中，有足夠的證明麼？現在請你給我看看。」

「如果我不是范元福，你以為我會是什麼人呢？」范元福苦笑着說。

「這世界上往往有許多事情是令人難以想像的。」畢基道，「也許，真正的目的，只有你一個人最清楚。」

范元福道：「看情形，你們並非受聘於阿志，而是另有其人。」

「然則你以為誰聘請我們找你？」

「從那位小姐口中，我已猜到一切了。也只有你倆最清楚。」

郭妃莉忍不住又插咀道：「是的，你倒沒有猜錯，聽過姓郭的嗎？」

「嗯！讓我想想！」范元福故意頓了頓，又說：「沒有。我沒姓郭的朋友。」

「別裝蒜了！」郭妃莉十分生氣，「即使你扮懵也沒有用。告訴你，我就是郭全的女兒。二十多年前的郭全，是你行騙的對象，你當然不會忘記他，對嗎？」

「小姐，我實在不知你何所指！」范元福道，「郭全這名字，我全未聽過。」

郭妃莉恨不得一槍殺死他，可惜手槍現在不在她的手上。

但是，她仍狠狠地說：「我告訴你，我並非什麼私家偵探，我只是郭全的女兒，范元福，我找你也找了好幾年了。」

范元福又是一怔！

但是他還極力令到自己鎮定！他知道眼前的形勢十分微妙！

他稍作沉思，又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郭妃莉問。

「我笑二位都太過天真了。」范元福道，「可不是嗎？我今年才三十餘歲而已，但你們竟然也相信我就是范元福。」

畢基首先有了反應：「既然你不是范元福，那麼，你是誰？」

「我是范元福的長子。」范元福道：「我父親早就死了。」

「嗯——」畢基也呆了一陣。

他望望郭妃莉。

郭妃莉卻道：「無論你是誰，我這一次也必須弄個明白！」

她說着，就想過去。

但是，她只要走動一步，畢基也會受到牽制！

她顯然又忘記了她的手和畢基的手被手鐐扣在一起。

畢基問她：「你要到何處去？」

郭妃莉道：「我想入房搜他的行李。」

「你忘記了他說過的話麼？」

畢基當然記得，范元福曾說過他的證件就在行李箱之內。

但是，如果郭妃莉入去，畢基就難以用手槍去控制范元福。

因此，畢基道：「這樣好了，叫他進去！」

范元福當然也聽到了，只是沒有畢基的命令，他動也不敢動！

尤其是當他聽了郭妃莉剛才的一番說話之後，他已經明白了對方的真正身份。如果稍有差池，他就可能死得不明不白。

畢基和郭妃莉走前兩步，以便更加接近范元福。

然後，畢基示意范元福進入房內。

本來他們也跟了進去，但是那間房除了放一張睡床之外，只餘下僅可立足的地方。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由外面望入去，只見床上一片凌亂，絕未收拾過。這正是一般沒有家室的王老五的典型。

范元福仍呆在床前，高舉雙手。

畢基道：「為什麼你還不動手？」

范元福道：「箱子在床底之下。我如果蹲了下去，怕你們懷疑。」

畢基望望身邊的郭妃莉，二人於是又走得更近睡房。

他們只不過方便看得更清楚，以防范元福輕舉妄動。

當他們走近房門時，范元福因為已得到了畢基的示意，也開始蹲在床前的地板上。

畢基和郭妃莉都可以見到他，正把一隻陳舊的皮箱，自床底下拉了出來。

就在這剎那之間，畢基感到腳下的地板突然下陷！

畢基只覺得重心頓失！迅速不由自主地，直墮下去！

郭妃莉也頓感措手不及，被畢基扯歪了身體，倒向地上。

他們是被同一副手鐐扣住的，所以任何一個人失去了重心的話，另一個人也身不由主地受到牽連。

畢基陷入一個洞穴之內，連足踝也扭得隱隱作痛；手槍亦早已跌掉！

郭妃莉卻被扯到洞口，一隻扣住手鐐的手臂，也伸進了洞內

范元福在「格格」笑聲中，不知從何處又弄來了另一支手槍。

那是一種被號稱為「掌心雷」的小手槍！

范元福以小手槍抵住郭妃莉太陽穴。

當時，郭妃莉正半臥倒於洞口的地面上。

「任何人輕舉妄動，我都會先殺了你再說！」范元福狠狠地說。

畢基好不容易才可以站直了身子，他雖然仍在洞內，但上半身卻冒出了洞穴之外。換句話說，那洞穴不深，大約只有三四呎左右而已，闊也僅可容納一個人。但是，活動的機關地板突然下陷，亦足以令到一個人頓失重心的情況下，墮入圈套。

畢基在范元福的小手槍指嚇下，緩緩地爬了上來。

郭妃莉在旁，除了配合他的動作之外，還得拖了他一把。

范元福念念不忘那另外一支點二二口徑的曲尺型手槍。

他本來想叫畢基一齊檢上來，但看過畢基的身手之後，他不敢讓對方再有機會接觸那支手槍。否則，畢基可能又一次反敗為勝。

他寧願讓那支手槍暫留洞穴之內。

死人復活　千古奇聞

范元福一邊以小手槍監視住畢基和郭妃莉二人，一邊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才是我真真正正要說話的時候。朋友，想知道本人的真正身份麼？」

畢基不作聲。

他也示意郭妃莉最好也不要作聲！

范元福於是又自言自語地說：「你們猜得一些也不錯，我的確是范元福。而且還是二十年前自動失踪的范元福！」

郭妃莉再也忍不住了。

她含怒地說：「果然不出我所料，你正是二十年前的大騙子范元福！」

「你真有種！」范元福冷冷地笑道：「可惜你遲早總會死在我的手上，所以我不必急急殺死你。」

畢基的足踝，手腕等處仍在隱隱地作痛。

足踝是剛才身不由主地墮下去扭傷的；手腕則是被連在郭妃莉手上的手鐐弄傷的。

要不是那手鐐，畢基決不致一再處於下風，偏偏他又沒有機會去開啓那副手鐐，因此，他惟有默默地認命了。

儘管如此，畢基仍然希望可以拖延一些時間；他覺得時間對他絕對有利。

畢基想像到兩件事的發展，假如他沒有想錯，也許警方正逐步展開追查。

第一件就是好姐的命案。

當時蔡廸因為家中電話久久沒有人接聽，心中生疑。後來他親自帶了二名警員回來查究，畢基與郭妃莉亦因為事有湊巧，而陷入「含冤莫白」的境地。

後來二人既然帶同手鐐一齊逃脫，還將二名警員反鎖於屋內。在這種情況下，相信警方一定千方百計追踪二人，務求捕捉他們歸案為止。

第二件事就是停車場裏的偷車事件。

無論范元福那輛車子是否屬於他自己的，但畢基迫他偷了停車場中另一輛車子之後，相信車主一定報警追查。

就憑這兩件事，可見時間對畢基他們十分有利。

因此畢基故意表現得十分頹喪地說：「這一次無論如何，你也是贏定了，可否讓我抽一口烟，然後問你幾個問題？」

「你一定是看西方的占士邦電影看得太多了，所以才學會了整古造怪！」范元福又警告道，「我已放過你們一次，這次你敢亂來，我再也不客氣了。」

畢基苦笑：「你怕我的香烟裏有火箭麼？那麼，你可否請我吸一支？」

范元福被畢基引誘，他確實也有很長時間未有抽烟。

於是他小心地，把一支香烟遞過去。

他自己也吸了一支。

畢基連抽了幾口烟，才說道：「為什麼要在這裏住？」

「像你這樣聰明，一定想得到，何必問我？」范元福說。

「我知道你這次回來，算得上是衣錦榮歸，但你卻住在這裏，不覺委屈麼？」

「你應該想像得到，這完全是為了安全的理由。」

畢基往房內那邊瞥了一眼，示意着道：「就如那地板上的陷阱，也是你的精心設計？」

「算不上什麼精心設計，畢竟也總算足以令你上當，同時，亦可以令我反敗為勝。」

「照這情形看來，除了我們之外，可能還有其他人要找你算賬！」

「是的，人家總說十年人事幾番新，真想不到，二十年了，人們竟然還忘不了我！」

畢基帶着嘲諷的口吻道：「一定是你二十年前帶給他們不少恩惠。俗語也有道，得人因果千年記啊！」

「無論你們怎樣想也好，我也不會如你們想像中那麼壞。」范元福竟然也感慨

地說：「假如我是個忘恩負義的人，我這次，就不會回來找尋我的愛人，和我的骨肉了。」

「你所講的，就是好姐？」

「是的，她是我二十多年前的愛人，原名深月好。」

「你的妻子？」

「不！我的妻子早巳不知所踪，她是在我貧病交迫時離我而去的。」范元福深深地抽了一口香烟。

他似乎很有耐性敍述他的往事。

連一向仇視他的郭妃莉，也默默地聽得入了神。沒有打岔。

范元福又說：「深月好是我貧病中認識的紅顏知己，想不到我離開她之後，二十年來，仍未變心，還替我將我的骨肉養大。」

畢基心裏想：如果他也知道「好姐」的死訊，相信他一定很傷心。

人心肉做，聽了范元福的往事之後，一向仇視范元福的郭妃莉，也有些同情對方。

但是，郭妃莉仍然念念不忘她現在面對着的，是影响他們一家人幸福生活的仇人。

因此她又忍不住含恨地問：「你多情是你個人的事，爲什麼你要騙去我父親那一大筆錢？」

范元福道：「我做得對與否，那完全是觀點與角度而已。」

「騙了人家的錢，而且不止一個，還說這些風涼話？」郭妃莉有些生氣。

「有件事如果我向你們交代，信與否是另一回事，但最少我可以保證，你們聽了之後，一定也會同情我，甚至會說『如果是我，我會像范元福一樣，四出去求親友的帮忙！』郭仝不但是我好朋友，當時他也很有錢……」

郭妃莉不等范元福說完，就爭住說道：「人家有錢，你就可以胡來麼？」

「我並未騙他，是我求他帮忙的，否則，我就不會立下欠單。」

「你分明是存心行騙，那些期票和欠單，完全是失效的。」

「我無意爲我自己辯護，但，我當時卻……」

范元福正想說下去，豈料就在這時候，外面傳來了一陣汽車馬達聲！

范元福的反應十分敏捷。

他立刻停止說話，同時，霍然站立起來。

他朝窗外瞭望出去！

在路那邊，正有一輛車子，緩緩地沿住小路這邊進入來。

他再定神看看清楚，那竟然是一輛警車。

范元福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

他像一名指揮官一樣，命令畢基和郭妃莉二人，立即和他一齊逃入他的睡房之內。

他的睡房小得可以，根本無法可以容納得下他們三個人。

但是，范元福好像一切早已有了計劃，匆匆叫畢基和郭妃莉二人踏上他的睡床，然後開了窗門，由屋後逃了出去。

原來那窗門是一度活動的鐵栅，由屋內可以扳掣推開。

范元福很鎮定，雖然警車的馬達聲和人聲已越來越接近這間石屋。

從馬達聲和人聲分析，匆匆趕到這兒來的，可能不止一輛警車。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在范元福的小手槍指嚇下，終於逃往山後。

他們走的是一條有矮林掩護的小徑，那可能是一條捷徑。

他們一邊走，一邊被范元福催促着。

郭妃莉三番四次佯作絆倒，但范元福仍不放過她！

畢基吃盡了苦頭。

因爲妃莉每次絆倒，他的手腕就會被手鐐割得痛起來。

畢基忍不住向她示意道：「我們也不可以落入警方的手中，我勸你還是走快些。」

郭妃莉這才挺起腰來，急急往前走！

人聲又傳來了。

警方人員顯然有點不甘心，因爲他們撲了一個空。

范元福道：「山後有一輛預備好的車子，你們最好走快一些，否則，我惟有殺了你們，讓我獨個兒逃吧！」

畢基不會懷疑他的話。憑他的想像如此周到，不難想到他手段一定也够殘酷。

山後怎麼會有車子。

范元福可能還有同黨。

畢基和郭妃莉都有同樣的想法。

他們急急前行，沿住山腰，繞到了那座小山的後面去。

假如警方有備而來，這時候可能正沿住小徑追上來。

假如警方携同警犬而來，他們極有可能功虧一簣。

但是，那後面似乎很靜。

他們走得越遠就越靜。這是唯一可以令他們安心的。

終於，他們到了山後。

但是，山後不但沒有屋宇，更加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畢基和郭妃莉，正担心可能還要走上另一段路，那時真的是苦透了他們二人，因爲那手鐐將分別屬於二個人的手鎖在一起，所以二人走起路來，極之不便。

一個太快固然不可以，另一個太慢也同樣不可以。

畢基和郭妃莉的手腕已被手鐐的金屬邊緣割得傷痕處處，皮開肉裂，還隱隱有血漬冒了出來呢。

還好，他們担心還來不及時，范元福已停住了脚步。

他把小手槍收入口袋中，嚷着說：「快帮着我把乾草扯開。」

說着，他自己先去動手。

原來山後那一堆不爲人注意的乾稻草，是個巧妙的僞裝。

扯開稻草，一輛小房車立出現眼前。

范元福又再次拔出他的小手槍示意二人坐到車頭去。

畢基無可奈何，只有自任司機，由於那手鐐，妃莉也惟有坐到他身邊去。

「開車，快些，」范元福幾乎在同一時間，也坐到小房車後面的座位去。

（下期續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座巳被廢棄二十多年的荒凉堡壘——仙洞堡，相傳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鬧鬼，因此，這個堡壘就變成了無人敢進去的鬼域。某日，有十二個人走進堡去，直入聚仙堂，這十二個人的首領是威震苗疆的賴隆。這時，聚仙堂內爐火熊熊，强秦帮帮主秦大官人正高踞堂上，接待賴陸等人，他不惜斥資以黃金鑄造十二張椅子送給他們。秦大官人的目的，就是望求賴隆命令他的手下設法把郎如鐵置諸死地，如能成功，更厚幣以酧，賴隆果爲所動，遂答應下來……

神醫妙手

（一）

唐百毒是個怎樣的人，江湖中人都是很清楚的；他永不給敵人留下半點活路，所以無論誰與唐百毒決鬥，都非死不可。

當然，若有人能殺了唐百毒，自當例外。

但沒有例外。

沒有人能殺得了唐百毒，因爲誰都無法抵禦他的百毒氣功和數之不盡的毒藥暗器。

但繆決居然敢去找唐百毒決鬥。

老尉遲力勸不果，並打賭倘若他能活着回來，就拜他爲師。

繆決大笑而去。

老尉遲以爲他一定會中毒而死。

但他只是猜中了一半。

繆決與唐百毒決鬥，的確中毒，而且所中的毒，已足够同時毒死超過一萬人。

但繆決居然沒有死。

繆決不死，唐百毒可再也活不下去。

繆決不但醫術高明，他的點穴手法更是高明。

藥到回春

當唐百毒用盡辦法都無法解決繆決之際，繆決老實不客氣，在他的七個要穴上重指出擊。

七穴同時中指！

唐百毒又驚又怒，又是悲哀。

他做夢也想不到蜀中唐門的毒藥，竟然會毒不死繆決！

那一戰，繆決的收穫可不少。

他非但贏了唐百毒的性命，而且還有人因此而拜他爲師。

老尉遲的脾氣雖然不怎樣好，但却是個言出必行的人。

幸好繆決這個「師父」，並沒有甚麼架子，否則老尉遲倒要「臨老受難」了。

繆決並不是北方人，他的籍貫是嶺南香草村，但這十年來，他却一直居住在北方。

現在，他住在雪城之北，這裏的天氣相當寒冷，繆決每天起床都摸摸自己的耳朵和鼻子，看看有沒有被凍甩出來。

在雪城的生活，他並不很悶。

他最大的嗜好，是喝酒和吃狗肉，在

這裏，這兩種東西倒是永不缺乏的。

× × ×

二十斤竹葉青只喝了一小半，繆決就聽見了老尉遲的叱喝聲。

老尉遲叱喝的對象不是人，而是馬。

每當老尉遲駕駛着馬車，口中又不停地叱喝馬兒的時候，就表示他正在急於趕路。

繆決眉頭一皺。

他希望老尉遲趕得這麼急，只是爲了要喝酒和吃狗肉而已。

他不希望在這個時候發生任何麻煩的事，影响他吃喝的胃口。

他又吃了一塊狗腿肉。

「唉!他媽的好香!」繆決讚歎之餘，又是一大口酒灌進肚子裏。

「砰!」

門外一聲巨响，老尉遲破門而入。

繆決一呆，道：「你發甚麼瘋?」

老尉遲道：「弟子並非有意驚動師父，而是實在有急事，所以才匆忙一點。」

繆決道：「有甚麼急事，不妨先喝些酒，吃兩塊狗肉再說。」

老尉遲道：「這件事躭誤不得，否則你準備吃死屍好了。」

繆決忙道：「有人求醫?」

「正是。」

繆決雙手連搖，道：「萬萬不能!快把他轟出去!」

「師父，不能這樣，見死不救，又與豺狼何異?」

繆決冷哼一聲，叱道：「你敢罵師父是豺狼?」

「豈敢!」

「既然不敢，乖乖坐下吃肉喝酒，別惹爲師生氣。」繆決居然板起臉孔，大聲道：「我說過不喜歡替人治病，難道你忘了?」

「沒有。」

「既然沒有，把那求醫的人轟出去好了。」

老尉遲的臉已鐵青，若換上別人，他可能早已一拳打在對方的臉上。

突聽門外一人淡淡笑道：「久聞繆神醫醫術天下無雙，幸會!幸會!」

繆決喝道：「誰在門外胡說八道!」

「不是胡說，而是實事實說，」門外出現的正是郎如鐵，他淡淡接着說道：「只要繆神醫出手，就算再沉重的傷勢也不礙事，我很放心。」

繆決冷笑：「憑甚麼要我出手?我不幹。」

郎如鐵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繆決搖頭：「不知道。」

郎如鐵道：「在下姓郎。」

繆決道：「郎如鐵?」

「正是郎如鐵。」

「幸會!」

「你可知道我最大的本事是甚麼?」

「不知道。」繆決眉頭一皺，忽然又道：「聽說你殺人的本領很不錯。」

郎如鐵道：「這並不是我最大的本事，我最大的本事是蠻不講理。」

「蠻不講理?」繆決嘿嘿一笑，把酒壺用力一按：「你要怎樣蠻不講理?」

郎如鐵道：「你若不救人，我就殺了你的徒弟!」

繆決勃然變色：「你敢?」

郎如鐵道：「爲甚麼不敢?」

老尉遲忽然插口道：「我的性命本來就是屬於郎家的，郎公子若要老奴的性命，不必親自動手，我也可以自行了斷!」

繆決長長嘆息一聲，半晌才道：「你們眞不是好人，偏帶給我這許多麻煩。」

老尉遲忙道：「弟子立刻就去把傷者抬進來。」

繆決雖然不喜歡替別人治病，但這一次他却是無法不出手相救。

其實他也不是這麼鐵石心腸，見死不救，而是他曾經救過一個惡人，結果反而給那惡人害得很慘，險些連自己的性命也丟掉，所以，他以後極少替人治病，倒是經常故意把自己弄病，然後再行醫治，倒也算是一個怪人。

現在，他總算答應替病人治病。

病人是誰呢?

（二）

杜冰鴻躺在車廂裏，與八腿貓相對無言。

八腿貓看了看杜冰鴻又再看看海飄。

在途中，海飄一直都在小心照料杜冰鴻。

杜冰鴻嘆了口氣，道：「杜伯伯不會有事的，小娃娃別哭!」

海飄一怔，忍不住說道：「我幾時哭了?」

杜冰鴻道：「雖然妳現在沒有哭，但杜伯伯早已看出妳想哭，對不對?」

海飄想說「不對」，但又說不出口。

一時間，連她自己都有點胡塗，自己是不是眞的想哭了。

杜冰鴻雖然身受重傷，但却反過來安慰海飄道：「妳要振作一些，別垂頭喪氣啊!」

海飄眨了眨眼睛：「現在究竟是你受傷?還是我受傷?」

杜冰鴻哈哈一笑。

可是，他笑聲未已，却忍不住又劇烈的咳嗽起來。

「噢!」

一聲悶響，杜冰鴻的嘴裏吐出鮮血。

八腿貓忍不住道：「你最好別說話，否則我會點住你的啞穴!」

杜冰鴻白眼一翻，嘴裏不知想說些甚麼，但最後還是忍了下來。

突聽車廂外一人冷冷道：「就算你不動手，我也要點他的啞穴。」

杜冰鴻凜然一驚，突覺喉頭一陣堵塞．啞穴已然被人制住。

車廂門還沒有打開，對方竟然能隔物點穴，而且認穴手法奇準，這份身手確屬驚人。

八腿貓也是一凜。

只聽得車外那人冷冷道：「把他抬進屋子裏，病人的廢話，我從不想聽。」

把杜冰鴻啞穴點住的人，原來就是繆決。

郎如鐵嘆了口氣，喃喃道：「江湖上的怪人實在太多……」

老尉遲接道：「不錯，簡直是多得混帳之又混帳!」

繆決充耳不聞，只是不斷地研究着杜冰鴻的傷勢。

過了片刻，他才道：「傷勢非輕，但他在我手裏決死不了!」

八腿貓鬆了口氣：「如此最好。」

老尉遲冷笑道：「甚麼如此最好?他『傷勢非輕』還說如此最好?你究竟還算不算是個人?」

八腿貓嘻嘻一笑：「我不是個人，是貓，有八條腿的貓。」

老尉遲冷冷道：「你若再胡說八道，就算有八千條腿也都會給我砸斷!」

八腿貓道：「這可不好玩。」

老尉遲突然臉色鐵青，厲聲喝道：「在老夫面前竟敢如此放肆，先砸掉你兩枚貓牙再說!」

海飄見老尉遲大動肝火，不禁嚇了一跳。

但更令她吃驚的，是老尉遲不但聲勢洶洶，而且說打就打，竟然眞的向八腿貓揮掌拍去。

他這一掌眞是快得驚人。

八腿貓的臉色也已變了，老尉遲這一着，顯然令他大感意外。

雖然他的反應也絕不稍慢，身形一側，堪堪閃避過去，但老尉遲的行動却已使他驚出一身冷汗。

老尉遲雙掌撲了個空，但他的身子仍然如矢箭般向前衝去。

海飄大感奇怪，這個老人莫非有點發瘋了?

伏!

伏!

勁力沉雄，去勢猛烈的兩掌，雖然撲了個空，但老尉遲非但沒有減弱掌力，反而把掌上的勁度更加添增了幾分。

八腿貓雖然驚魂未定，但他畢竟並非呆子，就在這一刹那間，他已明白老尉遲爲甚麼突然要向自己下手。

老尉遲眞正攻擊的對象，並非八腿貓而是八腿貓背後的人!

（三）

刹那間，八腿貓的背上又再驚出第二次冷汗。

原來在他的背後，有一雙黑漆的瘦爪，直向八腿貓的背心攻擊。

這兩爪勁力陰柔，無聲無息，竟連八腿貓這等輕功高手也無從察覺。

倘非老尉遲突然發難把他驚走，他還不知道背後竟然出現了一個這麼厲害的殺手。這一瞬間的變化實在驚人。

郎如鐵冷冷的盯着那殺手。

他知道這殺手並非尋常之輩，但他對老尉遲却具有極大的信心。

情心如鐵　妾意柔情

（一）

雪中，四掌相交。本欲突擊八腿貓的，是一個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怪物。

但無論他是人也好，是妖怪也好，老尉遲都不怕，這個老人雖然年事已高，但他不畏强悍這種脾氣，却有如初生之犢。

而且他根本不相信世間上有「鬼怪」這一回事。

四掌相拚之下，老尉遲突覺一股森冷的寒意，從對方掌上陣陣傳了過來。

老尉遲吸了口氣，運功抗禦。

他非但抗禦，而且更採取主動，務求把對方壓倒。

他的好勝心還是和年青時那般强，而他的武功却比年青時精進極多。

繆決正把杜冰鴻抬進屋子裏，突然冷冷道：「郎如鐵，屋子裏有個混帳的東西鑽了進去，你去打發他。」

郎如鐵悠然一笑：「想不到連拿耗子的工作也要由我負責。」

海飄橫了他一眼，道：「你本來就是喜歡多管閒事，所以拿掉這些耗子，你是最適當的。」

郎如鐵淡淡道：「說來說去，妳還是想罵我是一條狗。」

——狗拿耗子，多管閒事。這八個字誰不知道?

但其實這也不能算是閒事，因爲就算郎如鐵不去對付屋子裏的「混帳東西」，那「混帳東西」也已開始對郎如鐵不客氣了。

嗤!

一個綠袍怪人，一根青銅長矛，同時向郎如鐵迎面撲去。

長矛直刺郎如鐵的心臟，居然一下子就想把他變成一具屍體。

但郎如鐵居然不閃避，只是用左手輕輕一撥。

海飄大爲吃驚。

他不想活了?難道他這麼一撥，就能把長矛撥開?那簡直是不可能的。

但海飄錯了。

在她想像中不可能的事，偏偏就立刻呈現在她的眼前。

郎如鐵居然把長矛撥開，而且右手隨即欺身而上，疾拍綠袍人的一張怪臉。

綠袍人發出一聲怪叫，蹲身閃開郎如鐵這一掌，隨即連環五腿向郎如鐵的下盤進攻。

這五腿看似兇猛，實際上却是虛着。眞正致命的襲擊，是在這五腿之後的五顆毒珠。

郎如鐵冷笑，身形左閃右縮，閃開了五顆毒珠。

綠袍人五珠未奏膚功，青銅長矛再刺郎如鐵的小腹。

一刺不中，再刺。

再刺不中，更連發十三招!

每一招都比前一招更兇，其急如電，其勢如虹。

在綠袍人刺出第十二招的時候，郎如鐵的英雄槍也已出手。

他不能再讓綠袍人寸寸緊逼。

嗤!嗤!

雙方都同時發出了一聲冷喝，英雄槍與青銅長矛，在半空中交擊，濺出一蓬星火。

綠袍人又再大喝。

「殺!」

好亮响的一個「殺」字!

海飄的心跳加速。

她忽然發覺自己很關心郎如鐵，雖然他們的相識還只是很短暫。

綠袍人大聲喝出這個「殺」字，她担心郎如鐵眞的會死在對方的長矛下。

但郎如鐵沒有被殺。

反而高聲大喝的綠袍人，忽然就像一隻中了箭的狐狸般，「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海飄只見槍矛交擊，綠袍人正殺氣滔滔之際，英雄槍已比青銅長矛更快一着，刺穿了綠袍人的咽喉。

海飄忍不住脫口道：「刺得……」

「好」字還未出口，她臉上的表情突然變得僵硬，那個「好」字再也說不出口了。

因為她忽然看見了一個神態冰冷嚴肅的婦人，而這個婦人就是陶大媽！

（二）

陶大媽！

海星堡四大媽之一的陶大媽竟然來到了雪城！她的目的不問而知，是要把海飄帶回海星堡。

這是海飄最不高興的事。

陶大媽冷冷的走到海飄的面前，道：「妳太不像話了，害得你爹爹連飯都不想吃。」

海飄嘟起嘴，道：「爹爹內功深湛，就算不吃幾天飯也不會餓壞的。」

「胡說！」陶大媽道：「做女兒的豈可說這種話，那是大大的不孝順。」

海飄道：「我只想到外面走動一下，又沒有危險。」

「沒有危險？」陶大媽冷笑：「女兒家獨自在外東闖西蕩的，怎麼會沒有危險？外面的壞人，多如牛毛，又沒有人保護妳。」

「不！妳說錯了！」郎如鐵淡淡一笑：「我會盡全力保護她。」

陶大媽沉着臉，冷冷道：「你就是英雄槍郎如鐵？」

「不錯。」

「你可知道自己已闖下了大禍？」

「怎樣才算是闖禍？」郎如鐵悠然道：「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我也許經常闖禍，甚至天天闖禍，而闖的禍事越來越大，越弄越兇，可是我却不覺得那是闖禍。」

陶大媽道：「只怕等你知道自己闖的是甚麼禍事的時候，你已命喪黃泉！」

郎如鐵聳聳肩：「妳認為我現在闖了甚麼大禍？」

陶大媽冷冷道：「你同時開罪了兩個你惹不起的人。」

郎如鐵道：「妳指的是誰？」

陶大媽冷冷一笑：「那是海三爺。」

郎如鐵道：「還有另一個是誰？」

陶大媽道：「是強秦帮帮主！」

郎如鐵淡淡一笑道：「妳認為在下開罪海三爺和強秦帮帮主，是一個無可補救的大錯？」

陶大媽道：「這道理你應該明白。」

郎如鐵道：「秦大官人與在下也許有些隙怨，但我可沒有開罪過海三爺。」

陶大媽沉着臉，道：「你擄去了他的寶貝女兒，只是這條罪就已足够讓你死一千次。」

郎如鐵笑了起來：「他可不是個如此蠻不講理的人罷？我只不過和海小姐到外面逛逛，他居然就要我死一千次？」

陶大媽冷冷道：「你別裝瘋，現在就已够你瞧的了。」

郎如鐵道：「妳打算擒我？」

陶大媽道：「不必我動手。」

郎如鐵目光一閃，道：「妳已有了很好的帮手？」

陶大媽搖搖頭：「要殺也好，要擒也好，都不必我動手，但殺你和擒你的人，都與本姑奶奶全無關係。」

郎如鐵指着躺在地上的綠袍人，道：「他好像不是中土人氏。」

陶大媽道：「當然不是。」

郎如鐵道：「難道是鬼域的殺手？」

陶大媽淡淡道：「你總算猜對了。」

（三）

老尉遲與另一個鬼域殺手的劇戰仍在持續。

鬼域殺手的武功別具一格，走的盡是陰柔惡毒的路子，格式詭異多變，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但老尉遲早已習慣與邪魔妖道上的高手作戰，經過一番劇戰之後，鬼域殺手已無所施其技，節節敗退。

老尉遲不再猶豫，雙掌壓力倏增。

「蓬」的一聲悶响，鬼域殺手又弱一人！

陶大媽冷冷一笑，對郎如鐵說：「難怪你如此猖狂，原來連奴僕都有很不錯的武功。」

老尉遲飛起一脚，把鬼域殺手的屍體踢開，對陶大媽大聲道：「你是否也想試一試？」

陶大媽道：「本姑奶奶隨時奉陪，但現在不行！」

八腿貓哼一聲：「甚麼隨時奉陪，但又現在不行，簡直是廢話！」

陶大媽道：「難道你沒有看見鬼域殺手已空羣出動，咱們若在這個時候拚命，豈非讓他們坐收漁人之利？」

驀地，一把沙啞森冷的聲音响起，冷冷道：「本王必然會把你們一網打盡，你們等着瞧好了！」

八腿貓悚然大驚，道：「是鬼域之王賴隆？」

「你也知道我就是賴隆，總算你還有點見識！」賴隆果然出現了，他的臉色森冷得就像一具已在地底下埋藏了幾百年的殭屍。

海飄不禁為之花容失色。

她畢竟是個千金小姐，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人，這麼恐怖的一張臉。

賴隆冷冷的走到那輛馬車前，突然伸手一拍。

他這一拍，看來毫不着力，但那輛馬車竟然立刻就像是紙糊似的，登時四散分裂。

馬兒受驚，仰立嘶鳴。

賴隆嘿嘿一笑，嵌滿毒鈎子的左手居然又向那匹馬兒揮擊過去。

郎如鐵大喝：「住手！」

兩個字說話之間，他的人已如箭射出，英雄槍也疾刺賴隆的胸膛！

× × ×

沒有人能漠視這一槍。

就連賴隆也不能。

他是鬼域之王，但他絕不希望自己眞的會變成一隻鬼。

他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就絕不能再向那匹馬下毒手，否則他的胸膛立刻就會穿

出一個血洞。

鏗！

鬼域之王的左手的毒鋼球猛然向英雄槍撞去。

兩股大力相撞之下，兩人各自後退三尺。

賴隆臉色微微一變。

郎如鐵冷笑道：「馬兒何罪？你要濫殺無辜，這裏可不是苗疆鬼域。」

賴隆嘿嘿一笑：「姓郎的，你今天死期已到，從今以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你這一號人物！」

郎如鐵冷冷道：「你在苗疆也許可以稱雄一時，但在中原武林，絕不是你揚威耀武的地方！」

「廢話！」賴隆臉上殺機倏現，大喝道：「殺！」

苗疆鬼域十二惡雖已有兩人被殺，但餘下來的惡鬼毫不畏懼，一經鬼王下令，立刻向郎如鐵等人不顧一切的展開追殺。

老尉遲大笑：「好！來得好！反正俺已手癢癢，正好殺幾隻小鬼舒展舒展胸中悶氣。」

陶大媽壓低聲音，對海飄道：「這一下子，正是咱們逃走的大好機會，還不快走？」

海飄臉色蒼白，不住的搖頭：「不！我怎能在這個時候獨自離去，那太不講義氣了。」

「跟這些人談甚麼義氣，你眞是個傻丫頭。」

「不！」海飄的態度，表現得更堅決：「假如要我在這種情況下獨自偷生，我寧願死！」

她說最後四個字的時候，胸膛挺起，身子站得筆直，看來無論是誰都休想令她改變主意。

陶大媽一陣發呆。

「唉！你太不懂事……」

海飄道：「也許我的確不懂事，但我知道這件事我絕對不會做錯。」

陶大媽正想再說幾句，背後突然响起尖銳的破空聲响。

颯！颯！颯！

三支銳利的毒弩，品字形般從背後向陶大媽的背心部位射去。

陶大媽一聲暴喝，頭也不回反手就連發三刀，她用的是雁翎刀，刀法輕巧靈活，但勁力也極為不弱，不容輕視。

三支毒弩同時被擊落。

陶大媽冷笑，刀勢如電，向後反擊。

襲擊陶大媽的，是鬼域十二惡鬼中，相貌最端正的一位。

但這個相貌「最端正」的惡鬼，他的容貌，仍然是令人在大白天的時候嚇一大跳。

陶大媽刀勢極快，刀光迅急而燦爛。

那惡鬼人稱「快爪」，除了擅用暗器毒弩之外，他的爪法也是快而兇狠，在他的雙爪之下，已不知多少人枉送了性命。

陶大媽刀法雖快，但比起「快爪」竟然還是慢了一點。

就在電光石火之間，「快爪」的左爪已搭着了陶大媽的右腕，順勢一扯！

陶大媽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右腕鮮血飛濺，在半空中洒下了一陣血雨。

「快爪」發出陰沉的笑聲，爪風呼嘯，聲勢更是驚人。

刀仍在陶大媽的手中，但她的刀法却已明顯的緩慢下來，不再具有剛才般强大的威力。

「快爪」的雙爪，彷彿從四方八面從天而降，又再疾插陶大媽的咽喉。

爪未到，森冷的寒意已砭入肌膚。

陶大媽驚喝一聲，反腕一刀向「快爪」的雙爪削去。

她這一刀已不能算慢，但「快爪」的爪却比她的刀更快。

眼看陶大媽立刻就要命喪黃泉，驀地一道劍影凌空飛射而至，向「快爪」的腦袋上迎頭罩下。

那是海飄的飛星劍。

「快爪」似是未曾料到海飄竟然有如此厲害的劍法，顧不得再去傷害陶大媽，先求自保。

陶大媽死裏逃生，不由驚出了一身冷汗。

她自問絕非庸手，仍然不是眼前這個惡鬼之敵，由此可見，鬼域殺手絕對不容易對付。

海飄雖然一劍替陶大媽解圍，但她的劍法有多少斤兩，陶大媽是知道的。

「快爪」的武功，肯定在海飄之上。

果然，「快爪」雖然一時間被海飄逼得有點手忙脚亂，但繼續接戰之下，終於發覺海飄的劍法亦不外爾爾而已。

「快爪」猙獰一笑，雙爪猛向海飄腰腹襲擊。

突聽一人怒吼道：「好大胆的小鬼，竟敢對海小姐無禮，吃俺一斧！」

「快爪」悚然一驚，原來是老尉遲已拿起巨斧，向他的背部直砍過去。

老尉遲從不暗箭傷人，在這個時候，他仍然事先向「快爪」提出警誡，不啻是叫他小心防範。

「快爪」見老尉遲氣勢不凡，知道這個老人絕非易惹，不由抖擻精神，悉力應付。

一時間，形勢大為混亂。

鬼域羣魔受了強秦帮的擺佈，欲追殺郎如鐵等人而後甘心，目下形勢鹿死誰手，尚難預料。

老尉遲很快的就與「快爪」纏鬥在一起。

陶大媽吸了口氣，對海飄道：「你眞的不走？」

海飄毅然回答：「寧死不走。」

陶大媽嘆息一聲，半晌才道：「既然你心意已決，我也無法阻止，既然如此，咱們跟這些惡鬼拚了！」

海飄大喜。在這一剎那，她忽然覺得自己又長大了不少！

（四）

這是極凶險的一戰。

八腿貓輕功極為高明，假如他在這個時候一走了之的話，他必然可保平安大吉。但他沒有走。

他也和海飄一樣。

寧願戰死，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離開郎如鐵。

他忽然覺得自己不是一條貓，而是一個有熱血、有種的漢子。

苗疆十二鬼來勢洶洶，但他們所遭遇到的反擊力量，却在他們估計之上。

賴隆是鬼域之王，也是羣魔之首，他最大的目標當然是殺郎如鐵！

是英雄　是魔鬼

（一）

假如把賴隆這個人分開左右兩半的話，那麼這人最可怕的應該是左方的一半。

他的右眼巳瞎，餘下來的一隻左眼兇芒畢露，簡直就不像是屬於人類的眼睛。

不但不像人，連野獸的眼睛都不像。

那只能用「妖魔鬼怪」這四個字來形容他的眼睛，彷彿光是這一隻眼睛，就可以把任何人都噬進肚子裏。

賴隆的左手雖然沒有手指，但嵌在他左手上的一隻毒鈎鋼球，每年都巳勾走了不知多少人的魂魄。

郎如鐵雖然不怕邪魔鬼怪，也不相信甚麼邪魔鬼怪的傳說，但對賴隆猙獰醜惡的長相，仍然有說不出的異樣感覺。

郎如鐵不喜歡看見這種人。

但賴隆今天顯然是把他纏定了，唯一可以令對方不再糾纏的辦法，看來除了逃之夭夭之外，就是把他變成一隻眞鬼！

× × ×

賴隆的招式，精狠絕辣，而且每一招出手，完全不按常規，有時候分明是一脚踢過來的招數，在霎眼間却可能會變成一頭向對方撞過去，變成了用鐵頭功！

他的鐵頭功練成怎樣，郎如鐵完全不知道。但對方既然敢把頭顱作爲武器，他的腦袋當然堅硬得很。

郎如鐵曾見過有人用鐵頭功，活活把一條大黃牛撞死。

郎如鐵不敢領教，「以身試頭」未免太冒險，也太笨。他不怕冒險。

但他却不想幹笨事。有人認爲冒險本來就是一件笨事，但郎如鐵並不這樣想。

他認爲冒險的事並不一定是笨事，而幹笨事的人却未必是在冒險。

所以，笨事絕不能與其他的事混爲一談，笨事就是笨事，如無必要，笨事還是少幹一些的好。

× × ×

賴隆不愧是苗疆第一高手。

他在苗疆是否武功第一，雖然還沒有得到證實，但最少在苗疆，到目前還沒有人能把他擊敗，所以，賴隆在三年前自稱爲「苗疆第一高手」，在苗疆巳是沒有多少人敢反對。

他們就算不怕賴隆，也不敢對血霧坡鬼域羣魔公然挑戰。

所以，賴隆巳是「苗疆第一高手」。

郎如鐵現在心裏想着的，就是怎樣把這個鬼域之王的腦袋刺穿一個洞。

賴隆的招式看似雜亂無章，但也正唯如此，別人要找出他的破綻，也就倍感困難。

天下間沒有絕無破綻的武功。

賴隆的武功也是一樣。

他不是神，也不是一隻眞正的鬼，他只不過是一個武功極高的苗人而巳。

他的武功一定有破綻，他的腦袋一定可以被英雄槍刺穿一個血洞。

郎如鐵忽然覺得自己信心十足。

他的信心越大，也越鎭靜。

雖然賴隆的攻勢越來越是猛烈，但英雄槍却有如一柱擎天，完全不爲所動。

賴隆的額上開始冒汗。

郎如鐵冷冷道：「看來你的確不是邪魔鬼怪，據說鬼怪是不會冒汗的。」

賴隆咬牙道：「你很快就會永遠不冒汗。」

郎如鐵冷笑，手中一緊，英雄槍突然就像奇蹟般，從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裏，在賴隆的腦袋上刺穿了一個洞。

賴隆倏地慘笑。

「刺得好。」

他伸手向自己的頭頂上一摸，摸出了一手血漿！

他的笑聲更响亮，整個人就像瘋了一樣。

「刺得好，刺得好……」

雖然他嘴裏頻叫「刺得好」，但在他唯一的獨目裏，他的眼神却是充滿驚惶，充滿絕望。

郎如鐵緩緩後退，臉上的神色一片淡漠。擒賊先擒王，這一戰，他們巳穩操勝券。

但他們消滅的只不過是苗疆鬼域羣魔，而他們的最大敵人，却是强秦帮！

（二）

雪紛飛，鬼域之王各登鬼錄。

賴隆的死亡，對於整個武林來說，是一件值得額首稱慶的事。

鬼域羣魔顯然沒有想到，這一戰他們竟會傷亡慘重。損兵折將。

但陶大媽却在這一場大混戰中，身受重傷。

她的額上中了一刀。

這一刀有多深，連海飄都無法清楚看見。

她立刻把繆決拖出來，要他馬上給陶大媽醫治。

陶大媽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

繆決一見之下，連臉都焦黃了。

「這女人難救，難救！」

海飄急道：「無論怎樣，你一定要把她的傷勢治好。」

「治個……」繆決忽然光起火來，但最後還是沒有把那個「屁」字說出。

海飄畢竟是個女兒家，繆決再不君子，再不道德，也不能在女兒家的面前如此失禮。

他忽然長長嘆了口氣。

「她的腦袋巳幾乎被齊中劈開，就算眞的是華陀再世，也決難把她的性命挽救，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請恕我實在無能爲力。」

海飄呆住了。

她很哀傷，但她沒有流淚。

流淚於事無補，陶大媽的死亡，更激發起她要對付强秦帮的決心。

陶大媽終於死了。

沒有人能挽救她的性命，那一刀是絕對致命的。

× × ×

雖然苗疆十二鬼巳全軍盡墨，但郎如鐵並不感到高興。

秦大官人借刀殺人失敗，他一定還會

更進一步，採取更兇狠的行動。

幸好郎如鐵早巳有所準備，他本來就是不惜犧牲一切，隨時準備與强秦帮決一死戰的。

但除了强秦帮之外，他還有重重的心事。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要把海飄從海星堡中帶出來。

只有郎如鐵和老尉遲知道。

老尉遲對郎如鐵所幹的事，並不表示贊成，却也沒有表示反對。

他忠於郎如鐵。

就算郎如鐵要到海底抓一條鯨魚，他也不會反對。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儘量去協助郎如鐵。

他這種做法也許是對的，但也許是錯的。

現在，郎如鐵的敵人眞不少。

海星堡主海三爺，絕不會放過他。

還有强秦帮的秦大官人，和那要命的方殺！

這三個人，無論是誰開罪他們其中一個，都巳是天大的麻煩，天大的禍事。

但郎如鐵却一下子把這三個絕不好惹的人，一齊激怒，實在是危險極了。

郎如鐵不怕危險。老尉遲也不怕。

一老一少，兩人的年紀雖然相差很大，但却同樣不怕危險，也不怕死。

（三）

大風雪終於成爲過去。

在雪城東南大鵬里的一間雜貨店，巳開始了今天的營業。

這間雜貨店的老闆，是個鼻孔朝天，嘴角有幾顆黑痣的中年人。

他姓曾，在大鵬里，人人都叫他曾大鵬。

其實他的名字並不叫「大鵬」，他姓曾名三，曾三才是他的眞正姓氏。

但他在大鵬里却太有名了，在這裏，誰不知道曾老闆曾用一雙拳頭，赤手空拳的就把雪城五惡打得落花流水，打得他們從今以後都不敢再回來雪城半步。

雪城五惡是五個流氓，提起了他們的名字，雪城內外的人都爲之眉頭大皺。

結果，他們被曾三收拾了，那一次眞痛快，雪城五惡的鼻子，幾乎全是又歪又爆裂的。

自此之後，曾三就被人稱爲曾大鵬，並有人推舉他爲大鵬里的盟主。

區區一條小街道，居然也會出現「盟主」？

當然不，那只不過是開玩笑而巳。

但無論怎樣，曾大鵬巳成爲了大鵬里的英雄人物。

只不過這種英雄，在江湖上還是寂寂無聞，除了附近一帶的人，又有誰聽過曾大鵬或者是曾三這個人的名字？

× × ×

雜貨店剛開始營業，立刻就有顧客臨門。

那是一個巳屆古稀之年的黃衣老翁。

雖然他的脚步很緩慢，外貌也彷彿相當衰老，但他的嗓子却異常洪亮，說出來的話，每一個字都清楚有力。

他第一句說話是：「老夫想買一顆人心！」

× × ×

曾大鵬坐在櫃枱內的一張高椅上，不停地在點算帳目，算盤運子如飛，根本就完全沒有理會這個老翁。

但他的伙計方大石却聽得楞住了。

「老丈想買人參？這裏可沒有參茸補藥……」

「不是人參，而是人的心。」

「人的心？……」方大石的嘴巴倏地張大，半晌還說不出半個字來。

黃衣老翁淡淡道：「曾三呢？」

曾大鵬仍然沒有抬起頭，也沒有開口回答。

黃衣老翁緩緩地走到櫃枱前，道：「你就是曾三。」

曾大鵬終於停止了撥動算盤，冷冷的瞧着這個黃衣老翁。

「你要買人心？」

「不錯。」

「誰的人心？」

「郎如鐵的！」

「郎如鐵？」曾大鵬的目光陡地變得異常陰沉：「你要買郎如鐵的心？」

「難道你不敢？」

「你走罷。」

「你眞的不敢把他的心挖出來，」黃衣老翁冷冷一笑，伸手在櫃枱上輕輕的一按。

櫃枱是用厚桃木製成的，但黃衣老翁只不過輕輕一按，枱面上就留下了一個深逾一寸的掌印。

曾大鵬冷冷道：「老丈的武功已達登峯造極之境，你爲甚麼不親自動手。」

黃衣老翁目光一閃。

「我不能動手。」

「爲甚麼不能？」

「我說不能就是不能！這一點與你絕對無關。」

曾大鵬嘆了口氣，「你還是走罷。」

黃衣老翁問道：「你不敢對付郎如鐵麼？」

曾大鵬道：「這並不是敢與不敢的問題，而是價錢太貴，你是付不起的。」

黃衣老翁冷冷道：「曾三，你還沒有說出價錢，又豈知我付不起？」

曾大鵬伸開五指，道：「不折不扣，黃金五千兩。」

黃衣老翁的臉色刷的一變。

「你瘋了？」

「我沒有瘋。」

「五年前中州四絕的四條性命加起來，也只不過值三千兩，單是郎如鐵這條小命就要五千兩這麼貴？」

「一點也不貴，少一兩也不行，」曾大鵬把算盤輕輕一拍，嘆道：「我早巳說過，你是付不起的。」

黃衣老翁咳嗽一聲，道：「先殺後付如何？」

曾大鵬搖頭：「不行，還是老規矩，先付後殺。」

黃衣老翁大怒道：「你連老夫都不相信？」

曾大鵬淡淡道：「這並非相信與否的問題，而是規矩的問題。」

（未完）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最後一招

高皐・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鐵樹鎭有善人桂漱山，被江湖黑道覬覦，利用門口石獅滴血，有滅門之禍，妻舅龍門劍客伍耀連，帶同友儕相助，無功而退。桂妻與伍耀連聯袂出縣城，桂漱山即囑親女天韻偕弟天聲出走，蓋已發現仇家是誰。

天聲埋名隱姓落魄江湖，却為魔敎敎主千金歐陽玲琅垂青，擄入西洞庭湖，經三年薰陶為十二弟子最傑出者，因此派其出山，負有特殊任務。

逆徒圖篡位　西席救東家

「誰說我討厭你了?別瞎猜。」

「哼，你分明知道我在這兒，為什麼要走?」

「咳，玲琅，我是情非得已。」

「哦，說說看。」

「我第一次担負任務，妳總不能叫我丟人現眼吧?」

「這有什麼關係，難道我會碍着你不成?」

「這就難說了，因為總壇給我的指示，其中一條是不准接近女人。」

「有這等事?我不相信。」

「妳應該相信的，玲琅，難道我還會騙你?」

她的確應該相信，他們四年相處，他是言出必行的。而且黃鐘聖敎的敎規十分嚴厲，她雖是敎主的愛女，也不敢觸犯敎規。

於是她幽幽一嘆道：「天桂!我不想問你担負的是什麼任務，只想知道你何時回來。」

申天桂道：「我也不知道，也許在接到第二道指示之後才能明瞭。」

歐陽玲琅無可奈何，她雖是依依不捨，却不敢阻碍他的行程。

最後她取出一隻製作精美的綉囊交給申天桂道：「這是一顆避毒珠，帶在身上可避百毒。江湖上的鬼蜮伎倆很多，希望你多多保重。」

申天桂接過綉囊，道：「多謝妳，玲琅。我會儘可能趕回來看妳的。」

雙拳一抱，放步急馳而去。

× × ×

漢口大智門外是一片荒凉的空地，但也疏疏落落有幾戶人家。

申天桂迢迢千里跑到這兒來了，因為總壇規定要到此地接受第二道指示。

此時月上柳梢，才是起更的時分，在大智門外，行人幾乎已經絕跡。

申天桂找到一對紗燈，那對紗燈只有右邊的一隻亮着。

這對紗燈自然是掛在一戶人家的大門兩側了，那兩扇大門却緊緊的關閉着。

他伸出右掌，在大門上拍了一下，然

後再連讀拍下五掌，如此連續三次，雙扉就呀然而開。

應門的是一名駝背老者，但雙目神光如電，顯然不是常人。

申天桂雙拳一抱道：「打擾老丈，晚輩想討一杯湖水潤潤嗓子。」

駝背老者向他打量一眼道：「是申少俠吧?你倒是準時得很，請進。」

申天桂跨進大門，待駝背老者插好門閂，才隨着他走向內進。

大廳上紅燭高燒，一名身着青衣的女郎正在那兒迎候。

申天桂向那女人瞧了一眼，竟然面色一變。

「是妳……」

「啊，你是桂天聲?」

「不錯，我爹呢?」

「孩子，你怎能如此問我?那晚你們姊弟悄悄的一走，你爹也跟着走了，你們好狠的心腸，竟忍心丟下我一個孤苦零仃的女人……」

「咱們拋下妳?妳為什麼不說是妳想計算咱們?」

「孩子，不管你是不是我生的，我是你爹的妻子。就是你的娘，你是讀書人，怎能如此對我說話?」

桂天聲實在不該如此說話，因為青衣女人是他的後娘。

後娘也是娘，在人倫上，是不容忽視的。

因此，他的語氣改變了，神態上也是一片謙和。

「娘，我爹呢?」

「孩子，你不會忘記咱們家遭到的奇禍吧?總算上蒼默佑，咱們一家老少居然逃過石獅子滴血的一場浩刼，事後娘跟你舅舅回娘家走了一趟。回來之後就找不到你們父子了，娘奔波江湖，一晃四年多了，唉……」

「可是，娘，妳為什麼會在這兒?」

「孩子，人生的際遇是不由自主的，你又怎會來到這兒?」

「這麼說娘跟孩兒的遭遇相同了?」

「不盡相同，但咱們都已入了黃鐘聖敎是一樣的，孩子，尋找你爹，咱們不能放棄，但也不必急在一時，日前咱們只好先完成本敎的任務再說了。」

「是，娘。」

「好，這是第二道指示，你拿去吧，如果可能，娘會暗中幫助你的。」

「謝謝娘，還有第三道指示麼?」

「沒有了，孩子，娘不便留你，希望你多多保重。」

「是，娘，孩兒告退。」

離開這幢房屋之後，桂天聲的心情顯得紊亂已極。往事像剪不斷的亂絲，一縷縷纏上他的心頭。

伍彩雲是他的後娘，對他爹可以說體貼溫柔，無微不至，應該是一個賢淑的妻子。

可是他爹却處處妨範着這位賢淑的妻子，過着貌合神離的夫婦生活。

及石獅子滴血的怪事發生，他爹就斷定是伍彩雲幹的，於是他要桂天聲姊弟連續洒上六滴九滴十二滴血水，以出其不意的戰術，破壞對方的計劃。

他們成功了，石獅子滴血的結果應該是家破人亡，鷄犬不剩，但在鉄樹鎭，它却遭到意外的失敗。

桂家終於逃過這場刼難，至少他現在還在生龍活虎一般的生活着。

這證明了一點，他爹老謀深算，洞燭機先。

那麼伍彩雲的確是一個問題人物了，可是他却沒有發覺伍彩雲背叛桂家的半絲破綻。

現在寃家路狹。他們居然會在這等情形之下相見，在倫理上他無法不承認這伍彩雲後娘的地位，只是心頭却感到沉重無比。

× × ×

他迎着輕柔的晚風，在凄迷的月色下信步而行，直到一條河岸之旁，他才停了下來。

他取出伍彩雲給他的指示，就月色展開照看，及目光一瞥指示的內容，禁不住神色一呆。

莫非這項任務有什麼碍難之處?

其實何止碍難?他幾乎瞠目結舌，而不知所措。

堂堂的黃鐘聖敎，竟要他以男色去迷惑一個女人!堂堂的聖敎門下，怎能這麼卑鄙無恥?

不過聖敎門下，有忍辱負重的美德。只要對世人有益，不必計較任何毁譽。

這是他行道江湖的信條，這項信條曾經千百遍的向他灌輸。

就算對世人有益，就算他不計毁譽，但是這項任務的最終目的，仍使他驚訝不已。

× × ×

神槍門主於半年前去世，遺下一個綺年玉貌的美麗妻子。

這位美麗的寡婦，還是一位女中丈夫，她竟然繼任門主，使神槍門仍能逐鹿江湖，為武林各派所重視。

神槍門之所以能為武林各派所倚重，是因為他們擁有一冊獨步江湖的武學秘笈「瀝泉神譜」。

獲得「瀝泉神譜」，就是桂天聲的最終目的。

桂家也有一冊瀝泉神譜。

桂天聲姊弟曾經習得譜上的武功。

難道瀝泉神譜不止一冊?

桂天聲迷惑了，也因此而引起他的興趣。

他決定取得這本瀝泉神譜，但不想使用「男色」。

× × ×

「公子爺，裏面請。」

裏面是一間賭場，敢情這位公子爺喜愛此道。

場面不算太大，氣氛却頗為熱烈。

有天九，有單雙，有骰子，賭具只有三種，枱面却有九處之多。

公子爺取出兩片金葉子，換來一把籌碼，然後到天九的枱面上下了幾注。

他今天的手風似乎不順，賭什麼輸什麼。不到一個時辰，籌碼已輸得一根不剩了。

他不想再賭了，於是在賭場伙記的恭送下，他離開了賭場。

此後他成了這家賭場的常客，而且是一位最受歡迎的人物。

賭品好，從不拖泥帶水，銀子多，毫不計較輸贏。像這樣一個賭客，自然是最受歡迎的了。

再說賭場之內龍蛇混雜，什麼樣的人物都有。

只有一樣較爲稀罕，像桂天聲如此英俊倜儻，風度翩翩的美公子，再也找不出第二個。

他是最受歡迎的，自然也有最不受歡迎的。

懶龍岑彪，就是一個最不受歡迎的人物。

其實他不是沒有銀子，只是賭運欠佳，而且不論晴雨，無分日夜，他幾乎時時都在賭，時時都在輸。

久賭必輸，這是屢試不爽的經驗，除非他是郎中，否則斷然沒有不輸的道理。

今天他又輸了，由那不斷的怪叫之聲，就知道他必然輸得很慘。

他是在賭單雙，寶官已經搖過寶，並在一連聲催請賭客下注。他却遲疑着，因爲他輸寒了胆，手上也只剩下五兩銀子的籌碼。

桂天聲此時正好坐在懶龍岑彪的身旁，他今天的賭運不壞，不到兩個時辰，已經大有斬獲。

他見岑彪遲疑着不敢下注，遂微微一笑道：「依我看，你如果押雙，必然有幾分把握。」

岑彪向桂天聲瞥了一眼道：「適才開的是天牌，天不老，地不跳，如何能够押雙?」

桂天聲道：「如果走上老寶的路子，你那些歌訣就不會靈驗了，押雙吧，岑大哥，輸了算我的。」

岑彪道：「兄弟，你說話算數?」

桂天聲道：「當然算數，你押吧。」

岑彪既已獲得保證，他立即將籌碼丟進賭枱，桂天聲沒有說錯，他果然贏回五兩。

他回收籌碼，道：「兄弟，你眞行，現在呢！咱們押雙還是押單?」

桂天聲道：「雙，連本帶利一起放上去。」

果然又開出一個雙，岑彪的籌碼已經變作二十兩白銀了。

今天岑彪當眞是時來運轉，在桂天聲的指導之下，他居然贏到兩百多兩銀子，他還想賭下去，却被桂天聲所勸阻。

「算了吧，岑大哥，咱們去喝兩盅，由在下請客。」

「好，兄弟，今天託你的福，應該由我作東。」

他們去到鳳仙酒樓，叫來一些酒菜，兩人就這麼對酌起來。

三杯下肚之後，岑彪的話多了起來。

「兄弟，咱們常在賭館見面，却從來沒有打過招呼，小兄實在失禮得很。」

「岑大哥，你言重了，這是小弟的疏失。」

「不要緊，咱們來日方長，兄弟，我只知道你姓申，你的大名是……」

「小弟叫申天桂，請岑大哥以後多多指教。」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兄弟，你在那兒高就?」

「小弟讀書不成，又拜了師父習武，如今學了一點莊稼把式，弄得不文不武，家師叫小弟到江湖上見見世面，到現在還是一個無業遊民。」

「兄弟，你太謙虛了，令師是那位高人?」

「家師是少林俗家再傳弟子，憑着舌耕糊口，教武只是强壯筋骨罷了。」

「兄弟，我有一個建議，不知道你願不願意?」

「哦，岑大哥有什麼指教?」

「兄弟可知道神槍門?」

「當然知道，神槍門名震江湖，小弟怎會不知。」

「如果我介紹你參加神槍門，你可願意?」

「當眞麼?岑大哥，能够參加名噪天下的門派，焉有不願之理，不過……」

「怎麼啦?兄弟，難道你還有什麼顧慮?」

「這個……咳，小弟是怕替岑大哥丟人現眼。」

「你放心，神槍門的門主是舍妹，我介紹你去的，誰敢瞧不起?」

「這……好吧，只是麻煩岑大哥，叫小弟難以心安。」

「不必客氣，兄弟，咱們走。」

湛家磯是一個鎮集，在漢口以北四十里，神槍門就在湛家磯的西側，距鎮集約莫五里遠近。

岑彪將桂天聲帶到神槍門，叫他在客房稍待，爲了這位小兄弟，懶龍不再偷懶，親自去求見他的胞妹。

「妹子，我結交了一位小兄弟，可是一個文武全才。」

「唔，大哥在那裏結交的小兄弟?」

「這個……」

「我知道了，是賭館，你那位小兄弟的賭術一定十分高明，是麼?大哥。」

「不錯……啊，妹子，妳別以爲進賭館的就沒有好人，他可是少林門下。」

「哦，這麼說來，我倒要見他一下了，人呢?」

「在客房。」

「好，秋兒，去請那位少俠來。」

秋兒是岑玉琴的貼身丫頭，她奉命將桂天聲請入後廳。

「晚輩申天桂參見門主。」

「申少俠不必多禮，請坐。」

岑玉琴原以爲她那位不成材的哥哥，必然交不到什麼好人，雖然他叫秋兒請來相見，只不過爲了不使岑彪難堪而已。

及桂天聲來到後廳，她陡然覺得眼前一亮，她沒有忘記門主的身份，但一雙目光却已被他吸引過去。

岑玉琴決非常人，她能够在丈夫逝世之後接長門主，統御神槍門數十口子，平常的女人豈能辦到?

她的確不凡，武功機智固然十分突出，待人接物更是面面俱到。

而且她風姿綽約，楚楚動人，雖是樸實無華，但仍具有十分迷人的風韻。

像這樣的一個女人，她的見識必然超越常人，眼界自然也較常人爲高。

只是她一眼瞧到桂天聲，她的心絃却爲之一震。

她自然不會想到男女之事，因爲桂天聲只是一個大孩子。

只不過這個大孩子却十分成熟，他那翩翩風度，與倜儻不羣的神態，任何女人的心扉，都會很容易被他敲開的。

因而岑玉琴眼波流轉，一直不停的向他瞧着。

此時懶龍岑彪忽然哈哈一笑道：「我沒有說錯吧?妹子，像小兄弟這般人材，走遍天下也不易多見。」

岑玉琴微頷螓首，道：「大哥這回果然沒有說錯，申少俠是仙露明珠，人海奇材。」

桂天聲面色一紅道：「晚輩不學無術，不敢當門主謬讚。」

岑彪道：「咱們都不必客套，妹子，我介紹申兄弟加入神槍門，妳看可好?」

岑玉琴道：「如果申少俠願意屈就，我當然十分歡迎。」

語音一頓，再瞅着桂天聲道：「少俠，願意麼?咱們這兒有一個護法，跟門主是平起平坐的。」

桂天聲道：「能够加入神槍門，是晚輩的榮幸，只不過晚輩年歲太輕，當護法似乎不太適合。」

岑彪道：「小兄弟說的對，他太年輕，而且初進本門，我看這樣吧，雙雙需要一個西席，小兄弟文武全材，必然能够勝任。」

岑玉琴道：「這樣也好，少俠，願意屈就麼?」

桂天聲道：「多謝門主栽培。」

岑玉琴道：「今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先生不必客套，秋兒，妳去吩咐廚房準備一桌酒席，再叫雙雙及周總管來跟申先生見見。」

她改口稱呼先生，並介紹神槍門的總管，以及爲桂天聲接風，可見她處事接物果然面面俱到。

雙雙才只八歲，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小女孩，她與桂天聲頗爲投緣，很喜歡這位年輕的老師。

周總管名關西，是一位年約五旬，長相威猛的獨臂老人，十餘年前神槍門主司徒威救了他一命，他感恩圖報，就投入神槍門了。

及門主病故，他悲痛逾恆，因而要將滿腔熱血，報答在岑玉琴母女身上。

現在岑彪介紹一個如此年輕，而又英俊絕俗的西席，他似乎以爲不可。

岑彪是一個賭徒，他的朋友還會有什麼好人?

這只是周總管不滿的原因之一。

其次，門主岑玉琴年輕貌美，找西席就應該找一位老夫子。桂天聲的儀表連男人看了都會動心，叫他如何放心得下?

再說，神槍門鼇冠當代，財寶如山，很容易招來不法之徒的覬覦，桂天聲來歷不明，如何能够輕予任用?

只不過他不是門主，沒有不用桂天聲的權力。

而且既經岑玉琴決定，他不便當面頂撞。

不頂撞可以，但難道不能叫他知難而退?

不過要他知難而退也非易事，西席是文人，如是尋章摘句，周關西自己就先要退避三舍了。

最後他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於是咳了一聲道：「聽說申先生是少林高徒，當眞幸會得很。」

桂天聲道：「不敢，在下只習得幾招莊稼把式，怎敢稱高徒二字?」

周關西道：「老夫行走江湖數十年，始終未能見識少林武學引爲生平遺憾，今日天假良機，想向申先生討教幾招少林不傳之秘，希望申先生不要叫老夫失望。」

桂天聲明白周關西的心意，知道如是不能讓這位大總管心服口服，神槍門他必然呆不下去。

因而淡淡一笑道：「總管要在下獻醜，在下不敢不遵，只是末學後進，難入總管法眼，還是不獻也罷。」

「不獻也罷」是推辭，但並非堅拒，它說明一點，就是桂天聲不畏懼周關西的挑戰。

岑玉琴自然明白這一點，嘴角微挑，露出一絲欣慰的笑意。

她很喜歡桂天聲，如果他拒絕周關西的挑戰，她會出面阻止的，不過如此一來，桂天聲在她心目中的份量就會輕了很多了。

現在她以十分平靜的口吻道：「好，你們就互相觀摩一下吧，不過要點到爲止，不得傷了和氣。」

桂天聲站了起來道：「在下遵命。」

周關西道：「此地不够寬敞，老夫在側院候教。」

由後堂前面的走廊向右走，經過一道月形洞門就是側院，此地是神槍門的練武場所，兩旁設有兵器架，各類兵刃應有盡有，但以長槍爲最多。

周關西往場中一站道：「咱們無須客套，申先生請賜招。」

桂天聲道了一聲「有僭」，右臂一伸，一掌拍了出去。

他使的是少林十八羅漢掌，但稍沾即走，掌力輕飄飄的，瞧不出半點功力。

周關西哼了一聲，雙臂拉開，或拍或點，掌式有如長江大河，以綿綿不絕的攻勢，將桂天聲圈在雙掌之內。

眨眼之間，他已攻出二十餘招，雖是沒有傷到桂天聲，却將他迫得退了一丈遠近。

看來這位西席先生，當眞只會幾招莊稼把式，周關西只要再加一點勁，十招之內準會叫他丟人現眼。

也許桂天聲不想丟人現眼，他竟然點足彈身，後退五尺，然後雙拳一抱道：「門主才說過，咱們點到爲止，我想不必再比了，總管是否同意?」

周關西道：「不，咱們勝負未分，怎能就此作罷?除非你……」

除非你怎樣?如果讓他將這一句話說完，下面的必然不會好聽。

不好聽的話會傷人。

如果它傷不到別人，就會傷到他自己，在一旁觀戰的神槍門主岑玉琴，自然不願意他再說下去。

「不必再比了，周總管，你去換一件

衣衫吧。」

周關西久走江湖，可當得是見多識廣，但對門主忽然要他去換衣衫，仍然感到有些錯愕。

莫非衣衫有什麼不對？

於是他低下頭，向胸前瞧去。

這一眼瞧出，他竟然面色大變，同時連續打了兩個冷顫，幾乎連頭都不敢抬起來了。

敢情他的衣衫之上穿了幾個小洞，這些小洞正在玄機、氣門、將台、七坎、期門、章門，及丹田之上。

這些全是人身的重要穴道，只要中上一處就可當場喪命，現在他七處重穴都有小洞，豈不是由鬼門關走了七個來回？

周關西究竟不是常人，他忽然目光一抬，雙拳一抱道：「我這是螢火之光想與皓月爭輝，丟人現眼是應該的，申先生功力如此之高，老朽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桂天聲道：「不敢當總管謬讚，在下只是取巧而已。」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自己人過過招算不了什麼，兩位都不必放在心上，申先生初來本帮，還要周總管的關照，你們不打不相識，就此交個朋友吧。」

桂天聲立即伸出右手，以十分誠懇的語氣道：「總管是武林前輩，交朋友在下不敢，能追隨驥尾，在下於願已足了。」

他那誠摯的態度，堅定的語氣，使人不得不信。

再加上絕俗的儀表，超人的功力，更使人不得不服。

他成功了，初入神槍門就建立了良好的威望與好感。

一個成功的人，不一定事事都能成功的。

桂天聲是一個成功的人，他也無法逃出這一範疇之外。

不過周總管是眞心的服了他了，伸出他的雙手，與桂天聲緊緊相握着。

「兄弟，學無分先後，達者爲尊，只要你不嫌棄老哥哥，咱們這個朋友就算交定了。」

「這是小弟的榮幸，以後還要請老哥哥多多教誨。」

周關西是性情中人，他十分高興交了這麼一位出衆的小兄弟。

自然，桂天聲的食住問題，周總管都替他作了妥善的安排。

桂天聲有了家，這個家頗爲理想，他不必再浪跡江湖了。

他原是神槍門的西席，應該只教雙雙姑娘讀書識字而已，可是門主岑玉琴却向他提出了額外的要求。

× × ×

書聲琅琅，燭光搖曳，雙雙正在做後她今天最後的一節功課。

此時雙雙的丫頭小鴉忽然奔進書房道：「稟先生，門主來了。」

桂天聲原是陪着雙雙在讀書，只得放下書本，緩步向房外走去。

他剛剛跨出書房，岑玉琴已帶着秋兒迎面走來。

「見過門主。」

「先生不必多禮。」

岑玉琴跨進書房，瞧了一下雙雙的功課，然後招呼桂天聲道：「先生請坐，有件事我想跟你聊聊。」

桂天聲道：「門主有話儘管吩咐！」

岑玉琴道：「我知道申先生才高八斗，教雙雙實在委屈你了。」

桂天聲道：「門主好說，在下能有這樣一個安身之處，已是心滿意足了。」

岑玉琴雙目一張，向他深深的一瞥道：「當眞麼？只怕有點言不由衷吧！」

桂天聲道：「人的慾望雖多，但在下却易於滿足，至少現在是這樣的。」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我却有一件事，想要求先生能够答允。」

桂天聲道：「什麼事？」

岑玉琴道：「女孩子只要認識幾個字就够了，讀書不必太多！……」

桂天聲道：「門主是說我這個西席，已經沒有用武之地了？」

岑玉琴道：「不，我正是要你發揮那個武字。」

桂天聲道：「恕在下不懂，請門主明示。」

岑玉琴道：「我想將小女拜在先生的名下，不知道先生願不願意收她這個女弟子？」

桂天聲道：「在下不是令媛的西席先生麼？還要拜什麼？」

岑玉琴道：「我說過，女孩子讀書不必太多，但咱們是武林世家，就必須追求高深的武學。」

桂天聲道：「我明白門主的意思了，不過神槍門威震寰宇，藝冠羣倫，雙雙只要習得神槍門的家傳武功，就可以叱咤江湖，揚名立萬了，難道門主對這項成就還不滿足？」

岑玉琴道：「不錯，我對神槍門的武功的確有些不滿，就拿先生來說吧，如若單打獨鬥，神槍門沒有一個是你的對手，唉，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希望先生不要讓我失望。」

桂天聲沉吟半晌道：「我可以傳授雙雙的武功，但不必計較師徒的名份，因爲我太年輕，收徒實在不宜。」

岑玉琴道：「先生既是執意如此，咱們只好聽你的了，不過禮不可廢，雙雙快參拜師父。」

雙雙乖巧得很，不待岑玉琴多費唇舌，她已經拜了下去，道：「弟子司徒雙雙參拜師父。」

桂天聲道：「不必多禮，快起來。」

司徒雙雙遵命立起，恭聲道：「謝師父。」

桂天聲略作沉吟道：「在下有一點拙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岑玉琴道：「不要顧慮，先生有話儘管直說。」

桂天聲道：「就在下所知，貴門的武功出自瀝泉神譜，是一種曠古絕今的無雙奇學，習得其中任何一招半式，都可叱咤風雲，門主却要令媛拜師別投，使在下有點百思莫解。」

岑玉琴道：「這個……」

桂天聲道：「在下只是隨便說說，請門主不要放在心上。」

岑玉琴道：「這是本門的最高秘密，也許有一天我會告訴你的。」

她向桂天聲投下深深的一瞥，然後緩緩立起，向門外跨了出去。

她沒有說出神槍門的最高秘密，是因爲她與桂天聲相識不深，如是隨便洩漏機密，她就不配掌理一派門戶了。

桂天聲並未失望，他有把握查出這項秘密。

按預謀，他的進展可以說十分順利，只要稍假時日，必然可以完成他的使命。

次日，他就開始傳授司徒雙雙的武功，爲了獲得岑玉琴的信任，他傳授得十分賣力。

光陰像流水，他來神槍門已經三個月過去了，這短短的百日之中，他竟然突破現況，獲到意想不到的成就。

他智慧之高，原已超越常人，觀察之深，也不是一般常人所能想像的。

神槍門人數不多，連他這西席算上，不過二十多人而已。

但神槍門却危機隱伏，一場驚人的劇變，正在急速的醞釀中。

× × ×

賬房黎信，是一個十分特殊的人物，他是前任門主的小師弟，却甘願充當神槍門的賬房。

他曾經得過一次喉炎，由於調治不當，他變成一個啞子。

一個具有才華和野心的人，身帶殘缺，往往會使他流於偏激或意志消沉下去。

黎信也許屬於第二種，所以他當了賬房。

他的確頗具才華，無論文學武功，在神槍門都是屬於第一流的。

因此，他這個賬房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不只是握有經濟大權，而且門下弟子還時常向他請教一些武功上的疑難問題。

神槍門的弟子只有三個，龍雲、呼延長春、柳千條，他們都是前任門主司徒威的傳人。

龍雲方正木訥，不擅心計，呼延長春雖是有點機智，却是一個頗有豪俠之氣的好青年。

只有柳千條喜愛修飾，瞧他那身打扮，就像一個富豪家的公子哥兒。

他原本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喜愛修飾也算不了什麼，何况他身材修長，面貌英俊，配上一身出色的打扮，豈不是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可惜的是他目光邪而不正，性喜阿諛奉承，應該不是一個正派的人物。

只不過高帽子人人喜愛，被人奉承幾句總比被人罵幾句來得受用，因而他的人緣極佳，跟賬房黎信尤其合得來。

這天申末酉初時分，柳千條走到黎信的房裏，道：「師叔，小侄今天手風不錯，贏了百多两銀子，咱們上街換換口味，小侄請客。」

黎信口不能言，平時與人交談多用筆談，但對是與否就不必了，點頭、搖頭就可以作出答覆。

他喜歡喝幾杯，柳千條請客作東也不是第一次，因而他點頭答允了。

富貴花，是漢口首屈一指的高尚酒樓，他們兩人是富貴花的常客，要喝兩杯自然到這兒來。

要來酒菜之後，他們一面吃喝，一面在作交談，柳千條由風花雪月開始，逐漸談到神槍門的現勢。

「師叔，小侄有點奇怪，師父去世之後，神槍門的門主理應由師叔接任，爲什麼會落到師娘的手裏？」

「這個……咳，你師娘決斷不讓鬚眉，武功智慧在神槍門不作第二人想，由她充當門主，沒有什麼不對？」

「不，師叔，牝鷄司晨，决不是正常的現象，你老人家可曾想到別人對咱們的看法？」

「哦，你說說看。」

「別人會瞧不起咱們，尤其是……師叔……」

「爲什麼？」

「這還不簡單？由一個女人充當門主，表示咱們男人都是蠢材，而理應接任門主的師叔，竟當了一個賬房先生，這不止是窩囊，簡直是騎到你老人家的頭上來了，所以江湖上在傳說着……」

「怎麼傳說？」

「這個……小侄不便說。」

「沒關係，你說，我不會怪你的。」

「這……好吧，不過，師叔，你老人家可不要生氣！」

「我不生氣，你說吧。」

「江湖上說你老人家窩囊廢、軟骨頭，你老人家說氣不氣人？」

柳千條果然厲害，他要黎信不生氣，却又問他氣不氣人。

這當然氣人了，被人罵一聲窩囊廢，已經够窩囊的了，再加上一個軟骨頭，誰能忍受得了？

其實，柳千條的心計是多餘的，黎信聽到這些極盡侮蔑的字眼，竟然紋風不動，只是以一雙冷峻迫人的目光向柳千條瞧着。

這兩縷目光凌厲得像兩枝冷箭般，它一直盯着柳千條，像是要瞧穿他的心事似的。

柳千條原已知道黎信是故藏機鋒，却摸不透他這位啞子師叔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此時他這一陣挑撥的言語，已犯了嚴重的門規，如若黎信一翻臉，他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的額頭冒出了冷汗，心裏像十五個吊桶似的，在七上八下的跳個不停。

這是一個極端可怕的危機，這項危機却是他自己造成的。

不過柳千條究竟不失爲一個奸險人物，他內心雖是十分害怕，却故作鎭靜的一嘆道：「師叔，江湖上的事你老人家是知道的，他們惟恐天下不亂，才造出一些損人不利己的是非，小侄是氣他們不過，也爲你老人家抱不平，這全是小侄對師叔的一片忠心，你老人家可不能怪罪小侄。」

黎信收回目光，以指沾酒在桌上寫道：「小子，師叔過橋比你走路還多，別向師叔要嘴皮，說，你的目的是什麼？」

柳千條尷尬的苦笑一聲道：「這麼說，師叔是信不過小侄了，好，小侄以後不說就是。」

黎信寫道：「遲了，小子，話出如風，想收回已經來不及了，你毀謗門主及師叔，還意存挑撥，按本門門規，不必稟報門主，老夫就可以將你處置，說實話，你

究竟想做什麼？」

柳千條原是誠惶誠恐的，誰知他忽然微微一笑道：「我知道師叔一向疼我，不會責怪小侄的，否則你老人家如果一旦心口疼什麼的，誰來照顧你老人家？」

他的神態是這般輕鬆，所說的言語又是如此離奇，莫非他是一個傻子，竟然瞧不出眼前的危機？

不，他不傻，這位神槍門的三弟子，幾乎從來沒有做過傻事。

他不傻，黎信却傻了，他像是怒容滿面，却又不敢發洩出來。

「千條，你對老夫下了毒？」

「不要誤會，師叔，小侄無心傷害你老人家，只是想獲得你老人家的支援與合作而已。」

「你要老夫如何合作？」

「師叔不想當門主，小侄却想，所謂人生一世，草長一春，咱們如是不能有點作爲，怎能對得起這昂藏七尺之軀？」

「這不可能。」

「爲什麼不可能？師叔，你別忘了事在人爲啊。」

「不管怎麼說，你師娘馭下有方，沒有人敢對她生出反叛的念頭，還有……」

「別忙，師叔，咱們不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的研究，先說師娘吧，她這個門主除了能够指揮大師兄、二師兄那兩個傻瓜，她還能指揮誰？」

「這就够了，咱們神槍門的人手原來不多，她能够指揮你兩位師兄，還有一個對她忠心不式的周總管，誰還敢對她怎麼樣？」

「別人的確不能將她怎麼樣，不過你老人家却是一個例外。」

「啊，千條，你……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嘿嘿，師叔，當眞要小侄抖開來麼？」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師叔，你是太小看千條了，師叔每年要出去收兩次賬，每次都要到幕阜山區的白沙鎮走走，師叔，明人眼裏不揉沙子，還要我全部抖它出來？」

「你……」

這一個「你」字幾乎是吼出來的，而且音調清晰，腔圓字正。

柳千條微微一笑道：「我說過，明人眼裏不揉沙子，小侄早就知道師叔是裝啞子，今後對小侄，你就不必再裝了。」

黎信面色數變，終於嘆息一聲道：「老夫自認爲武功機智無人可比，想不到陰溝裏翻船，會栽在你的手裏！」

柳千條道：「栽在小侄手裏並不寃枉，只要師叔聽我的，我不會虧待你的。」

黎信冷冷道：「別狂，姓柳的，老夫還沒有承認失敗。」

柳千條道：「是麼？不過依小侄看，師叔就不必再枉費心機了。」

語音一頓，忽然輕輕的拍了兩掌，一條熟習的人影立即應聲由一處房間之內走了出來。

「見過三少爺，見過黎大爺。」

敢情來人是黎信在神槍門惟一的親信魚漂，他所以還不承認失敗，就因爲他還有這麼一個伏兵。現在魚漂居然在柳千條拍掌之後應聲而出，這意味着什麼？

黎信是聰明人，他自認武功機智無人可比。

聰明人自然一點就透，他不願再說什麼，連向魚漂瞧一眼他都沒有。

他的臉色是平靜的，沒有人能找出半點情緒上激動的波紋。

一個野心極大，又經過多年苦心籌劃的人，當他發覺多年苦心毀於一旦之際，能够像他如此鎮靜的只怕很難找到一個。

這樣的人必然十分可怕，因爲他的心機實在太過深沉。

但柳千條却對黎信極爲欣賞，微微一笑道：「師叔果非常人，咱們如若合作，今後江湖就是咱們的天下了，你願意麼？師叔。」

黎信淡淡道：「脖子已經被你捏着，我還能說不願意麼？」

柳千條面色一整道：「一鹿在野，羣雄相逐，江湖原本就是一個逐鹿的所在，咱們取得神槍門，只是爲了利用它的人力財力，作爲逐鹿江湖的資本，師叔想當門主是小問題，小侄必會叫你如願。」

黎信是一個城府極深的人，但此時却雙目暴睜，向柳千條緊緊的瞧着。

良久，他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師叔當眞服了你了，不過一個人總要有點自知之明，咱們縱然能够取得神槍門的一切，單憑這點力量，如何能够逐鹿江湖？」

柳千條道：「別看輕自己，師叔，在此之前，你只怕從未想到我能够登上門主寶座的，是麼？」

黎信道：「我的確沒有想到，不過我雖是願意跟你合作，但咱們阻礙尙多，還有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難。」

柳千條道：「這個我知道，咱們現在第一個要做的，是除去那個西席。」

黎信眉峯一皺道：「不錯，但此人功力極高，又獲得你師娘的寵信，要除去此人只怕十分不易！」

柳千條道：「不必担心，這個小侄已有安排，魚漂，你先回去吧。」

待魚漂離去之後，黎信忽又向柳千條道：「千條，你是何時向師叔下毒的？我怎麼一點也沒有查覺？」

柳千條道：「小侄在替師叔斟第一杯酒時就動了手脚，由於師叔功力過高，毒力發作過慢，適才幾乎嚇壞小侄了。」

黎信哼了一聲，道：「你下的是什麼毒？」

柳千條道：「主要的是三步跳，另外還有一點別的東西。」

黎信面色一變道：「什麼？你要毒死老夫？」

柳千條道：「師叔放心，小侄不會讓你死的，如果只用三步跳，你怎能活到現在？」

黎信道：「你還用了一些什麼？」

柳千條道：「對不起，師叔，我不便告訴你，其實你知道了也沒有用，普天之下只有我才有這獨門解藥。」

黎信道：「毒力何時發作？」

柳千條道：「百日，師叔放心，小侄會按時替你送上解藥的。」

黎信道：「服過解藥之後呢？」

柳千條道：「可以再維持百日。」

黎信道：「千條，咱們就不能坦誠相處，肝胆相照麼？」

柳千條嘿了一聲道：「好一個肝胆相照，不過這就要看師叔的了，世間沒有人能騙得了我，想騙我必然會得到極端殘酷的報應！」

黎信心頭一懍，道：「千條，師叔完全聽你的，你還不能替師叔解去所中之毒麼？」

柳千條道：「我會替師叔解毒的，但現在不能。」

黎信無可奈何的道：「好吧，時間已晚，咱們該回去了。」

柳千條道：「好，咱們走。」

× × ×

桂天聲在飲食之際有一種習慣，他必須用左手在桌面上擺動一下。

他最喜歡喝湯，只要是好的湯，他一頓飯就可以喝下一大碗。

神槍門的厨子很會做湯，因而他每次吃飯必然將一碗湯喝得乾乾淨淨。

他最喜歡喝酸辣的，現在桌上正擺着這麼一碗。

也許他今天的胃口不佳吧，那碗引人垂涎的酸辣湯，他竟然一口未喝。

在一旁侍候的秋兒大爲訝異，忍不住詢問道：「你是怎麼啦？公子，今天的湯不合胃口？」

桂天聲道：「是有點不合胃口，不信你來嚐嚐。」

秋兒搖搖頭道：「公子吃的東西，小婢不敢。」

桂天聲道：「不要緊，我只是讓妳嚐嚐它的味道，來，喝一點試試。」

秋兒道：「好吧。」

她取過湯匙，舀了一匙酸辣湯就往嘴裏送去。

桂天聲道：「慢點、慢點，秋兒，不能喝。」

秋兒一怔道：「公子，你這是做什麼？縱使不合胃口，它總不會毒死人吧？」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妳說對了，它正是能够毒死人的。」

秋兒愕然道：「那有這回事，難道有人下了毒？」

桂天聲道：「又被妳說對了，的確有人下了毒。」

秋兒撇撇嘴道：「你騙人，我才不信呢。」

桂天聲面色一整道：「我沒有騙妳，秋兒，湯裏的確有毒。」

秋兒櫻唇一噘道：「那你適才叫我喝，是在懷疑我了。」

桂天聲道：「對不起，秋兒，湯是妳端來的，只有這樣才能洗脫妳的嫌疑。」

秋兒道：「此事非同小可，待小婢去稟報門主。」

桂天聲道：「別忙，妳先找東西將這碗湯盛起來，我還要找人化驗，記住，咱們要不動聲色，才能查出是誰下毒的。」

秋兒道：「是，公子。」

她找了一隻瓦罐，將酸辣湯倒進罐中藏好，再不動聲色的將碗筷送進厨房，才與桂天聲去見門主。

岑玉琴也已用過午餐，正在後堂之上歇息，她瞧見桂天聲，立即盈盈起立，含笑相迎道：「吃過午飯了？秋兒，快給公子泡茶。」

秋兒一面泡茶，一面噘着小嘴道：「公子好狠的心腸啊，適才差一點毒死小婢了！」

岑玉琴以爲秋兒在胡謅，因而笑笑道：「妳必然開罪了公子，毒死了是自作自受。」

秋兒道：「是眞的，門主，公子的湯裏有毒！」

岑玉琴瞧出秋兒並非在開玩笑，不由面色一沉道：「申公子：此話當眞？」

桂天聲道：「是眞的，在下已叫秋兒將那碗有毒的酸辣湯用瓦罐盛了起來。」

岑玉琴道：「你喝過那湯了？」

桂天聲道：「如果我喝過，就不能與門主在這兒說話了，我雖然不知道它是什麼毒，却能斷定它的毒力極端强烈。」

岑玉琴雙眉一皺，道：「哦，你是如何斷定的？」

桂天聲伸出他的左手道：「我戴的這個戒子，具有測毒的功用，遇到毒物，它就會發出藍光，由光色的深淺，就可斷定毒力的强弱。」

岑玉琴道：「原來如此，秋兒，妳去厨房將溫大娘叫來。」

桂天聲道：「門主，在下還有一點愚見……」

岑玉琴道：「請說。」

桂天聲道：「如若那下毒之人，只是想除去在下，倒也沒有什麼，如果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咱們就要從長計議了。」

岑玉琴道：「申公子認爲那下毒之人，會有何種居心？」

桂天聲道：「這個麼，在下只是臆測，門主可能不會相信。」

岑玉琴道：「不要緊，亦的意見至少可以作爲參考，說吧，申公子。」

桂天聲道：「我想如果有人想不利於門主，認爲在下是他們的一個阻力……」

岑玉琴一呆道：「不錯，我爲什麼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

秋兒道：「公子的顧慮，不無可能，只是小婢却想不出會有什麼人敢不利於門主。」

桂天聲道：「這就難說了，不過咱們可以想個法子試試。」

岑玉琴道：「怎樣試法？」

桂天聲道：「在下裝死。」

岑玉琴略作沉思道：「辦法可行，有關細節，咱們還得作一番研究。」

桂天聲道：「門主說的是。」

岑玉琴派人將總管周關西找來，他們作了一番密議，然後派人去請醫生，說是有人生了重病，但醫生還沒有到達，內院已傳出西席先生的死訊。

死了一個西席算不得什麼，一坏黃土，三尺孤墳，安葬了事。

但在三天後的一個凌晨，總管周關西却神色凝重的謁見門主。

「稟告門主，申兄弟只怕不幸而言中了。」

「哦，你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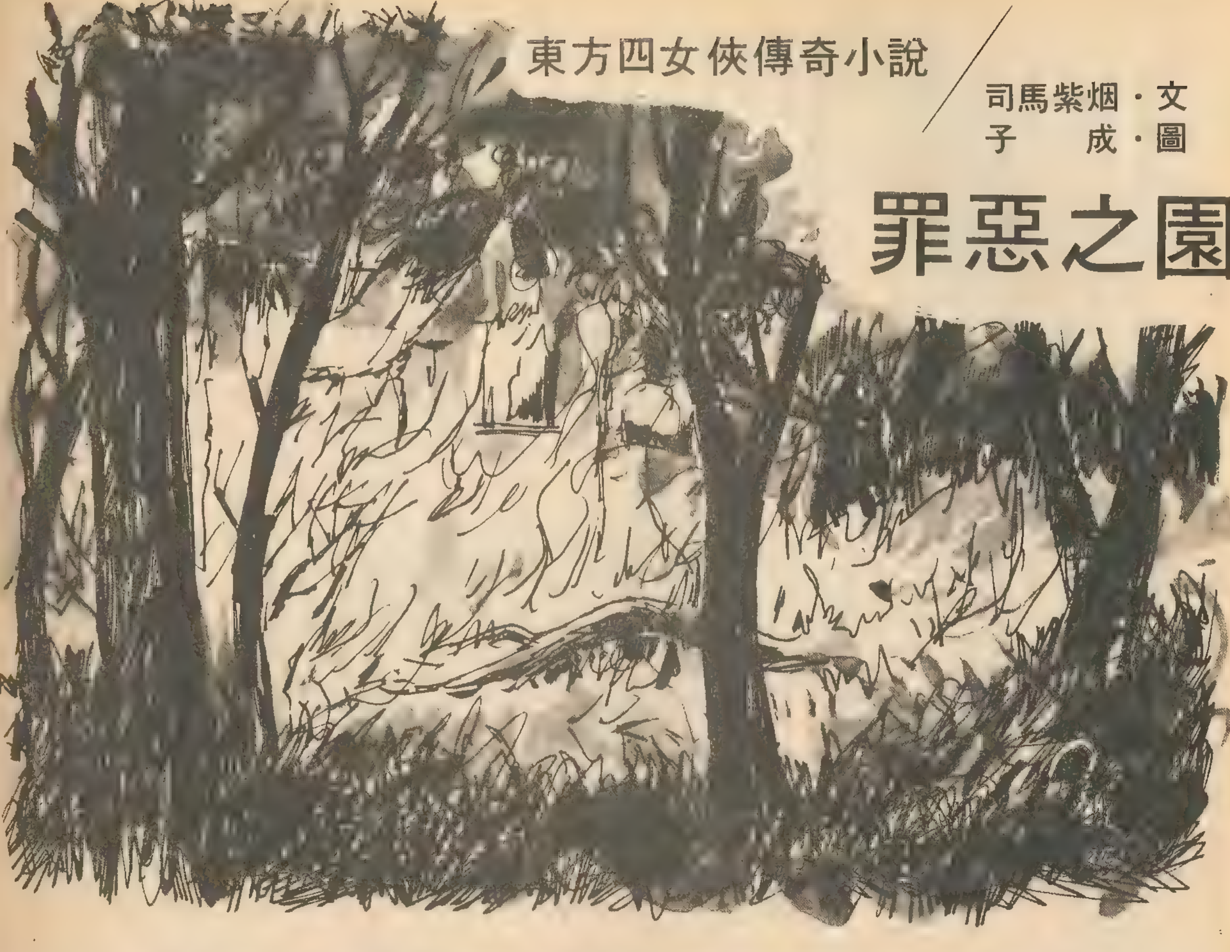
「申兄弟人緣很好，他的死訊傳出，幾乎人人都感到悲戚……」

「自然也有不悲戚的了？」（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罪惡之園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秀蓮與魯薏絲自製却敵武器，移開了船艇，爬上懸岩，却發現胡可爲有精密的電子儀器及閉路電視，不但能洞察遠景，而且還能窺視內部情況，還有私人潛艇準備危險時逃走。陳秀蓮先與臥底天堂島中的龍之介和思紀克取得默契，先殺死兩條訓練有素的狠狗，乃潛入胡可爲之密室，由魯薏絲打碎玻璃，陳秀蓮即以射落玻璃洞中射向坐在室內的胡可爲，一矢中的，但也驚動了胡可爲的貼身女衞花子，她擎着東洋刀，向魯薏絲攻擊……

引火焚身　招來祝融

所以魯薏絲的竹竿一低，點在地上，然後整個身子的重量也壓在竹竿上，把整個竹竿都壓彎下去。

這是一種性能很好的魚竿，專釣大魚用的，彈性與韌力都很够，即使壓彎成一個半圓形，也沒有斷的意思，而魯薏絲的壓力已經用足了，脚尖輕點，身子跳了起來。

這一跳不會太高，但加上了竹竿的彈性，却將身子盪得很高了，而且因爲她的雙手都在竿上，重心也移到了竿上，身子竟盪平過來。

花子這一劈本是萬無一失的，但是對方的身子突然平橫了起來，使她的一劈落了空。

不但一劈成空，而且腮上也挨了對方飛旋過來的一踢，踢得很重，把她的身子踢得滾向了一邊。

魯薏絲這時才像一頭矯捷的豹子，踢中了花子之後，雙脚落地，已經帶起了魚竿，跟着橫裏一掃。

花子畢竟是劍道中的高手，雖然一時疏忽挨了一脚，方寸未亂，穩住身形後，雙手抱刀作了個守勢。

但是她再也沒想到這個西洋金髮女子居然使的是奇奧的中國功夫，才把刀把穩，魯薏絲的竿子已經掃到。

這次取的是她握刀的手，花子想要撤手都來不及，只有伸出一隻手硬擋。

啪的一聲，竿梢結結實實地掃在花子的手背上，力量很大，把她的手打得又痛又痲，再也無法握刀了。

東洋劍道雖然也有單手揮舞的招式，但因爲着重在出刀的速度與勁力，都是雙手掄刀的多。

突然少了一隻手，自然遜色多了，因此在以後的一連串攻勢中，魯薏絲已經佔盡了上風。

一面攻，一面笑着道：「所謂東洋劍道，原來只有這兩下子呀！」

這是她最不應該犯的錯誤，驕兵輕敵，爲兵家之大忌，即使是把敵人完全擊倒

了，也不應該如此，何況花子還是有刀在手，仍然有攻擊的能力。

就在魯薏絲疏神說話的時候，花子的身子一縮，幾乎像一個圓球般地滾了過來，長刀突發，疾掃魯薏絲的雙脚，用招很毒，也很厲害，魯薏絲的反應也不算慢，連忙雙腿縱起避過，可是花子空着那隻手往前一伸，鏘的一聲輕響，又是一支短劍，指向了魯薏絲的腰間。

那是一枝短劍，十分鋒利，貶肌生凉，刀鋒巳經劃破了魯薏絲的衣服，也劃破了她的一點皮膚。

劍尖仍然抵着魯薏絲的腰，只要一用力就可以刺透她的腰而直抵腎臟，魯薏絲怔住了。

花子的臉上這才浮着得意的笑容，以生硬的英語說：「丟掉你手中的武器。」

在人家刀鋒的威脅下，魯薏絲聳聳肩，高舉的手中把竹竿丟了下來，不屑地一哼道：「這也能稱爲武器嗎？」

花子笑了一下：「主人說今天會有兩位女殺手到訪，我就存心要領教一下，的確佩服，陳小姐，妳今天這一局承認失敗了沒有？」

在旁邊的陳秀蓮微笑道：「這是妳們兩個人的比鬥，跟我有什麼關係？」

「可是妳這位同伴巳經被我制住了，妳如果還不承認失敗，我就先殺了她，再找妳一鬥。」

「胡可爲有沒有告訴妳我們的賭約內容？」

「當然告訴了，所以我才要跟二位較量一下。」

「妳既然知道了，怎麼還要我認輸，我巳經殺了胡可爲，取得了勝利。」

花子格格地笑了：「主人那有這麼容易被殺的。」

「一箭穿透了他的心臟，他還能活得了嗎？」

「對陳小姐的神射，我非常佩服，可惜蠟人是沒有心臟的，否則陳小姐就成爲天堂島上的主人了。」

「什麼！我射中的是個蠟人？」

陳秀蓮抬眼向屋子望去，胡可爲還倒在榻榻米上，左胸仍插着箭，但是沒有一點血。

胡可爲的頭滾離了身子，腔子裏空的，這的確是具蠟人，陳秀蓮嘆了口氣：「我早就應該想到胡可爲是沒有那麼容易被謀殺的。」

花子笑了笑道：「現在陳小姐是否認輸？」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我們約定是二十四小時內，全天活動的，現在還沒有滿二十四小時，那要到明天中午爲止，才算過了一天，我仍然有機會再試！」

花子一笑道：「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來阻止你，但是我現在又沒有空分身，看來只好殺死妳的同伴了。」

說着短劍又往前一推，劍尖巳經刺進了魯薏絲的皮裏，她居然咬牙忍住，沒有表示出一點痛楚。

陳秀蓮嘆了口氣。「魯薏絲，算了，看樣子我們只有認輸了，放下手來投降吧，爲這個送命可不上算。」

魯薏絲本想表示反對的，但是她總聽見陳秀蓮把手放下來四個字說得特別重，心中一動，立刻明白了。

「眞倒霉，想不到我們輕易地連過兩關，却栽在這個東洋婆子的手裏，眞叫人不服氣！」

她的兩隻手放了下來，花子還是維持着半蹲的狀態，人本來就比魯薏絲矮一截，這下子更矮了。

但魯薏絲的雙手却是用掌力直砍而下的，又急又快，花子再也沒想到陳秀蓮親口認輸後還會變化的。

魯薏絲練的就是空手道，這一砍之力何等重勁，痛呼一聲，雙手所持的長刀短劍都握不住了，錚然墮地，而她的人更是滾地痛呼不止。

魯薏絲彎腰拾起了兩枝兵器，這才是眞正的武器，哈哈笑了一陣，把花子一把提了起來。

「東洋婆子，現在該我來招呼妳了，不過我不會對妳怎麼樣的，希望島上有高明一點的外科醫生與X光設備，透視一下妳的肩膀，據我看，妳是殘廢的成分居多了！」

× × ×

花子仍是軟弱地撫着肩膀，她這時巳經沒有了先前的驃悍之態，楚楚可憐，完全是典型的、嬌柔溫馴的扶桑女性的樣子，這種女性在今日的扶桑三島都幾乎巳經絕跡了，人們只能從藝妓與古裝的電影上方能找到一些昔日的影子——那些使男人感到驕傲的影子，但想不到在天堂島上居然還保存着一個活生生的標本。

花子受的傷似乎很重，疼痛使得她的臉上汗珠直流，但她已很快地收斂了痛苦的神態，展舒了眉頭，表現出日本女人最惹人憐惜的長處，她們的目的是取悅別人，絕不使自己有半點缺陷落入別人眼中。

陳秀蓮從花子的臉上，也看出類似的神情，因爲坐在地上的花子巳經不再用手去撫着肩頭的傷處，她只是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回了那間屋子，魯薏絲要跟着進去，却被陳秀蓮擋住了道：「不要去，胡可爲既然沒死，我們的屠龍作業還沒有完成，自然得繼續下去。」

「難道他還留在屋子裏？」

「一定在，所以我才不要妳進去，那是個很狡猾的人，一擊不中，現在是他在布着網要捕捉我們了。」

「大姊，妳認爲我們還有機會嗎？」

陳秀蓮笑了一笑：「二十四小時的期限還有一半，我們的手中仍然持有武器，我們的行動仍是自由的，這就是機會。」

不錯，祇要遊戲還能繼續下去，祇要輸家手中還有可資一博的本錢。博者就有扳本的機會，祇是有幾分勝算就難說了，魯薏絲聽了陳秀蓮的回答不禁苦笑，她的意思本是問陳秀蓮還有多少成功的把握，陳秀蓮顯然答非所問，可是她也沒有再問下去，因爲陳秀蓮也等於有了答案，雖然有機會，却連一分的把握都沒有了。

因爲她們的行蹤巳明，胡可爲不是傻瓜，不會再把腦袋往繩圈裏湊，聽任她們收緊繩索的。

因此魯薏絲慢慢地靠近了陳秀蓮：「大姊！很抱歉，這都是我的錯。」

陳秀蓮拍拍她的肩膀，微微一笑，道

：「不！魯薏絲，妳做得很好，整個行動，已經配合得幾近完美，怎麼還是妳的錯呢？」

魯薏絲却有點自怨自艾地道：「妳可以這樣想，因爲妳從來也沒有幹過這個，但我却是黑社會出身，那些大帮會的首領爲了怕被人暗殺，都有着幾個替身，佈置蠟像僞裝更是常用的手法，我居然忽略了，這個錯誤實在不可原諒。」

「可是妳也無法證實，妳根本沒見過胡可爲。」

「至少我可以先看上一看，眞人與蠟像我還分得出的，其實我早該懷疑了，那個蠟像一直沒動過……」

陳秀蓮嘆了口氣：「胡可爲實在太高明，他布置了蠟像，却叫花子在對面撫琴，欣賞古琴原是一種靜態的趣味，幾個小時端坐不動並不爲奇，否則我也會看出破綻來，現在誰也別怪誰了，我們再耐心地等候另一個機會。」

「胡可爲當眞在屋子裏嗎？」

「一定在，花子已經告訴我們了。」

魯薏絲不禁奇怪道：「大姊，她什麼時候告訴妳的，我雖然聽不懂日本話，但她受傷之後，一句話都沒說。」

「她雖然沒開口，但是她用日本女性傳統的方法告訴了我，因此我知道胡可爲在裏面。」

「大姊，什麼傳統的方法，我倒想學學！」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是西方人，對這種微妙的事情可能永遠也不會相信，因爲這是東方女性表達愛情忠貞的特殊方式，近乎是一種狂熱的奉獻與崇拜。」

魯薏絲更迷惑了：「大姊，妳在說什麼？」

陳秀蓮用手一指，反問道：「妳看那個花子在做什麼？」

「她對着鏡子坐着，捧了一個方盒子出來，大概是急救的藥箱，要替自己治傷吧，我那一掌劈碎了她的肩骨，這是我感覺出來的。」

「妳錯了，除了她在初受重擊時叫了一聲，以後連哼都沒哼過一聲，她知道自己必然會殘廢之後，身體上的創疼已經沒有感覺了，她走進屋子的時候，臉上還帶着笑容，怎麼會忙着治傷呢？」

「那她是在做什麼？」

「大概是在化妝，帶上她最心愛的首飾，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留給她所愛的人一個最後的最美麗的印象。」

「最美麗最後的印象？大姊，妳是說她要死了？」

陳秀蓮的表情很莊重：「是的，她唯一可貢獻給胡可爲的是她的劍法，可是她失敗了，而且手斷了，以後再也無法使劍，她活着對所愛的人已經無所貢獻與帮助，那就是她必須要離開的時候，這是東方女人的戀愛方式。」

魯薏絲的確不相信，可是她沒有開口再說什麼，因爲花子已經用行動證實了陳秀蓮的猜測。

花子打開了首飾盒，取出了一串珍珠項鍊，戴在脖子上，然後又取出了一串串綢布與彩帶製成的絹花，戴端正在頭上，那是櫻花，色彩很鮮艷。

戴好了花之後，她又換上了一襲新的，色彩鮮明，以紅色爲底，碎雜着金色小花的和服，完全像個新嫁娘了。

當她起身更衣的時候，脫下了身上的衣服，露出裏面的胴體，曲綫玲瓏，皮膚又白又細，而且她不像一般日本婦女那樣，雙腿短得與上身不成比例，她的腿修長渾圓、細緻，美得令人心醉，而且她的臉上一直帶着笑。

魯薏絲在外面看着，忍不住道：「她實在很美，胡可爲的確會選女人。」

「嗯，他一切都要求最好的。」

陳秀蓮不經意地道，但是她的聲音却有點顫抖，顯然地，她對即將發生的慘劇已感到了心悸。

魯薏絲則似乎又有點不信：「大姊，她眞的會死嗎？」

「絕對，而且她已經死了，當妳把她擊倒，奪下她的劍時，她的人就算是死了，現在只是在施行喪禮。」

「大姊，妳不去救她？」

「我救不了她，妳也救不了她，現在只有胡可爲能救她，因爲她是爲了胡可爲而死的！」

「胡可爲一定在那間屋子裏嗎？」

「一定在的，因爲她的一切也都是爲了胡可爲而做的。」

「胡可爲知道她即將自殺嗎？」

「一個懂得欣賞琴道的人，自然也懂得這個奇特的愛情，而且他能使花子如此愛他，必然也是深深了解她的男人，日本女人的愛是一種奉獻，但不是隨便對任何男人都奉獻的，中國有句話，叫做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愛情的發生，必須是雙方面的。」

「胡可爲也愛她嗎？」

陳秀蓮笑了笑道：「典型的日本女性，她們爲愛付出一切，但是她們所需求的，不是同等的回報，而是了解，欣賞與接受。」

魯薏絲的注意力又轉到花子身上，她已經化妝完畢，正襟危坐，用毛筆在一張白紙上寫字，不禁問道：「她又在幹什麼呢？」

「留遺書，作最後一次的交代。」

「大姊！妳說胡可爲能救她？」

「是的，他如果在這個時候出來，告訴她，他仍是非常地愛她，需要她，那或許能打消她的死念。」

「但那個該死的胡可爲怎麼不那樣做呢？」

陳秀蓮一笑道：「那就不像胡可爲了，他對女人的觀念，就像是美國人對汽車的熱衷，不惜鉅資，甚至於以分期付欵的方式買來一輛豪華轎車，每天都擦洗得乾乾淨淨的，開着到處炫耀，愛護備至，可是如果出了一次車禍，把車子撞壞了，他們從保險公司取得賠償給付後，再去買一輛新車，聽任廢車商把破損的車子拖走，看都不看一眼，他們早先的愛護感情是對車子的豪華外表、高速性能以及它的年份而不是對那輛車的本身。」

「但是人不是車子呀！」

「這是妳的觀點，不是他的。」

「花子怎麼會愛上了這樣的一個男人的？」

「因爲花子本身就是那樣一個女人，她是爲她自己的那種生活方式而生活，也會很自然地接受那一切。」

「她會怎麼樣自殺？」

「一般的女子會服毒，但是胡可爲這兒不會有毒藥的，他怕別人用來毒死他，因此，我想她會採取一般劍士的傳統方式——切腹。」

「切腹？這太過殘忍了！我要去阻止她！」

魯薏絲幾乎要衝過去了，但是陳秀蓮把她拉住了，道：「魯薏絲，別太衝動，更別忘了胡可爲在屋子裏，他正在等着妳過去！」

「我不管，假如我眼看着一個人自殺而不去救她，這就是謀殺，不妙，她已經把刀子拿起來了！」

花子已經從首飾盒裏取出了一柄短劍，刺向自己的腹部，但是魯薏絲却趕到了，劈手去奪她手中的刀子，正在爭執的時候，那柄刀子的把手中忽然波的一響，冒出了一蓬白色的烟霧，魯薏絲猝不及防之下，吸進了一部份，頓時感到一陣暈眩，搖晃了兩下，終於不支倒地！

花子的臉上帶着一陣得意的獰笑，朝着門外道：「陳小姐，現在我要妳拋下身上所有的武器，高舉雙手放在頭頂上，慢慢地走到這兒來，今天的遊戲結束了。」

陳秀蓮却淡淡地道：「我假如不接受呢？」

花子冷笑道：「那我就會在這位金髮美人的喉頭劃下一刀。」

「花子小姐，妳知道她是爲什麼來的嗎？她是爲阻止妳自殺而來的！」

「我知道，她心腸太軟了，我被她打殘了一條手臂，在沒有報復之前，我不會自殺的。」

「這是妳報答一個救妳性命的人的方式嗎？」

「我並沒有自殺的意圖，自然就不會領她這份情，陳小姐，我的耐性有限，而且我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陳秀蓮想了一下，取下弓箭來，又搭上一枝箭：「花子，我命令妳，立刻把魯薏絲弄醒，放她出來！」

花子微微一楞，似乎不信地道：「陳小姐，妳要命令我？」

「是的，我命令妳如此做。」

「陳小姐，問題是妳憑什麼命令我呢？目前的優勢是操在我的手裏。」

「妳沒有什麼優勢，妳已經見過我射箭的速度與準確性了，在這種距離下，我有絕對把握取妳的性命。」

「但是我也控制着這位小姐的生死，除非妳不在乎她的生死，那我也不在乎跟妳一賭了。」

她的個性很堅決，並不是一個易於屈服的人，但陳秀蓮却笑了一笑：「我對我的朋友自然很關切，但是我認爲妳不敢殺死她，因爲有人不讓妳殺死她。」

「誰？誰會不讓我殺死她？」

「胡可爲，妳的主人，他跟我的約定中，是只准我們殺死他，却不能殺死我們的。」

花子的臉上湧起一片厲色道：「但是我沒有跟妳打賭約定的，我不受限制不能殺人的，尤其是這個女人曾經毀了我一條胳臂，我一定要報復回來，或是取得相當的代價。」

陳秀蓮笑笑道：「那妳找錯對象了，如果妳用刀子比住我，或許還有點用，可是妳偏偏找上了魯薏絲，妳要明白她的身價，此刻她的命值多少錢嗎？」

「我不管她值多少，但是我知道妳如果不聽我的命令放下武器投降，這條命就一錢不值了。」

陳秀蓮笑道：「花子，魯薏絲的命對我而言已經不值錢了，因爲我爲她活着，已經花了將近兩億美金的一座錫礦公司，但是對胡可爲而言，她就是兩億美金，她必須活着到香港去公證移交，那張轉讓書才收效，妳若是殺了她，我就省下了兩億美金，所以我對她死活的關心，遠不如胡可爲。」

花子一怔，沒想到陳秀蓮會如此的，怔了半天才道：「你既然爲了救她，肯花兩億美金，難道妳就不顧她的死活了。」

陳秀蓮道：「我當然關心，否則我就不會答應那種條件，但是胡可爲如果捨得放棄兩億美金而聽任妳殺死她，證明了胡可爲沒有誠意來履行條約，我如果投降，只有陷得更深，所以我不上這個當。」

花子顯然不知如何是好，陳秀蓮笑笑道：「還有一點，魯薏絲是個很烈性的人，她如果知道我是爲了她而被制住，放棄了今天求勝的機會，她會引疚而自殺的，這樣一來，我救她不成，反而害了她，所以我要妳把她救醒送出來，否則我只有殺了妳而保護她。」

花子惑然地道：「殺了我就能保護她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是的，胡可爲想到她價值兩億美元，至少不會傷害她，妳却不同了，因爲妳是個仇念很重的人，魯薏絲使妳喪失了一條手臂，妳却不肯放過她，即使我投降了，妳也會在她身上弄點傷。」

「我要傷她，早就下手了。」

「可是我還沒有被制住，妳才不敢下手的，剛才我射出的一箭，足够使妳胆寒的。」

花子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獰笑：「陳小姐，妳眞厲害，似乎一切都瞞不過妳，我以爲我的這套苦肉計會把妳騙過來的，因爲妳的俠義心腸，一定不會見死不救，却想不到來的會是她。」

「花子，我不認爲妳是苦肉計，因爲妳已經打扮好了，而且還留下了遺書，那些動作不是做給我看的，因爲妳並不以爲我會了解那些動作的意義，因此妳死意已堅，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在死前取回妳死的代價而已。」

花子的臉色更見陰沉了：「不錯！陳小姐，妳實在了不起，難怪主人自從你來到之後，會把我完全不看在眼裏了，妳使我在主人的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使我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又害我成了殘廢，我先前做的那些事，我並沒有想到妳能了解，但主人却是明白的，可是他看着我安排着就死的一切，絲毫不理會，似乎也認爲我該死的。」

陳秀蓮輕輕一嘆道：「那只怪妳的命

苦，認錯了一個主人。」

花子臉上怨毒之色更重。「陳小姐，我承認被妳擊敗了，但是我並不會認輸，無論如何，在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我要帶點什麼去。」

陳秀蓮道：「妳做什麼都可以，但是把魯薏絲送出來。」

花子冷笑一聲道：「陳小姐，一個要死的人還有什麼可畏懼的，雖然我最大的願望是在妳臉上劃兩刀，破壞妳的美麗，叫主人也得不到妳。」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這個妳可以放心，胡可為在妳的心中是神，在我的眼中，他只是個魔鬼，他不會得到我的！」

「那很難說，主人把我帶到這兒時，我不止一次地要想殺他，但是他太強了，強得我無法想像，終於他征服了我，使我心甘情願，成為他最忠心的奴隸，因此妳也會被他征服的。」

「花子，我沒有妳那麼弱，胡可為也沒有在我面前表現過他的強，相反的，他在我心中的地位還弱得可笑，雖然跟我訂下了生死的賭注，卻又不敢正面出來接近我的挑戰，先弄了兩頭猳狗看着門，又找了兩名打手來保護他，最後躲着不敢現身，沒有一點男子漢的氣概。」

屋中傳出一陣爽朗的大笑，那是胡可為的聲音：「陳小姐，妳不必使激將法，那對我沒有什麼用的，一個男人的勇敢，絕不表現在匹夫之勇上，我是以智慧建立我的天堂島的，不過我還是很欽佩妳們兩個人的勇敢與智力，這麼快就闖到這兒來了，不過今天這一場賭賽，妳是失敗定了，因為妳的行跡已露，使我有了防備，妳的暗殺行動是無法成功了。」

陳秀蓮的目的要知道胡可為的下落，所以才說了那些廢話，果然把胡可為給激動了，證實了胡可為的下落確實在屋裏，她的信心大增，因為她的另一個計劃就可以成功了，目前她只要拖住胡可為就行，所以她繼續用日語說着：「胡先生，要到明天中午十二時正，才能決定勝負，目前還言之過早。」

「我以為差不多了，我只要在這屋子裏，妳就殺不了我。」

「不見得，我有的是辦法。」

「很好，妳的機智使這場遊戲的趣味更增加了，我也不希望能這麼快結束，我等着妳繼續玩下去。」

「那你就叫花子把魯薏絲送出來。」

「陳小姐，我愛莫能助，花子是個妬忌心很重的女人，她已經為我過份的重視妳而感到生趣索然了，因此她不會聽我的話的，妳最好是用自己的辦法吧！」

陳秀蓮道：「那你是逼我去殺死她了，我不能把魯薏絲放在一個女瘋子的手裏的。」

「哈，陳小姐，妳說得對，花子是已經有點瘋狂了，一個瘋狂的女人是最危險的，妳可以殺了她，但不要妄想我去刺激她，使她把恨的對象轉到我的頭上來。」

陳秀蓮吁了口氣，沉聲又道：「花子，妳聽好，我數到三，如果你不把魯薏絲弄醒放出來，我就要發箭了。」

花子也橫了心，把短劍抵在魯薏絲的喉頭：「妳下手好了，我也數到三，如果妳不放下武器投降，我就殺了她，我無法報復你，殺了這個女人，叫妳的心裏難過一下也是好的。」

「殺了她，最難過的是胡可為。」

花子似乎不再跟她多辯了，沉聲數出了：「一！」

陳秀蓮也舉起了弓，以同樣的聲音叫了：「一！」

兩個人都豁上了，誰都沒有考慮的餘地，而且兩個人同時叫出了：「二！」

正在她們要喊出三的時候，胡可為叫了：「等一下，花子，放下妳的刀，放她走！」

花子十分痛苦地道：「主人，你要我向人家低頭？」

胡可為道：「是的，因為妳本來就失敗了。」

「可是我至少捉住了這個女人，挽回了我的失敗。」

「妳什麼也沒有挽回，陳小姐並沒有受妳的威脅，她不在乎妳殺死這個女人，我可在乎，因為這個女人不能死，她是我兩億美金的保證。」

「主人，你只重視你的賭注？」

「不錯！不過我也重視你的忠心，我不希望你死在陳小姐的箭下，雖然她使用的是最原始的武器，威力卻不遜於現代化的槍械。」

「可是，主人，這個女人使我的一條手臂殘廢了。」

「花子，妳是在天堂島上，天堂裏是個充滿快樂的地方，不應該有仇恨的，只有公平的競爭，妳手裏拿着鋒利的刀劍，卻不如別人的空手，妳應該認輸，何況她是為救妳的性命而來的，妳更不該如此對待她。」

花子默然片刻，終於放下了刀，拿起一瓶嗅鹽，打開蓋子，在魯薏絲的鼻子下面，讓她嗅了一陣。

魯薏絲終於醒了過來，慢慢地坐了起來，花子重又執起了刀，目中充滿了凌厲的殺機。

「快走，離開這屋子，記着，我會找妳要回這條手臂。」

魯薏絲聽不懂日本話，而胡可為似乎不願意讓魯薏絲知道他藏身在什麼地方，也不再出聲了。

倒是遠處的陳秀蓮叫道：「魯薏絲，快過來，妳得到一次教訓了。」

魯薏絲搖搖頭，強烈的迷藥使她的神智還不很清醒，而且她的行動也未能完全自由控制，可是她終於站了起來，朝花子吐了一口唾沫，憤怒地道：「妳是條卑劣的母狗，是個不知感恩的娼妓……」

她罵的是西方黑社會裏的粗話，而且底下還一連串的冒出了長長的咒罵，這些罵人話曾經使黑約克聽了感到迷惑而挨了她的一掌，不過那次是她的戰略，這次卻是她眞正的憤怒。

花子自然聽不懂，不過從魯薏絲的表情上，她知道必然是罵人的話，因此她問道：「主人，她罵我什麼？」

魯薏絲罵完後，已經突然跨步出去，連頭都沒回一下，胡可為低聲道：「她罵了妳很多話，但都是妳該受的，因為妳的行動的確卑鄙得很，對一個要救你性命的

人，妳都能夠下手暗算，根本就不配稱一個劍手，妳完全沒有一點劍士的尊嚴，連我都跟着妳受了凌辱。」

魯薏絲罵出那一大串的粗話中，的確把胡可為也包括進去，說他們是一對無恥的畜生！

胡可為是一個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人，但是他的手段却是智慧與殘暴的結合，他也使用詭計，但他的詭計中却隱含着他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尊嚴，使人心悸、懾服，絕不會使人卑視鄙棄，他是個希特勒式的獨裁狂。

因此魯薏絲的那番話的確傷害了他的自尊，使他把一口氣全發洩在花子身上。

花子的臉色一變，手中的短刀比準了魯薏絲的背後，做了個用力的姿勢，投了出來。

魯薏絲只走出了五六公尺，而且她的步伐還顯得很遲鈍，絕難逃過這一擲的，陳秀蓮在魯薏絲出來時，並沒有放鬆監視，可是她無法用手中的長箭去阻止花子這一擲，因為魯薏絲是從花子破窗而出的那個空洞中出來的，那是個僅可容一人出入的空洞。

她的箭路被魯薏絲擋住了，只有急叫道：「魯薏絲臥倒。」

魯薏絲的反應並沒有那麼快，只回頭看了一看，於是他看見了花子擲出了短刀，也看見了横裏擲出一個椅墊，擋住了那柄刀，飛刀刺透了椅墊，連同着那柄刀，一起飛了出來，落在她的脚下。

陳秀蓮的一顆心才放了下來，魯薏絲彎腰拾起了那個帶着刀子的椅墊，臉上有着茫然之色。

陳秀蓮滿心歡欣地向着屋子道：「胡先生，謝謝你，這些地方，你不失為一個君子。」

她是眞心的感激，胡可為也很得意：「別客氣，陳小姐，我們只是進行死亡的遊戲，大家都是朋友而不是仇敵，自然要守規則而保持運動風度。」

陳秀蓮笑了一聲：「胡先生，我們也會遵守運動精神的，只是死亡遊戲裏，並沒有什麼規則。」

胡可為哈哈大笑：「規則在我們的心裏，我相信妳我不必見之明文，自然而然地有一條我們共守的規則的。」

陳秀蓮笑笑道：「胡先生，有的時候因為我們立場觀點的不同，對於規則的解釋恐怕無法完全相同。」

胡可為傲然道：「沒關係，我也是一樣，因為我也是個不守常規的人，我救下魯薏絲小姐，只為了保護我的賭注，妳當然可以利用一切的方法與手段的。」

突然屋子裏的燈光熄了，胡可為怒叱道：「花子！妳在做什麼？」

然後是花子冷冷的聲音道：「主人，當我忠心耿耿為妳效力的時候，你却去幫助狀的敵人……」

胡可為怒道：「花子，妳要弄清楚，妳的地位與身份只是接受我的命令做妳該做的事，而不是需要妳的主張，妳的腦子裏全是木屑，沒有一點能用的思想，我告訴你，不管發生什麼事，妳必須守住你的崗位，除非有人到屋子裏來，不要妳拔劍，不要流露出妳會武功，可是妳偏要逞能，擅自離開了妳的崗位，跑出去叫人砍斷了一隻手，這都是妳自己找的，我不處分你已經很客氣了，妳已經破壞了我的計劃，還敢在我面前逞能。」

「主人，你對我是這樣看法的嗎？」

胡可為怒聲道：「我對妳沒有看法，妳不夠資格讓我對妳有所看法，以前我認為妳是個木頭人，現在我更知道妳是條母狗，對一條母狗，我會有什麼看法，把燈打開！」

黑暗中一陣沉默，然後像奇景般地，閃起一道道的銀花，光輝燦爛，夾着劈劈啪啪的聲音。

陳秀蓮與魯薏絲也吃了一驚，魯薏絲驚問道：「這是什麼？」

「烟火，慶典時用的烟花。」

「他們放起這個幹嗎？」

「我也不知道，恐怕連胡可為也不知道。」

果然屋中傳出了胡可為驚怒的聲音：「花子，妳是做什麼，妳瘋了。」

電燈又亮了，但是屋子裏的烟花仍是不斷地爆發開來，有的衝在牆上又爆了開來，落在榻榻米上，一面發出眩目的光，一面已起火燃燒着。

花子擎着一個更大的火炮，藥綫已經燃着了，跪坐在屋子中央，臉上帶着一種神經的笑。

一條人影衝破了木門，隨即投入在黑暗裏。

魯薏絲要追過去時，陳秀蓮立即拉住了她。

「別動，那不是胡可為。」

「不是胡可為？難道屋子裏還有第三個人？」

「沒有，不過那不是胡可為，只是那具偽裝的蠟像，胡可為如果要逃走，不會讓我們知道的。」

一顆烟花穿窗而出，在空地上爆開，照亮了黑暗，果然是那具蠟像，花子却得意地笑了起來：「主人，你遇到一個聰明的對手了，人家並沒有被你的偽裝動作騙過去，她們守在外面，等着殺你呢！」

屋子裏傳出了低沉的聲音，「花子！這些鬼東西妳是從那兒來的？」

「我請爵士替我帶來的，我把它們藏在那天花板上，藏在榻榻米下面，原是準備等我種植的櫻花開花時，舉行一次櫻花祭，像是我在日本的家鄉一樣，唱着歌，穿上了美麗的衣服，跳着舞，然後在黑暗中放起烟花，可是我等不及櫻花開放了，我只有用這些來慶祝我的死亡！慶祝天堂島的沉淪，慶祝這個該詛咒的地方沉下海去……」

她的臉已轉為猙獰，胡可為罵道：「這個該死的老混蛋，他怎麼會給妳帶這種東西來！」

花子淡淡一笑：「主人，蘭寧勛爵跟你一樣的瘋狂，但是，他比你有點人性，他知道如何來安慰一個寂寞的女人，至於你，你根本不是人，再見！主人，我還是你忠實的花子，我會在地獄的火焰中擁抱你……」

砰的一聲，她白色的臉上綻開了一朵血花，這時屋子四周都燒了起來，花子仍然抱着那個大花炮，臉上帶着笑，然後用

打火機燃着了那個花炮的藥綫。

藥綫很長，但是燃得很快，終於轟然一聲大响，整個屋子的屋頂被掀了開來。

花炮裏爆出了一片燦爛的火球，紅的，黃的，藍的，金色的，銀色的，然後這些火球又是一個個地爆開，變成了更多的火花，將整片園子都照得雪亮，而整座屋子也都罩在一片烈焰中。

花子已經不見了，但是陳秀蓮與魯薏絲也沒有看見胡可爲在那兒，她們等了一下，認爲那所屋子裏已經不可能再藏有人了。藏在天花板與地板下的烟花也都開始一個個地爆開了，她們找了一下，匆匆地走向門口，只見黑約克與龍之介還是被綁着縮在一邊的樹叢下。

陳秀蓮連忙過去，解開了他們，然後問道：「胡可爲呢，你們看見他沒有？」

「看見了，他匆匆地經過這兒，到下面去了。」

「他沒有問你們什麼？」

「沒有，他只看了我們一眼，發現我們被綁住，而且口中塞着布，什麼也沒有說，就匆匆地下去了。」

魯薏絲愕然：「他這是什麼意思？」

陳秀蓮沉思片刻才道：「他必須下去阻止人上來，同時要解釋山上的火炮，魯薏絲，一時他不會注意到我們已經發現他的秘密的了，妳跟他們過去，到望遠鏡那兒去，找到那條秘密的潛艇，打開暗門，架着潛艇，進入地下的基地，制服那些人，把青青跟佳琍救出來。」

「大姐，妳呢？」

「我要下去，找到胡可爲，儘量地絆住他，使他無法去注意到你們的行動。快去！」

「不行！大姊，那會引起他懷疑的，如果他發現少了一個人，會怎麼辦？」

「妳放心，我會有一篇話應付他的，而且絕不會叫他疑心，快！這是個最好的機會。」

「大姊，妳準備怎麼告訴他？」

「死亡遊戲並沒有結束，我只要告訴他，妳潛伏在暗處，隨時準備對他發動攻擊就行了。」

她說完就急急地向山下行去，後面的火花仍在竄上天空，發出瑰麗的色彩。

但是這些情景似乎對天堂島並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

陳秀蓮碰到一個女郎，她們只是朝上面望着，現出了欣賞的表情。

陳秀蓮朝她們笑笑，她們也笑笑，一個膚色微黑的東方女郎，居然還用馬來話向她恭賀。

「陳小姐，恭祝妳生日快樂！」

陳秀蓮一楞，也笑着用馬來話回答她：「謝謝妳，妳怎麼知道是我的生日？」

「是波士說的，他剛才用廣播通知我們，今天是妳的生日，他爲你燃放烟花來慶祝，陳小姐，妳眞是好福氣，居然有人爲妳生日如此慶祝，希望我將來也有這一天……」

「妳會有的，而且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了，如果有機會一起回到馬來西亞，我在吉隆坡爲妳慶祝一個生日，而且我會更隆重地慶祝。」

那個女郎聽了很高興，連連地向她道謝。

× × ×

山上禁園中的烟花越來越多，五光十色，蔚成一片美麗的奇景，火花爆得很密，照亮了整個天空，引得更多的人都出來翹首觀望，而且也有更多的人進來向陳秀蓮祝賀生日快樂，但全是天堂島上的職員，却沒有一個顧客。

陳秀蓮抬頭仰望天空，發現了一個很令她担心的事實，除了烟火的火花外，還有着一股股的濃烟，那是禁園中的樹木也起火燃燒了！

烟花是燃放的，花子把它們收藏得很密，一定是在絕對禁絕火燭的地方，但是從大量的烟花同時爆發的情形看，一定是那些地方也受到波及了！

更因爲這些烟花是不在人爲控制的情況下燃燒的，所以竄行的方向也就不是目下而直上了。

像這種具有高溫的火球，飛入了灌木叢中，引起燃燒並不足爲奇，但是陳秀蓮却急了。

住屋的被焚，胡可爲可以處之淡然，但是在他的花園中靠懸崖的那邊，有着那具遠程望遠鏡與控制島上秘密武力的一些機鈕，那是屬於天堂島上秘密的秘密。

胡可爲如果發現火勢蔓延到花園，一定會急於前去撲滅火勢，或是去看看那具望遠鏡，等他到了那兒，很可能會發現了魯薏絲與龍之介、黑約克他們的行蹤，因爲現在他們已經開始行動了，正好可以看見，那豈不是前功盡棄，而且那三個人的生命也會危險了。

因爲胡可爲絕不會讓人知道這些秘密的。

這一剎那間，陳秀蓮幾乎想要回身再到山上去了，她又停住了脚，因爲她又想到一件事，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天堂島的地下武力既然是秘密的，那麼黑約克與龍之介是屬於胡可爲隱藏的打手，這兩個人是不允許在天堂島上出現的，胡可爲匆匆地離開了禁園，把那兩個人棄於不顧，道理上很說不過去。

一個很細心的人，絕不會留下這些疏忽的，胡可爲一定會有處理的方法。

想到這裏，她止住了回去一看的念頭，而且也在這個時候，一個女郎過來找她了。

那是在保齡球館中的記分女郎，陳秀蓮聽李昆介紹過，這女郎是胡可爲眞正的崇拜者。

她是個嬌小玲瓏的金髮女郎，是一間世界有名學府主攻人類行爲學的碩士，也是天堂島上職員中學歷最高的。

陳秀蓮知道她的名字叫蘇菲，人很美，身材也很好，細白的皮膚，有着西方女郎的白皙，却沒有西方女郎的粗糙，可是她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一直是冷冰冰的。

此刻見到了陳秀蓮，她的表情仍然是一樣，她是駕着一具電動的車子來的，車子很精巧，有兩個很舒適的座位，行進的速度並不快，但十分平穩，沒有聲音，是另一項高度科學化的產品。

天堂島上的一切都是爲配合人類的舒服生活而設置的，像這輛電動車子就是一個例子。

馬力大，可以走上高角度的斜坡，車行很穩，不會有顛簸之感，無聲，避免產生噪音，強力蓄電池爲動力，不會產生空氣污染的惡劣效果，速度雖然慢一點，但最高時速可以達到三十五公里，比走路已快得多。

到天堂島上來的人都是爲了消閒遊樂，有這個速度已經足夠了，因爲這兒的生活，沒有分秒必爭的緊張。

蘇菲在她面前下了車，只做了個邀請她上車的手勢，陳秀蓮明明是知道的，却故意裝胡塗。

「有甚麼指教？」

「波士要我來接妳去赴宴。」

「赴宴？赴甚麼宴？在甚麼地方？」

「在歡樂之宮，他爲妳舉行的生日宴會。」

「歡樂之宮」，陳秀蓮是知道的，那是在靠近遊船碼頭的一所巨型豪華建築，形式是仿造波斯古典皇宮的，裏面的布置也都充滿了阿拉伯的情調。

寬敞的華殿，賓客們不拘形式，舒適而隨意地羣聚在一起，波斯地毯上鋪着彩色的錦墊，可坐可臥，穿着半裸紗衣的波斯女奴們來往的穿梭，頭上頂着巨大的銀盤，盤中盛着佳餚美酒，隨意取用。

陳秀蓮也聽李昆說過，每一次的天堂假期，有兩次盛宴在那兒舉行——開始的第二天，與結束的前一夜。

今天正是舉行歡迎宴的時候。

她故意看了看天上的新月：「在這個時候，已經是午夜了。」

「天堂島上的貴賓們都是富翁，而富翁們的狂歡宴會都是從午夜開始，到天亮結束的，過夜生活的人很多，但大部份的人都是在黑夜中求生活，只有富人才享受夜生活，天堂島是屬於富人的，自然要尊重富人的習慣。」

這個女郎的語氣中對財富有着一種由衷的厭惡與嫉憤，所以她的話中也充滿了譏嘲的意味。

陳秀蓮笑了一笑：「所有的客人都在那兒？」

「是的，肉食動物對屠殺最感興趣，有血腥的地方，正是他們最喜歡聚集的地方。」

「胡先生也在那兒？」

「他是主人，必須要在那兒應酬。」

聽說胡可爲在那兒，陳秀蓮倒是放心了，既然胡可爲在歡樂之宮裏應酬客人，至少不會到禁園去了，而那個地方也不會讓別人去的。

於是，她上了車子，蘇菲一聲不響地發動車子，沿着光滑而平整的道路向前駛去。

「蘇菲小姐，聽說妳是專攻人類行爲學的。」

「不錯，劍橋大學，系主任是蘭寧爵士。」

「一個很有聲望的學者。」

「一頭披着人皮的狼。」

「他不是天堂島的貴賓嗎？胡先生很尊敬他。」

「尊敬？活見鬼，波士只是利用他而已。」

「我讀過蘭寧爵士的著作，他對人類的精神分析所作的研究，確很有見地。」

蘇菲無法控制自己憤怒的精緒，聲音變得很尖利：「那是我的畢業論文，被他用無恥的手段掠奪去了。」

陳秀蓮在心中暗暗地笑了一笑：「蘇菲小姐，我不相信有這種事，我在香港破獲一件案子，有個叫吳爾夫的女博士，也是他的學生，在他的基金支助下，正在從事一項研究，她對蘭寧爵士很尊敬。」

「魔鬼都是以天使的姿態出現的，吳爾夫跟我一樣，都是受他播弄的可憐虫，只是她比我聰明，能及早看穿了他的僞善面目，把研究的成果保留，所以才能得到相當報酬，我太傻，完全地信賴他……」

陳秀蓮忽地笑了：「蘇菲小姐，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妳的家裏一定經濟情況不太好吧。」

「家？我根本沒有家，二次大戰時，我的家毀於納粹的轟炸，父母都被炸死了，我是在孤兒院中長大的。」

「那很難得，妳居然能完成這麼高的學業，進入劍橋修業，那是私人的學府，費用很昂貴的。」

「我是在他那個基金會的資助下入學的。」

「那妳就應該把妳的研究獻給他，因爲這一些本來就是他造就的，我相信他的那本著作是出於妳的研究，但是那本書的內容很充實，不是空洞的理論，完全是實驗資料的統計與歸納，這麼大的工作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做得到的，還要有巨大的財力、人力作爲後盾，這些都是他的。」

蘇菲不響了，她無法駁斥陳秀蓮的話，只有慍然地：「可是他不該欺騙我，抹煞我的努力與成就。」

「我相信沒有，妳的論文題目是他指定的，一切資料是他供給的，一切研究實驗的對象、器材、費用，全是他供應的，甚至於妳的生活，妳的智識，也都是他給妳的，妳本身是他的工具的一部份而已，怎麼會有妳自己的成就呢？」

「他除了拿錢外，甚麼都沒有做。」

「那已經够了，因爲錢能買到一切的東西，這等於是他的投資，有的人用錢投資於企業，收取投資的利潤，他投資於學術，自然要取得學術研究的成果，沒有他，妳不會有這種成就，沒有妳，他可以從別人那兒，取得同樣的成就，這沒有甚麼不對。」

「陳小姐，妳的銅臭氣太重了，學術上研究不是做生意，那是發現，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有成就的。」

「不錯，也許他培植別的人，不會有妳這麼高的成就，但這並不妨礙我理論的成立，投資的利潤有高有低，做生意也有賺有賠，妳的成就高，他的收穫多，只是他投資眼光的準確，假如妳的研究一無所成，他絕不會要妳退還他在妳身上的投資吧。」

「哼，妳不知道那個鬼基金會的條件多苛，從我進入大學預科開始，就必須要保持最高的成績，有兩科目的成績得到B，就停止資助了，爲了爭取那筆獎學金，我幾乎把自己變成一架讀書的機器，除了睡覺的時間外，全部鑽在圖書館或實驗室中。」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寶玉於挑戰歐陽天嬌之前，被珠兒所愚，以致屆時不能應戰，受盡羣豪辱罵，萬子良等人也為之難堪。然而寶玉能忍人所不能忍，意志堅强，信心堅定，並未因受辱而氣餒，翌日元神恢復，即與萬子良等人直趨金陵，挑戰「風雨神鷹」英鐵翎，由於前此中俗，與歐陽天嬌之戰，未鬥而敗，是以觀戰羣豪仍對他笑駡相侵，使寶玉在與英鐵翎對抗時難免稍為分神，以致險象環生，但寶玉最後終能抱元守一，反敗為勝……

杯酒論英雄　夢中會情人

那知寶玉方自站起身子，忽然「嗖」的一聲，一道寒光夾帶銳風，破窗而入，自他眼前掠過，「奪」的一聲，釘入對面木柱上，入木竟有三、四寸深，竟是一隻亮銀槍頭，帶着半尺多長，光芒閃閃的銀練。

衆人俱都吃了一驚，再聽窗外已有慘呼叱咤之聲傳來，一個嘶啞而獰惡的話聲，正狂笑着呼叫道：「鐵溫侯、李英虹，你兩人還想跑麼？」

寶玉倏然變色，失聲道：「不好，是李大叔，鐵大叔遇難，我萬萬不能坐視。」

公孫不智沉聲道：「有我等在這裏，還需你動手麼？鐵娃，守着你大哥，咱們出去瞧瞧。」話聲未了，人已穿窗而出。

寶兒大聲呼叫道：「千萬要救他們兩人回來！」

萬子良、金祖林、莫不屈等人是何等身手？他一句呼喝未完，九條人影已全都消失在夜色中。

× × ×

夜雨淒迷，秋思般的細雨中，四條身穿白衣，白巾蒙面，看來宛如雨夜幽魂般的人影，正圍着一人惡鬥！

那人顯已力竭，身後還負着一人，只是仗着最後一股氣力，在作困獸之鬥，掌中鍊子槍，雖已只剩下半截，猶自舞得風雨不透，他武功雖非絕佳，但那一股驃悍勇猛之氣，却端的令人感動。

那四條白衣人身法俱是奇詭無比，手中雖無兵刃，但掌法施展開來，抓、劈、點、削，却兼各家兵刃之妙。

萬子良生怕援救不及，人還未到，便已喝道：

「李英虹莫怕，救兵已來了！」

這十個字憑着一口眞氣說將出去，當眞是中氣充足，聲震耳鼓，四條白衣人都不免吃了一驚！

莫不屈、石不為、金不畏、楊不怒已趕了過去，也不說話，便接住了那四條白衣人的招式。

萬子良與李英虹本是素識，輕輕一拍他肩頭，說道：「這邊咱們為你接替，你去屋裏歇着。」

李英虹喘息不定，道：「多……多謝。」

他實已不支，也實已無法客氣，當下喘息着奔向那燃着燈火的房屋。

那一點燈火雖黯，在他眼中却有說不出的溫暖。

在如此情況下，萬子良等人仍不顧以多為勝，只是站在四旁，一面為莫不屈等人掠陣，一面斷去白衣人的去路。

莫不屈果然不愧為少林名徒，此刻雖只施出寥寥十數招，但掌法之威猛沉凝，却已將少林武功精華表露無遺。

他還未摸清對手武功家數之前，絕不作無謂之進擊，故只是以沉重的招式，使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

只見他每一掌，每一拳發將出去，俱似有千斤之重，神情之莊重鎮定，更已卓然而具武林大家之風範。

金不畏使的却無一不是大攻大擊之式。

輕妙高華的峨嵋武功，在他手中施展出來，氣韻立時變了。

本該是草木清華的音韻，此刻却充滿金鼓殺伐之聲。

他招式雖稍嫌靈妙不足，但那一股無畏之氣，却端的可令對手心驚，只見他招招式式，俱有如巨斧開山，神兵伐木，風聲之勁厲，遠近可聞，至於對方使的是何招式，他全不放在心上。

淮陽楊不怒，更是怒火滿腔，殺氣盈胸，名震天下的大鷹爪力施展開來，好似一抓便要抓來對方的魂魄！

兩人一搭上，他用的便是情急拚命時的招式，完全不顧自己之安危性命，只求能將對方擊倒。

對方那白衣人身法雖是詭異絕倫，但似也為他這種驃悍凌厲之氣所懾，十餘招拆過，他已後退數丈之多。

四大弟子中，看來似以石不為出手最少，但每一出手，却無一不是令對方心驚胆顫的殺手！

點蒼招式，雖以變化奇速見長，但石不為招式變化却極少，只因若非取人性命的殺着，他便絕不出手。

萬子良一生之中，遇見的武林高手自然不少，但出手如此狠、忍的人，却是從來也未見過。

他凝目瞧了兩眼，不禁喟然嘆道：「看來，一個人武功之成就，委實與他性格大有關係，以在下看來，莫大兄來日必屬領袖江湖的人物……」

言下之意，已是將莫不屈視為將來取代他自己地位之唯一人物。

要知他無論性格器度，招式武功，俱與莫不屈走的同一條路，是以瞧見莫不屈的出手，自是分外讚賞。

金祖林却道：「若換了小弟，却寧可與莫大兄對敵，也不願與石老四交手，他那股殺氣，實在叫人受不了。」

萬子良道：「石四俠之狠、忍，固是令人難擋，但莫大俠之沉凝，金二俠之勇猛，楊七俠之驃悍又豈是好對付的。」

金祖林笑道：「幸好我是他們朋友，不用和他們動手。」

但莫不屈等四大弟子武功雖可怕，對方那四個白衣人身法之詭異，却更使萬子良見了驚心。

以萬子良交手經驗之豐，目光判斷之準，但直到此刻為止，還是瞧不出這四人的武功家數。

莫不屈等四大弟子武功雖強，但是，這四條白衣人仍然未落下風，只是攻勢不免稍弱而已。

魏不貪聳然動容道：「這四人是那裏鑽出來的？瞧他們身法之滑溜，武功之古怪，我簡直連聽也沒有聽過。」

公孫不智皺眉沉聲道：「瞧這四人身法，絕非中土流傳之武功，幸好他們武功家數雖詭異絕倫，但功力却不深。」

萬子良道：「最奇怪的是，這四人動手間實未使出全力，攻勢亦不猛烈，公孫兄，以你看來，這是何緣故？」

公孫不智搖頭嘆道：「在下也正自不解，莫非……」

話猶未了，與楊不怒動手之白衣人，口中突然發出一陣怪異的嘯聲，嘯聲未了，四條白衣人手掌齊地往下一擲。

剎那之間，便有一股乳白色的烟霧，自地上升起，飄飄盪盪，隨風四散，霎眼便瀰漫在雨中。

萬子良變色驚道：「不好了，烟中莫非有毒？」

公孫不智揚聲呼道：「大哥，四弟，快退，快退！」

他不喝楊不怒、金不畏兩人，只因深知這兩人必定不會退的，呼喚中與萬子良使了一個眼色，兩人齊地掠上前去，一人拉住金不畏，一人拉住楊不怒，莫不屈與石不為兩人已倒掠而出。

烟霧越來越濃，衆人屏住呼吸，金不畏也不能說話，只因萬子良已掏出塊手帕擋住了他的嘴。

衆人退出兩丈開外，一陣風吹過，烟霧突又消散，但那四條白衣人，却早已走得踪影不見了。

公孫不智面色凝重，喃喃道：「勝負未分，他們為何突然逃走……」他深謀遠慮，對每一個可疑之處，都不肯輕易放過，見到這四個形踪奇詭，來歷不明的白衣人突然而去，便生怕這其中又有什麼陰謀。

金祖林却笑道：「若換了是我，與諸兄交手，也只得逃走了，明知打不過還要打，豈非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呆子。」

萬子良頷首笑道：「這話也有道理，但眞若換了你這拚命的小將軍，只怕縱然被人打死了，也是萬萬不肯逃走的。」

衆人展顏一笑，回返客棧，誰也不願再去胡思亂想，金不畏見自己竟能救了江湖名俠李英虹，更是興高采烈，十分歡喜。

× × ×

寶玉見他們去後，雖明知必能救回李英虹，但心中仍不免十分担憂，只因李英虹與鐵溫侯對他的恩惠，他永難忘記。

他焦急地站在窗口眺望，忽見一條人影自風雨中奔來，背後似還揹負着一人，當下一躍而出，呼道：「是李英虹李大叔麼？」

那人似乎一驚，頓住腳步　遲疑着道：「在下正是李英虹，閣下是誰？」

方寶玉道：「小姪方寶玉……就是……寶兒……」

李英虹「呀」的一聲，大步奔來，一把抓住方寶玉的肩頭，上上下下瞪了他幾眼，顫聲道：「寶兒，果然是你，你……你竟已長得如此英俊了，不想我……我竟還能見得到你，這些年來……」語聲哽咽，已難繼續。

窗內燈光照出，只見這江湖名俠容貌憔悴，滿身透濕，一雙疲憊不堪的眼睛裏，已再也瞧不見昔日的英氣。

他毋庸再說這些年來的遭遇，就只這狼狽的神情，就只那滿額的皺紋，已足夠敍出他遭遇的坎坷與苦難……

寶玉更是熱淚盈眶，他幾乎難以相信此刻站在他面前，這有如負傷之獸被人追逐的漢子，便是昔日名滿天下的「踏雪無痕」李英虹，在他這疲憊而憔悴的容顏上，竟已找不出一絲昔日的光采。

李英虹面上流着的，也不知是雨水，還是

淚水？

他無言地凝注着寶玉，寶玉也無言的凝注着他，在這無言的靜寂中，正有着無限的悲痛，也有着無限的歡喜。

突見鐵娃亦自躍窗而出，呆呆地木立在雨中。

寶玉瞧見了他，忍不住道：「你這是作什麼？」

鐵娃咧嘴笑道：「沒有什麼，大哥喜歡淋雨，我也只好陪着。」

他的確不會說話，但這簡簡單單兩句話，却已不知給了寶玉多少溫暖，他不必再說什麼話，寶玉已知道今後無論自己遭遇到什麼苦難，至少有一人是始終站在自己身旁的，就像此刻站在這斷腸的雨絲中一樣。

他無言地拍了拍鐵娃的堅實的手臂，強笑道：「你瞧我都忘了請李大叔進去。」

他也忘了李英虹背上還有個身負重傷的鐵溫侯。

等到李英虹將鐵溫侯放到床上，方寶玉心中更似被刀割般痛苦——這昔日本是鐵打般的漢子，如今已是形銷骨立。

他左臂雖已接上，但右臂却已齊根斷去，他胸膛雖然仍在微微起伏，但却已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

李英虹慘然流淚道：「自天風塘一敗之後，我等新舊仇家，俱都乘機而來，七年來我等實無一日稍能安定！」

若非悲慘已極，英雄怎會落淚？

李英虹垂首接着道：「兵敗如山倒，我輩武人，委實敗不得的，那一場大敗，實已銷盡了我等豪氣，何況……何況……」

他沉痛地瞧了鐵溫侯一眼，道：「何況他已是形如廢人……七年來我等十戰九敗，你戰大叔一逃無踪，只剩下我與他……直到今日……直到今日他也身中仇家三掌，在這陰毒的掌力下，他眼見也……也是活不成了。」

寶玉突然大喝一聲道：「鐵大叔絕不會死的！」

李英虹變色道：「莫非你的內功已能療治他的掌傷？」

寶玉頷首道：「正是。」

李英虹駭然道：「但……但他身中如此陰毒的掌力，氣脈已將斷，你若出手救他，自己說不定會受到極大的損害，你……」

寶玉慘然一笑，道：「這個大叔不說，我也知道，但昔日鐵大叔拚了性命救我，我今日縱然拚了性命救他，也是應當的，何況只是區區內力損傷而已。」

說到這裏，他突然抱起鐵溫侯的身子，掠向門外。

鐵娃大驚，叫道：「大哥，你……你要幹什麼？」

寶玉頭也不回，口中道：「若有人問起，就說我已為鐵大叔療傷去了，明日清晨，便可回來……」等到鐵娃追將出去，那裏還追得上他。

× × ×

莫不屈、萬子良等人回到客棧，已瞧不見寶兒，只見鐵娃愁眉苦臉地站着發愣，李英虹黯然垂首無語。

公孫不智大駭道：「寶兒那裏去了？」

鐵娃結結巴巴將經過說了，莫不屈頓足道：「叫你看着他，你……你……」

牛鐵娃苦着臉道：「大哥要走，鐵娃既攔不住，也追不上。」

金不畏霍然站起，道：「咱們去找他！」

公孫不智長嘆着搖了搖頭，道：「不必找了。」

金不畏着急道：「為何不必找？要救傷，也不必他出手，咱們也能救的，但是他……他今夜怎能為別人救傷？」

公孫不智滿面沉痛，緩緩道：「他必是知道鐵大叔傷勢沉重，別人無法救得，才自己出手，他必也知道我等必將攔阻於他，是以便悄悄去了……這一切他必定早已下了決心，才如此做法，我等縱然尋着他，也是無用的。」

金不畏「噗」地跌坐在床上，再也無法站起，金祖林頓足，楊不怒掐牆，魏不貪仰首發呆，西門不弱繞室而走。

李英虹動容道：「瞧各位如此，莫非……莫非……」

莫不屈沉聲道：「寶兒明晨便有大戰當前，這一戰實是關係他一生成敗，他今日若是損耗內力，只怕……」

他話未說完，李英虹早已面色慘變，顫聲道：「如此說來，我……我豈非害了他？」

莫不屈慘然道：「這又怎能怪得了你。」

李英虹垂首道：「原來他明知如此，還是出手救人，原來他寧可犧牲自己，還是……還是……」語聲哽咽，再也說不下去。

他滿面俱是自責自疚之色，莫不屈等人心頭的沉痛，更是言語難敍，有幾人熱淚盈眶，已忍不住奪眶而出。

石不為突然道：「好！」

金不畏怒道：「事已至此，還好什麼？」

石不為不再說話，萬子良忽沉聲嘆道：「石四俠說的『好』字，想必是誇獎方寶玉這為了別人，犧牲自己大仁大義，慷慨精神！」

莫不屈道：「不錯，寶兒有了此等仁義之心，明晨之戰縱然敗了，也敗得上無愧於天，下無愧於人，我等正該為有這樣的子姪高興才是。」

他口中雖說高興，目中却已流下淚來。

× × ×

鷄聲報曉，窗紙漸白，寶兒却仍未回來。

在衆人心目中，本覺這一夜過得分外漫長，但直到此刻，寶兒仍未回來，衆人却又不禁埋怨黎明來得太早。

夜雨初歇，大地仍披着層水晶般的外衣，在朝陽光芒映照下，更顯得分外燦爛，分外輝煌。

莫不屈等人推窗外望，但見遠山隱躍含笑，近樹青葱如洗，但這美景縱如圖畫，却又怎能消得去他們心中的焦慮。

金不畏頓足道：「該死該死，怎地還不回來？」

魏不貪叫道：「莫要着急，他這就回來的了。」

金不畏大聲道：「你要我莫着急，怎地你自己頭上却急出了汗珠？」

魏不貪乾笑道：「這是胖子頭上的油水，那是什麼汗珠？」

衆人也想大笑幾聲，但張開嘴來，那有一人笑得出口。

金不畏眼巴巴地望着窗外，但見朝陽漸漸升高，漸漸照上了他的頭，他突然大喝一聲，一頭往牆上撞了過去。

楊不怒早已將胸前衣衫撕得片片碎落，此刻金不畏又將頭撞出血來，莫不屈手掌一緊，掌中茶盞立時粉碎。

李英虹惶然道：「寶兒之戰，不知約在什麼時候？」

公孫不智笑笑道：「就在此刻，只怕時間已過了。」

李英虹身子一震，還未說話，萬子良已沉聲道：「寶兒縱未回來，咱們也不能失信於人，無論如何，也得去湖畔通知那『天刀』梅謙一聲。」

莫不屈道：「正該如此。」

但是他方自站起身子，已有一陣喧嚷之聲，隨風傳來，衆人聞聲便已色變，公孫不智嘆道：「只怕已用不着你我去了。」

莫不屈輕叱道：「出去瞧瞧。」聲猶未了，人已掠出，衆人相繼隨去，但見一片人潮，已自湖岸那邊蜂湧而來。

人潮如湧，喧嚷如濤，但聞紛紛人語道：

「就在那邊那客棧。」

「妳怎知道？只怕……」

「你瞧，客棧中已有人出來了。」

「呀！那個似是萬大俠。」

「誰是方寶玉？方寶玉在那裏？」

當先一人，身材說高不高，說矮不矮，全身筋骨強健，古銅色的面容上，滿刻着久經風霜的痕跡，目光湛藍如海水，閃爍如明星，脚步也帶着那種長久飄流水上之海客所獨有的矯健與穩重。只要他遠遠站在你身邊，你彷彿便可從他身上嗅出一股新鮮海水鹹味。

萬子良深深吸了口氣，道：「天刀梅謙已來了！」

「天刀」梅謙已筆直的站在萬子良等人面前，他眉宇間雖滿含驃悍的粗獷的水手氣質，但嘴角的笑容却甚是瀟洒。

他抱拳笑道：「萬大俠請了，在下久候方寶玉方少俠不至，聞得方少俠昨夜落足在此，是以便着急地趕來了。」

萬子良立即施禮道：「有勞梅大俠久候，多請恕罪。」

梅謙笑道：「在下久已渴望一睹方少俠風采，是以方才會如此沉不住氣，不知此刻可否便請方少俠出來相見？」

萬子良乾「咳」一聲，吶吶道：「這……這……」

他說不出話來，只得回頭去瞧莫不屈等人，莫不屈等人亦是面面相覷，萬子良又只得強笑着道：「他不在這裏。」

梅謙詫異道：「到那裏去了？」

萬子良突然彎腰咳嗽起來，咳個不停。

金不畏忍不住大聲道：「他到那裏去了，咱們也不知道。」

梅謙怔了一怔，變色道：「此戰乃方少俠與各位所約，在下遵命準時前來，方少俠却走得踪影不見，這……這……這難道是在有意戲弄於我？」

他話未說完，後面人聲喧騰起來：「方寶玉溜了，笑話！」

「這眞是自己約了別人，却怕得溜了！」

「原來方寶玉眞是個膿包！」

「要方寶玉出來……要方寶玉出……要方寶玉……」

莫不屈、金不畏等人心胸都要炸裂，却又發作不得。

金祖林張臂大呼道：「各位且聽我一言解釋。」

他呼聲雖高亢，但瞬即被四下怒喝聲掩沒：「滾！誰要你解釋，我們只要方寶玉出來與梅大俠一戰，你快滾吧……滾！滾！快滾……快滾！」

金祖林手足都顫抖起來，雙拳緊握，還是抖個不住，萬子良一把將他拉了回來，沉聲嘆道：「寶兒此刻不在這裏，受傷的鐵溫侯也不在這裏，你此刻縱然說破了嘴，却又有誰會相信？」

公孫不智突然走到梅謙面前，抱拳道：「方寶玉此刻雖不在這裏，但正午之前必定回來，閣下此刻若肯放過一步，公孫不智必定令他正午時趨府候教。」

梅謙動容道：「原來閣下便是江湖傳言中智者公孫……好，在下此刻告退，正午之時，必定在寒舍恭候大駕。」

這本在海上的男兒，做事果然痛快的很，一句話說完，當即抱拳一揖，轉過身子揚聲大呼道：「各位若是瞧得起梅謙，此刻便請各位隨梅謙回去，等到正午之時再說，梅謙雖窮，但燒餅油炸檜，大碗熱豆漿還是請得起各位的，各位若是還要留在這裏，便是嫌梅謙豆漿酸了，但梅謙却不妨告訴各位一個秘密，我家婆娘煮的豆漿裏，是滲了火辣辣的燒刀子的。」

四下羣豪，已有人隨聲大笑起來，有人呼道：「像梅大俠這樣的男兒，就是敎咱們喝尿，咱們也要喝的，但方寶玉的金湯銀水，咱們也不屑碰一碰。」

笑呼聲中，果然紛紛隨梅謙走了，有的人口中却還在不住譏嘲漫駡，只因為他們自覺上了方寶玉的當了。

武林中人寧可殺頭，也不肯上當的。

莫不屈等人目送人潮遠去，都已不覺熱淚盈眶。

金不畏與牛鐵娃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突然抱頭大哭起來，這滿腔冤枉氣，當眞是敎人難以忍受。

萬子良喃喃道：「幸好這梅謙還是個豪爽男兒。」

楊不怒嘶聲道：「我倒寧願他是個不講理的傢伙，我也好與他厮殺一場，這說也說不清，打也打不得的悶氣，唉！」一拳打在自己胸膛上，突然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他那日火傷初癒，連日來積鬱在胸，這性如烈火的漢子，那裏還忍受得住，吐出來的鮮血，竟已是烏紫顏色！

衆人大驚之下，立即將他扶回房去，忙亂之中，突聽脚步聲響，一個人推門而入，却不是寶玉是誰？

一夜之間，他紅潤的面容已變得蒼白而憔悴，但他懷中橫抱着的鐵溫侯，蒼白憔悴的面容却已紅潤起來。

衆人本想要對他埋怨幾句，但見了他如此神情，如此模樣，那埋怨的話，怎麼還能說的出口？

李英虹一步趕上前去，顫聲道：「寶……寶兒，你……」

寶玉憔悴的面容上滿帶着疲憊而欣慰的笑容，道：「幸不辱命。」

這「幸不辱命」四個字，他說得這麼平淡，這麼輕鬆，所有的辛酸，所有的艱苦，都被他隱藏在這四個字中。

但又有誰不知道這四個字中包含的辛酸與血淚？

衆人想到他為了此刻能說出這四個字來所化費的代價，心中更是熱血如湧，目中更是熱淚如珠。

到最後還是萬子良展顏強笑道：「好了，好了，寶兒已回來了，各位還難受什麼？」

他心裏也不禁暗嘆：「只可惜回來遲了一步！」

李英虹含淚接過鐵溫侯。

寶玉道：「鐵大叔此刻已睡着了，等他醒來，傷勢便已痊癒了七分……」

突然回首道：「那天刀梅謙……」

公孫不智不許別人答話，搶先答道：「他此刻雖已走了，但你只管放心，我等已安排好將時間改為今日下午，梅謙也已答應了。」

寶玉欣然笑道：「好！」

那知他這一個字方自出口，身子突然軟軟地倒了下去。

衆人齊地大駭，搶過去將他扶到榻上，只見他面容蒼白得全無一絲血色，伸手一握，四肢竟是冰冰冷冷。

莫不屈嘶聲道：「寶兒，寶兒，你怎麼了？你……」

寶玉張開眼來，微微一笑，似乎想說什麼，但話未說出，人又暈厥過去，他竟已心力交瘁，竟已無力再起。

衆人身子一震，有如巨雷轟頂，亦是搖搖欲倒。

公孫不智面色鐵青，伸手搭住了寶兒的腕脈，只見他面色越來越是青得可怕，而手指竟也顫抖起來。

二十餘年來，莫不屈等人從未見過鎭定冷靜的公孫不智，有如此失常之態，他們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

他們本想問問寶兒的情況如何？但見了公孫不智如此神態，這句話竟然無一人敢問出口來。

只見公孫不智抱起寶兒，一言不發，緩緩轉身而出，衆人不由自主，一齊隨他走出去。

公孫不智將寶兒放到另一間屋中床上，輕輕的爲他蓋起棉被，彷彿生怕這柔軟的棉被會壓壞寶兒的身子。

然後，他又將衆人一齊推出門外，帶起了房門。

金不畏再也忍耐不住問道：「寶兒……寶兒還……還好麼？」

公孫不智轉過頭，不讓別人瞧見他面色，輕聲道：「還好。」

金不畏一把抓住他肩頭，嘶聲道：「說眞話！」

公孫不智身子突然抖了起來，抬起頭，目光凝注着金不畏，良久良久，方自一字字緩緩道：「你要聽眞的話麼？好！我告訴你，寶兒連遭大變，雖然未喪失鬥志，却難免積鬱在心，再加以昨夜精力用竭，晨受風寒，此刻……此刻已是內外交侵，縱是鐵打的身子，也……也受不住了。」

衆人身子一震，情不自禁，俱都往後退了幾步。

金不畏道：「如……如此說來，那……那正午之戰……」

公孫不智沉聲道：「寶兒氣脈已弱如游絲，縱是讓他安心靜養，也不知還要多久才能復原，誰若在他面前提起正午之戰，以他的性子，必將奮不顧身，奮身而起，那時，他熱血反激，虛火上湧，氣脈一斷，便是神仙也無法救了！」

他目光有如刀子般在衆人面上一一掠過，緩緩接道：「誰若在他面前提起正午之戰，便無異要他的命！」

衆人不由自主，又後退了幾步，那慘白的面色上，在日色下看來，正有如一羣刑期已決的死囚似的。

莫不屈張開雙臂，噗地跪了下去，仰天流淚道：「蒼天呀！蒼天！你難道忍心讓這孩子從此抬不起頭來？你難道忍心要將這孩子從此毀了不成？」

金不畏突然抬起一塊碗大的石頭，用盡平生之力，向天上筆直擲了出去，嘶聲大呼道：「這天下那裏有什麼公理？老天爺根本就瞎了眼睛！」

萬子良黯然垂首，終於緩緩道：「此時此刻，還有一條路走。」

公孫不智道：「晚輩方寸已亂，但聞萬大俠高見。」

萬子良道：「唯有請李英虹將鐵溫侯帶至梅謙處，向天下武林豪傑敘出此中原委，以他個人聲名，再加上有鐵溫侯傷勢爲證，必可令人相信。」這確是衆人在無可奈何之中的唯一可行得通的路。

衆人立刻附和，莫不屈精神一振，翻身掠起，向屋內奔掠而出，口中不住沉聲呼喝着道：「李英虹……李大俠……李老前輩……」

但屋中竟一無應聲，兩間房子裏，只有兩個傷重暈睡之人——楊不怒與方寶玉，却那裏有李英虹與鐵溫侯的人影？再看，雪白的牆壁上，已多了七個潦草的字蹟。

「寶兒，我對不起你！」

字蹟鮮紅，竟是以血寫出來的。

李英虹、鐵溫侯竟走了，這兩人被困、傷重、求救……所有的一切，竟都是陷害寶兒的毒計。

莫不屈、萬子良、公孫不智……所有的人，幾乎再也難以相信這是眞的，但這却偏偏是鐵一般的事實。

萬子良那千錘百煉，鍛煉成鋼的身子，竟然也站立不穩了，虛軟的倒坐在椅上，顫聲道：「想不到……想不到……李英虹與鐵溫侯竟是這樣的人，萬某一生闖蕩江湖，不想此次竟看走眼了。」

金不畏破口大罵，莫不屈失魂落魄，石不爲牙關緊咬，魏不貪連連擦汗，西門不弱欲哭無淚。金祖林身心俱已冰凉，喃喃道：「天理何存？良心何在？」突然轉身奔出，他只覺得自己若再不痛醉一場，那眞是一時一刻也活不下去了。

莫不屈流淚道：「上次那歐陽珠與這次的李英虹，都與寶兒關係非淺，他們却爲什麼要如此陷害寶兒？這爲的是什麼？」

公孫不智緩緩道：「只因此刻暗中已有個我等看不見、聽不出、捉摸不透的惡魔要陷害寶兒，只因這惡魔知道唯有歐陽珠與李英虹這樣的人，才能使寶兒上當。」低沉的語聲中，已帶着一種說不出的恐懼之意。

衆人心頭一陣悚慄，但覺那看不見、聽不到的惡魔，似乎已在自己身後，正獰笑着注視別人在他魔掌中受苦。

公孫不智夢囈般緩緩接道：「這惡魔不但要取寶兒性命，還要寶兒在他折磨中慢慢失去聲名、勇氣、信心，到最後才不得不死，這惡魔用心之狠，計謀之毒，手段之辣，普天之下，再也沒有第二個人能比得上他。」

衆人想到這惡魔兩次使用的毒計，非但俱是天衣無縫，令人再也無法不上他的當，而且還要人上當後永遠無法將汚名洗脫。

以萬子良經驗之豐，以公孫不智機智之靈，已可稱得上是天下無雙，但這兩人還是不免墮入這惡魔毒計之下，這惡魔的可怕，豈非令人難以想像？衆人心念數轉，俱已不覺汗濕重衣。

金不畏突然嘶聲大呼道：「這惡魔究竟是誰？他究竟與寶兒有何仇恨？歐陽珠與李英虹與寶兒關係那般深厚，爲何也會聽他的話來陷害寶兒？蒼天呀！蒼天！你可知世上有誰知道這秘密？有誰能回答我的話？」

慘厲的呼聲，激盪在四下每一個角落裏，但呼聲消失之後，四下又復變得一片死般的靜寂。

只因直到此刻爲止，除了那惡魔自身之外，世上還無一人知道其中的秘密，還無一人能回答他的問題。

× × ×

正午。

烏雲消散，陽光滿地。

「天刀」梅謙寬大而簡樸的宅院中，寂靜無人，方才那許多等着瞧熱鬧的武林豪傑們，竟都已走了。

兩個青衣少年，正在打掃着庭園。

大地無風，庭園深寂，在這悶煞人的午日中，唯有廊下鳥籠中雲雀的啁啾，爲這深沉的庭院帶來一些生趣。

「天刀」梅謙獨坐在樹蔭下，手中雖在單調地擦着他威震天下的鎖鐮刀，神思却早已遊

於物外。

鎖鐮刀閃動着奪目的光芒，他面容却是異常蕭索而落寞，也不知是在嘆息自己的寂寞？還是在嘆息這鎖鐮刀的寂寞？

突然，一人奔來，躬身道：「門外此刻有『雲夢大俠』萬子良、『少林』莫不屈、『武當』公孫不智三位要求見大爺。」

梅謙「哦」了一聲，雙眉微皺，匆匆奔出去。

萬子良、莫不屈、公孫不智三人果然已卓立廳前。他三人似乎正爲這宅院中的靜寂而驚詫奇怪。

梅謙揖客，莫不屈三人却不肯入座。

萬子良沉聲道：「各方賓朋，難道都走了麼？」

梅謙長嘆了口氣，道：「都已走了！」

萬子良等三人對望一眼，既是驚奇，又是歡喜，三人俱都不禁大大鬆了口氣，暗暗忖道：「那些人都走了，此事想來便容易解釋得多了。」

梅謙目光四轉，道：「三位此來，不知有何見教？」

公孫不智奇道：「在下今日曾與梅大俠相約，午間定必前來候教！」

梅謙道：「不錯，但方寶玉方少俠……」

萬子良長嘆截口道：「在下此來，便是要向兄台解說，寶玉他……他突患重疾，臥床難起，今日已無法前來了。」

梅謙雙眉軒動，道：「眞的？」

萬子良沉聲道：「在下一生之中，從不虛言，對兄台更是萬萬不敢相欺，但請瞧在萬某薄面，將戰期再延數日。」

梅謙竟未答話，目光却不住在三人面上轉來轉去。

莫不屈忍不住沉聲道：「兄台今日若果定然要戰，莫不屈雖自知不敵，但也只得以平生所學，來領教領教梅大俠霸絕天下的鎖鐮秘技了。」

梅謙還是未答話，默然良久，突然冷笑一聲，道：「但方少俠方才已來過了。」

莫不屈、萬子良、公孫不智三人齊地大驚失色。

公孫不智道：「梅大俠只怕……只怕是看錯了？」

梅謙冷冷道：「在下雖不認得方少俠，但方才還在此間那許多朋友中却有不少是認得方少俠的，那許多雙眼睛，難道也會瞧錯？」

萬子良等人面面相覷，莫不屈道：「但……但寶兒明明一直在沉睡之中。」

梅謙道：「方少俠不但來了，還送來一封書信，三位可要瞧瞧？」果然自袖中取出一封書信，三人連忙接過。

只見書信之上，寫的竟是：「俠以武犯禁，干戈本屬不祥，寶玉前此數戰，非好戰也，實不得已耳，今幡然有省，誓不願再以武與天下人相見，梅君武中達人，諒不致以此見責，則寶玉幸甚，今後綠水青山，寶玉求以詩書逍遙，不亦樂乎？

專此上達

梅君足下。

方寶玉拜上。」

精雅的短簡，清麗的文筆，但莫不屈等人看完了這封書信，却不禁爲之目定口呆，作聲不得。

莫不屈、萬子良俱是滿面焦急之色，便待搶口分說，但公孫不智却沉住了氣，暗中將他兩人攔阻了。

梅謙緩緩道：「方少俠留下這封書信，便不發一言，掉首而去，此乃人所共見之事，三位只怕也唯有相信了。」

他的言語中，已露出逼人的鋒銳。

公孫不智乾咳一聲，道：「武林羣豪見他不戰而去，不知有何舉動？」

梅謙冷冷道：「言語中有些不堪入耳之處，三位不聽也罷。」

語聲微頓，突然仰天長嘆一聲，接口道：「但在下見了方少俠這封書信，頗有深感於心，我輩碌碌江湖，終日舐血刀頭，那及他詩書逍遙來得自在。」

公孫不智也不知他這番言語是故意諷刺，還是眞的有感於心，默察沉吟半响，突然抱拳道：「多蒙相告，就此別過。」竟拉着萬、莫兩人匆匆走了。

梅謙目送他三人身影退去，久久都未曾動彈。

× × ×

萬子良與莫不屈兩人雖是滿腹悶氣，滿心疑惑，但見到公孫不智神情若有所思，也只有不發一言，隨他狂奔。

片刻間，三人俱已回到客棧，也不答話，悄悄推開寶玉房屋的窗子一看——寶玉鼻息沉沉，仍然睡得甚是安詳。

金不畏、金祖林、魏不貪等人見到他們神情如此異樣，自要詢問，萬子良當下匆匆將經過說了。

魏不貪動容道：「但我敢與他打賭，寶玉絕未出門一步。」若非千眞萬確的事，魏不貪是萬萬不會與人打賭的。

金不畏怒喝道：「原來那姓梅的也是個卑鄙的小人，竟造出這等事來汚衊寶兒，石老四，走，咱們去找梅謙決一死戰。」

衆人俱是滿心激憤，公孫不智却一把拉住了他，沉聲道：「此事怪不得梅謙。」

金不畏大怒道：「怪不得他怪誰？莫非是寶兒夢中出去了不成？」

公孫不智嘆道：「你難道看不出這又是那惡魔所施的絕妙之計？他如此做法，只是教天下豪傑都對寶兒存下輕視之心，他明知今日之事，瞬時即將傳遍武林，到那時寶兒縱能再勝，也必要被天下人罵爲反覆無常之輩……唉！千夫所指，無疾而死，那時寶兒縱有百口，亦不能辯了！」

衆人倒抽一口涼氣，想到此惡魔此舉，已無異將寶兒前途，一舉斷絕，人人心裏宛如被壓上一塊巨石。

金不畏咬牙切齒，恨聲道：「好狠毒的惡魔！好狠毒的惡計！他究竟與寶兒有何深仇大恨？竟定要見寶兒身敗名裂才甘心？」

公孫不智沉聲道：「那惡魔必定是個與寶兒頗爲熟悉的人，是以才不但能令人改扮寶兒的模樣，還能將寶兒的神情步法都摹倣得維妙維肖，在那許多人的注視之下，都未露出破綻，只因此刻武林中人見過寶兒的雖有不少，但都不過是在激動之中，匆匆一瞥而已，絕不會將寶兒瞧得如此清楚，更不會學得如此逼眞，」這話說出來，衆人更是聳然失色。

衆人心裏都在暗問自己：「與寶兒頗爲熟悉的人，那會是誰？」衆人此刻自已知道那四個身法奇詭的白衣人，只不過是與李英虹串通好了，來做此圈套的，目的已達，自然不敢亦退，這惡魔竟能使武功如此詭異的白衣人聽命於他，身份自然非同小可，寶兒的熟人中，又那有這般人物？

金不畏突然道：「這惡魔究竟是誰？只怕唯有寶兒還能多少猜出一些，我得去問問他。」轉過身子，便待拍門。

公孫不智却又拉住了他，沉聲道：「無論如何，你我此刻都萬萬不能驚動寶兒，縱要問他，待他復原醒來了再問也不遲。」

× × ×

日色漸漸西下，暮靄中炊烟四起，農夫荷

鋤而歸，沉重的工作已了，這正是一日中生氣最最活躍的時候。

但在這客棧中的小小院落裏，却仍是一片死寂。

夕陽的光輝漸漸暗淡，黑暗漸漸溶入了天地，屋中人影也漸漸模糊，幾乎對面也難辨出面目。

但却無一人燃起燈火，只因此時此刻，誰也沒有接受光明的心情，只因惟有這無邊的黑暗，還可以隱藏他們的焦急。

寶兒的臥房，也仍無動靜。

萬子良、莫不屈、公孫不智、石不爲……甚至連金不畏與鐵娃，俱都是石像般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突然間，小院外傳來一陣騷動之聲，其中竟還似夾雜着金祖林的大笑、呼喊，衆人一驚，齊地奔出。

暮靄蒼茫中，只見兩條人影，一面高歌，一面大笑，互相擁抱，互相扶着而來。

左面的一條人影，手裏提着根長達八尺開外，彷彿白蠟大竿般的長兵刃，右面一條人影，身上却似掛着條亮晶晶的長鍊。

萬子良凝目瞧了兩眼，面色突變，失聲道：「與金祖林同來的，莫非是『天刀』梅謙？」他看得不錯，右面的那人，果然是「天刀」梅謙。

衆人搶步迎去，但見金祖林衣衫已破爛，滿身血漬斑斑，面色雖是疲憊不堪，但目中却閃動着興奮的光芒。

那修潔整齊的「天刀」梅謙，此刻模樣竟也十分狼狽，衣襟已撕下一塊，披散的頭髮便用這塊衣襟緊緊扎住。

兩人胸膛猶在不住起伏，滿身酒氣醺然，兩人神情極是親蜜，却又似方才經過一場激戰一般。

衆人瞧得又驚、又奇，反而問不出話來。

金祖林却已大笑道：「你們可知我方才那裏去了？哈哈！你們再也猜不到的……我方才原是找梅謙拚命去了。」

梅謙笑道：「金兄方才喝了已經有幾分酒意，話也不說，便與我拚命，在下還不敢隨意動手，但見金兄四招之間，竟然在這白蠟大竿子上，接連使出槍、棍、戟、鏟四路招式，我也不覺動了敵愾之心，有些手癢了。」

金祖林道：「聞得江湖傳言，『天刀』梅謙鐮刀秘技，乃是天下武林中最難對付的武功之一，我本還不信，方才這一交上手……嘿！我才眞的領教了，但見他右手鎚似流星，鎚上五芒刺，抓、撕、鎖、打，既可傷人，還可撕鎖對方兵刃，右手月牙刀招式專走偏鋒，奇詭迅急，當眞比天下各門各派的刀法，都要令人頭痛。」

他喘了口氣，搖頭笑道：「這本已够令人難對付的了，最妙的是，他雙手之間那一段鍊子，居然還有抵擋進擊，鎖人兵刃，套人頸子三種妙用，他不但一件兵刃可當三件兵刃，而且簡直就好像生着三隻手似的，這一戰下，嘿嘿！金祖林今生今世，可再也不願與使鎖鐮刀的人交手了。」

衆人瞧他身上斑斑血痕，自是知道他這一戰之下，必定吃了不少苦頭，却不知兩人又怎會化敵爲友？

但聞梅謙大笑道：「鎖鐮刀縱難對付，可也比不上金兄與人交手時那一股驃悍之氣，我與他由正午直戰至日落，他身上掛彩已有七處，無論換了是誰，也該鬥志全失，那知他却越戰越勇，那等大開大闔的招式使將出來，端的是令人驚心動魄，我平生與人交手，從未有手軟之感，但此次却當眞手軟了。」

金祖林笑道：「你也莫給我高帽子套了，若非你屢次手下留情，我早躺下……金祖林雖非好人，但總也知道好歹，見你住手，我怎能再打？」

梅謙道：「我敬他是條好漢，自然要問他爲何與我動手，金兄這才將有關方少俠之種種事情，俱都說了出來。」

金不畏忍不住插口問道：「梅兄，你可相信了？」

梅謙道：「金兄這樣的漢子，說出來的怎會是假話？我自然相信了。是以與金兄痛飲一場後，特來探訪方少俠的病勢。」

衆人聽得又驚、又喜，喜動顏色。

萬子良喟然笑道：「常言道惺惺相惜，英雄果然是重英雄的，只可惜我等眼福不佳，竟未能瞧到方才那一場百年難遇，精采之極的大戰。」

金不畏道：「我這就去喚寶兒出來與梅兄相見。」

梅謙笑道：「如此着急作什？聞得方少俠正在安歇之中，我等又何苦驚動於他？反正梅謙已知各位俱是頂天立地的漢子，待梅謙先敬各位三杯，聊表敬意，等方少俠醒來，梅謙再與他相見也不遲。」

萬子良道：「這也有理。」

金祖林拍手大笑道：「有理無理，也得痛飲三百盃。」

× × ×

就在這時，寶玉臥室的後窗，悄悄的開了一綫。

一條人影，自窗隙中滑了進來，有如游魚一般，身法當眞是說不出的輕盈，說不出的靈便。

只見這人柳腰盈盈一握，眼眸亮如明星，黑暗中雖然瞧不見她的面目，但顯見必定是個絕美的女子。

她靜靜的站在床頭，癡癡的望着沉睡中的寶玉，她明眸中光芒雖然烱烱照人，但眼波却又溫柔如水。

一片朦朧的星光，照入窗戶，照着她如夢般凝視着的星眸，照着她如波浪般低垂的柔髮，照着她如白玉般晶瑩的面靨，也將她神情間所帶着的那種高華與智慧，映照得更煥發出迫人的光采。

她是誰？是誰？

她身子久久未曾動彈，她目光久久未曾移動，窗外的風似也停了，於是，便沒有風能撩動這靜靜的輕愁，也沒有風能吹動她輕愁般的髮絲，所有的神秘，便靜靜地溶化在這大地無邊的沉默之中。

終於，她輕輕伸出青葱般的纖手，輕輕覆上了寶玉的眼皮，這雙纖纖玉手，似乎有些顫抖。她口中不住低問：「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

寶玉也終於自黑暗的甜夢中醒過來。

首先，他只覺得鼻端飄入一股縹縹緲緲，朦朦朧朧的淡淡幽香，就彷彿是情人夢中的花香似的。

然後，他便覺耳畔飄來一陣縹縹緲緲的輕輕人語，又彷彿情人夢中的相思那麼銷魂與溫柔。

「猜猜我是誰？」

雖是輕輕的低語，雖是短短五個字，但却已使得寶玉由肉體至靈魂，俱都顫抖起來。

在這一刹那間，所有失去了的歡樂，所有失落了的舊夢，所有幾乎被遺忘了的往事——往事中的甜蜜與溫馨，都似已回到他心頭——他雖已醒來，但身子却更僵木，更不能動彈。

低語猶在耳畔輕迴：「猜猜我是誰？」

寶玉眼中突然湧出了淚水，晶瑩的淚水，沾濕那晶瑩的玉手，寶玉雙目雖然被淚水覆盖

，但他却似自淚水中望見一幅圖畫——夢中的圖畫。

一間小小的房子，房中一張青玉案，案上一隻白玉瓶，瓶裏插着幾枝正在飄散朦朧香氣的茶花。

一個小小的女孩子，穿着件雪白的衣裳，正坐在青玉案旁，手托着香腮，瞧着瓶中的茶花呆呆的出神。

這圖畫雖已在他眼前，却又似是那麼的遙遠。

只因這幅圖畫一直埋藏在他的靈魂深處，他從來不敢觸動，而此刻一刹那，却又自遙遠的靈魂深處來到他面前。

「猜猜我是誰？」

寶玉眼前的圖畫，電光般閃動起來。

瓶裏的茶花……插花人的玉手……玉手撫着他的臉……臉旁溫柔的呼吸……呼吸中的歡樂……歡樂中的辛酸……許多個不同的日子……笑……眼淚……一道劍光劃破黑暗……一代巨人在黑暗中倒下去……海浪……暴風雨……狂呼……掙扎……昏迷……掀開的簾帷……簾帷中的眼淚與笑臉……溫柔的瘋狂……瘋狂的痴迷……癡迷的歡呼……擁抱……爭殺……惡鬥……流血……

突然，一隻魔手攫去了瓶中的茶花，攫去了插花人。

寶玉的臉上已流滿了冷汗，突然嘶聲叫道：「妳是她！妳是她！」

手掌輕輕開始移動，拭去了寶玉臉上的冷汗。

人語更是溫柔：「好孩子，你做噩夢了麼？不要怕，我已回到你身邊，你什麼都不要怕了，永遠都不要怕了。」

手掌移開，寶兒張開眼，朦朧的星光，洒滿小室，浸浴着一條朦朧的人影，却不是小公主是誰？

兩人眼波相對，呼吸相通。

這一刹那之間，似眞似夢，如夢如幻——這究竟是眞？是幻？是甜？是苦？竟連他兩人自己也分不出來。

但世上又有什麼事比昔日的情人重逢更甜？又有什麼事比夢境成眞更令人狂歡激動？

情感，本是世上最奇妙之物，它遭遇着的波折與困難越多，它的果實也就越是芳芬、永久。

寶玉沒有說話——他說不出話，只覺得小公主溫香軟玉的身子，已不知不覺依偎入他的懷中。

漫長的別離，在這一刹那之間，已被遺忘，別離中所受的痛苦與辛酸，也在這溫柔的擁抱之中消失了。

寶玉想說話，突然，小公主重重的推開了他，站起身子，凝注着他，輕咬着嘴唇，輕罵道：「小賊，小壞蛋，這些日子裏，你可還在想着我？」

寶玉笑了，忍不住笑了。

小公主輕跺着脚道：「小賊，你笑！你笑什麼？」

寶玉眨了眨眼睛，道：「多少年，妳的脾氣還是沒有變。」

小公主嗔聲道：「我當然沒有變，變的是你。」

寶玉又笑了，道：「我當然變了，我已變成大人，妳却還是個孩子。」

小公主道：「是嘛，你現在是個大人物了，江湖中已不知有多少個女子爲你瘋狂，你……你怎麼還會記得我？」

說着說着，她眼圈似已紅了，目中也泛起淚光，突然轉過身，就要衝出去，寶玉趕緊拉住了她。

小公主瞪起眼睛，道：「大英雄，大人物，你拉我這小孩子幹什麼？」

寶玉柔聲笑道：「我不拉妳，妳也莫要走啊。」

小公主咬了咬牙，回過頭，一雙大大的眼睛，動也不動的望着他，望了半晌，輕輕道：「好，你說你這些年來，時時刻刻都在想着我，做夢都在想着我，我就不走，說，說呀！」

寶玉道：「我……我當然想着你。」

小公主拚命的搖頭，跺着脚道：「不行，這樣說不行，我要你像我方才那樣說，要說得一個字不錯，否則……否則，我就走了，永遠不理你。」

寶玉明知道她不會走的，但是不知道怎的，在她的面前，這個倔強的少年，竟似已經變成個聽話的孩子。

他的剛强，他的智慧，他自這些年來的磨練中所學得的一切，在她面前全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的臉都有些紅了，眨了眨眼睛，低着頭，道：「這些年來，你時時刻刻都在想着我……做夢都在想着我，你……」

小公玉跺脚道：「不對，不對，一千個不對……是說你想我，呆子，不是我想你。」

寶玉道：「但我是照你方才說的，說得一個字也不錯呀！」

小公主咬牙道：「討厭，你，你……你裝傻……」突然撲進寶玉懷裏，勾住他的脖子又是一口咬了下去！

許多年來，她已不知咬過寶玉多少次了，但在寶玉心底的感覺中，却只覺這次她咬的已和昔日大不相同。

在這一刹那，他只覺得心神俱醉，當眞是意亂情迷，即使在那「討厭」兩個字裏，也似乎有着他永遠咀嚼不完的情意。

星光更亮，多情地照着兩條依偎的人影。誰都沒有說話，因爲誰都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但無言的沉默，在這時，當眞勝過千萬句言語。

也不知過了多久，寶玉終於問道：「這些年來，妳究竟遭遇到一些什麼事？告訴我……我是多麼想分担你一些憂苦，也分享你一些歡樂。」

小公主悠悠道：「歡樂？那有什麼歡樂，這些年來，我……你遭遇的歡樂總比我多些，還是先說歡喜的，好麼？」

寶玉道：「但……但我先問妳的。」

小公主仰起頭，軟語央求道：「求求你，好麼？」

寶玉只有嘆氣，道：「這些年來，我……唉！當眞沒有什麼好說的，無論是清晨，黃昏，還是深夜，無論在山巔，谷底，還是水邊，我都是一心一意在學武，苦思着自然與武道之間，那息息相關，那顚撲不破的道理，我要將自己一天的日子，當作別人三天，五天，甚至，我……」

小公主突然又推開他，冷笑道：「我知道你一心一意只是在學武，那裏會想我。」

在她面前，是一句話也說錯不得的。

寶兒苦笑，低語道：「你說，我怎會不想妳？」

小公主道：「我不信，除非你……」

寶兒着急道：「我若騙你，就是……」

小公主嫣然一笑，擋住了他的嘴，仰首道：「我信的，你說的什麼話，我都信的……告訴我，這些日子，時刻在糾纏着的那些女孩子，可是比我……比我……的嗎？」

「在比我」和「的嗎」中間，她輕輕說了兩個字。

寶玉聽不清，問道：「什麼？」

小公主輕咬櫻唇，道：「呆子，討厭，聽不見就算了。」

寶玉却已突然猜到，失聲道：「漂亮，妳說的是漂亮……唉？江湖中的女子，那有一人會比妳還漂亮，妳問都不該問的。」

小公玉「嚶嚀」一聲，撲入他懷中，過了半晌，突又輕輕道：「我就走了。」

寶玉道：「妳……妳又要走了？妳跟我見面，說了還不到幾句話，但其中却不知有多少個走字。」

小公玉道：「我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誰管得着我？」

寶玉呆了一呆，又說不出話來，而小公主口中雖說走，身子却未動彈，頭也還埋在寶玉胸膛，柔髮波浪般洒下。

寶玉輕撫着她的柔髮，目光癡癡地瞧着窗外星光，輕輕嘆息道：「妳本不該來的，妳若是不來，我的心靈雖然寂寞，却一直平靜得很，此刻妳來了便要走，我……我怎生是好？」

小公主突然站起，背轉身。

寶玉道：「妳……妳眞的要走？」

小公主道：「你說我不該來的，我還不走，等什麼？」

寶玉怔了半晌，喃喃道：「你難道眞要我兎強妳……妳難道眞要我求你？」抬起頭，却看到小公主雙肩已抽動起來。

晚風中，她身子正有如風中的柳絲般顫抖着。

寶玉道：「妳……妳哭了？」

小公主道：「誰哭了，我爲什麼要哭？我從來不會哭的。」突然撲到在床上，痛哭起來，而且哭得甚是傷心。

寶玉有些慌了，道：「可是我說錯了話，妳……妳……」

小公主啜泣着道：「你沒有說錯，我本是不該來的，我若不來，你本可平靜一些，我又何苦來見你這最後一面？」

寶玉的心，一刹那就變得有如鉛錘般沉重了。

他突然大駭道：「最後一面？爲何是最後一面？」

小公主似乎發覺這話自己不該說的，伸手掩住了嘴，輕飄飄的飛身而起，燕子般掠出窗外。

寶玉念頭還未想到「追」字，但身子却已追出窗外，只因爲多年的訓練，已將他訓練出一種本能的反應。

小公主自也未想到他身法竟有如此迅速，她衣袖已被寶玉拉着，但脚下仍未停步，寶玉也只有跟隨着她！

只見她嬌靨上兩行淚珠，猶在不停地往下流落！

寶玉更是着急，不停地問：「爲什麼？爲什麼是最後一面？」

小公主咬住牙，道：「放手……放手……放手。」

寶玉怎肯放手，兩人身形如流星般往前飛掠，掠過虫聲啁啾的草地，掠過可望豐收的田野，掠入一片樹林。

小公主終於停住，恨聲道：「討厭，誰叫你跟來的？」

她語聲說的雖兇，但寶玉聽得這一聲「討厭」，沉重的心情，已爲之輕了幾分，輕輕道：「妳若不說爲什麼？我永遠都要跟着妳。」

小公主嘶聲道：「求求你，莫要逼我說，好麼？」

她甩脫衣袖，再往前奔，但寶玉縱不抓着她衣袖，也是一樣可以跟着她的，小公主道：「好，你定要問我，我就說吧，但這是你要我說的，可莫要後悔？」

× × ×

夜已深，客棧中小院寂無人聲。

魏不貪與西門不弱在院中徘徊躑躅，魏不貪不時仰視星辰，道：「大哥他們出去，只怕已有兩個時辰了。」

西門不弱微笑道：「兩個時辰是決計沒有的，要知道等人的時候總是覺得長些，而他們喝酒時，便覺時間過得極快。」

魏不貪苦笑道：「就因爲咱們不喜喝酒，才會被派上這趟苦差使，留守在這裏，唉！無論如何，喝酒總比等人好受些。」

西門不弱笑道：「你總是不肯吃虧的。」

笑容漸漸斂去，終於長長嘆息一聲，以足尖撥動着地上小石，道：「這些日子來，大哥心情委實太過沉重了，咱們做兄弟的，讓他有機會喝喝酒，解解悶，總是應當的。」

魏不貪慚愧的笑了，他還未說話，院外已傳來人聲笑語，接着，莫不屈、萬子良、梅謙等人一湧而入。

莫不屈道：「兩位賢弟辛苦了。」

指了指寶玉的門道：「他還在睡？」

魏不貪笑道：「到此刻還無動靜，只怕睡的極沉。」

金祖林大喊道：「他已睡了許久，梅大哥也在這裏等了許久，無論如何，咱們也得叫他起來了，不能再讓梅大哥久等。」衆人齊望向公孫不智。

公孫不智微微一笑，大步走了過去，拍門喚道：「寶兒醒來……寶兒醒來……」喝了兩聲，不見回應，當下推門而入，室內已空無人影。

衆人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石不爲，魏不貪，齊地晃開火摺子，燃起了室中燈火，只見燈台之下壓着張紙箋，顯然是寶兒留下的。

只見這信箋之上赫然寫的是：

「各位伯叔大人膝下，侠以武犯禁，干戈本屬不祥，姪天性非好武之人，既不得已而戰之，數戰之下，實已身心交瘁，實不堪再經一戰，此點姪雖隱瞞至今，唯遲早終有一日敗露天下耳目之前。

「故此，姪實已不敢再以武與天下人相見，亦不敢再與各位伯叔大人相見，從此當尋一山林隱僻之處，了此無用之生，江湖爭雄之事，唯有留待他人，下筆至此，實不勝惶恐慚愧之至。耑此奉達　敬請福體健康

姪方寶玉拜上」

這封信除了稱呼不同，字句稍異之外，其餘紙張、筆蹟、語氣，竟都與「天刀」梅謙所接的那封完全一模一樣，無論是誰，只要將那兩封信都曾看過一遍，便已可斷定這兩封信必是出自一人手筆。

衆人輪流瞧過，俱都不禁爲之面色大變。

「天刀」梅謙酒意全消，面沉如水，瞧着金祖林，沉聲道：「原來那封信眞是方寶玉寫的。」

金祖林酒也早已化做冷汗流出，頓足道：「寶玉他……他，唉！他怎會如此？他本不是這麼樣的人，梅兄，梅大俠，他……他……他……他……」

梅謙冷冷截口道：「他只怕將你們也一齊騙了。」

莫不屈等人面如死灰，公孫不智沉吟了半晌，將這封信送到一直站在那裏發怔的鐵娃面前，沉聲道：「這可是你大哥的字跡？」

要知衆人與寶玉相會以來，並無一人見過他握筆作書，是以自然無人能辨出此信眞僞，只有就教鐵娃。

那知鐵娃竟也垂首道：「我分不出。」

公孫不智仰天長嘆一聲，梅謙道：「字跡辨不辨的出，都已無妨……」

（未完）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如雲參觀了裴大希的書房後，這才知道裴大希原是一位儒醫，不但醫術精湛，而且學問淵博，這使白如雲不禁爲之神馳，景慕。裴大希原想鼓勵他兼習文事，以期文武兼資，但白如雲心高氣傲，表面上表示不屑爲之，可是內心上却甚爲嚮往。某夜，他偷偷地跑到裴大希的書房，在琳瑯滿目的羣籍中揀了一本「進學解」携回住所，視如拱璧，愛不忍釋，連夜閱讀，竟忘了疲累徹夜攻讀，也不知東方既白，一口氣讀完全書頓覺心情開朗……

神功將習成　頑疾突橫生

白如雲心裏想下去找裴先生聊聊，順便看看他有了什麼反應沒有！

可是立刻他又把這個志向打消了。

他警惕道：「我以後夜晚唸書，晨，昏練功夫，可沒太多工夫出去走動了。」

想着，忙走入風口之中，那是一間冰雪堆擁的房子，也是全山最寒冷的一個穴口。

終年有不斷的寒風，分晨，昏兩次吹來，每一次約有大半個時辰。

常人偶爲這種風力襲身，可能立時凍斃當場，白如雲却特爲找來練那「兩相神功」。

每練之時，要把全身衣服脫掉，只剩一條單薄短褲，然後全身坐於冰地上，面對風口，以本身內烝身受那風襲之苦。

白如雲已先有極深根底，練來雖是苦，可是並非不能忍受！

就如此，他一天天的苦練了下去。早，昏每一次，夜晚却到裴先生處偷書來看，不知不覺間，三個月後過去了。

白如雲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可是他瘦多了。

有時候他偶然到裴先生處去走走，裴大希却只和他談些風趣的事，對於讀書却是絕口不談。

令他心喜的是，他每看一本書，再往下看書，並不須很費事的去找了。

因爲順序的巳放在那裏了，而且和他的程度恰當，一本本都接得上。

而裴先生精細的註批，簡直令他不費多少腦力，竟能豁然貫通。

他一直把它看成是一種巧合，豈不知裴先生其中用了多少心思。

他每日在白如雲要來之前，先爲他選好了應讀之書，仔細審閱後，再放在白如雲看過的書後，而且用紙箋標明應接何書之後，白如雲於是毫不費心的，就如此一本本讀下去了。

他的智力很驚人，悟性更是絕高，短短三個月，他的收穫太驚人了，只是他並不自知。

這一日白如雲午後看書倦了，不由把書又藏好，輕輕的走了下去。

他走到了裴大希的門口，見裴先生正坐在門口晒太陽。

冬日陽光是很寶貴的，難得今天有陽光，所以這位老儒生興緻很高。

他穿着一襲貂皮袍子，把皮袍下擺翻了起來，露出皮套褲，臉上蓋着一頂皮毡帽。

白如雲走到了他身前，笑道：「你倒很舒服啊！」

裴先生一手抓開了臉上的帽子，瞇縫着眼睛，微微一笑道：「啊，是你，我是說誰有這麼好功夫。」

說着直了一下腰，坐了起來道：「你坐下，喝杯松子茶！」

白如雲一笑道：「正要打攪！」

說着也不客氣，就坐了下來，裴大希起身入內，須臾端出了一個蓋碗來，笑道：「你功夫練得如何了？」

白如雲微微一笑道：「練了六成，只是愈往後就愈難，恐怕還要八九個月的工夫。」

裴大希笑着點了點頭，遂道：「你比

以前瘦得多了。」

白如雲臉色微微一紅，笑道：「練武是苦事。」

裴大希點頭道：「是的，太苦了。」

白如雲忽然一笑道：「讀書不是一樣也很苦麼？」

裴大希點了點頭道：「十年寒窗，自然也是一件苦事，可是如果你深入其境，却也有意想不到的樂趣。」

白如雲點了點頭，說道：「是的……是的！」

裴先生忽然一笑，道：「你也有經驗麼？」

白如雲不由臉一陣紅，忙笑道：「我……我過去也讀過些書，只是爲了練武，無形之中却把讀書給忽略了。」

裴先生長嘆了一聲道：「可惜！」

白如雲不由微微一笑道：「有什麼可惜，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如今練了一身功夫，不也很好麼？」

裴大希見他說時，嘴唇發抖，知道他口中雖然如此說，實則內心已深深打動了，當時不由又笑了笑道：「世上雖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可是兩者兼有的事，却是比比皆是，譬如說讀書和習武，那是不衝突的。」

他說到此，見白如雲一雙眸子，死死的看着自己，嘴唇欲開又止，心知他內心已醉心讀書只是不好意思開口求教而已。

當時含笑說道：「你以後如果有工夫，每天可以到我這裏來一會，我們談談如何？」

白如雲怔了一下，心中暗忖道：「我既可每夜偷偷讀書，又何必要求教於他？每天來此豈不是躭誤時間麼？」

想着正自微微皺眉，不料裴先生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當時莞爾一笑道：「有些人只知悶頭讀死書，不去求深解，恥於下問，那將是事倍功半！」

白如雲不由心中驀然一驚，立刻抬起頭向他望去，可是裴先生目光之中，一派自然和煦，看不出一絲異態，心中這才鎭定了下來，不由微微一笑道：「怎麼才叫讀活書呢？」

裴先生見他漸漸談入了譜，心中十分高興，當時慢慢的挽了一下袖子，一面斯文的道：「讀活書是除了自修以外，主要的是要得到老師指點講解，有些學問，並非閉門死背書本所能瞭解的，那是要接受高明者的指點。」

白如雲黯然了。

裴先生繼續道：「就像你初學練武似的，除了要自己勤奮以外，最重要的是有明師指點！」

白如雲舉目看了他一眼，忙又把目光視向一邊去了，他心中自語道：「是啊，他說得一點也不錯……我這樣死讀書，也許是收不到十分效果的！」

他望了裴先生一眼，暗忖：「如果能得到像他這樣的明師指點，一定是事半功倍的，只是我又如何好向其開口？萬一他拒絕了我呢？」

「一旦你學識有了深厚的根底，這就如同你武功奠下根基一樣，那時候，你才有資格自己去鑽更深厚的學識和武功……是不是？」

裴先生抓住了他內心的矛盾，繼續這麼說下去，白如雲顯然是被感動了。

他看了裴先生一眼，對方也正在看他，白如雲不由尷尬的笑了笑，點頭道：「是的，我想你方才說的是對的。」

裴大希仔細的看着他，內心不禁暗道：「好矜持的孩子，到了這時候，他仍然不願開口向我求教，莫非他眞的如此孤傲麼。」

想着，一雙眸子在白如雲臉上轉了一轉，不由淺淺一笑，白如雲的心機，已在他的念中了。

他忽然想道：「這孩子是不肯輕易受人恩惠的，他一定是不願向我開口……因爲他對我沒有恩惠！」

想着不由地長眉一軒，忽地長嘆了一聲。

白如雲望了一眼，奇怪的想道：「他又嘆氣了……爲什麼呢？」

想着，正要詢問，忽見裴先生看了自己一眼，作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自己一看他，他却又把頭低了下去，那樣子就和自己此時心情一樣的，白如雲也因如此，大大的費解了。

裴大希苦笑一下道：「我生平有一件遺憾的事，你可知道麼？」

白如雲搖了搖頭，裴大希忽地一笑道：「我雖讀了一輩子書，可是我只是個書生啊！」

白如雲一怔道：「你是……是說你沒有武功？」

裴大希心中歡喜，當時仍裝出一副頹唐的樣子，沮喪的點了點頭道：「是的，你猜對了。」

他苦笑了一下道：「當我上廬山時，我總會想，如果我的身體再好一點，那就好了，也許我就不會喘得那麼厲害了……可是我如今老了，這一項是辦不到了。」

白如雲忽然站了起來，他誠摯的握住了裴大希一隻手，激動的道：「你眞如此傷感麼？」

接着他又把他手鬆開了，微微搖頭道：「你是開我玩笑，你不會的。」

裴大希心中一動，馬上問道：「爲什麼？爲什麼我不會？」

白如雲仔細望着他，這年輕人目光，就如同是兩支利刃也似的，鋒芒之銳，幾連正氣磅礴的裴先生，也不禁爲之慄然！

他知道如果自己不作出至誠的樣子，將對於白如雲一切都失敗了。

因此，他立刻直直的看着白如雲，目光之中除了悲傷和失望，再也找不出什麼了。

白如雲看了一會，重新又提起了他一隻手，用斬鐵削釘的語音道：「你的目的，只是在於健身平喘，這是不難的，一點都不難。」

裴大希立刻驚喜過望道：「什麼？你說不難？像我這麼大歲數的人，還能練什麼呢？」

白如雲微微一笑道：「只要你願意，我可以教你。」

裴大希忽然哈哈一笑道：「你肯教我？哈哈，別說笑話了。」

白如雲定了一定道：「我不是給你說笑話，如果你要求高深的武功，像你這般

年齡的人，也許是辦不到了，可是，如果你只求長年益壽，強身平喘，這是可以辦到的，而且我有把握使你半年之內大大見功。」

忽然裴先生眉毛又皺上了。

白如雲一笑道：「你還有什麼不相信的？」

裴大希苦笑地搖搖頭道：「我忽然想起來，我是不能輕易受人恩惠的。」

白如雲怔了一下，暗忖：「原來他也和我一樣，這……」

忽然他想開了，不由大喜，這一霎那的喜悅，眞是無法形容。

他緊緊的握住了裴先生的手，笑道：「這麼好了！這樣好了！」

裴先生心中早已了然，但是仍作出一副茫然無知的樣子，道：「什麼『這樣好了』？」

白如雲臉一紅，暗自鎭定了一下，收斂了笑容，道：「你何必爲這一點發愁，我已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

裴先生又問：「什麼辦法？」

白如雲微微一笑道：「你不是說不願平白受我恩惠麼？」

裴先生點了點頭，心中却不由暗笑道：「這好，他倒成了是主動的了。」

當時却仍然道：「是呀，這是我一向的脾氣，我知道，我這種脾氣是一種最壞習慣，有時候，我驕傲得幾乎不屑看人一眼，明明我想求教，我却恥於出口。」

說着他又長嘆了一聲，白如雲心中又是一怔，可是他却沒有深思這句話。

他只是覺得這裴大希所犯的毛病，却是和自己一樣的。

白如雲臉紅了一下，繼續道：「現在你可以不必如此發愁了，你可以每天教我一會功課。」

裴大希不由暗暗道：「你到底還是說出來了！」

當時不由看着他笑了笑，白如雲立刻緊張道：「我是說，我每天也教你武功，這麼作可令你心中稍安。」

裴大希不由仰天哈哈大笑着道：「妙極！妙極！你我一言爲定！」

他說着伸出了一隻手，遞到白如雲面前等待着白如雲的一握。

白如雲痴痴的也伸出了手，他爲裴先生的神態迷惑了，終於他也握住了老裴的手道：「一言爲定！」

兩個不可一世的奇人，終於融合在一起了，白如雲總算達到了「求知」的慾望，而裴先生却也如此受益不少呢。

× × ×

時間確是不可思議的，當你需要它時，它溜走得那麼快，可是如果你覺得它慢時，它却更比你想得還慢，而「人」，包括天下萬物，誰又能不受時間的控制呢？

時間可使大地變得蒼老，使生命消失，使幼者長大，使老者死亡，人們在頷下的鬍鬚變爲銀白色時，感覺到老了！而山石披上了靑苔時，也感到蒼老了，這一切都是時間的外衣。

又是五個月過去了……

廬山失去了白雪，可是這號稱廬山第一峯的「遊劍峯」，氣候仍是寒若嚴冬。

隱居在此的兩個奇人，半年來，有了長足的進步，包括任何一方面……

白如雲改變了！

他由於裴先生——如此一個博學深淵的老儒士，慧心的教導，再加上他夜夜的苦讀，他的學識確是足够驚人了。

他的氣質也變了，變得不再是那麼孤僻了，他的個性也不如過去那麼尖銳了；雖然「天生氣質人一種」，可是他已不如過去那麼極端了。

有時候，他却爲着以往的事情而悲傷痛惜，他認爲自己作錯了很多事，尤其是自己太任性了。

他覺得人類的性情，是應平易近人的，那應是雙方都要如此，如果有一方太任性，必定另一方就會委屈；可是人生既是在追求平等，別人自然沒有必要，來忍受另一人的任性和暴虐，他深深體會出來其中的眞諦。

因此，他也就愈發的爲自己以往而痛惜了！

裴先生——這眞是一個世上少有的奇人，如果你不去接近他，你是不會瞭解到他千萬分之一！

他那深淵的學識，就如滾滾的揚子江水，似乎是沒有乾涸止境的！

白如雲的領會，可說是一個普通的仕子，十年寒窗所不能達到的！

這半年來，白如雲日日不斷的拿書，仍是不讓裴先生知道。

事實上，再也沒有比裴先生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但知道，而且還要更細心的去爲他選擇好適合的讀物，在白如雲來臨之前，他都要佈置好，白如雲因此蒙益更深。

在另一方面，白如雲却日日以本身純陽眞力，在爲裴先生洗髓易筋。

半年來裴先生「任」「督」二脈已開，「奇經八脈」也一一打通了。

他由白如雲身上學會了坐禪，那是高奧的「素心禪」，錯非如白如雲這種名師指點，以裴大希這般年歲也很難見功的！

現在裴先生，即使每日往返廬山，也不會感到腰酸背痛了，更不會覺得氣喘如牛了。

白如雲從裴先生身上，除了得到深奧的學說以外，尤其可貴的是，他學得神奇的醫術，只是他却從來沒有機會表現過而已。

因爲在「遊劍峯」上，只有他們兩個人！

這一日白如雲由風口沐浴而回，只覺得遍體舒暢已極，他的功力，已成了九成，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是此時他却不盡知罷了。

他換了一身素潔的長衣，翩翩的向裴先生住處走去，裴大希也正自榻上坐功方畢。

二人把臂同出，其樂洋洋！

裴大希指着遠處的白雲說道：「小白！你是不會再把自己幻想成爲天上的雲了吧！」

白如雲哈哈一笑道：「怎麼不呢？你看它遊來遊去，又有多麼自由自在呢！」

裴大希一笑道：「年輕人是不該有太多的幻想的。」

白如雲淺淺一笑，駁道：「世上的一

切長進，不都是幻想的成因麼？我以爲幻想的產生，才是聰明能力的剩餘。」

裴大希不由哈哈大笑了兩聲，他點了點頭道：「你果然不同了！好徒弟！」

他在白如雲肩上拍了拍，點頭笑道：「我喜歡你的見解，只是却不能讚同你這種論調，幻想有時候是必然的！可是却不是必需的，看着天邊的彩霞，忘記了足下的陷阱，這才是年輕人的悲哀呢！」

白如雲不由點了點頭，遂笑道：「老裴，這八個月以來，我確實是受你益不少，我眞不知如何謝謝你，我想在我生命裏，你和老道是同樣的重要的。」

裴大希微微笑道：「我還不是一樣，我的身體結實多了！」

他說着，向天伸展了一下雙臂，得意的笑了。

白如雲笑着雙手拍着他的兩肩，喜道：「我也快樂多了，早知讀書有這麼好，我十年前，就應該苦讀了。」

裴大希嘻嘻一笑，望着他道：「你並不會讀書啊，只是聽我講書啊！」

白如雲不由怔了一下，深悔自己失言，臉也不禁突然紅了。

裴大希不由哈哈大笑了起來。

他邊笑，邊拍着白如雲道：「小白！這可是你自己說漏了嘴啊！」

白如雲驚奇的看着他道：「什麼！說漏了？」

裴大希笑得更厲害了，終於白如雲也忍不住笑了，他笑睨着裴大希道：「你一定早就知道了？」

裴大希喜挑着長眉道：「哈哈！我爲什麼不知道？什麼事又能瞞得了我呢？哈哈！」

說着他又大笑了起來，白如雲想了想，心中這才恍然大悟。爲什麼那些書，和他每天講的，都配合得如此巧，原來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想着他不禁也有些木然了，雖然他仍是在喜悅中，可是多多少少也感到有一些受愚的感覺，一時望着裴大希又喜又愁。

裴大希收住了笑聲，道：「這你也不要怪我，我要是不如此，你是不會讀書的，你這個人，我是明白得很。」

白如雲訕訕道：「那你現在又爲什麼要說穿了呢！」

裴大希含笑道：「這是你自己說的呀！……而且現在你已變多了，說出來大家方便些是不是？」

白如雲含笑搖了搖頭道：「你把我要慘了，我還一直當你不知道呢！」

裴大希笑道：「好啦！現在說穿了，你也不要再天天夜裏來偷着看了，我也免得每天還要先給你找好書，這樣下去，你受得了，我還眞受不了呢！」

白如雲笑了笑，不再說什麼，二人遂轉返屋中，開始上課了。

裴大希在白如雲坐定後，含笑道：「你的兩相神功練得如何了？」

白如雲點了點頭，面帶喜色道：「再有一個月就成了！」

裴大希點了點頭，白如雲道：「老道臨行時，再三吩咐我說，叫我小心練這種功夫，其實這眞是多餘的……」

正說話間，却見裴大希目光注定在自己臉上，眉毛微微皺了一下，輕聲道：「哦……這不可能吧！」

白如雲心中一怔，忙問道：「什麼不可能？」

裴大希忽然抓過他一隻手來，右手三指扣在白如雲脈門上，隔了一會道：「你心口痛不痛？」

白如雲搖了搖頭道：「不痛呀！什麼事？」

裴大希皺了一下眉，又問：「後背呢？我是說脊樑骨酸不酸？」

白如雲直了直腰道：「不酸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別嚇唬我好不好？」

裴大希道了聲：「奇怪！」

這才鬆開手，嘆了一口氣道：「誰有工夫嚇唬你，我只是……」

白如雲一驚道：「你有什麼說什麼，沒關係，我怎麼了？」

裴大希又挨過了些仔細的在白如雲臉上看了半天，伸一指在白如雲眉心上點了點。

白如雲忽然動了一下，裴大希立刻緊張道：「酸？是不是？」

白如雲悵然點了點頭，說道：「有一點！」

裴大希嚇得目瞪口呆，一時木然的看着白如雲，白如雲推了他一下道：「你怎麼了？」

裴大希望着他半天，長嘆了一聲，目光之中，竟滾出了兩滴淚來。

白如雲這一下可嚇壞了，慌忙拉着他一隻手道：「老裴，這是怎麼回事？你快告訴我。」

裴大希抖聲道：「兄弟！你的性命不保了。」

說完這句話，一時淚如雨下，白如雲大驚失色，當時站起來道：「這這……是怎麼說的？」

裴大希搖頭嘆息道：「你自己竟一點都不知道……小兄弟……你竟是中了風毒，毒入骨髓，這是絕症！」

白如雲不由大吃一驚道：「你說什麼？什麼風毒？」

裴大希差一點又要落淚，實在是這幾個月，他和白如雲已經建立了極深的友誼，乍一發現病況，怎不令他心胆俱碎。

當時淚如雨下道：「小兄弟！你不要怕！先坐下！」

白如雲依言坐下，他仍是一無所察的道：「你不要亂說，我好得很，身上一點什麼都不覺得，怎麼會得了絕症呢？」

裴大希嘆道：「先前在室外，我就見你兩眉之間，有一黑心狀物，時隱時現，我心中一動，再看又沒有了，只當是我眼看花了，所以不怎麼在意！」

他搖了搖頭接道：「誰知道進得室後，那黑心狀物，又現了出來，我才吃了一驚……」

方說到此，白如雲已站至銅鏡前，細細觀察，一面道：「那有什麼黑心，你又要我……」

裴大希苦笑着叫了聲：「傻兄弟！你是看不出來的，你過來，切莫急，聽我細說，也許有救！」

白如雲被他這麼一說，也不禁有些胡塗了，當時依言走過，痴痴坐下道：「這

還是眞事麼？」

裴大希嘆道：「你師父所告訴你的話，當時不幸言中了……你走火入魔了！」

白如雲嚇得臉色一變道：「可是，我怎麼覺不出呢？」

裴大希搖頭道：「這只是病症才現，你自然覺不出……不過！……」

他又看了看，才皺眉道：「不過……初期中了風毒之人，心口一定會痛，而且脊樑骨發酸，你居然沒有這種現象，這眞是奇怪了！」

白如雲立刻笑道：「所以我沒事。」

裴大希看了他一眼，苦笑道：「我一生行道江湖，垂數十年，見過的離奇大症何止千萬，就從沒有看走過一次眼，孩子！你確是中了風毒，而且病入膏肓！」

白如雲不禁又是一怔，他遂低下了頭，一會他又抬頭一笑道：「這也沒什麼，旣是命該如此，急又何用？還不如聽其自然的好！」

裴大希心中不禁深爲佩服，暗道：「好個沉着的孩子，如此青年，要是見他死了，那也太可惜了！」

想着他微微一笑道：「小白！你有這種胸襟，當眞不容易，你坐下，事情也許還不至於如此嚴重！」

白如雲含笑坐了下來。

裴大希立刻走至室內，須臾持一小白瓷罐而出，由內中倒出了四粒紅色小丸，遞過道：「你先吃下去！」

白如雲接過猶豫了一下，立刻放在口中，用口水吞下，翻了一下眼道：「這是什麼？吃下去就沒事了？」

裴大希慘笑了笑道：「這只是暫緩病情惡化，沒什麼用！」

白如雲臉上微微帶出些失望之色，裴大希嘆了一聲，道：「我只當你此番下山，技壓天下，爲百年來第一奇人……」

說着又搖了搖頭道：「誰知天不由人，竟會出了這種事。」

他忽然頓了頓，深恐再說下去，引起白如雲傷心，不由輕輕拍了一下腿道：「好了，現在什麼也別多說了。」

他看了白如雲一眼又道：「你只記好了，從今天起，停止練任何功夫，尤其不能再受風吹！」

白如雲急道：「那怎麼行，我的兩相神功已經快成了，豈能功虧一簣？」

裴大希冷笑道：「好胡塗的孩子，是你的命要緊，還是兩相神功要緊，你要聽我的話，也許還有個萬一，要是不聽話，只怕你眼前就是大難臨頭。」

白如雲見他說得如此嚴重，不由心中加了幾分猶豫，暗忖道：「難道這是眞的麼？」

想着不覺伸手，往兩眉中心，輕輕按了按，果然一陣奇酸，差一點連眼淚也要流出來了。

而且身上却打了一個冷顫，白如雲這才覺出事情果然是不簡單了。

當下想了想道：「我不是可以用本身眞氣，先把全身穴口封住麼？」

裴大希想了想道：「我雖不擅武功，可是我却知道這種風毒，是不能對它施半點壓力的，否則爲害更甚！」

白如雲嘆了一聲道：「那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說着遂站了起來，他是一個極度倔強的人，即使在此時，他也不願領受別人的同情。

於是他苦笑了笑道：「我走了，我會聽你的話的！」

裴大希忙拉住了他一隻手道：「小白，你先別走！」

白如雲掙脫了他一隻手，苦笑道：「莫非還要上課麼？」

說着飄然出室而去，裴大希怔了一會，他心中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

他跟踪到了門口，白如雲早已沒有踪影了。

他不由地低低的唸了聲：「可憐的孩子！」

說完了這句話，就癡癡轉了回來，他知道白如雲此時的心情，如果現在去勸他，無異加深了他內心的痛苦。

他一個人伏在案上，手支着頭，想了半天，他想了一百多種藥，但是他也搖了一百多次頭。

最後他想了一種藥，可是這種藥，天下是太少了，由於採之不易，世上已可謂絕了貨。

可是爲了這個年輕人，爲了這個曾使自己返老還童的人，他是自己唯一的老來知己，裴大希怎忍心看着他就這麼死去？

想着，他跺了一下脚，站起身來。

傍晚，裴大希已打點了一個簡單的隨身行囊，他匆匆走到白如雲室前，見室中漆黑一片，也沒點燈，門也沒關。

白如雲面窗坐着，他眼看着即將消失光明的蒼穹不勝蕭索之感！

裴大希輕輕嘆息了一聲，慢慢走了進去。

在以往，只要在十丈以外，那怕是一片落葉，白如雲也會驚覺的。

可是此時，裴大希一直走到了他的身後，他竟渾然不覺！

裴大希又重重咳了一聲道：「小白，我來啦。」

白如雲才慢慢回過頭來，他微微笑了笑道：「哦！請坐！」

裴大希差一點流下淚來，他太喜歡這個年輕人，當時他苦笑道：「我不坐了，我是在給你辭行的！」

白如雲一驚道：「辭行，你要上那去呢？」

裴大希笑道：「我要去一個地方，小兄弟，這一段日子裏，你要千萬記着我說的話，不要練任何功夫，我上鄂省去找一個人！」

白如雲見裴大希一身行裝，這才深信不疑，不由愕然立起道：「老裴！你不能去！」

裴大希驚道：「爲什麼？我是去爲你找藥啊！」

白如雲苦笑道：「既是絕症，找藥又有何用？我是想……」

他低下了頭，傷感了一會，又含笑道：「我担心你走後，我們連最後一面也見不成了！」

裴大希雖然同意白如雲這句話的成分，他並且明明知道，自己千里求藥，所得到的一定是失望，可是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有時却是萬分的微妙的，這就如同是一個垂死的兒子，父母萬萬不會吝嗇金錢，去爲他延醫治病的，雖然那沒有什麼用！

裴大希傷感的搖了搖頭道：「你不要這麼失望，我要找的是我一個多年未見的好友，此人綽號活華陀，有生死人肉白骨之能，也許他有那種藥也不一定……」

說到最後，他自己的聲音也不禁有些發抖了。

白如雲張大了眼睛，說道：「老裴，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必須要誠實的告訴我！」

裴大希已知他要問的是什麼，當時點了點頭道：「事到如今，我還有什麼好瞞你的，你要問什麼？」

白如雲斬鐵削釘的道：「我的病到底還有沒有救？」

裴大希嘆了一聲道：「只要有藥，就有救！」

白如雲問：「那是什麼藥呢？」

裴大希想了想道：「那是一種世間稀有的藥，名叫『斷玉骨』。」

白如雲立刻一愣，他似乎在那裏聽過這種藥，只是他却想不起來了！

裴大希說完了這句話，又淒然笑，道：「我現在就走了，你可以搬到我房子裏去。」

說着他盡量作出一副笑容道：「你千萬不要急，桌子上有我留下的書，閑來可看書消遣，只是記住我的話，那藥力可及十日，如果你不練功夫，支持一月是不成什麼問題的，一月之中，你不會有什麼痛苦的。」「那時候我也許已經回來了！」

他拍了白如雲肩膀一下又道：「你心要放寬，我走了！」

白如雲握住了他的手，緊緊的握住，裴大希感覺到掌心火熱，可知他心情之激動！

當時又囑咐了幾句，這才出了房間，白如雲趕上一步道：「我能勞動麼？」

裴大希回身搖頭道：「連走路都要儘量避免，切記！切記！」

白如雲不由臉色蒼白道：「老裴，你回途之中，經過巫山時，請託人帶個口信給我師父，他名字叫……』

裴大希笑道：「我知道……」

說着猛然轉身而去，白如雲帳惘思道：「他怎麼會知道？」

想着正要追上，驀然憶起他囑咐自己的話，不由把脚步止住了，他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和裴大希道：「我師父是墨狐子秦狸！」

裴大希回身點了點頭，表示他知道了，隨後就看不見他的人了！

白如雲送走了裴大希，當時呆立一會，輕輕嘆了一聲道：「我的命眞苦。」

遂慢步下山，走到了裴大希室中，一個人倒在了床上，思想如潮。

首先他想到了老道，不知自己還能見到他不能了，其次又想到了伍青萍。

這姑娘，雖然他臨來之前，已對她灰心意冷，可是感情是不容許任何僞裝的。

除非他並不愛她，否則，眞不能相信，有什麼力量，能使人的愛心轉移？

早在幾個月以前，白如雲已原諒了她了，每當他靜思的時候，青萍的影子，總會浮上他的眼簾，可是他也只能長嘆幾聲罷了。

他知道青萍如果回到了龍勻甫身邊的話，他是沒有資格和能力，再使她回來的了。

有時候他也會想到哈小敏，他心中充滿了歉疚，須知「拒絕」本身，就是一種歉疚和痛苦，何況白如雲對哈小敏之間，並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感情，至於感情有多深，他確不願意去細細思索！

因爲這是一個頗爲惱人的問題。

故人一一在他眼前飄過，甚至於南水，北星，也會令他深思不已。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還能見他們不能了。

這眞是一個足以感人的問題，而生命之予人，只是賜予與收回，却不許人們去疑惑左右。

白如雲一連三天，就是如此的，把自己鎖在這個屋子裏！

他眞是懷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受了傷，因爲他除了在眉心發覺出，用手按時有些酸的感覺以外，別的實在是找不出什麼症像來！

這一天，他看書有些倦了，算算時間，裴大希已走了二十天了！

這二十天之中，他眞是感覺不出和平日有什麼不同，不由胆子就有些大了！

須知他本是一個任性的人，從不願受人拘束的，即使是在疾病之中，也不容易作到，何況他已對所謂的「絕症」失去了信任！

他慢步走到了原先自己的居處，裏面佈滿了蛛絲灰塵，白如雲皺了皺眉，遂入內開始整理了一番，把用不着的東西，都先理到了一邊。

這時候，他竟忘了裴大希的囑咐，搬動之間，已多少用了些力氣。

只是他並不覺得，他走到了風口看了看，心想：「要不是這一場虛驚，此時我的兩相神功，怕不早就練好了！」

忽然一陣風起，大風瀰漫而來，白如雲退後了一步，可是他却咬了一下牙，又走上前去，立於風口，他不信裴先生的話，他寧可相信自己！

這一陣凌厲無匹的乾天罡風，以雷霆萬鈞之勢，掃洞而過，西天隱隱有雷鳴之聲。

如不是風高入雲，只吹過峯尖穴口，整個山林，怕不會爲每日一度的大風所吹平了！

可是高亢的白如雲，依然同昔日一樣無事的過去了，他大笑了兩聲道：「老裴可眞會騙人，有個屁事！」

他振了一下雙臂，心說：「從明天起，我繼續開始練我的功夫，等裴大希回來，我再跟他算賬！」

想着笑嘻嘻的走了出去，到了裴大希的住室之內，首先走到了蒲團，發了一會怔，心中想道：「師傳坐功，最是有却病去魔之效，即使是我中了風毒，也是中毒未深，我何不來坐他一下，也許如此蒙福也未可知！」

想了一會，又運氣了一番，覺得並無不暢之處，於是胆力大增，當時脫去了靴子，雙腿盤膝坐在了蒲團之上，就此行起

了坐功。

他功力深厚，是以風毒侵體，至今不覺，如不任意施功，即使拖延數月，也是無妨。

誰知道這一任性行禪，可就壞了。

起先只覺一股暖氣，直逼氣海，按常理，這即是所謂的「至陽」之氣，由丹田提起，經「關元」，「氣海」，「陰交」，「分水」，「巨闕」……一直上達「華蓋」，「玄璣」而至「百滙」。

誰知道這一次却不然了，那至陽之氣方一上撞，却似有一股大力，硬把這股熱氣給逼了回來，白如雲心中一動，遂再往上一提，那熱氣竟分爲二股，往兩處「幽門」穴中竄去！

白如雲大吃一驚，慌忙吸氣上提，却是晚了一步，只覺得全身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

他知道事情不妙了，方想往下壓逼那股岔開的氣流，可是愈來愈糟！

更令他驚嚇的是，這一霎，兩處症像，全都顯明的現了出來！

白如雲只覺得心口一陣隱隱作痛，同時背脊酸得幾乎直不起來了。

而這突來的症像，更似電流一樣，霎那傳遍了全身，他就連再想下蒲團，已是辦不到了。

這時他才記起了裴大希的言語不假，可是中魔已深，雖有倚天功力，却亦莫可奈何了！

白如雲緊緊的閉住了雙目，暗自提氣調息，可是正因爲他功力愈强，受害也愈甚！

一個時辰之後，他竟變得全身冰寒，百骸盡酸，想抬一下手臂，都是萬難了。

他張開了雙目，但覺雙眉之間，如同針灸也似的刺痛，全身雖是奇寒砭骨，唯獨眉心之間，却是熱如火團一般。

他就在這又熱又冷的外敵侵襲之下，免强又支持了半天，可是到了晚上，他却完全癱瘓了！

所幸這蒲團是靠牆而設，白如雲把整個身子，倚在牆壁邊上！

他仍然緊咬着牙，在這種情形下，沒有哼出一聲，雖然他全身一點力也沒有，可是他腦子仍然極爲清醒，目光仍同往常一般的銳利！

他感覺到很悲哀，因爲死亡在威脅着他！

世上沒有一個人，是樂於迎待死亡的，雖然「慷慨就死」和「從容就義」，自古以來留下了不少佳話，但這些大英雄們，也都是處於無奈的情況之下，才作這種光明的犧牲；否則，他們決不會如此輕生的！

白如雲是頂天立地的一個英雄，可是在預知死亡的情形下，他也感到很悲傷！

如果他並不知道，這是一種絕症，那麼在他心理上，也許並不會如此驚慌。

可是痛心的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而苟延殘喘的目的，只是在等待死亡的來臨！

雖然他不曾動過求死的念頭，可是他却連想達到這念頭的力量都失去了！

× × ×

黑夜裏傳來了一片哭聲。

那是墨狐子秦狸的聲音，也只有他那破鑼也似的嗓子，才會發出這種聲音！

白如雲由半昏迷中驚醒，却見朦朧中，老道跪在自己身前！

他哭得聲淚俱下，白如雲吃了一驚，掙扎了一下道：「老道！你來了！」

秦狸伸出抖顫的一雙手，緊緊的握在白如雲冰冷的手上，他抖顫着道：「小鬼頭……可苦了你了！」

於是他又放聲的大哭了起來，他一面哭，一面在地上打着滾。

那就如同是一個小兒，得不着糖餅時的神情；可是也只有白如雲才瞭解到，老道此時痛苦的心情。

他大哭道：「孩子！師父這回可害死你了！」

那種哭聲，却是嚇人已極，白如雲在師父如此情況之下，也不禁勾起了傷懷，一時黯然欲泣。

停了半天，他才無力的道：「老道，你哭什麼，我還沒死呢。」

秦狸由地上爬起來，怔道：「你說什麼？」

白如雲盯視着，這位生平授自己絕藝的師父，一時不禁落下了兩滴淚來。

秦狸和白如雲相處了十餘年，今天還是第一次見他落淚，他的嘴一咧，又哭了起來。

哭了兩聲，才想到，此時可不是哭的時候，當時忙用巴掌，把臉上的淚抹了兩把。

他抽噎着道：「小鬼頭！你聽我說，現在你可不許傷心，也不要多說話！」

他捏了一把鼻涕，接下去道：「我老道，和你是一條命根子，你放心，我得想辦法救你……萬一……

「萬一……要是救不了你，咱們一塊死……」

白如雲不由抖顫了一下，正欲開口，老道却用手把白如雲的嘴捂住了。

他流着淚道：「你不要說話，我知道你要說的，裴大希已經告訴我了！」

白如雲忽然張大了眼睛，老道馬上接口道：「他也回來了！」

白如雲吶吶道：「藥呢？」

老道竟自咧口哭了一聲，一面搖頭道：「別提了……他沒有成功，不過……」

他說着咬緊了牙道：「這是天罰我，我秦狸是打自己嘴巴，小鬼頭，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白如雲搖了搖頭，秦狸苦笑了笑道：「我要去雲南！」

忽然把話打住了，心想：「我可眞胡塗，怎麼能告訴他呢？」

他知道要是告以眞情，以白如雲個性，恐怕臨死也不會接受他們的施恩！

當時轉了一下眼珠子道：「去……雲南找一個老朋友……」

白如雲這時，根本對一切都失去了指望，老道的話，他根本就沒注意。

他眸子四下的流視着，終於在一旁的椅子上，發現了裴大希。

他驚喜的叫了聲：「老裴！」

裴大希本在沉思着，方才一幕師徒痛哭的情景，他幾乎不敢看，同時也給他帶來了無限的傷感！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成・圖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秀凡等連闖五關，卒之獲得晉見璇璣宮宮主，兪秀凡要求宮主讓他們看看「英雄榜」，但宮主告以這英雄榜乃璇璣宮編輯的，所以藏於密室之中，秘而不宣，且密室中機關重重，危險萬分，進入其中，必有性命之危，並勸告兪秀凡打消此一念頭，但兪秀凡不允，在他强求之下，宮主只好帶他和桃花童子前往密室中，如能找出秘門，即可進入閱覽英雄榜。宮主離開後，二人摸索良久，結果不得其門而入。宮主復來，帶兩人到一竹樓中，設宴欵待……

離開璇璣宮　路上中劇毒

白衣女欠身把兪秀凡讓入席位，突然回身掩上了木門，緩緩取下了蒙面白紗。

那是一張秀麗絕倫的臉色，雙頰上紅暈淡淡，嬌艷若花。

淡淡笑一笑，白衣女緩緩說道：「兪少俠別見怪，小妹雖是一宮之主，但我閱歷太少，見識不多，不知道迎接武林同道禮數。先父只有我們姊弟兩人，幼弟年紀太小，我這女兒之身，只有拋頭露面，繼承宮主之位了。」

兪秀凡目光轉動，發覺那白衣女只不過十七八歲的年紀，但却能適當的保持着身份，當下抱拳一禮，道：「璇璣宮跳出江湖是非恩怨之外，編集英雄榜，存眞了百年武林中人人事事，更是前未曾有的大手筆，在下等冒昧闖來，實是有些唐突了。」

白衣女道：「你不用爲我們這等接待有所不安，須知我們早已有一種法規，凡是闖過五關的人，都是敝宮高等貴賓，由宮主接待。」

兪秀凡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白衣女道：「兪少俠，我從沒有接待過客人，實有着不知從何說起的感覺。」

兪秀凡道：「在下也是初出茅廬，有些地方，逾越禮數。」

白衣女替兪秀凡斟了一杯酒，笑道：「兪少俠可否把師承見告小妹。」

兪秀凡爲難的歎口氣，道：「這有些碍難。事實上，我也不能算有一脈相傳的師承。」

白衣女道：「小妹失言。」

兪秀凡道：「那倒言重了。在下這身粗淺武功，非由一處一人所得，所以雜亂的很。」

白衣女很知趣，話題不再回到兪秀凡師承上去，笑一笑接道：「兪少俠，這番來敝宮不知有何目的？」

兪秀凡道：「沒有目的。英雄榜的事，在下到此之後才聽到。」

白衣女道：「沒有目的，那完全是爲了一份好奇心。」

兪秀凡道：「是的，聽說貴宮一直不和武林同道來往，因此在下動了一份好奇之心。」

白衣女微微一笑，道：「好在雙方都保持了一定的忍耐，沒有造成傷亡。」

兪秀凡道：「璇璣宮今後歲月，是不是還保持一定的門風，不和武林中同道往來？」

白衣女道：「是的。我們還是準備這樣超

然武林恩怨紛爭之外，不過，有一件事，還要少俠帮忙一二。」

兪秀凡道：「帮什麼忙？」

白衣女道：「關於英雄榜的事，希望兪少俠能替我們保守機密。先父告誡過小妹，英雄榜如一旦洩漏出去，璇璣宮必將招惹來無窮的殺孽。雖然，機關佈置奇妙，但傷亡流血，總是難免。因此，此事必須保持着極度機密。」

兪秀凡道：「姑娘是否相信，這英雄榜能夠常保隱密呢？」

白衣女道：「英雄榜也許已洩露出去，不過，那只是排名的順序，但如眞正的內容一旦洩露，璇璣宮立刻間難免血雨腥風了。」

略一沉吟，接道：「兪少俠，我沒有想到咱們之間，會有這樣一個結局：因爲，當時我有些激動。」

兪秀凡笑一笑，接道：「準備把我坑在機關之下？」

白衣女道：「小妹確實是這樣想，那是因爲小妹少不更事，這一點，希望兪少俠多賜鑒諒。」

兪秀凡接道：「區區也是一樣，年輕氣盛，但看過了貴宮的機關佈置，使區區認識了天外有天，機關埋伏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不是武功、智略所能克服，也無法憑一股豪勇之氣，拏血肉之軀，硬和那些機關抗拒。」

白衣女道：「兪少俠明達的很。」

兪秀凡道：「很慚愧。」

白衣女道：「你還沒有答應我，願不願保守英雄榜眞正隱密，那是關係着千百位武林高手的生死，不單是敝宮的事。」

兪秀凡道：「在下盡力使此密不洩。」

白衣女道：「有你兪公子這句話，小妹就放心了。」

端起面前酒杯，接道：「敬君一杯酒，聊表謝意。」

兪秀凡道：「不敢當，姑娘。」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白衣女也喝了一個乾杯，笑道：「兪兄，願不願在璇璣宮留住幾日？」

兪秀凡道：「不便多打擾，區區再留一天，希望能見識一些貴宮的機關埋伏，後天，我們一早離開。」

白衣女沉吟了一陣，道：「好吧！本當多留兪兄幾日，但家父去世不久，宮中事務，經緯萬端，小妹既任了宮主之位，就得全力以赴，希望明年，你們再來。」

兪秀凡接道：「在下對此次之行，已然有着冒昧的感覺，不過，對兪某人而言，此行長了不少的見識，也使兪某人感覺到江湖之大，奇人萬千，武功一道，並非萬能。」

白衣女道：「是的。有些人窮一生之能，練成了萬人敵的武功；有些人把一生歲月，用在醫道丸藥之上；但家父却把絕世的才慧，用於製造機關消息之學，他在這方面，費了六十年光陰。」

兪秀凡哦了一聲：「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吧？」

白衣女笑道：「也許我說得太急了一些，家父對此道十分沉迷，直到建築了這座璇璣宮後，方才成家，那時，他已經四十八歲了。」

兪秀凡道：「原來如此。」

白衣女歎口氣道：「兪兄，家父除了精研機關建築之學，對武功一道，也有一些創意。璇璣宮中，除了機關埋伏之外，還有一套特殊的劍法，叫作璇璣劍法，和十三招璇璣掌。」

兪秀凡道：「老宮主多才多藝，可惜無緣拜識了。」

白衣女道：「兪少俠，璇璣宮中事，小妹已經奉告甚多，我想請教一些關於兪兄的事，不知願否見告？」

兪秀凡道：「姑娘，在下不願說謊，姑娘最好別問使在下爲難的事。」

白衣女道：「小妹只是請問一事，那桃花童子，跟隨兪兄很久了吧？」

兪秀凡道：「姑娘還記恨那夜的事。」

白衣女道：「兪兄還沒有回答小妹的問話呢。」

沉吟了一陣，兪秀凡緩緩說道：「我們結識不太久。」

白衣女點點頭，道：「夠了。兪兄，以後，你也該小心一些。」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指點，離開璇璣宮之後，在下就處置此事。」

白衣女略一沉吟，道：「只怕兪兄對那位桃花童子的事，知道的也不會太多吧？」

兪秀凡怔了一怔，心中大爲驚懍，忖道：這丫頭年紀輕輕的能當一宮之主，果有非凡才慧。

他挾滿腹文章，混入江湖，才略智能，都非一般江湖人所能及，但對這白衣女的觀察入微，大生敬佩。

鎮定了一下心神，兪秀凡緩緩說道：「姑娘又對桃花童子知道好多呢？」

白衣女道：「目下我們還不能說對他知道好多，但我們可以找出他一點來路。」

兪秀凡道：「聽姑娘的口氣，對那桃花童子，有着很大的懷疑。」

白衣女道：「兪兄別忘了家父是英雄榜輯榜人，江湖上的事情，我們璇璣宮中知曉的最多。」

長長歎一口氣，接道：「先父去世之前，曾告訴小妹一事，他說江湖上正在醞釀着一次大變。」

兪秀凡道：「令尊收輯英雄榜，難道對此事就沒有一個定論麼？」

白衣女緩緩說道：「小妹和本門幾位長老、護法集會，討論如何應付兪兄等進入敝宮的事，小妹力保兪兄爲人君子，經會商決定，把內情奉告兪兄。」

兪秀凡接道：「姑娘眞的這樣相信我兪某人麼？」

白衣女道：「是的。經過小桃童那件事後，小妹對兪兄的看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變，何況，小妹又聽了兪兄和那小桃童的談話。」

兪秀凡臉色微微一變，欲言又止。

白衣女接道：「兪兄不要誤會，先父設計那書房機關時，已裝置竊聽的傳音筒，爲的是怕誤傷了好人。」

兪秀凡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白衣女道：「因此小妹才敢力保兪兄是君子人物。也因此，小妹還準備把宮中一件機要大事，奉告兪兄。」

兪秀凡道：「什麼事？」

白衣女道：「先父是死於別人的暗算，但本宮中人，對此事也沒有幾人知曉。先父表面上不問江湖是非，其實，他滿懷仁俠，輯編英雄榜，也就是爲了找出江湖上潛隱的兇機，可惜，他老人家大願未償，含恨而歿。」

兪秀凡道：「令尊原來是這樣一個可敬的人物。但不知令尊是死於何人之手。」

白衣女道：「這也是本宮要查的內情，但必須等小妹基業穩固之後，才能着手。快則半年，遲則要一年之後了。」

兪秀凡道：「姑娘對那桃花童子的懷疑，是否有特別之處呢？」

白衣女道：「我們不願汚人清白，更不願輕言誤人。飛釵荆鳳是一位久歷江湖的高人，她有着豐富的閱歷，希望她能從桃花童子的口中，探詢一些什麼。」

俞秀凡道：「桃花童子知道的太多了，他能一一叫出消失江湖數十年人物的姓名。」

白衣女道：「是的，俞兄，在他的心胸之中，似是也有一套英雄榜。」

俞秀凡心中一動，接道：「姑娘，令尊輯的英雄榜，是否早已洩露了出去？」

白衣女道：「不可能。但據小妹所知，除了本宮這一套英雄榜外，還有人收集了一套，記述和本宮不同，名字也不叫英雄榜。」

俞秀凡道：「叫什麼名字？」

白衣女道：「俞兄，很抱歉，小妹不知道，只怕天下也沒有幾人知曉。」

俞秀凡點點頭，道：「桃花童子能知道這麼多事情，很可能見識過了另外收集的英雄榜了。」

白衣女道：「小妹也這麼懷疑。」

俞秀凡道：「與宮主一席清談，勝讀十年詩書，在下感激不盡。」

白衣女笑一笑，道：「俞兄誇獎了，如若小妹對俞兄能有一、二貢獻，那也是先父的餘蔭。」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安葬下父親遺體之後，小妹就要研究英雄榜上的記述，也許，咱們再見之時，小妹能多奉告俞兄一些江湖事務。」

俞秀凡突然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前日多有冒犯，尚望姑娘海涵。」

白衣女一閃身，忽然泛起兩頰紅雲，羞怩的說道：「俞兄，是我得罪了你，英雄不可污，君子不輕言，小妹不懂事。」

俞秀凡微微一笑，接道：「姑娘，咱們不談這個了。在下倒想和姑娘，研究一下桃花童子的事。」

白衣女道：「俞兄準備如何對付他？」

俞秀凡道：「最有效、直接的手段，自然是逼問他說出內情，不過，俞某人做不出那樣的事。」

白衣女道：「就算俞兄能做出來，也不是有效的辦法。」

俞秀凡道：「姑娘有何高見？」

白衣女道：「再和他相處下去，暗中留心，或可找出一些蛛絲馬跡。不過，對俞兄等而言，太過危險了。」

俞秀凡搖搖頭，道：「我已經說出來，離開璇璣宮後，要他離開，如何能出爾反爾？」

白衣女道：「其實，也不用你說什麼，只要你不撵他，他也許就會留下來了。」

俞秀凡道：「這個，這個……」

白衣女接道：「俞兄，有些事，不能夠太認眞。在江湖上，也不能太君子，尤其對桃花童子這等人，必需要用點手段才成。」

俞秀凡長長吁一口氣，沉吟不語。

白衣女笑一笑，道：「俞兄，可是覺着小妹的話，有什麼不對麼？」

俞秀凡道：「姑娘的話，也許說的不錯。不過，小桃童和我們相處的時間不算太長，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冰炭不容，我發覺他別有用心，所以，撵他離去，但要我對他——」

白衣女接道：「俞兄，你不是爲個人，而是爲整個江湖，如若小桃童對你有什麼目的，也不會是他個人的用心。」

俞秀凡霍然站起了身子，接道：「姑娘是說他是奉命而來？」

白衣女很溫柔的說道：「俞兄，別這麼激動，咱們慢慢的談。」

俞秀凡道：「如若他後面還有幕後人物，那就又當別論了。」

白衣女道：「俞兄，這是很高的一場鬥智之戰，小桃童不簡單，千萬不能輕敵。」

俞秀凡恢復了鎭靜，緩緩坐了下去，道「多謝姑娘指教。」

白衣女道：「其實，俞兄身具大才慧，只是太方正了些，但江湖上的事，實在不能太君子。」

俞秀凡道：「在下慚愧的很，姑娘常住在璇璣宮中，很少涉足江湖，但姑娘的見解，却比在下高明多了。」

白衣女笑道：「俞兄，別這麼誇獎，小妹雖然很少離開璇璣宮中，但本宮中有很多江湖閱歷豐富的人物，他們告訴了小妹很多的事。其實，小妹和俞兄談這一番話，也是他們告訴我的，因爲，小桃童知道的太多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是的，姑娘這麼一點，在下就明白了。」

白衣女道：「俞兄，準備怎麼做呢？」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姑娘一言提醒夢中人，在下倒要鬥鬥桃花童子了。」

白衣女撇撇小嘴巴，道：「一個人沒名沒姓的，起了個桃花童子的綽號，那還會好得了麼？」

俞秀凡道：「不錯。單是這個綽號，就不會是什麼好人了。」

白衣女嫣然一笑，道：「俞兄答應了？」

俞秀兄點點頭，道：「得姑娘指點，使在下茅塞頓開，江湖上事，詭詐萬端，倒也不能全以君子手段處置。」

白衣女道：「俞兄果然具有大智慧的人物，一點就透。」

俞秀凡正容答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在下幾乎誤了大局，如非姑娘提醒，恐怕在下要鑄成大錯。」

白衣女道：「小妹話已說完，現在俞兄有什麼指教，小妹洗耳恭聽。」

俞秀凡道：「唉！慚愧，慚愧。在下實無善言奉告姑娘。」

白衣女道：「那麼，俞兄還想知道璇璣宮中些什麼事情呢？」

俞秀凡心中一動，道：「姑娘，在下請問姑娘，那英雄榜上第一名是何許人物？」

白衣女沉吟了一陣，道：「俞兄，我可以告訴你，但希望你不要說出去。」

俞秀凡道：「好！在下答允姑娘。」

白衣女道：「近百年來英雄人物，首推金筆大俠艾九靈。」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在下也可以奉告姑娘一件機密大事，希望姑娘能夠記於心中，也別告訴別人。」

白衣女淡淡一笑，道：「我也答應你。」

俞秀凡道：「在下的武功，都是金筆大俠所教授。」

白衣女震然站起身子，道：「原來你是艾九靈大俠的高足。」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艾大俠是在下的義兄。」

白衣女大奇道：「什麼，你是艾大俠的兄弟？」

俞秀凡說道：「是的，艾大俠和我兄弟相稱。」

白衣女黯然說道：「可惜艾大俠死的早了一些。」

俞秀凡道：「誰說艾大俠死了？」

白衣女道：「先父說的。」

俞秀凡道：「如若艾大俠死了，他怎的還能傳授在下的武功。」

白衣女呆了一呆，道：「你幾時和艾大俠在一起？」

俞秀凡道：「分手不過半年。」

白衣女跳了起來，道：「眞的？」

俞秀凡道：「是的，姑娘，在下和大哥分手不足半年。」

白衣女道：「這眞要謝天謝地了，艾大俠原來還活在世上。」

俞秀凡臉上泛現出歡愉之色，心中暗暗忖道：艾大哥不但聲譽滿江湖，而且活在了人的心中，這位白衣姑娘，不過十幾歲，自然不識大哥了，但心中對艾大哥的崇敬，竟是如此的深摰，必是聽其父之言了。想那前任璇璣宮主，生前對大哥的敬重，當眞是敬若神明了。

但聞白衣女說道：「俞兄，你的武功得自艾大俠的傳授，我們敗的是心服口服了。」

忽然間，俞秀凡心中一動，急急說道：「姑娘，我那艾大哥仍然活在人間一事，可是很少人知曉麼？」

白衣女道：「是的。五年之前，江湖上已傳出艾大俠的死訊了，先父爲此痛哭三日，只哭得淚盡血流，三日夜滴水未進，下令璇璣宮中人，全體戴孝，想不到竟然還活在世上。」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姑娘，艾大哥不肯在江湖上露面，必然有他的用心。這一點，希望姑娘能够保守隱密。」

白衣女點點頭，道：「我知道，我會爲你守秘密。」

俞秀凡站起身子，道：「多謝姑娘了。目下已酒足飯飽，在下也要告辭了。」

白衣女點點頭，道：「俞兄累了一夜，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突然暈生雙頰，垂下螓首，低聲道：「俞兄，小妹想和俞兄訂個後會之約，不知俞兄是否還願再來璇璣宮一次？」

俞秀凡道：「什麼時間？」

白衣女道：「明年此時。」

俞秀凡道：「如若我能抽出空，定當赴約來此，萬一在下不來，那就是被要事纏繞，無法分身了。」

白衣女思索了片刻，道：「你如不來，我會去找你。」

只是淡淡的一句話，但却含蘊着無比的情意。

俞秀凡突然感覺心中一甜，雙目凝在白衣姑娘的臉上瞧看。白衣女也正偷眼望來，四目相觸，白衣女突然雙頰飛紅。

頭垂的更低了，聲音也變的很低微，但却有着春水一般的溫柔，道：「瞧什麼呢？難道不許我去找您？」

俞秀凡也許是太高興，冲口說道：「固所願也，只是太勞累妳了。」

白衣女道：「還有一年時間啊！也許你會如約而來。」

莫名其妙的，俞秀凡也覺着臉上一熱，道：「姑娘！可否告訴我妳叫什麼？」

白衣女道：「告訴你可以，但千萬不能叫出來。」

俞秀凡道：「我知道妳是一宮之主。」

白衣女道：「那只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我不希望他們知道的太多。」

語聲頓了一頓，道：「我叫金玉蓉。」

俞秀凡道：「區區記下了。」

金玉蓉道：「記下了就別忘記。」

理理鬢邊散髮，抬起紅暈猶存的粉臉兒，接道：「先父和艾大俠之間，有些什麼交情，小妹不知，但艾大俠死訊傳來後，給於先父的悲傷，實是深刻無比。不知是先父有意安排，或是因幼弟太小，存心讓我繼承璇璣宮的門戶，三年前，他交給我三本奇書，他要我一本一本的看，然後，照着書上的練，但必得會了第一篇，再看第二篇，練完了第一本，再看第二本，學完後，用火燒去。三年來，我已看完了兩本，前兩本已遵囑燒去，第三本還有半本未竟全功，我想再有一年時間，應該學完了。」

俞秀凡道：「是三本什麼書？」

金玉蓉微微一笑，道：「很博雜，不過，沒有名字。」

她似是自覺有些不好意思，接着說道：「先父也許有意不讓我知曉書名，三本書全都撕去了書名。」

俞秀凡也未再問，一轉話題，道：「咱們該下去了。」

金玉蓉點點頭，道：「俞兄，先請吧！」

俞秀凡當先而行，下了二樓，只見桃花童子喝的滿臉通紅，正在和飛鈸荆鳳高談闊論，說的口沫橫飛。荆鳳也很用心的在聽，不時點頭微笑。

忽然間，桃花童子看到了俞秀凡，立刻住口不言，站起了身子，欠身一禮，道：「公子。」神情十分恭敬。

俞秀凡笑一笑，道：「吃好了沒有？」

桃花童子道：「吃好了。」

俞秀凡道：「吃好了，咱們可以走啦！」

桃花童子拍拍雙手，道：「現在咱們可以走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舉步向前行去。桃花童子隨在俞秀凡的身後，向外行去。

荆鳳笑一笑，道：「小桃童，不再談談了麼？」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荆姑娘，在下要走了，咱們公子雖然馭下客氣，但他的規令，却是嚴厲的很。」

荆鳳道：「好吧！咱們過一天再談。」

金玉蓉道：「荆總管，請代我送他們到菊花精舍。」

荆鳳怔了一怔，道：「送他們到菊花精舍去？」

金玉蓉點頭道：「是的，送他們到菊花精舍。」

荆鳳欠身道：「屬下遵命。」

金玉蓉道：「俞公子，小妹不送了。」

這時，金玉蓉又戴上了蒙面黑紗，掩去了絕世容色。

荆鳳帶着兩人向前走，一面說道：「俞公子，菊花精舍，是我們璇璣宮招待特等貴賓的地方，咱們宮主把兩位移入菊花精舍，對兩位的禮遇，十分隆重了。」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這是咱們公子之力。」

荆鳳笑道：「你小桃童，也不是全無功勞啊。」

菊花精舍，距離這竹樓很近，談了幾句話，人已到菊花精舍。

這眞是一座佈置雅緻的精舍，滿院都是菊花，各種各樣的菊花。又正是深秋季節，菊花盛放，百色雜陳，陣陣清香，沁人心脾。

菊花精舍，就建築在十色雜陳的菊花之中。是三座小巧的精舍，曲折的築在菊花叢中。

荆鳳推開室門，當先而入。室中佈置的很簡雅，但却有一種高貴的氣氛。壁間有兩幅字畫，赫然是唐伯虎的眞跡。

每一個小佈設，無不是名貴非凡，不是名貴古物，就是翠玉、明珠嵌成。

佈設不多，但却每一樣，都擺設十分恰當。鵝黃色的毛毡鋪地，雪白綾羅幔壁，黃白兩色，托襯出一種清雅的高貴。

桃花童子深深吸一口氣，道：「好高貴的地方啊！」

荆鳳笑道：「我在璇璣宮中，停留了很多年，只見過菊花軒開放一次，招待一位貴賓。這一次，應該是第二次開放了。」

桃花童子道：「那一次招待的什麼人？」

荆鳳道：「年長久遠，我已記不清楚什麼人了。」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荆姑娘，這菊

花軒在貴宮中受到如此的重視，只怕不只是因為它佈置豪華之故。」

荊鳳道：「俞公子高見。應該如何，本宮主自會作主，恕我職位卑小，不便多言了。」

話題一轉，道：「居於菊花軒的人，本宮無不特為欵待，一切飲用之物，都是本宮中最好的珍藏。另有四名女婢伺候起居，兩位想要什麼，只管吩咐就是。」

舉手相擊三掌，立刻有四個年輕美麗的女婢，魚貫而入。她們不但人人長的秀麗，而且舉止行動，似是都受過了嚴格的訓練。

荊鳳欠欠身告辭退出，四女婢立刻開始替兩人工作。

她們替兩人打掃住處，一直侍候到兩人洗澡更衣。

俞秀凡實有些不習慣，他出身寒微之家，那是從來沒有享過這等福氣。

但這些美麗女婢，工作是極為認眞，既無羞怩之態，亦無輕浮之意，溫和中有一股忠於職守的嚴肅。

也許是有意的使得俞秀凡好好的休息一天，第二天午飯過後，金玉蓉才帶着荊鳳造訪。

精舍後有一個小型八角亭子，裏面早已擺好了香茗細點。

不知是因為荊鳳在場，還是桃花童子之故，金玉蓉已不似在竹樓和俞秀凡單獨歡叙時那樣溫柔。她仍然藏着蒙面紗，穿了一身雪白的衣服。

四個人登上閣亭，忽然整座亭子向上升起。直到三丈多高，才停了下來。小亭高懸半空，可見方圓大半里內的景物。

金玉蓉緩緩說道：「兩位請瞧瞧本宮中一些機關佈置。」

俞秀凡道：「多謝宮主，能使在下等大開一番眼界。」

金玉蓉道：「雕蟲小技，只怕不值一哂而已。」

語聲甫落，忽然舉手一揮，一支響箭，直衝亭外。

忽然間，菊花軒外十丈處，一排高大的老棕、垂柳，枝葉無風自動，千萬道銀芒閃閃，一片籠罩數十丈方圓的勁箭、針雨，交叉迸射而出。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當眞是奇幻莫測，飛鳥難渡，老棕、垂柳中，都裝上了機關，仍然是生機勃勃，實叫人防不勝防。」

金玉蓉道：「俞少俠誇獎了。」

語聲甫落，突見一片十餘丈方圓青草地上，濃烟彌起，片刻之間，擴散成一片茫茫的烟霞。

俞秀凡怔了一怔，問道：「宮主，那是什麼？」

金玉蓉道：「一種毒烟。不過，它不會制人於死命，只是使一個人的眼睛無法睜開，為地上串地索所生擒。」

俞秀凡道：「很高明。」

金玉蓉笑問道：「俞少俠，還想多看幾種嗎？」

俞秀凡道：「用不着了，單是這兩種佈置，已足夠使人驚心動魄了。」

金玉蓉道：「俞少俠太誇獎了，既是俞少俠沒再看下去的雅興，小妹也不便免强。降下去！」

桃花童子雖然很想再看一些，但却不敢開口。

但覺懸空的亭子，立時向下降落，不大工夫，又復原狀。

金玉蓉緩緩站起身子，道：「俞少俠，對本宮還有什麼指教？」

俞秀凡道：「不敢，在下也想告辭了。」

金玉蓉道：「本當留兩位多住幾日，但本宮中還有很多的事務待理，小妹不挽留了。荊總管，代我送客。」

她的冷厲、決斷，和昨日小樓上欵欵深談的味道，完全如兩個人般，聽得俞秀凡一楞。

不待俞秀凡開口，金玉蓉又冷冷接道：「恕小妹有事，先走一步了。」

舉步向外行去，舉動快速，片刻間，走的蹤影全無。

望着遠去的背影，俞秀凡心中既感好氣，又感好笑，女孩子當眞是多變的很，一夕之間，彷如兩人。

荊鳳一直在暗中留心着這位身懷絕技，俊雅動人的少年俠士，看他望着金玉蓉的背影，臉上却泛現出一種嘲弄的笑意，給人一種難測高深的感覺。

輕輕的吁一口氣，荊鳳低柔的問道：「俞少俠，是否還想在敝宮中停留幾日？」

俞秀凡搖搖頭，道：「不用了，我們立刻告別。」

荊鳳沒有挽留，但却一直恭謹的陪在兩人身側，送他們離開了璇璣宮。

王翔、王當，焦急的站在璇璣宮外，目睹俞秀凡和桃花童子無恙出宮，頓然憂苦盡消，快步迎了上去。

荊鳳一欠身道：「俞少俠好走，賤妾不遠送了。」

俞秀凡一揮手，道：「不敢有勞。請上覆貴宮主，俞某人不會忘記這一番招待的盛情，他日有緣，當有一報。」

荊鳳道：「賤妾定當轉告。」

俞秀凡一抱拳，瀟洒的轉過身子，舉步而去。

桃花童子似乎是變了一個人般，一直恭敬的跟在俞秀凡的身後，大改往日那種談興橫飛的豪情。

自然俞秀凡心中明白，就是王翔、王當也瞧出有些不對。

忍了又忍，王當仍是忍耐不住的問道：「小桃童，你可在璇璣宮吃了什麼苦頭？」

桃花童子道：「沒有啊！我很好。」

王當冷冷的說道：「兩日小別，倒像分開了八十年似的，你好像完全變了個樣子。」

桃花童子道：「咱們公子春風化雨，改變我小桃童的氣質。」

王當道：「這麼快呀！你可是麵作的，一揑就變了形啦。」

桃花童子微微一歎，道：「一個人的改變，常常是在一瞬之間，訪道三十年，悟道一瞬間。」

王當道：「這麼說來，你還是具有靈根的人了。」

俞秀凡突然接口說道：「小桃童本是具有大智慧的人。」

目光轉注到桃花童子的臉上，親切一笑，道：「小桃童，璇璣宮到處機關埋伏，咱們不習此道，自然要被他們玩要於掌股之間了。」

桃花童子並未立即回答，沉吟了一陣，才緩緩說道：「公子的意思——」

俞秀凡道：「我想問問你，咱們現在應該再到那裏去開開眼界？」

桃花童子道：「難道還不够麼？」

俞秀凡道：「不入湘西，不知毒物之毒，它不但能毒死人，且能把一個人變成毒人，不入璇璣宮，不知建築之學的浩大，能在花紅綠柳中，佈置天羅地網，殺人的利器。以天地的浩大，定然還有着不少新奇古怪的所在了。」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公子，只怕我難以報命了。」

俞秀凡道：「為什麼？」

桃花童子道：「江湖多凶險，一步失錯，只怕會造成終身大憾，我實在不敢再亂出主意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也許說的有理，咱們就找一些安逸的所在去走走吧！好麼？」

桃花童子呆一呆，道：「公子，世間沒有眞正的安樂所在，溫柔鄉是英雄塚，名利枷鎖是陷人坑，像公子這樣的人，光芒奪目，那裏又能够讓你安樂得下去呢？」

王當道：「嘿！小桃童，瞧不出啊，你還眞是有一些學問！」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接道：「這談不上學問，咱們公子才是滿腹經綸的才人。我，小桃童，只是一個——」突然住口不言。

俞秀凡微微一笑，接道：「小桃童，你是什麼？為什麼不說下去？」

桃花童子道：「我……我只是人家塑造出的一個工具罷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既然知道了，為什麼還要甘願為人所用呢？」

桃花童子苦笑一下，道：「公子，人人都有難言的苦衷，我小桃童自也不甘為人工具，但我沒有辦法。」

這時，四人正走在一片荒野之中，俞秀凡四顧了一眼，緩緩說道：「小桃童，這裏四野無人，你有什麼痛苦，可以告訴我們。咱們相處時日雖然不長，但彼此相處的不錯，只要你相信我俞某人，我將盡全力為你解除痛苦。」

桃花童子苦笑道：「公子，謝謝你一番好意，可惜我這份痛苦，公子也無法帮忙。」

俞秀凡道：「你說說看，也許我能够給你帮忙，縱然是帮不了忙，在下也保證，決不把此事洩露出去。」

桃花童子道：「公子，我很抱歉，我無法奉告什麼。因為，我知道的，都已經表現了出來，其實眞正的內情，我知道的有限的很。」

俞秀凡皺皺眉頭，道：「小桃童，你能告訴我好多就說好多，我相信我能帮助你的。」

桃花童子眨眨眼睛，道：「公子，你想知道什麼？」

俞秀凡道：「在你背後，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組合支持着你？」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公子，你怎麼知道？」

俞秀凡道：「想當然耳！你表現的太尖銳了，沒有一個像你這樣年齡的人，會知道你這麼多的事情。」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公子說的是。在下最大的缺憾，就是鋒芒太露了一些。」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覺着我的為人如何？」

桃花童子道：「公子的為人，深藏不露，小的和公子相比，那眞是霄壤之別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別妄自菲薄，你的才慧、智識，如能用之於正途，對江湖必有很大的帮助，也會留給很多武林同道的懷念。」

桃花童子道：「公子金玉良言，小桃童感激不盡。不過，公子對在下期望的太高，只怕要失望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錯了，我對你並沒有存什麼大期望。只是覺得，你是個很難得的人才，我不願你淪入罪惡，為害江湖。因為，你一旦為害江湖，必為大害。咱們相識一場，我希望因我之力，能使你改變過來，在這個艱苦的過程中，我們願和你同進共退，禍福與共。」

桃花童子突然間流下淚來，道：「公子待小的太好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年，富可敵國，名滿天下，都無法永生不死，人的價值，就是要活的心安理得，留給後世的人無限懷念、追思。不爭一時名利，而爭千秋是非。小桃童，我們願把你當朋友看待，希望你也把我們當作朋友。」

桃花童子苦笑道：「和公子相處，在下已領悟到不少人生的道理，但我有苦衷。」

王當冷冷說道：「小桃童，一個人要知好歹，咱們大哥對你這番心意，還作了保證，已算是仁至義盡了，你如還是執迷不悟，那就未免有些太過固執了。」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小桃童，你也許眞有苦衷，但希望你能告訴我們。」

桃花童子道：「公子，我小桃童有很多壞處，但我也許有一宗好處。」

俞秀凡道：「你不祇一宗好處，但如一件大惡，百善難償。你說吧！什麼苦衷？」

桃花童子道：「我母親和姊姊，都被留作人質。如若我洩漏了什麼隱密，家母和姊姊，都將身受酷刑而死。」

俞秀凡哦了一聲，道：「果然是很大的難題。」

王當道：「小桃童，咱們去救令堂和你姊姊出來。」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談何容易。」

俞秀凡道：「我想令堂和你姊姊被囚之處，定然防守的十分嚴密，但如咱們有很精細的計劃，也並非全無可能。」

桃花童子道：「這個，咱們的機會不大，幾乎可以說沒有機會。」

俞秀凡道：「小桃童，能不能說出令堂和令姊的囚禁之處？」

桃花童子道：「我——」

俞秀凡接道：「四野空曠，不見人蹤，你只要相信我們不會洩漏，何妨說來聽聽。再說，這也不算洩漏隱密啊！」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公子如此見愛，小的只好奉告了。」

略一沉吟，接道：「那是一處很隱密的山谷，谷中綠草長青，四時花開，有着很好的佈設，食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病痛有良醫照顧，而且年中有很多次花會。應該是人間樂土，世外桃源，我母親和姊姊就住在那座山谷之中。」

王當道：「聽起來果然是好去處。」

俞秀凡道：「那裏面住有多少人？」

桃花童子道：「百戶人家。」

俞秀凡道：「都是那組合中最重要的人質了？」

桃花童子道：「不錯，百戶人家，過的是帝王生活，但也是隨時可能變成被各種酷刑處死的囚犯，他們的夫婿子女，若洩漏了隱密，或是犯了規戒，那戶人家，立時將遭受各種酷刑而死。」

俞秀凡接道：「小桃童，那些人質，不是老弱幼小，就是婦道人家了？」

桃花童子道：「是的，公子明察。」

俞秀凡道：「他們會不會武功？」

桃花童子道：「也有會武功的人，但入谷之前，必先廢去武功。」

俞秀凡道：「要是他們的子婿為你們那神秘組合戰死，那一家人質，又如何處置？」

桃花童子道：「賻送黃金百兩，白銀三千兩，移出秘谷。」

俞秀凡道：「送往何處？」

桃花童子道：「很難說，江南江北，因人而異，大都離開原籍，越遠越好。」

俞秀凡道：「他們不會說出去麼？」

桃花童子道：「不會，他們看到過那處刑的殘酷，知道洩漏了隱密之後的悲慘際遇。」

俞秀凡道：「黃金和白銀，都是當衆發給了，是麼？」

桃花童子道：「是的，全谷中人，都可看到。」

俞秀凡道：「是否有人見到過那些出谷的人呢？」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沒有人見過，但谷中早有說明，任何人收到谷中的金銀，就算和這個組合完全脫離了關係，從此之後，只要你不提這個組合中的事情，任何人都不會再找你的麻煩。」

俞秀凡道：「小桃童，那座世外桃源的秘谷，有不少人遷移出去了吧？」

桃花童子道：「近三年來，大約有二十幾家吧。」

俞秀凡道：「不算太多，但你該明白，那都是貴組合中最重要的人，三年來，死了廿幾個，那已是很驚人的數字了。」語聲微頓，接道：「那些人自然不會像你這樣年輕，但我想他們大都在壯年，他們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犧牲如此重大，必然在做着極端危險的事。」

桃花童子歎口氣，但却沒有接言。

俞秀凡緩緩接道：「再說那些遷出那神秘谷的人吧！我相信你們那個組合，不會在乎那百兩黃金和三千兩白銀，但婦道人家和老弱童子，通常又是最不會保守隱密的人，他們初離山谷，也許會記憶那些殘酷的刑罰，不敢洩漏，但如經過了三五年後，他們就不會再記着這些。但武林中却一直沒有聽到你們這神秘組合的傳說，這證明了你們保守機密的方法十分成功，最成功的保密方法，就是讓他們永遠沒有說話的機會。」

桃花童子心頭一震，道：「公子是說他們都死了。」

俞秀凡道：「如果他們都好好的活着，江湖上早就有貴組合這個傳說了。」

桃花童子呆了一呆，道：「這……這個……這個……」

王當冷冷接道：「小桃童，我覺着公子說的話十分有理，你如不信，那就不妨試試。」

桃花童子道：「如何一個試法？」

王當道：「你裝死，看看他們如何處置你的母親、姊姊？」

桃花童子怔了一怔，道：「這……這辦法不行！」

一向很少說話的王翔道：「裝死不行，至少要找一個代死的人。」

俞秀凡搖搖頭，道：「都不是好辦法。因爲，萬一他們相信了小桃童死了，把他的母親姊姊殺了，你就是大罪人。」

桃花童子道：「公子，我有些相信你的話了。」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是否相信我的武功，能够闖過那秘谷外面的埋伏和對付那些守衞的人？」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相信。」

俞秀凡道：「和我們合作，先查證一下，那些遷移出谷的婦孺老幼，是否還活在世上。如若他們還活着，我們決不勸你脫離。如若他們死了，咱們就想法子救令堂和你的姊姊出來。因爲，你有一天會爲他們而死。你活着是爲了保護你母親和姊姊，但你死了，他們却要陪着你而死。」

桃花童子沉吟了良久，才點點頭道：「在沒有證明這件事前，希望三位都別再逼問我什麼。」

俞秀凡道：「一句話。小桃童，英雄和奸雄，君子和小人，你很快就會分辨明白。」

桃花童子歎口氣，怯懦的說道：「公子，小的可否請教幾件事？」

俞秀凡道：「可以。你問吧！」

桃花童子道：「公子究竟出身什麼門派，練成了那一身詭異莫測的武功？」

俞秀凡道：「我沒有門派，所以也不受任何門規的束縛。」

桃花童子道：「公子在江湖上走動，總不會全無目的吧？」

俞秀凡道：「說了你也許不信，我沒有一定的目的，但我在找事情做。」

語聲微微頓了一頓，道：「前次去湘西五毒門，此次來璇璣宮，你應該瞧出來，我有些什麼用心，一時的好奇而已。不過，我確在找事情，像你小桃童的事，就是我自己找的。」

想一想，桃花童子覺着俞秀凡說的很對，緩緩應道：「也許你說的都是眞的。」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本來就不假，希望你相信我的話。」

桃花童子道：「我如不自作聰明，跟你同來，也許不會有這樣的事了。」

王當道：「什麼事？小桃童，別誤會咱們公子，他完全是一片好心。」

桃花童子道：「我知道，但我必須維護家母和姊姊的安全，能讓他們多活一天，我就全力以赴。」

俞秀凡道：「小桃童，這不是辦法，你知『飲鴆止渴』這句話吧？」

桃花童子點頭道：「我明白，但我不能冒險。」

王當突然歎口氣，道：「看來，咱們是很難說服你了，但至少你也不能再騙我們了。」

桃花童子道：「我不會。嚴格的說，現在我已經犯了可處死刑的罪。」

王當一笑道：「這麼嚴酷的規戒，自然不會是什麼好的組合了。再說，你根本沒有違犯什麼規戒，你只是回去探視一下你的母親。」

俞秀凡道：「王當，咱們談談別的吧！」

桃花童子道：「有人來了。」

俞秀凡抬頭看去，果見一人迎面行來，不大工夫，已到了幾人身前，正是璇璣宮的外務總管郭華堂。

王當一橫身，攔住去路，道：「郭總管，想不到啊！咱們會在璇璣宮外面碰上。」

郭華堂道：「有什麼想不到的，我郭某人經常在宮外走動辦事。」

俞秀凡喝退王當，拱手笑道：「郭總管，沒有想到咱們這麼快就離開了貴宮吧？」

郭華堂神色間流現出一絲不安，但很快的恢復了鎮靜，道：「諸位能够脫出璇璣宮，在下確有些意外。」

俞秀凡笑一笑，道：「璇璣宮機關重重，咱們怎能闖得出來？」

郭華堂接道：「那麼諸位怎麼出來呢？」

桃花童子接道：「咱們公子闖過了五關，接受了貴宮的招待，由貴宮主派內務總管荆鳳姑娘，送我們離開了貴宮。」

郭華堂哦了一聲，道：「貴公子闖過了五關？」

王當冷冷說道：「你好像有些不信？」

郭華堂道：「這些年來，從沒有一個人能够闖過五關，貴公子能够闖得過去，那是唯一闖過去的人了。」

王當道：「誇獎，誇獎。不過，我看你還是有些不信。不過，你回宮之後，就可以證實了。」

郭華堂目光盯注在俞秀凡的臉上，瞧了一陣，道：「高明，高明。」

俞秀凡道：「郭總管此番獨自離宮，又匆匆而返，想必有什麼重大之事了？」

郭華堂沉吟了一陣，道：「俞少俠，這是本宮的私事，恕在下不便奉告。」

俞秀凡一閃身，道：「郭總管如有什麼碍難之處，在下也就不便多問。」

郭華堂輕輕歎息一聲，道：「諸位好走，山道多險，最好能小心一些。」說完話，突然放開了脚步，大步而去。

望着郭華堂的背影消失，俞秀凡突然回顧着桃花童子，道：「小桃童，那郭華堂最後一句話，用心何在？」

桃花童子道：「他告訴咱們山路多險，那是暗示我們前途有警。」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會不會是你認識的人？」

桃花童子似是未料到俞秀凡會有此一問，不禁一呆，道：「這個，這個，小的不敢驟作斷言。」

俞秀凡道：「小桃童，你應該怎麼作，還照你的方法施爲。不過，我希望你想辦法暗中通知我們一下。」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在下如此，那就是不識之人，如是認識，我就沒有什麼動作了。」一面說，一面伸手作了一個記號。

俞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你不認識，也可能是你們的人啊！」

桃花童子道：「是的，公子，我們的人很多，所以，我不一定都認識。」

俞秀凡道：「如是我殺了他們，你是否要出手援救？」

桃花童子道：「我不會過問。不過，只能說是我們的人的機會很大，但並非一定是我們的人，這一點，公子要小心處置，免得殺錯了人。」

俞秀凡道：「我如殺一個，那人必有非死不可的罪惡；再不然，就是殺了他，可以救更多的人。」

目光轉到王翔、王當的臉上，接道：「你們記着，再遇上敵人時，不可輕易出手，要聽我的令諭行事。捲雲十八刀，威勢太强，已經出手，很難節制得住，所以，你們不可輕易出手。」

兩個一欠身，齊聲應道：「咱們聽從大哥的吩咐。」

對桃花童子多一份瞭解，俞秀凡的內心中就多了一份沉重，對這位胸羅龐雜的年輕人，俞秀凡確有幾分愛護之心，希望能以潛移默化的力量，把他渡化過來，使他胸存仁義。

桃花童子似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一向都由他走在前面帶路，這一次，却走在後面。看他愁苦容色，王當也不好再催他帶路。

行了數十里，到一處十字路口，這地方正是出山、進山的歇脚之處。

這地方有兩座茶棚，就山勢搭蓋在兩側大樹下面。茶棚很簡陋，裏面除了幾張木桌、竹椅之外，別無陳設。

這裏出售的主要是茶水，也售些饅頭、熟肉等簡單的吃食。

俞秀凡記憶進山時也曾在這地方歇脚過，吃了一些茶水。

兩座茶棚雖然簡單，但生意却不壞，這是他們累積了多年經驗選擇的地方。出入山口，正爲必經之地，而且，來往之人，都翻過幾重山峯，到這裏，就算不餓，亦必口渴難忍，走這條路的人，十之八九都在此停下用點茶水。

山泉煮成的茶水，儲於大缸中，不冷不熱，雖非可口香茗，但在長行疲倦之下，喝一大碗，却有解渴舒暢之感。

俞秀凡行入南首一座茶棚，笑道：「記得咱們進山時，在對面歇脚，不能厚此薄彼。」

桃花童子神情一直很沉重，悄然在一側坐下，除非是逼着他答話之外，一直不多開口。

一個三十四、五的茶伙計，笑着由棚內行出來，道：「四位怎麼着，吃饅頭，還是先喝口茶。」

俞秀凡道：「先喝碗茶吧！」

茶伙計行入棚內，片刻之間，端着一個大木盤行了出來，四個粗瓷大海碗，滿滿的四碗茶。

這等地方，對客人也沒有什麼親切招呼，茶伙計放下了四碗茶，立刻去做自己的事。

這一陣行走，王翔、王當都有些口渴，端起茶碗，大口喝了下去。

茶葉雖非名品，但泉水却是上佳之質，自有一股清香。俞秀凡端起茶碗，正想喝下，瞥見桃花童子靜坐未動，望着面前的茶碗出神，不禁心中一動，道：「小桃童，你不喝茶？」

桃花童子道：「喝，喝。」打出了約好的暗記。

俞秀凡回頭看時，王翔、王當，早已把兩大碗茶喝一個點滴不剩。想阻止已來不及。

眼看大錯已鑄，俞秀凡反而冷靜了下來，讀過萬卷書，再加上天賦的才慧，彌補了他閱歷不足的缺憾，隨手抓過一個蒼蠅，投入茶中，高聲叫道：「伙計，我這碗茶裏，怎麼有個大蒼蠅。」

側目一顧，只見桃花童子也喝乾了一大碗茶。

王當霍然起身，道：「眞的！」

但聞茶伙計應道：「不可能吧！茶缸上加着蓋子。」一面說話，一面快步行了過來。

俞秀凡揮揮手，示意王當坐下，緩緩說道，「你過來瞧瞧看。」

茶伙計行近木桌，果然見茶碗裏浮着一個大蒼蠅，一皺眉頭，道：「怪啦！剛才沒有的啊！」

一面目光微轉，已看王翔、王當已喝完碗中茶水，心中落實了不少。

俞秀凡歎了一口氣，道：「這碗茶還能喝麼？」

茶伙計笑道：「我給你換一碗，咱們山裏人，有一句俗話說，不乾不淨，吃了沒病。」端起碗茶，向地上潑去。

俞秀凡一伸手，抓住了茶伙計的右腕，但那茶伙計動作很快，右腕被抓時，已然潑出去大半碗茶，那隻大蒼蠅已被潑了出去。

茶伙計臉色一變：「客官，這山窩裏一座茶棚，比不得大鎮府城，人手少，難免有錯，我替你再換一碗就是。你這是幹什麼？」

俞秀凡看看還有大半碗餘茶，笑一笑，道：「你伙計已經出好了題目，在下就照題做文章了。」

茶伙計道：「我沒有讀過書，不懂做什麼文章。」

俞秀凡道：「山裏人不怕髒，而且吃了沒病，這碗茶倒了太可惜，你伙計何不把它吃下去。」

茶伙計哦了一聲，道：「山泉不遠，茶葉是自己採的，米麵貴重，茶水却不算什麼！」

俞秀凡道：「够了，朋友，喝下去吧！」

這時，王翔、王當也意識到事情不對，齊齊站起了身子。

俞秀凡搖搖頭，道：「你們坐着，事情剛開始，你們三個可能中了立刻發作的奇毒，也可能是慢性毒藥，不管什麼毒，但一定很厲害，不可擅提眞氣，促使行毒。」

王翔、王當相顧愕然，想不到在這地方，會被人下了毒。

茶伙計哈哈一笑，道：「這位小兄弟，你可是眞够精明啊，我自覺沒有露出一點破綻，告訴我，你是怎麼瞧出來的？」

俞秀凡道：「時間正長，你先喝了這半碗茶，咱們再慢慢的談。」

茶伙計道：「如是我不喝呢？」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朋友，你不敢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對付我們，大約是心中有些顧慮，對麼？」

茶伙計笑道：「你姓俞叫秀凡，對麼？」

俞秀凡道：「看起來，你們已經把我們的底細摸的很清楚了。」

茶伙計嗯了一聲，道：「不錯，咱們瞭解你俞秀凡是一位很講義氣的人，你不會不顧慮他們三位的生死。」

俞秀凡道：「是啊！這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威脅。」

茶伙計有些得意的笑道：「如果你能够早一些時間發現，情勢也許會大不相同了。」

俞秀凡道：「幸好，現在還發覺的不算太晚。」

茶伙計心頭微微一震，道：「我不相信，你會不顧他們三人的生死。」

俞秀凡道：「我很看重他們三個人的生死，所以他們最好是不要死，那對你很不利，那將使我滿腔的怒火，全部發洩你閣下身上，分筋錯骨，生剝寸刮。想來那滋味也不好受。」

他已瞭解了不少江湖伎倆，威嚇也是手段之一。

但這茶伙計很冷靜，笑一笑，道：「如若你俞少俠希望他們三個人活下去，最好也別讓我死了。他們服的是一種很奇烈的毒藥，很可能在片刻之間，毒性就要發作，毒發之後，如不能很快的服下一粒中和性的丹丸，那會很快的死亡。」

俞秀凡道：「那丹丸有多久的時效？」

茶伙計道：「一天，十二個時辰。」

俞秀凡道：「就算服過解毒的丹藥，一日後，毒性還會發作。」

茶伙計道：「不錯，我有十二粒丹丸，可能他們四日不死，但我們要去一地齒方，這需要三日行程。」

俞秀凡道：「多了一天的藥量，顯見貴上十分仁慈。」

茶伙計道：「因爲十二粒中有你三粒，但你太精明了，竟然瞧出茶中有毒。」

俞秀凡道：「誇獎，誇獎，但不知那十二粒丹丸，現在何處？」

茶伙計道：「就在我的身上，不過，只有四粒。」

俞秀凡道：「爲什麼？」

茶伙計道：「因爲，我們行程很緊促，每一天的路程，都早已算好，另外的藥丸，只要咱們能按期到站，他們自會派人送上。」

俞秀凡道：「很高明的辦法。就算殺了你，也無法替他們取得四日的解藥。」

茶伙計說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下一步失錯，就可能送了性命，所以不得不小心一些。」

俞秀凡道：「他們什麼時候毒性發作？」

茶伙計道：「快了，快了，再過片刻就發作了。」

俞秀凡道：「一旦毒性發作，定然十分痛苦了？」

茶伙計道：「大概是吧！至少總不會太舒服。」

俞秀凡突然伸出一指，點了茶伙計兩處穴道，笑道：「我牽着你的手腕，看起來不太雅觀，咱們坐着談吧！」

茶伙計苦笑一下，在俞秀凡對面坐下，道：「俞少俠是否準備去瞧瞧？」

俞秀凡冷冷道：「在下不去，只怕你作不了主！」

茶伙計道，「在下第一要務，就是要把你帶去。」

俞秀凡道：「看來你會如願以償了。」

茶伙計笑一笑，道：「可以給他們服藥，咱們還得立刻上路。」

俞秀凡轉頭望去，只見王翔、王當閉目而坐，頭上汗珠如雨，滾滾而下。似是，他們正在忍着很大的痛苦。

再見小桃童時，也是一樣。

輕輕歎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給他們解藥。」

茶伙計緩緩站起身子，走幾步竟和常人無異，心中暗暗高興，忖道：看起來，他好像忘記了點我穴道。取出一個玉瓶，打開一個瓶塞，倒出了三粒丹丸，分別送在王翔、王當、桃花童子的面前。

桃花童子當先拿起藥丸，吞了下去。王翔、王當，分別服下藥丸。

茶伙計笑一笑，回到俞秀凡的身前，揚起手中的玉瓶，道：「俞少俠如若不相信在下的話，不妨打開玉瓶瞧瞧，這玉瓶中還有一粒藥丸。」

俞秀凡淡淡一笑，伸手接過玉瓶，打開一看，裏面果然只餘一粒藥丸，順手藏入懷中，道：「多謝了。」

茶伙計楞一楞，道：「你——」

俞秀凡道：「閣下不是把這粒藥丸送給我麼？」

茶伙計道：「在下只是讓你瞧瞧，以釋你心中之疑。其實，你拏去了這粒藥丸，也沒有什麼關係，一則，這藥丸只有一天效用；二則，你們有三個人中毒，一粒藥丸，也無法同救三人。」

俞秀凡笑一笑，沒有答話。

他的沉着、冷靜，簡直使那茶伙計有着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重重的咳了一聲，道：「我想咱們應該早些上路了。」

俞秀凡道：「可以，不過，他們都中了毒，想是不易長途奔走，你是否準備了代步？」

茶伙計道：「行程很緊促，所以，咱們還是早些上路的好，至於代步麼，在下抱歉。沒有準備。」

俞秀凡笑一笑，道：「那很好，只要你朋友能撐得下去，我想他們都可以撐得下去。」

茶伙計自覺穴道無傷，冷笑一聲，道：「試試看吧！」轉身向前行去。

俞秀凡目光一掠王翔、王當等，笑道：「你們覺得怎麼樣了。」

王當道：「服藥之後，逐漸發作的毒性，已被壓制下去，現在身體如常，並無不適之感了。」

茶伙計冷笑一聲，道：「最奇厲的毒藥，最神奇解藥，天下沒有另一種解藥能够解去他們身中之毒，所以，咱們必需要趕完每日預定的路程。」

俞秀凡道：「還有一點，你朋友沒有說出來，就是那毒藥出自湘西五毒門，是天下萬毒匯集之地。」

茶伙計冷笑一聲，道：「俞少俠知道的事情很多啊！」

俞秀凡道：「可悲的是，你們對我却知道的太少了一些。」

茶伙計一皺眉道：「其實，咱們用不着對你瞭解的太多，因爲，你以後的一生過程，似乎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咱們上路吧！」

茶伙計大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一側身，讓王翔、王當、桃花童子等走在前面，自己走在最後。

帶路的茶伙計愈行愈快，一口氣走出了十幾里路。（未完）